

附錄羣報摘華

通論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五目錄

附錄一 羣報摘華上

通論

憂患篇

正例篇

天人篇

光緒庚子銷夏記序

綜論辛丑年大事

歷詆篇

論國家相關之理

各國變法功效攷
上中下三篇

無極太極論

英語考原

上海選報

上海選報

上海新聞報

上海中外日報

上海中外日報

上海蘇報

上海蘇報

上海蘇報

上海普通學報

上海普通學報

蔡鈞致外務部書駁義

論中國爲各國聯盟之中心點

論不變法之害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論人才

強學會序

中國維新有關天下太平之局

治事篇

君民通義

男女平等之原理

人智新論

今日滿洲人宜稍爲中國計說

論二十世紀爲中國人強權發達之期

上海商務日報

上海商務日報

上海時務報

全上

天津日日新聞

北京強學報

膠州報

湘報

汕頭嶺東日報

香港中國日報

全上

香港中國旬報

香港循環報

萬國公政說

聖學會序

說雌

論變法當圓滿三德性

客述旅非洲華人近狀

觀戲記

中國官場派別說

原國

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廿世紀世界之前途

澳門知新報

桂林廣仁報

星嘉坡天南新報

全上

叻報

舊金山文興日報

檀香山新中國報

東京國民報

橫濱開智錄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五

附錄一

羣報擷華上

通論

憂患篇

上海選報

有憂患而後有思慮。有憂患而後有知識。有憂患而後有學問。有憂患而後有事業。謂憂患者。世界之所賴以演進。人類之所藉以存立焉可也。

原人時代。大風雨。大雷電。大冰雪。以及寒暑燥濕。毒卉惡木。凶禽猛獸。螫虫怪豸。皆能爲人害者。故人與人相慰問曰。無恙。噉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蓋多此患。以今世界攷之。若烟瘴之區。若水土之病。如日本之脚氣等若南海之鱷。若印度之蛇獸。若各處相傳驚恐小兒之語。知太

古生人禍害多矣。聖人者起。爲之宮室。爲之衣服。爲之飲食。爲之城郭都邑道路。製器械以助手足。合羣以壹心志。齊氣力。而人類之禍漸平。故韓非子曰。古者人民少而禽獸多。人民不勝禽獸。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爲有巢氏。民食果蓏蜚蛤。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絛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此爲人類之害。餘爲天時土地百物之害凡自古世相演相傳。以迄於今。經幾險阻。經幾艱苦。一患難去。一聖人出。而人類一進步。世界

一增幸福而已。不知絞若干腦漿。流若干汗血。耗若干智慧。謀慮經營動作。而世界茫茫。來日方長。前患甫平。後患乍起。迎而見其首。隨而不見其尾。若航舟大海。茫無崖岸。日爭生死于驚風險濤。危檣駭櫓之中。以冀性命之無顛墜。故憂患大矣。人乃日出其抵禦之力。而思所以制勝之。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則雖謂風雨雷電冰雪寒暑燥濕。以及毒卉惡木。凶禽猛獸。螫虫怪多。皆所以逼人。類之有進步。而爲世界造幸福之具可也。詩有之曰。殆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莫敢侮予。孔子讀而感動之。以爲其義通于治國家。余謂大地之上。自有人類。何一時不若陰雨時乎。

飲食男女。人類與物類之所同也。而憂患之程度。則人與物有差。毛族居山。鱗族居水。羽族居林。飢則求食。樂則求偶。未嘗有預計。未嘗有遠慮。未嘗有探索物理之能。未嘗有干涉世界之事。人則異是。大抵其思深。其見遠者。其智愈濬。其能愈多。其位愈貴。其品愈高。約言之。有爲一身計者。有爲一家計者。有爲一國計者。有爲世界計者。故畫人之品。劣者近物。而上者達大。非洲之黑奴。一經釋放。不能自養。而澳大利亞之土人。但知食俄波孫。俄波孫者。亦名之爲木狗。棲于木上。澳洲土人。饑則繞木而求。攫而啖之。不得則饑。如是以爲常。而莫之思也。有勸爲稼穡之事者。告以春耕夏耘。秋收而後得食。則土人之腦筋。幾不能理。以爲是何能待也。此近于物類之智識矣。進而上之。有爲身家計者。苦思力作。不出家人婦子生產。

作業之外。語以國家之義。若視之而無物。索之而無迹。遼渺杳遠。無甚利害相關之事。如中國者。蓋身家主義。極發達之民。而不知有國者也。歐洲人種。知有國家。知出而謀國政。視國事如家事。蓋國家主義。極發達之民。而以言世界主義。則猶未也。無已。開遇之倡。宗教之教主數人乎。嗚呼。豎轡塵劫。橫覽十方。何以思深。何以思淺。何以慮短。何以慮長。由倒生植物類之無知。機生動物類之半知。而進至于直生人類之有知。由頭面之斜線。而進至頭面之直線。蛇面最斜。線禽獸面。次斜。線人面而直線。由下等人種。近于猴子之全低腦角度。而進至至高之腦角度。千品萬狀。而獨居深念。高掌遠蹠。能生憂患之心。能出憂患之力。衆人之所憂患。而憂患之。衆人之所未及。憂患者。而憂患之。何其若鳳毛麟角。火齊木難。舉世珍奇。而不易數數觀也。昔人有言。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而天地泰寧。日月光華。卒恃此若而人。憂患者之力。天時之患。則禦之而已。土地之患。則備之而已。百物之患。則制之而已。獨至人類與人類之患。其最不可理乎。中古以還。天地百物之患。熄。而人類之患。滋。有家與家之爭。有族與族之爭。有種與種之爭。有國與國之爭。有貴賤之爭。有貧富之爭。凡所謂爭。皆患氣之陰伏於中。而不能已者也。古者患人類之無夫婦也。有夫婦矣。而又有不平權之患。古者患人類之無君臣也。有君臣矣。而又有專制之患。古者患人類之無等級也。有等級矣。而又有不平等不自由之患。民惟不知其爲患也。則已。知其爲患也。則必思去之。去之之事。或以口舌。或以文。

字。或以刀兵。歐洲十八九世紀交互之間。患之發於內者。於是有革政之事。革命之事。十九世紀交互之間。患之洩於外者。於是有商戰之策。殖民之策。民族帝國主義之策。今者歐勢東漸。日長炎炎。紅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紅種夷矣。黑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黑種奴矣。櫻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櫻種微矣。黃種人不知也。而莫之憂。而黃種除日本尙有生氣。餘皆國亡地失民散。存者若中國。若高麗。若暹羅。若波斯等。皆奄奄一息而待斃矣。夫中國固所謂開化最早之國也。前者聖人迭興。有能平天地之患者。有能平百物之患者。有能平人類無倫序等次而散亂凌奪之患者。若製宮室之聖。若製衣服之聖。若製火化之聖。若製醫藥之聖。若治歷明時治水蠶九州播百穀之聖。若定君臣上下父子夫婦倫常之聖。凡古之聖人。爲吾人所尸而稷之。社而祝之。舉其榮榮大者。有若有巢氏。燧人氏。黃帝氏。堯舜氏。有若禹。若湯。若文武。若孔子。若其餘諸子百家之各明一理。各樹一說者。皆有效力於我種人之文明。而其功爲不可沒者也。及內羣人類之患。澹而有外羣之患。則有若匈奴。若契丹等。雖處之未得其宜。制之未得其道。然而當其時。中國之文化。固勝于匈奴契丹等。萬萬。故驅逐之不能。則羈縻之不能。則優柔而含容之。及其終也。武功不能勝。而文教勝之。國羣不能勝。而社會風俗間亦勝之。雖勝負各半。未得上策。而於我種人之存立。固無害也。自近百年來。海道大通。歐人屢至。其國之內治。我不及焉。其國之外力。我不及焉。其

學術技藝遠謀深慮堅志宏力。我又不及焉。是故今日之歐人。可一言以正告之曰。非猶夫昔者與中國遇之匈奴契丹等也。其交接之道。亦非可以昔日待匈奴契丹者待之也。其有害於我中國之種族之社會之文化。亦非若匈奴契丹等之遠不能損我行。將爲其風潮之所捲。而掃地零落盡矣。而猶以匈奴契丹等視之耶。且夫我中國之待匈奴契丹。固未得上策。而又何恃乎。欲以之待歐人。昔日之待外人。亦不妨逕用蠻野之政策。曰我強則殺敵。敵強則容之而已。今則取殺之之策。我不能殺敵。而爲敵之所殺。取容之之策。則彼以其大力之所包含。入我堂奧。吸我膏髓。制我死命。數年以來。不戰則已。戰則喪師失地賠款。則用殺之之策之誤也。不和則已。和則條約之所損失。商務之所損失。財權兵權礦權路權教育權之所損失。日朘月削。彌有已時。則用容之之策。而不思有以抵制之之誤也。夫用殺之之策不可。用容之之策而又不可。此其故非他也。彼固有勝於我者在也。非猶夫昔日之遇匈奴契丹等。彼有所恃以勝我。我亦有所恃以勝彼者之兩足以相當而無所懼也。夫勝之之策。亦無他道。事事求有進步而已。使我之政治進步。學術進步。社會進步。風俗進步。技藝進步。教育進步。而內治外交理財練兵。一一進步。與彼之所以挾以勝我者平等。斯勝負之數亦平等矣。而進步之次第。亦不外兩道。一曰棄我而學人。若是者佛謂之行捨。猶行者欲進前步。必捨其故步也。昨日之事。譬如從昨日種種死。今日之事。譬如從今日種種生。能取用一

切者。謂之大智。能斷離一切者。謂之大勇。毋睡眠。毋係戀。毋苟且。因循姑息。粉飾畏怖驚恐。搖惑疑懼。自怯不定。乍進乍退。且前且卻。可彼可此。忽甲忽乙。此果決之策也。一曰取人以合己。凡事皆具有二力焉。一曰因襲之力。一曰改革之力。人無日不因襲。無日不改革。因襲之力。爲因地。爲由來。爲自然。改革之力。爲人爲。爲物競。爲淘汰。不易之與變易。變易之與不易。勻而和之。交互參雜。而天擇之事出。天演之道行焉。總世界爲總世界之天演。一世界爲一世界之天演。析而一國自爲一國之天演。一羣自爲一羣之天演。一種自爲一種之天演。一族自爲一族之天演。一鄉自爲一鄉之天演。一家自爲一家之天演。一身自爲一身之天演。內力發生。外界感遇。生生滅滅。剎那無已。據人之腦質言之。含三萬萬個細胞。一分鐘換三千五百個。一點鐘換二十萬個。一日換五百萬個。約六十日而全易。中土往哲之言曰。天道十年而小變。三十年而大變。歐洲哲學家言。有過去。有未來。無現在。蓋分去來今爲三期。則去之境甚長。來之境尤長。而今之境。自無疆土。不過割去與來兩者之境。而強名之耳。故曰無現在也。雖然後之銜前。必與其前者相接。無突然者。銜接之間。取其宜捨其不宜。取其合捨其不合。是故頓漸之教。視其人而差之。視其時而差之。視其地而差之。而變法之事。必因其歷史。必因其社會。必因其風俗。必因其人民歷來之性質。用溫用烈。用寬用嚴。用威用誘。用順用逆。有先時之言。有應時之言。有矯俗之政。有循俗之政。有造時勢之事。有因時勢

而造之事。參之復之。斟之酌之。運用於一心之妙。而求有以合當世之宜。此和合之策也。楚王有言。不穀不德。而逢大敵。誰非邦人。莫肯念亂。是貴乎有憂患之心。而後有憂患所從出之事矣。

且夫國家有以內部之故。而影響及於外部者。亦有以外部之故。而影響及於內部者。而中國數年以來。多以外交之故。牽連其內動力。此何也。中國形勢。沙磧障其北。崇山限其西。大海決潏。洞其東南。其間鉅陸。豐博有容。人民之生其間者。爲山海所阻隔。其思想不能及遠。而又以其內部地大物茂之故。故常自視其國若天下。而有好自尊大閉關獨立之心。又其執業使農。其家族主義。倫紀教化。極易發生。其政治風俗語言文字。易於統一。至於執業已定。教化已習。政治已安。風俗已馴。人民優游其下。遂以爲此外無道。此外無法。故數千年治亂反覆。要不過一朝之盛衰。一姓之起落。至於執業教化政治風俗。固一統相沿。如一日也。及與白種遇。初亦以蠻夷島國視之。至以兵戰而兵敗。以商戰而商敗。而推求其所以致此之由。於是有驚其技藝者。有究其政治者。有攷其學術者。而變法維新之說。閎上下矣。雖然。使果不必變法。不必維新。而守吾古來之慣習。足以抵制外人而有餘。誠何取乎紛紛變更。爲所可惜者。挾舊術舊法。實不足以相勝而自立耳。不自知其不及者。愚也。知其不及而自護之。則自欺也。且猶不能不變者。則在吾人設想數十年之後。而有一絕大驚心駭目之

事。此固非歐人之以鐵甲魚雷。利礮快槍。蹙迫我中國之土地。轟裂我中國之人民也。其禍匪他。我之利源竭耳。同此資生之道。而所求以資生者。彼以羣。我以獨。彼以巧。我以鈍。彼以機器。我以手足。彼以人工。我以天產。彼之所習。我之所不知。彼之所長。我之所不能也。而尤有進者。彼以出物多。甲乙交換。互得其益。故其用物也。利繁利精。而其取值也。利貴。我以出物少。一手足之所爲。祇有此數。故其用物也。利簡利賤。而其取值也。利賤。而通商以來。用物日繁日精。而值亦日增。試以一物言之。昔湏若干者。今增若干倍。轉瞬而又將增若干倍矣。以中人一家言之。昔用物若干而有餘者。今用物增若干倍而不足。昔用款若干而有餘者。今用款增若干倍而又不足。而出物之程度如故也。贏財之程度若工費等類。雖亦畧增。而大致如故也。以日後言之。一人之養湏若干。而中國人不足也。則養身之事廢矣。一人之教湏若干。而中國人不足也。則興學之事荒矣。若礦若路若大工程若大公司湏若干款。而中國人不足也。則工商之力薄矣。夫財者生人之命。猶血輪之所以榮衛其身也。血輪枯而人衰落。利源竭而國家社會皆將槁萎無生氣矣。覆國乎。亡種乎。一退落於大劇場大舞臺之下。而豈能復與人爭存立乎。且試詳攷中國之國家之社會。其於生人存養之道。初非有大經緯規則於其間。聽其自爲之而自治之。猶一羣之草。無行列。無灌溉。自相槪擠。而爭吸取土地固有之脂膏。以爲生活而已。試檢中國之歷史。其所謂亂世者。無他。太平久則生齒繁。

生齒繁則衣食不足。衣食不足則人心思亂。人心思亂則亂事應之。丁是時也。其朝爲亡滅之朝。其君爲式微之君。而其人民則瘡痍流離之人民也。凡致亂之大概如是。變亂久則生齒減。生齒減則衣食易。衣食易則人心思治。人心思治則治運應之。丁是時也。其朝爲興發之朝。其君爲開創之君。而其人民則爲歌舞太平之人民也。凡致治之大概如是。嗚呼以數千年任天行而生存之民。突入而與進人治之民爭。危乎不危乎。怠乎不怠乎。此吾人之所爲惴惴而悲。而不知憂患之何自而生也。

世間之無憂患。則皆無知識之類也。燕雀之巢於焚幕。母雞相顧。啁啾相樂。若怡然而無事者。彼固不知焚之將及已也。螳之捕蟬。雀之捕螳。各自以爲無患。何則。彼之智固不足以及此也。惟人亦然。智識愈增。憂患愈增。今夫氓隸之子。流俗之人。收穫減數升斗。則憂形於色。尺田分地。鄉里相爭。則鬪死而不顧。而獨於國家之事。日日賠欸。時時割地。歲歲喪師。息息權利。爲外人所侵蝕。而眯目而不見。充耳而不聞。若以爲無與已事者。此其去燕雀螳蟬之智也。僅矣。以如是人民。立如是國家。結如是社會。而與白種之人遇。固未有不至於敗亡者也。且夫今之白種。固地球最強之種。黃種之勢力。遜之遠矣。然而白種人。猶時時有黃禍種之滅之說。驚動於其心目之間。而駭怖於其夢寐之中。是何其憂患之深也。彼於機之未發者而憂之。我於機之已熟者而不之憂。彼於事之未至者而憂之。我於事之已見者而莫

之憂。是即謂歐種人之與中國人。智愚強弱貧富之分。分以此焉可也。

十

且夫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者。非無思慮也。非無經營也。而其所思慮經營之圈界。甚狹而小。大致不出一身一家之外。而君子之所思慮。所經營。則有一羣之事焉。一國之事焉。一種之事焉。一族之事焉。一社會之事焉。一世界之事焉。夫所謂有群國種族社會世界之事者。非謂棄身家而不顧。謂其視羣國種族社會世界。實與一身一家有密切之關繫。故其視羣國種族社會世界之事。有時直大於一身一家之事。否則亦與其一身一家之事等耳。若窮索其腦筋。祇有身家而不知其有他。則適成爲小人之見解已。其見解遜矣。則其智識必短。其智識短矣。則其能事必減。其能事減矣。則必舉世界應爲之事業。讓之他人。應盡之責任。讓之他人。應享之權利。亦即讓之他人。他人爲治之人。而已則爲受治之人。他人爲使之之人。而已則爲受使之之人。他人爲指示。而已則爲服役焉。他人爲羈勒。而已則爲牛馬焉。以人類享有管理全地球之榮名。即有管理全地球之事爲。一人放棄之。積而至於人人放棄之。則世界將復返於荒古。此羣之人放棄之。而彼群之人未放棄之。則此羣之人必日貧日愚日賤日弱。而爲彼羣之人所佔據。所號令。不觀白種人之言乎。曰世界者公有之物。彼委廢而不理。我取而代治之。極合公理。是即我中國兼弱攻昧取亂侮亡之意也。且夫人類之始。固羣禽獸百物之世界。而佔有之。即我中國自黃帝以來。布種於大陸之上者。亦羣羣東諸

蠻之地而有之。是則佔有世界。其事之果合公理與否。且不必論。而要爲地球通行之公例矣。嗚呼。人者羣物也。以羣生。以羣治。以羣強。以羣昌。而專制政體。利人之有身家主義。無合羣主義。其敗也。亦由於其人之知有身家主義。而不知有合羣主義。合羣者無他。擴身家主義而大之者也。合羣之利無他。合人人之身家。以保其一身一家者也。然而思力短淺。志慮薄弱者。語以此義。有若井蛙之於海。夏蟲之於冰。驚爲河漢而無極也。此世界所以多亡種之民也。

天地間兩物相遇。則競存之理即行乎其間。國與國遇而興滅之事出焉。其甲國不滅。乙國亦不滅者。必其兩國之程度相等。彼此皆有以自立者在。否則無倖焉。種與種遇而存亡之機判焉。其甲種不亡。乙種亦不亡者。亦必其兩種之程度相等。彼此皆有以自立者在。否則無倖焉。今者地球大通。種與種遇。一人種生死之大關鍵。勝負之大鬪場焉。是必昏昏焉以生。昧昧焉以死。一無所知焉。則已。有所知而外象之激刺。內智之發動。必有踉蹌焉。惕息焉。芒芒乎若有失。皇皇乎若有求。而處則風雨一廬。時而歎息之聲。出則江湖奔走。顏色憔悴。爲誰辛苦爲誰甜。有不能自解其故者。此時也。試出而相天下士。其帶有鬱伊慨憂之色。內精強而外瘁傷。若病非病。若老非老。若衰非衰。則開通而憂國之士。十得七八焉。其美麗姚冶奇衣婦飾。及夫顯耀威赫。時露其堂上一呼堂下百諾之氣象。而又雍容以爲得體。安詳

以爲載福。凡此派者。其所謂人才。率百不獲一焉。何則。劫會而有歡容。戚世而有坦象。是必其人內心之與外境。不相勻和。而無裨動其腦覺。蓋可知也。夫飢歲何以有菜色。喪家何以多哀狀。而況逢此大變端。大險象。而吉凶存亡。時往來於胸中者乎。嗚呼。感春鳥語。警秋蟲鳴。彼物也。猶如此。號爲人而不爲時世之所感動乎。則其人可知已矣。

有憂患矣。則於甲有厭離。而於乙有希望。一厭離。一希望。而變化之事出。改進之功成焉。由動植不分之物。而甲爲動類。乙爲植物。由動物而甲爲人類。乙爲羽毛鱗介類。則人之變化爲至繁。而改進爲至速矣。吾豈不知夫自大草木禽獸而猿猴而石刀鐵刀銅刀而射獵而游牧而耕稼而工商。由草衣木食茹毛飲血巢棲穴居結繩畫物之世界。進而爲棟宇衣冠火化文字之世界。由谿巽谷別吁吁呿呿老死不相往來。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之世界。進而爲有社會國家城邑都市通工易事倫紀禮義之世界。進之由專制之世界。而爲立憲共和之世界。人力之世界。而爲機器之世界。火世界而爲電世界。其間脫離。前後絕不相謀。若青虫之化爲蝶然。栩栩然而飛。而不知其前之爲蠕蠕然而動也。而其公例。則後必勝前。今必勝古。而皆由於欲去其不便。而取其所便。捨其不宜。而求其相宜。其欲去欲捨之一念。則吾前者所謂厭離之說也。其欲取欲求之一念。則吾前者所謂希望之說也。是故萬類富欲遷改之始。無不由思想者。內之思想變。而後外之形質亦變。其欲眼耳鼻舌也。積其欲

眼耳鼻舌之思想而成者也。魚之羨鳥。久之而屢傳其種。則羽生而足以戾天矣。鳥之羨魚。久之而屢傳其種。則鰭生而足以泳水矣。其間亦各因地宜而異其思想是故佛言識轉。而天地間至大之力。則思想力也。而思想之故。必自憂患始。

且夫人亦有誤用其憂患者。當太古原人。未能窮究物理之時代。凡見夫日月之出沒。風雨之猝至。高山之崩。大海之瀟。百物之異狀奇態。皆足以惶駭其耳目。而震飾其精神。神道妖怪之說。由此出焉。於是有祀日者。祀月者。祀山川者。拜火者。如火拜蛇者。拜禽獸類者。如非而如美洲土人。不知有馬。見人乘馬。以爲人與馬連。從天而下之物。又以船帆爲大鳥之翼。以日食爲天之示譴。而爲今世界供使用之電。中國亦尙以神物目之。今試讀全地球之古史。無不載其人民歷傳有驚恐神怪之俗。而謬種支流。其留衍於今者。若中國近時義和團之求神。而各處懼兵禍者之設壇扶乩。叩仙祈神。蓋皆由在我之智力短。故其見物象也。鉅而爲物象之所壓服。遂失其自立性。而悉授權於彼。己則從而聽命。且從而依賴之。以爲免禍求福之地。原其始亦從憂患而生。而誤用之者也。吾之所謂憂患者。欲人之善用其憂患。因憂患而智日出。力日強。能日增。膽日壯。進而與天時戰焉。進而與地利戰焉。進而與百物戰焉。用物而不爲物用。制物而不爲物制。而後足以彈壓山川。亭毒庶類。莊嚴宙合。光明日月矣。而要必自有憂患而無誤用其憂患始。

然則一有憂患。而遂足以了百事。告成功乎。是又不然。憂患者。事功發生之原因。而非事功成就之結果也。特不以此爲本。則其精神有欠焉矣。兩軍相見。哀者勝焉。猶此意也。嗟乎。覽世宙之苒苒。感人生之多艱。適我生其不辰。逢時會之萬變。願歡樂遺之我後子孫之世。而憂患則當之以吾世。歡樂遺之衆人之身。而憂患則當之以吾身。

正例篇

上海選報

世之治亂。則以富貴貧賤窮通之數。與智愚賢不肖之數。視其比例之正反而已。比例大止則大治。大反則大不治。稍正者稍治。稍反者亦稍不治。然而比例悉正。將徒懸之於想像。託之爲理論。待之不知誰何之世。而歸於烏託邦之民。求其稍近正者而已矣。而茫茫人世。此倒彼覆。千端萬緒。則雖謂興滅盛衰之歷史。皆爭此一事焉可也。

荒古之民。以人類與非人類。以同羣類與非同羣類爭。生長於巖谷間。則往往有大力者。率其羣之人。以與物戰。率其羣之人。以與他羣之人戰。由是而後有部落。由是而後有酋長。部落之進步。而後稱之曰國家。酋長之進步。而後號之曰天子。尊之曰皇帝。其次曰諸侯。天子諸侯者。一羣之事歸之。一羣之權歸之。一羣之利亦歸之。天子之子。世得爲天子。諸侯之子。世得爲諸侯。或受命於天子而爲諸侯。天子之子。未必如其始之天子。諸侯之子。未必如其始之諸侯也。然而天子之子。諸侯之子。其爲天子諸侯常便。而擇一人以爲天子諸侯。其

勢常不便。且亦無善法。從而爲之原。其理曰天命。爲之明其義曰天澤。尊卑定而不可移。上下正而不可犯。違之者曰叛亂。曰大不敬。叛亂大不敬者。治以死罪。而起視其世。亦藉是法以稍稍治。然而其富貴貧賤窮通。與智愚賢不肖之比例。則差數遠矣。

君既定位矣。由是貴族。則有貴族之社會。其所相與爲賓客。通婚媼者。皆其等焉。平民則有平民之社會。其所相與爲賓客。通婚媼者。皆其等焉。貴族之子。國有大政。民有大事。則議之。有言。則以其言爲斷。平民之子。國有大政。民有大事。不敢與聞焉。雖有言。不以其言爲重輕。是故有分其國之人爲數等。而載於經典。著於國史者。若印度是有分其國之人爲無數等。爲無量等。各以其等。自相往還。而不載於經典。不著於國史者。若中國是。等之不同。其意念異。其氣象異。其云爲亦異。等之中又有等者。視此。

凡人皆有傳動之性情。彼見尊貴者之居我上。而我常屈已而事之也。則亦欲下於我之人。以是爭我此。

驕詔之風。所由傳染至速。而等級之分。爲至繁也。

此固非以其智愚賢不肖之不同等。雖欲與之同等。而不可得也。直富貴貧賤窮通之不同等而已矣。嗚呼。自古國之牛內離心力。以衰以亂以亡。而莫之救。非他故也。試憑弔印度之故墟乎。則雪山嶽嶽。恒河溶溶。昔時婆羅門教佛教之所興盛之區。今則爲白種所佔領。亡國失地。哀哉。爲古國矣。而皆當日之分民四等。隔上下。而閹貴賤者。階之禍也。

且夫欲富而不欲貧。欲貴而不欲賤。欲通而不欲窮者。人之同情也。而專制之國。富之貴之。

通之之權。自上操之。上之欲得賢智者。而富之貴之通之也。必不及其欲得愚不肖者。而富之貴之通之。何則。愚者可惟吾之所欲爲。而不肖者。將日出其諂諛慝慝以媚我。秦古尙力之世。強者常欲得弱者表示屈服之狀。以爲己榮。後之蓄奴僕而叱咤呼喚。以顯一己之煥赫者。帶有此遺傳性也。非若用一智者。其才能或百倍於我。而將無以制之。用一賢者。則有過自高異尊重之心。而願指氣使之不能由我。是政衰世之所以取富貴者。約爲兩途。一曰格式。資格亦格。式之一種。一曰鑽營。格式者。愚者之可勉爲。而智者之所難能。鑽營者。不肖者之所樂從。而賢者之所羞稱。格式之久。來者皆凡庸矣。鑽營之久。進者皆宵小矣。以觀中國。非頭童齒豁。委荃癰病之人。不居高位。而非承風迎旨。獻勤取巧之人。不據要津。其原因有由來已。

當是時也。試起而視其世。其愚者師其愚者。其言若曰。某無放言。無奇節。無狂名。無畸行。世之所謂君子也。而今富矣貴矣通矣。某敬之重之而願效之。其願效之。則其性與之相近者也。而愚者之流毒於世爲一派。其不肖者師其不肖者。其言若曰。某幹才也。某能出入得貴人歡。而貴人願爲之助者也。而今富矣貴矣通矣。某愛之慕之而願效之。其願效之。則其性與之相近者也。而不肖之流毒於世爲一派。其愚不肖并而爲一人者。則不談時局。不知國事。若曰。吾儕何敢放言高行。以自取咎戾爲。而蠅營狗苟。習爲趨走應對。阿容媚態。結在上者之歡。而博取其厚利。則固熟知之而優爲之。而愚不肖合并者之流毒於世。又爲一派。愚

者之所惡而欲去之。則智者是其殺智者。亦有道矣。曰橫議。曰妄行。曰非聖不道。一愚人倡之。衆愚人和之。而智者斥矣。不肖者之所惡而欲去之。則賢者是其殺賢者。亦有道矣。假事以戮之。假名以戮之。假言語以戮之。一不肖發之。衆不肖附之。而賢者退矣。當是時。所謂智者賢者。亦不出二道。其一灰心頽志。如槁木。如死灰。以爲濁世固不可居。薄俗固不可與語也。吾將耕於山。釣於水。混跡於市肆。佯狂以沒吾世已矣。無復言時事矣。其一則曰。不盡易在上之人。國且亡。而吾與之俱亡。吾滅國覆種之不暇。顧而他。於是有持革命流血破壞之主義。以動世者。二者其流各異。其激之使然。迫之使不得不然者。其所從來之途一也。是時而富貴貧賤窮通之數。與智愚賢不肖之數。比例適大相反。而世變亦遂岌岌矣。蚩蚩之民。未嘗推索人事之原理。見夫顛同圓也。趾同方也。目同視而耳同聽也。或且聽強勝而明達過之。而此何以富。彼何以貧。此何以貴。彼何以賤。此何以通。彼何以窮。杳杳冥冥莫得其根。反覆以求之。各以其意測之。而歸之天。則氣運之說之所自來也。而歸之人。則體相之說之所由起也。而歸之地。則堪輿之說之所由始也。其他鬼神幻怪之術皆類此。大都其見解高。其學問高。則其推測之法亦高。其見解卑。其學問卑。則其推測之法亦卑。而皆有人附會之。而皆有人尊信之。殆所謂魔鬼之術非耶。試橫覽國土。則蠻野之國多術數。文明之國少術數。豎數世宙。則爲多鬼神。一鬼神。無鬼神。而各視其人治之程度以爲差。人治之

度劣。則任天。任天則天行有權。人治無權。人治之度高。則任人。任人則人治有權。天行無權。天行之事。猝故奇而不可知。人治之事。豫故準而皆可推。天行之事。有幸不幸。人治之事。無幸不幸。天行之事。昏昏。人治之事。昭昭。任人治者。勤。任天行者。惰。任人治者。強。任天行者。弱。任人治者。昌。任天行者。亡。而草草人世。多在天行冥昧之中。則以無有人焉。明人事之原因。而爲之釐定其規則也。

天下無事不可犯。獨不可犯者。公理。公理之隱。函於人事中。猶萬物之燦列兩間。皆有其定性。而可測之以定例也。試假一物以喻。譬之水。合輕二資。一爲之熱。若干度而漲升。冷若干度而凝結。此有水者之定例也。國者合智愚賢。不肖爲之。賢智在上而治。愚不肖在上而亂。此亦有國者之定例也。例之義。今學謂之則。古者儒家之名。亦謂之道。故曰。天不變道亦不變。使天失其道。則光變軌差矣。地失其道。則陵翻谷覆矣。人失其道。則元黃喋血。上下戰野矣。是故一馮煖之歌。一甯戚之謳。一屈原之吟。一賈誼之哭。識者聞而憂之。以爲是失道而歎戚之聲也。不平禍且積。不治亂且長。古者賢智之自平自治也。則聞之矣。曰。義命。而爲一己之私德言。可曰。義命。爲一羣之公德言。不得曰。義命。何則。一羣之福。在進賢智而退愚不肖。而不在一二人之能安義命。任世之顛亂覆背而不爲之所也。非所以正例而濟人類之禍也。

宗教家言禁言利。而哲學家言不諱言利。禁言利而趨利之勢。終不能杜絕於人之心。孰若言利。在正其義而明其理矣。彼歐洲之所以致富者。略言之。則曰經商也。製物也。所以致富者。略言之。則曰某長內政。某長外交。某嫻法律。某能治兵。則公舉之。公舉之。其才必人之所皆知。其行必人之所同許也。而學堂以造之於始。議院以核之於後。其趨勢大抵在賢智矣。中國之制。貴者未必賢且智也。而貴者若無不能爲之事。賤者未必皆愚不肖也。而賤者若無一能爲之事。事之巨細。任之重輕。一視其貴賤之等差爲等差。等差之分。尺寸不可踰。是故苟得志也。雖凡夫下乘。言出爲令。事成爲憲。愚陋備督。人不敢非。且從而推崇之。苟不得志也。雖有微管之才。曾史之行。有枯槁偃蹇於巖壑之中。而屈辱卑鄙於塵埃之地已矣。何則。彼以其弊逸之姿。潔白之躬。志有所不能降。事有所不屑爲。而適與此濁惡之世爲伍。則國家社會交棄之。黃鐘毀而瓦缶鳴。一人顛倒。積而至於衆生。無不顛倒。則國家因之失理。社會因之退化。終必有受其禍者。而豈小故哉。

是故人羣之患。可約言之。曰在有藉已。

譯天演學者謂之傳荀子謂之藉今取藉字用之見天演論善羣篇荀子正論篇

譬之猶全山之木

然。處於麓者。輪困百尺。其勢常卑。處於巔者。膚寸之苞。逕尺之條。上凌霄漢。而下俯淵谷。其地望異也。有藉者必有附者。蒿蘿薄植。以其攀緣。居喬柯之上。舒其英而榮其枝。此附之之利也。有藉者必有壓者。尸巖之下。日月之所不照。雨露之所不注。上蔽蔽以萬木。而下侵薄

以灌莽。境圯斥薄。則雖松柏生其間。而萬年終不大矣。此壓之之害也。是故古之天下。有藉國者。有藉教者。如羅馬教皇是有藉名者。有藉分者。有藉戚屬故舊者。而後有爵之藉。有祿之藉。有權之藉。有勢之藉。凡藉之云。則皆非其所自致。而其所自爲也。古之道。蓋以世爲斷。而今之道。則當以生爲斷。以生爲斷者。去藉而取用。取用則用重。用重則覈名實。課功能。視行品。事之大小。視其用。位之高下。視其用。權之多寡。視其用。利之厚薄。視其用。事也。位也。權也。利也。用長而長。用消而消。用行而行。用止而止。無無用而享其利者。無有用而不得享其利者。猶夫耳目手足之於百體然。有視聽之勞。則亦有視聽之樂。有運動之苦。則亦有運動之益。其樂其益。則皆緣其用之所造。自力非他力。自境非他境也。故曰。在去藉而取用也。

天下之至難變者。則風俗已。一事也。往往起點於數千載以前。而沿用於數千年以後。如前之所謂藉者。既已輾轉因襲。深根固柢。雖欲驟去之。而其勢有所不能。去之既不能。而其事又不可以久。此界欲盡。彼界未來之際。遂爲過渡之時代。過渡時代。爲爲上計。則莫急於合羣。同此社會。同此國家。必無已利人不利。而能久享其利者。賢者在上。則耿耿而望其羣曰。野有遺賢乎。有不得其所者乎。有不能成養者乎。有則以爲己戚。所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也。不如是者。試覘其國。朝有壅位。家有壅財。國無養士之大臣。上下汲汲。各營其私。若是者。其人民之公德亡。謂之渙羣之國。厥狀則有若侏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朱門酒肉臭。道有

陳死骨者。而縣蠻之詩作。

謂蠻夷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德意。不爲下者苦矣。爲下者苦。則思上反。思上反則亂。亂則一羣俱敗。富者不得保其富。貴者不得保其貴。而禍有由起。患有自來。則無甯合羣而自劑之平之爲愈也。且夫歐洲學說。則曰世之邦治。在使人人能自成立。而不恃

一二人之仁而成立之。夫使人人能自成立。誠何須人之成立爲。此過乎仁之言。非不及仁之言。若其國之程度。不足以語此。則仁之言不可廢。而仁之事亦爲世所不可無也。此漸進

漸平之說也。爲爲下計。一二達識之士。上駭其言而下疑其行。突入而與政治之界戰乎。未有不失敗者。則當先措意於社會矣。以願發力。以力成事。以事計工。以工給生。窮則顧念其等弱者。達則接引其未達者。息息以一羣之消長得失。往來於一己之胸中。而力所能爲。則爲之。謀所能及。則及之。悲智兼大。自度度人。然而未易竟其功也。

人之所以生養者。則賴有羣已。羣之事。有社會。有國家。置一人於社會國家之中。即在在與社會國家。有相通相關之理。謂事由己成。業由己造。人貴有獨立之精神。而不可有仰賴於人之事。願謂不待仰賴於人。則可。謂不待與人交通。則不可。失交通之利。而羣立盡。而人立盡。彼泰西之強於中國者。無他。亦於社會國家之間。其交通之道。勝我中國已。試先約舉其一事。設有人於此。其志欲研求地理之學。願出游非澳各洲。爲遠蠻荒之區。以探察其天時物產山川風土。而一己之力不足。則可繕具條例。呈其所願。以干國家社會。國家社會之欲。

攷求地理者。度其人之足以勝任也。則俵之財以成其事。還而以其所得。輸於國家社會之間。其餘欲攷一物。創一事者。皆似此例。而又一藝之成。一書之出。西人以著書獲巨貲者甚多則國家社會或予之大賞。或許以專利。其他凡百興作。可合公司。而國中之富者。又時出其貲產。助一國公衆有益之事。而又時有組織政黨之大臣。收羅英俊。會待時用。若日本變法之初。則亦有一人而養才學之士數百人者。是皆賢智之人。有待於國家社會。而國家社會。亦有待於賢智之人。故學以羣造。藝以羣究。商以羣合。國以羣立。而社會國家之發動。其力亦因之而增大也。試言中國當戰國之時。若法家。若名家。若縱橫家。若其餘諸子之家。聯翩列國。遊食諸侯。初發見其學術於一羣間。即受一羣之厚待而不爲過。儒者亦同此例見孟子答彭更問篇其時又有若孟嘗若信陵若平原春申。皆養士數千。下至田橫。亦有士五百。其他不可勝計。一家之學。一長一技之能。皆有所庸。是以其時。學科苗露。而中國人才。亦以周秦時爲最盛者。蓋以此。自秦以後。專制一統而人才衰。是何也。列強並立之時代。賢者智者。不之甲國則之乙。不之乙國則之丙。有比較斯有爭競。有爭競斯有進益。此萬物之公例也。專制一統。則富貴出於一人。士但揣摩迎合。投上好以博利祿而已。是故中國今日。其國家社會間。大利所在。惟出於仕宦之一途。其所以得仕宦。惟出於鑽謀諂媚之一途。才者能熟諳此之謂。能者能布置此之謂。有此異道。而由前之說。則賢智常得。愚不肖常失。由後之說。則愚不肖常得。賢智常失。由前

類如是也。至於
執業一差。非其
愚齏。其繼也。因
之號。渾敦。梲杌。
典之所不能化。
常患於不及。東
例亦均財之一端。
享幸福者多矣。設
一國之財與挈
有餘。拙者不足。
均蓋道在化私。
公院而育孤。贈老
遠行旅館。而國家
公田地之例。若禁
費。定任事公廨。而
要其原理。在使一

交通不能交通爲見榮。以工稱食。能準食爲覈實。其正例則羣已兩利。其變例則在處不得已時。視羣利大於已利而已。

滔滔世宙。茫茫人事。將永無太平之日乎。則陵者自陵。谷者自谷。但有得失。一無是非。謂人世間事。本如是焉可也。然而患之積也無不發。而勢之偏也無不反。彼歐洲十九世紀政治之革命。非貴賤之爭乎。二十世紀將進而爲經濟社會之革命。非貧富之爭乎。不爭則不平。不平則不治。稍稍爭則稍稍平。稍稍平亦稍稍治矣。若夫前例既正。而長此以智治愚。以賢治不肖。亦非平之平者。是則世界文明第二之進步。在進愚者而使之智。化不肖者而使之賢。然而非今日所能言也。

此文爲太平條例一書之導言中所登有刪節處非全稿也

天人篇

上海新聞報

仰觀天道。俯察人道。而有必然之理。不得不然之勢焉。一元十二萬年。時雖永而理弗能違。一海八十一州。地雖遙而勢必終合。綜而論之。不越乎三端。曰通曰同曰變。通與同。天道也。理之必然者也。變人道也。勢之不得不然者也。天使通。人不能塞。天使同。人不能異。天使變。人不能不變。因通而後變。由變而後同。蓋天下本爲難同之勢。而必有大同之時。人道也。而天道默寓焉。天道也。而人道當盡焉。惟知道者能修人道以順天道。而天道于以生生。人道

于以存存。試詳證之。何謂天道。秦初之世。榛榛狉狉。國自國。人自人。各不相通耳。未幾黃帝畫九州矣。神禹會萬國矣。春秋之季。荆蠻吳越。儼列會盟。由是秦漢之匈奴烏桓鮮卑。晉之拓拔五胡。唐之吐蕃突厥回紇。宋之遼金元。明之也先蒙古。或以玉帛。或以干戈。愈通愈廣。逮我朝關回疆。服羅刹。收烏斯藏。亞東之團體既成。而歐西之游踪忽至。百年以來。統地球五十餘國。十五萬萬之人。莫不國與國通。人與人通。尊攘無可言。華彝無可分。天既合亞東成一團體。必更合五洲成一團體。天使通。人不能復塞也。然天不第使其通已也。天既使國與國通。人與人通。然國有亞歐美非澳之異地。人有黃白櫻紅黑之異種。地異種異。則識見異。習尚異。政教異。異者難同。又不能安于不同。於是教育之事。有攻取之事。以教育化其不同。利用智。以攻取齊其不同。利用力。凡國之存亡。種之強弱。均視其智力以爲差。無力者不能敵有力。多力者不能敵多智。故蒙古之憑陵大陸。突厥之蹂躪歐東。一遇高加索日耳曼文明之裔。卽立見銷滅。非天之厚彼薄此也。誠以衆生芸芸。萬國蒸蒸。爭土地。爭宗教。爭之不已。人類將絕。然人類一日不同。卽一日不能無爭。人類一日不智。卽一日不能使同。蓋智者明是非。審從違。能知己之識。見習尚政教爲非而改之。卽知人之識。見習尚政教爲善而從之。改己之非。以從人之善。卽改己之不同。以從人之同。于是識見同。習尚同。政教同。各無異議。各無爭端矣。然天下智者不多得。智者與智者相同。與不智者難同。何則。智者善變。

不智者不善變。善變者即無教育攻取之事。必同。不善變者即有教育攻取之事。不能同也。觀於天演界之智者常勝。不智者常敗。善變者常勝。不善變者常敗。知不智者終歸於智。不變者終歸於變。不同者終歸于同。既通則必同。當同則當變也。然而變未易言也。一人有一人之是非。一國有一國之是非。非同之難。實變之難。然天不因難變而任其不變也。人不因難變而甘于不變也。國不變。國無以自立。人不變。人無以自存。昔吾孔子有變齊變魯之志。既不見用。乃著春秋張三世之義。著易垂窮變通久之文。使後世王天下者體易春秋之訓。變通以盡利。則一姓相承之統緒。雖至今存可也。龔定甫曰。天何必不樂一姓耶。鬼何必不享一姓耶。與其贈來者以勅改革。孰若自改革。此雖僅爲吾中國言。實環球之公理也。試觀大地諸國。無國不變。有變之自上者。俄大彼得。日本睦仁是也。有變之自下者。美法之共和黨民主黨是也。此皆能自變者也。苟不能自變。天必使善變者代變之。若印度若波蘭若越南緬甸高麗若非墨澳洲土番。變亦變。小變亦變。變于人而變之禍深。不若變于己而變之。功巨。雖有先變後變。人變自變之分。及其變歸於同則一也。是以暹羅善變。國雖小而猶存。土耳其欲變不變。岌岌有亡國殘種之懼。一變一不變。一存一亡。天既明以其道示人。亦視人之向背何如耳。吾之所謂變。由人道者此也。今中國亦幡然知變矣。然變其乙不變其甲。變其末不變其本。與不變何異。昔日本之變。易其衣服嗜好。暹羅之變。其王習歐西文字。躬

歷各邦。中國果能如是乎。論者謂中國習尚政教素異。故變之甚難。不知歐美諸國。初亦習尚異宜。政教異體。今則視若一國。實以氣運推移。天人交迫。有不能不同之勢。觀之歐美如是。推之亞東當亦如是。由近而遠。由分而合。道固宜然。迨至五洲大同。無種類之競爭。無宗教之抵牾。無土地之攘奪。無變之可言。亦無教育攻取之可言矣。孔子曰。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孟子曰。善與人同。耶曰。視敵如友。佛曰。同登正覺。其即此義也夫。其即此義也夫。

光緒庚子銷夏記序

上海中外日報

嗚呼。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說。自有光緒庚子義和團之事。而讀書者不能不更進一解。當義和團之扶清滅洋也。西太后第三次臨朝。已一年有餘。此年餘中。聖德神謨。書不勝書。尤以立載漪之子溥儀爲太子。爲第一奠安社稷之大計。任用名相榮祿。剛毅與賢王載漪之三人者。權專恩渥。震耀寰區。命榮祿親統武衛五軍。握全國兵柄。而蓋世猛將如董福祥者。隸麾下。受節制。盡收精兵利器。榮祿軍中收購外國利器爲最多。此次京津戰川皆其所支給。以拱衛京師。於是外臣不復有重兵。令剛毅總持軍機處。而啓秀趙舒翹輩。聯絡一氣。於是各省不敢有異議。命載漪總持總理衙門。督率崇禮敬信那桐桂春英年輩。示天朝之威。於是朝野不敢談邦交。其他名儒碩德如徐桐崇綺輩。輔導太子。兼謀國政。更有親貴載勛載瀛載澂載瀾等。皆天潢神胄。一德咸孚。即至奏復八股試士之何乃瑩。趙左副都御史。奏禁閱海國圖志。朔方備乘之陳夔龍。

凡有一長可取。莫不驟躋顯位。何爲顯位。陳爲榮祿心腹。更有重臣如裕祿者。率廷杰廷雍輩。總督直隸。

守門戶如毓賢者。巡撫山西。鞏後路各行省督撫藩臬大員十有七八。爲年餘來所簡拔之。

滿洲親信。而宦官李蓮英。尤所推心置腹。閩內閩外。非李莫任。一時人材之盛。邁唐軼虞。內。

憂外患。悉悉無虞。凡今日外國人。所謂誤國之元凶。皆西太后之股肱心膂。所謂佐命之元。

勛也。善哉。湖北巡撫于蔭霖告其至友某太史之言曰。衆正盈廷。天下不患不太平。猗歟盛。

哉。蔑以加矣。人材如此。兵力如此。春夏之交。義和團果應景運而興。義和團者。其名正。其言。

順。其術尤神。聚衆至數十萬之多。見上論。此毓賢巡撫山東時。所苦心培養。密介剛毅而薦之。

朝廷者也。維時由直隸起義。上諭等均奉以義名。直隸總督裕祿奏獎任用。禮敬扶助。不遺餘力。爲其。

義也。爲其和也。朝廷倚任獎勵。布告內外。始終不疑。北京未破以前。凡上諭等從不取加一匪字。每謾殺掠焚劫之罪。於僞義和團。爲其義。

也。爲其和也。王公百官。婦人女子。士庶厮養。莫不敬畏感佩。謂從此可不折一兵。上諭獎勵在天津之國民。

大獲勝仗。有此語。洋人專怕百姓若朝廷有命殺洋人則凡在中國之洋有一千殺一千有一萬殺一萬不過一日的事此言傳之數十年僭之十餘省久矣著爲美談。爲其義也。爲其和。

也。當其時。西太后聖斷於上。王公大臣謀臣猛將協助於中。而義和團尤發忠憤。忠憤亦上論中語。於下。

人材如此。兵力如此。而人和又如此。謂非千載一時之盛事也哉。謂非千載一時之盛事也。

哉。

更不惜重金。以賞義和團。五月廿九日事。不惜嚴刑。以殺大臣之謗義和團者。嘉興許侍郎等以直諫被殺。其所以維。

持義和團者。又無微不至。即無拳咒禦火器之神術。而已斷斷然其無功不成。況乎其有術也。更況乎其有器也。義和團初用拳法刀劍而已。後榮祿裕祿應給利器而團中遂用外國器。夫有此數十親賢大臣出其畢生死力以

率此數萬精練之兵。以爲八旗神機虎神等。久稱勁旅之大助。更益之以數十萬之義兵。而

五尺童子。執干戈以衛社稷者。又不可以數計。均五月二十日上諭。特召二十餘年著名之理學名臣。

知兵大員。赤心爲國之李秉衡。佐榮祿治兵。李秉衡到京一言而殺兩大臣。義和團圍城然爆竹打花火以煩之。人和如此。以攻京以內八

九國兵不滿千。各國士官二十人兵四百一十三人義勇隊百數十人。無城無壁。無食無械之使館。掃除京以外屢經挫殺

之洋兵。據裕祿奏報洋兵被義和團剿殺所餘無幾。指日掃除租界巢穴肅清大沽海口。建古今絕無守山僅有之奇勳。于百年後。孰不仰

西太后齊天之功。驚諸臣不世之績哉。乃集閱外國記載。京以內圍攻使署。至六十三晝夜之

久。有貴顯親自督戰。乃山東袁中丞電湖廣張制台。猛攻亦不下五十次。京以外大沽天津均爲重鎮。其

他亦復節節重防。何以京以內區區之使館。尙攻之不破。京以外裕祿既不守天津。且李秉

衡一見洋兵。首先奔潰。至令外兵直達京師。而動稱祖宗成法之西太后。亦竟委棄祖宗

之宗廟。祖宗之社稷。祖宗之陵寢。而倉皇出走。豈千載一時之人。和竟至此而不足恃乎。抑

所謂人和者。未盡然乎。且西太后出走時。榮祿董福祥輩。尙手握重兵。號召各督撫。何以不

聞有一師一旅。禦大患而救危亡。豈人和之極至。至於莫可形容。轉有不能不散之勢乎。抑

外國記載。靈風虛誕。而北京尙安如磐石。可以言扶清。外國已悉就淪亡。可以言滅洋乎。噫

呼朝野執筆。勳曰。我國家億萬年有道之長。曰我國家以神武開基。八旗勁旅。亘古所無。曰我國家深仁厚澤。二百餘年。浹髓淪肌。曰我國家懷柔遠人。無微不至。此等語。不知禿幾千萬管之筆矣。今譯錄外人記載數種。以當異聞。名爲庚子銷夏記。與七開半之殿試策。固異文而同旨者也。是爲序。

綜論辛丑年大事

上海中外日報

戊戌以後。天日重陰。波濤震盪。至庚子之秋。而禍變極矣。今試考中國三千年之往事。問肇禍之奇。貽害之烈。有如去歲者乎。無有也。今試攷地球數十國之歷史。問國恥之甚。大局之危。有如中國今日者乎。無有也。然而庚子之亂。結於辛丑。辛丑之歲。其元黃將判。新陳遞嬗之時乎。一載以來。中更變故。本館亦既據所聞見。登諸報端矣。今者朔管送寒。歲事云暮。因綜論本歲之大事。覺有可喜可慮及可長太息者數端。願以質之愛國憂時之君子。

自聯軍入京。乘輿播遷。兩宮西幸。萬姓叫號。而頑固諸臣。或不知時變。或有所顧慮。輒謂長安天府。帝王所都。丸泥則函谷可封。斷水則敵騎難渡。一孔之見。幾誤全局。幸而和議告成。聯軍盡撤。聖意決於上。全權爭於下。於是定議回蹕。至十一月二十八日。鑾輅抵京。赤日再中。九鼎光復。薄海臣庶。誠歡誠欣。此可喜者一。

拳匪之禍。源於立嗣。端剛諸人。因廢禪不成。建議排外。任用邪術。有若兒戲。布置數月。不能

一戰。以致九廟震驚。萬民塗炭。釀禍之巨。伊古未聞。直至今春。懲辦戎首。於是致亂諸臣。或罹重典。或竄荒徼。其餘附和諸臣。亦已一再懲處。根株將盡。向使無庚子之亂。則此輩盤踞朝右。害在心腹。暴發之憂。時時可慮。乃天奪其魄。假手外人。一旦盡去。而嗣子亦因之而廢。此可喜者二。

去秩之亂。晉昌等輕開邊釁。俄人肆其蠶食。以致東三省發祥之地。不數旬而折入於俄。徒以列強公議。不欲輕佔中國土地。俄人亦遂倡議歸還。然其狡計則未息也。去冬竟與增祺議訂密約。舉全省自主之權。均歸俄有。畫押已有日矣。乃機事不密。傳之海上。志士聞之。奔走相告。群議力阻。甚至方外僧人。閨中弱女。亦復慷慨陳詞。熱心爲國。風聲所播。強隣氣阻。迨至各國和議告成。俄人復將原約改輕一二。要挾簽字。我國全權復力持駁議。使彼狡謀不行。大局不致中變。國勢雖弱。民氣將昌。此可喜者三。

惟然尤有慮焉。則以回鑾已久。而親政無期。內外臣工。噤若寒蟬。竟無一人抗疏力請者。夫通國之人心。動列邦之公憤。至肇禍諸人。雖皆懲治。而大抵出自外人。且陰謀主使之巨魁。尙復逍遙事外。仍執大柄。朝局岌岌。識者憂之。若夫俄約雖已一再力爭。而俄人盤踞之久。未必就我範圍。結局如何。殊難預測。此可慮者一。

又如和議告成。賠款共四百五十兆。以四十年之利息。及金磅之受虧。其數又加倍蓰。中國

民情凋敝。戶鮮蓋藏。患弱患貧。已非一日。況復東南水災。西北兵燹。元氣之傷。連年尤甚。今復驟增賠款。各省大吏。籌措無策。不得不取之於民。於是重斂繁徵。如畝捐房捐煙捐。種種名目。日益加多。凡可以剝削者。無不一一興辦。敲肌吸髓。民何以堪。目下籌餉。尚未大露者。則以第一期償款。尚未屆期耳。以後債期日迫。悉索俱窮。勢必上下交困。後患之來。不可思議。此可慮者二。

中國商情。本不團結。商力又復綿薄。此次重改商約。洋商以利害攸關。早經派人一再攷察。如關稅釐金航路馬頭。凡關涉商務。可以趨利避害者。莫不講求密切。以冀力佔上遊。我國商業中人。漠然無觀。既未考察於平日。又不預聞于臨時。假令商約訂成。受虧過巨。則商業必因之日敗。商業敗則財政絀。財政絀則國益不支。西班牙以商務衰而弱。埃及以國債多而亡。前車已覆。來軫方適。比例以觀。能毋隱惻。此可慮者三。

若夫新政則既已迭奉明詔。一律舉行矣。而各省大吏。鑒於戊戌之變。故多遷延觀望。即有設施。大抵似是而非。有名無實。如設學堂。則偏重方言。於教育之全體。多未備也。廢時文。則仍攷經義。於空疏之舊習。毫未除也。以及捐納停矣。而別開保舉。奔競之風仍舊。胥吏裁矣。而但令易名。作弊之窟依然。甚至因循粉飾。養尊處優。無發皇蹈厲之圖。有歌舞承平之象。一若和議告成。則可相安無事。酣臥於積薪之上。游泳於鼎水之中。滔滔皆是。我適安之。此

輔張圻。下至曹郎司牧。旁及士夫。靡有遺焉。凡吾所以爲此。非以覆之。將以培之。彼不能自訟。而疾首於不爲曲諱。則亦聽其裂楮投地而已矣。

執國之柄。安危繫之。則爲軍機處。政務處。國家所貴有此軍機處。政務處者。將使尊君利民。安內叙外。非第出鳴騶。入鼎食。俾以位尊多金。飫其氣體。驕其妻妾。貽其子孫。庇其戚黨。耀其鄉里已也。今諸公以未學從政之軀。或以門籍。或以入股。或以資格。或以資緣。而膺此任。固無望其爲格蘭斯頓。爲卑士麥克。顧承平之世。閉關之朝。彼以門籍入股資格資緣據此位。而克終其富貴者。誠不乏人。諸公當任際此凌夷。猶欲以前例後居之不疑。吾不知其自忘其不可耶。抑明知不可而爲之耶。自忘其不可。則前此之內難外釁。俾君民交受其困。實諸公貽之。始忘之不應終忘之矣。明知其不可而爲之。則國事日棘。交際日難。始爲其較易而已。至於蹶。今爲其至難而冀可以全耶。吾度諸公計惟有大反其前日所爲。乃可以不避賢路耳。此非記者一人之私望。自迴鑾以迄今日。度海內外靡不如是。苟其不然。非欲傾覆我中國之人。即夫惛然罔覺於危亡者矣。乃不謂望之深。待之久。漸且稍稍敷衍新政。漸且稍稍羈縻物望。至於今日。則依然一前日之軍機處。雖新設之政務處。亦依然一前日之軍機處。甚且徧私巧猾。招權樹黨。較前此爲尤甚焉。噫嘻。吁。可怪哉。將謂國家尙能復禁庚辛之禍耶。抑謂改排外爲媚外。勝算一著。遂可奠國家於磐石。鞏富貴如金甌。其他皆可不問。

耶。姑無論庚辛之釁啓於排外。而禍機之伏不在排外。爲人人所知也。試與取中外數千年歷史觀之。有內政之弊如今日。民生之困如今日。而僅以媚外足免危亡者乎。有聖君賢后而不善事。有盡臣髦士而不能用。爲問迴鑾五閱月。袞袞諸公。日從事於引用腹心。斬芟異己。聯絡外人。彌縫前隙。此外更有何措注乎。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徒偶取一二無妨於其私計者。緣飾敷衍。以欺天下。以示異於前此之頑鋼。推其心。國家可亡也。社稷可覆也。天家母子。可隔閡間阻。使中外議慈孝之未盡也。四百兆滿漢種胄。可利權盡失。生計日蹙。而牛馬奴隸於異族也。惟其及身之富貴利祿。所以飮其氣體。驕其妻妾。貽其子孫。庇其戚黨。誇其鄉里者。必不可使有一絲一毫之缺陷。其心目中殆以爲舉天下惟其身爲足重。國之孱弱破敗。而猶爲人所撕裂。民之死亡流離。而猶爲人所踐踏。彼雖觀於目。接於耳。而無所動於心。嗚呼。舉牛羊以贈人。恐其逸不就烹。而見迕於客也。束縛以將之。牽担以送之。呼號宛轉。勿之顧。今之國與民。直牛羊而已。枋國者如是。復何賴乎。是殆有亡我中國之職任。而猶未盡歟。非然者。天心日厭亂矣。何其心之不可以轉也。

彼以門籍入股資格夤緣。而致身政務處軍機處者。年齒暮。富貴足。羣私滿腹。但了一身。有固然矣。獨怪其挾朝廷黜陟之大柄。以行其喜怒。遂使羣公百尹。岳牧方面。承奉其意旨。惴惴爲恐不當。莫敢出一語觸其所忌。天子之詔。可以不奉。宰相之意。不可不從此。尤非從前

要津。所能得者。然則爲正本推原之說。軍機處政務處以外。可以無所詆而豈然哉。而豈然哉。國家之命官分職。如人之耳目口鼻手足。各有所司也。耳不聽於聽。而曰有強我以不能聽者。目不良於視。而曰有強我以不能視者。口鼻不能辨臭味。手足不能任提挈。而曰有強我以不能辨不能任者。此其故醫者知之。曰腦筋之司知覺運動者爲之也。然人至於此。去死日近。雖有耳目口鼻手足。直可謂之無有矣。今之羣公百尹。岳牧方面。亦將自比於此乎。自非然者。爲國家大臣。非一二人之私宰也。觸其忌。達其意。公論與之。後世稱之。雖獲咎。猶當爲之。況未能悉與之咎乎。念不及此。文網當顯避也。意旨當默喻也。日敝敝於規步墨守。而不敢自行其意。終底於身名俱敗固矣。食天子祿。爲萬民具瞻。坐視枯餉在轍。而聽其煩冤慘黷之呼。不能拯。又從而助夫損上剝下者之虐。忍乎哉。夫爲所援引者。誠無以自解矣。夙負物望。其灼然洞觀於危亡之日益迫。事在我者。爲之可也。事不在我者。亦當舉利害以相告。曲諷之。婉導之。正規之。明斥之。顯絕之。謂其猶可與言歟。則言之必期其立從。謂其不可與言歟。騰章入告。詞正義嚴。不能坐令天下敗壞於一二人也。記者自迴鑒以至今日。以爲羣公百尹岳牧方面之中。於朝廷病本。國家亂源。必有智勇並用。經權互濟。以求必達其所欲。抉去所欲更張者。接婦祀人。退而息焉可矣。夫孰料昏昏翳翳。使我至於此。

日。前途之無望猶是也。始且有似如吾所言欲其立從者。又若有似如吾所言不能坐令天下敗壞於一二人者。吾未知其有所試與否。但覺向所未盡之冀望。今皆奄然消滅於無何有之鄉矣。間聞有一二強毅明達之臣。曾以政府所宜急行者而告諸當軸。又聞有作函規之者。而皆一發不中。遽爾改轍。一若彼其能悟天下之福言而不入。更無他圖。是殆忘身所事者爲何人矣。嗚呼。朱雲一小臣耳。而號呼折檻。櫻萬乘之怒而無所畏沮。今豈復有其人哉。非特此也。政府以其私脅諸臣。諸臣亦各以其私脅所屬。上下相制。莫敢正言。試與晤部院之堂司。登疆吏之聽事。其言議意旨。與夫所舉措者。無不與軍機處政務處相吻合也。識者謂政府之與各行省。如西法拍照。毫髮惟肖。誠哉是言。無望於政府者。更何望於各行省哉。戊戌年之湖北曾巡撫。近日之雲南李巡撫。意趣畧異。去不終日。甚且其他誤國殃民。爲天下所怨詈者。皆有起用之望。獨如曾李者。一墜而入深淵。決無復與今當道並立之理。至豫且然。況在諸臣。然則舉天下惟其身足重之意。彼推己以及人。蓋知無復有能與之異者矣。嗚呼。人臣而至於此。非國家之福。亦豈其身之福乎。羣公百尹。牧岳方面。吾知其未暇怒吾詆也。

赫赫師尹。嶽嶽方面。既如是矣。復何論乎小臣。然吾以爲專制國之官制。其位卑而可以言高。隱然存治世公理一線之遺者。厥惟臺諫。夫議院不設。報章不閱。士民不准上書。上與下

闔。君與民隔。彼竊君之權。侵民之職者。因得遂其損上益下之私。關其闔。通其隔。抒下情。究民隱。非臺諫將誰與歸。漢制國家有大事。諫大夫必與議。唐宋科臣有駁議。詔旨之權。謂之批黃。卑其秩。專其言。謂爲專制國之下。議院議員可也。然則居今之世。任此之職。宜如何以天下之重。自任乎。同光之朝。今鄂督張少保。與王漱蘭侍郎。寶竹坡太史。稱三直臣。記者以己卯之夏。旅寓京都。曾讀張少保奏摺。有曰。朝廷用人。動稱自有權衡。權取其公。衡取其平。不公不平。何權衡之有。噫。今臺諫諸臣。甯有敢爲此語者乎。然當時識者。雖題張公。其實朝廷之於公平。尙未盡失也。今動稱自有權衡。猶昔而操此權衡者。日計所人。而償之以國脉。民命。務使操豚蹄視簞車者。罄其慾而去。無銖累之遺憾。而如昔日之張少保者。且渺焉絕迹於人間。語者之病危則醫絕。殆此之謂乎。然則和緩盧扁。相率以疾不可爲辭。綿綴之臥榻聯袂以去。此其時矣。旣未忍於捐謝其醫金。留連於其側。徒徇病家之意。怯於瞑眩。知病本所在。坐視其死而勿一爲之針灸。忍乎哉。問者嘗有上封事者矣。管廷鶚之輩。至集矢於一。歸然畧有建樹之大學堂。其他劾疆吏。劾大臣。亦或間有情真辭當者。獨於秉國鈞。執廷樞。喜怒惟意。愛憎徇私。以悞皇上。悞太后。悞祖宗。悞社稷。悞海內外四萬萬臣民者。獨莫敢一言焉。此其心豈不知今日當如張綱埋輪者爲何事乎。知而不言。亦如彼赫赫嶽嶽者。以爲天下事無重於其身者耳。夫位尊多金。不逮百分一。而重有所棄已如是。吾誠無責乎彼。

赫赫嶽嶽者矣。驗或者曰。醫者用其針灸。必病者受其針灸而後可。爲危言於報館。尙遭世忌。彼禍福隨陟繫於一人者。而責其冒犯忌諱。毋亦驅之於危地乎。近者蔣侍御嘗以言內務府咨催戶部解款。而一負嚴譴矣。王侍御又因言用人積弊而幾失其官矣。甚至如李經羲者。廷評未及。繫帶已褫。此皆無益於國而有害於身。毋寧容與中流。徐圖補救之爲得矣。噫嘻。誤哉。誤哉。此知其一。未知其二之言也。夫火發於堂奧。而焦頭爛額以救之。豈不愛其頭與額哉。爲夫不改之禍。有甚於焦頭爛額者也。今炎炎者燎原之勢已成。而尙欲引身避煙燄。惜衣冠之薰炙。其葬身火窟必矣。以一身任焦爛。而救夫同室之人。仁者猶當爲之。況乎不焦爛而亦同斃耶。況乎同室之人。皆求爲焦爛而不可得耶。吾爲諸公計。決之。毋以功名爲意。徐啓之戮於菜市。功名無以保之也。亦毋以妻子爲意。崇公縊於保定。妻子無以護之也。庚辛之禍。彼死者當之矣。以今所爲。前途歷歷。不止於一庚辛。求無棟折榱崩。爲徐啓崇公之繼。舍焦頭爛額何以耶。夫甘權門之餌。而以列驕犬爲榮。任笑罵於人。而以得好官自喜。善自爲謀矣。自識者視之。殆不啻歌舞於幕巢耳。奚可恃哉。

此外蠹國病民。廢公營私者。若監司若府州縣。一邱之貉。十人而九。凡夫君德不究民困不蘇。皆此損上剝下者之鷹犬。致之也。吾尤慟之。然其所處。勢使之然。彼赫赫師尹。嶽嶽方面。且不敢違權倖意旨。而決認以尸其位。又何責乎此輩。睨見則雪消。源清則流改。吾未暇枝

枝節節。絮絮瑣瑣。耗筆墨糜時日以誡之也。姑舍是
今國家所以至於此極者。由內政之蠹弊日積。亦由
務者職之咎也。道咸之間。狃於閉關。不知交涉爲何
喜以爲重。由是而失自治之權。開民教之禍。始基不
懲。鑒前失。改撥方針。求通材。派遊歷。一時脂韋巧猾
以爲洞外情。稔公法。雖然。四十年之歷史俱在。所謂
伊拉布所爲者。幾何哉。頃復以端剛釀禍。拳匪開釁。
下局面一變。有如驟決江河。昔之若猶有所障礙者。
善者英伊拉布生今日。皆當以功名終。豈非知言哉。
民外拒強禦。此輩是倚。難哉難哉。夫國勢至弱。人方
際往還之間。承顏色而仰鼻息。偶出一語以相持。旁
其怒。設詞面訕。不敢與較。猶自托於委曲求全。理不
曲。何全之可求。甚且變其服物。飾其舉止。異其嗜好。
存之。此猶栩栩然自得。吾聞某官延教士飲食。刀七方
國飲食之不潔。教士微哂曰。君殆生而西餐。宜不能復

往不適於口也。此雖細故。然近日官場之阿諛西人。習不爲怪。可以見矣。彼既不能盡中國人人而交之。凡與接者。性情言論。不啻爲通國之代表。今巍然南面以臨民者。悉爲所狎侮。其視吾四萬萬人。宜無不可押侮者矣。奴隸性質。下等人種。惡語交讎。翳此之故。且以國家辦交涉之人。而使人輕蔑視之若此。其所交涉之事。更何待問哉。夫犬不吠盜。行路尙以生心。舉國士大夫。可以使俛出他人之勝下。謂之奴國可也。謂之非國亦可也。某報昨論上海近事。謂今人于一切放縱淫佚之事。出之他人以爲不可者。出之洋務中人則以爲宜。其言誠是。顧吾以爲苟其實有洋務之才。放縱可也。淫佚可也。吾則惡夫竊洋務之名。而實懵然一無所知者。挾洋務以重於時。詔外人以驕於衆。其誤國殃民。殆有甚於放縱淫佚者矣。彈爾冠。紆爾紳。一行作吏。祇知其身。自八座以至一命。既無勿然矣。庶幾嚴穴之內。蓬蒿之中。或有愛國者乎。而無如其所營營逐逐者。挈縉紳而較之。正復不甚懸殊也。錮於八股。溺於科第。顛靈已窒。謂之廢人。今盈天下以士類自居者。廢人蓋十而九。其較勝者。略諳新說。拾藩於人。言多影響。理鮮發明。謂之偶人。今盈天下以新學自居者。偶人又十而九。然則恥國恥憂國憂。無夸詞。無獵義。已子子乎難之。況乎濟之以實學。洞之以新理。研於中國之學。說而不爲其謬見所束縛。諳於中國之歷史。而不爲其汚俗所浸淫。如是者豈可得乎。惟士且然。何論乎民。商結於小利。而我後所勿恤。王怠於求精。而棄置所勿顧。農委畎畝於天時。

而人力地利之不盡所勿問。舉國嬉嬉。外爭內擾。噫。噫。危乎殆哉。中國四萬萬人。論者莫不謂其多。乃觸於吾目。接於吾耳。貪官劣幕。奸胥蠹役而已。廢人偶人。奸商下工。墮農而已。然則雖四萬萬人。謂無一人可也。滔滔之濁流。奚以能澄。冥冥之長夜。奚以能明。而志士仁人。猥曰維新。維新。變法。變法。譬驅羸羸。冀舉墜鼎。譬集暗啞。使登劇場。雖隨而撻之。豈能奮哉。自今以往。其無遽於立劇場而挽墜鼎起其羸羸。約其暗啞。俾四萬萬人悉免吾詆斯可矣。雖然。記者歷詆士夫。而記者能自免於所詆與否。未可知也。夫豈曰盡吾之言責斯已哉。顧吾亦有說。執三寸毛錐。起廢疾。發膏肓。在今日之中國。以毀譽爲恩怨。爲吾所詆者。不將轉而詆吾乎。記者嘗自問矣。其長意以吐強禦耶。其俯仰以趨時會耶。其阿所好而毛羽之耶。其忮所憎而周內之耶。有一於此。誠無以解於世之詬病。自非然者。無所憑藉。無所希冀。勞身苦行。蓬首垢面。寒垢手而不已。暑揮汗而不輟。舉凡紛華靡麗。世所歆慕。一切屏棄之。此豈猶有不能見諒於天下。不能見白於後世者。在其中乎。夫亦曰冀有聞吾言而感悟者耳。且吾聞東西各國之報章。其所以訾議君相。指斥時政者。毛舉細故。而不以爲苛。訐發幽隱。而不以爲迂。使置吾今日之政府。於倫敦。於巴黎。於維也納。於柏靈。於華盛頓。於東京。攘臂奮筆。起而引批之。擢陷之者。豈第如吾所言哉。然則吾方病吾詆之未至。有以言遜相規勗。是陷吾於爲世所詆。而俾無以自解也。吾謝之未遑矣。

論家國相關之理

上海蘇報

友人以皖懷何君此論見質。余閱之。爲愴然涕下。雖然。此其操筆乃在庚子以前。使於今日言之。吾所不忍聞者。當更何如耶。凡我種人。亦有閱焉而不涕者乎。

余嘗聞諸軺車使者矣。曰。吾游踪所至。若英若法。若德意奧。皆獲徜徉其都鄙。交接其賢俊。與之流連往復。莊論諧談。無所間也。然一或及其桑梓之邦。名若政。輒如我曹聞父母之遺蹟。祖宗之謚號。芳芬悱惻。若有無窮之愛也者。雖婦人孺子。鄉農走卒。莫不皆然。余聞而駭之。初不解上之何施而得此於其民也。又嘗聞諸外史氏矣。曰。歐人美人性質喜自高異。每遇國家得一新地。勝一強敵。訂一利益之約。輒相與張燈於市。布筵於室。衢歌巷舞。忻忻如逢私慶。抑或廟堂之上。應對失宜。疆場之間。折北屢告。舉國之民。若老若幼。若賢若愚。若男若女。無不髮指眦裂。激昂奮迅。引爲大辱。若已之被撻於市朝者。用是片言籌餉。則輸金者雲趨。一檄徵兵。則荷戈者鱗萃。甚至狙擊相臣。激成內變。如安南之役。而刺裴理。師丹之敗。而廢魯意。拿破崙者。往往有之。余聞而尤駭之。初不解彼民之於國。愛力纏綿。熱血憤湧。何以能至斯極也。繼而誡今稽古。俯察仰觀。考國勢之盛衰。驗種族之存滅。乃始爲之恍然悟。喟然嘆曰。嗚呼。有是哉。有是哉。西人之愛國歟。西人之自愛其身家也。

夫國與身家類乎。曰。博博大地。蟻蟻萬彙。質而言之。一相爭之世界耳。當其始也。人與物爭。

故禽獸之害除。而黃帝之胃以盛。迨其繼也。羣與羣爭。故亞當之族至。而蠻番之種漸夷。逮及今日。由合大通。強弱之不均也。則國與國爭。智愚之相懸也。則種與種爭。暴骨如麻。殺人如菅。戰禍之烈。有自來矣。要其大旨。約有一端。曰爭自在。曰爭自存。

曷言乎爭自在也。人生不能無欲。智識愈進。則求取愈奢。衣所以免寒也。進而求錦繡矣。食所以充饑也。進而求珍錯矣。屋宇所以蔽風雨也。進而求輪奐矣。顧國內財力。祇有此數。萬不能供其鐫刻。爨其貪求。于是奔走四方。馳驅異域。人士以智計。腴削之。國家以威權。導引之。阻力一生。歟。端立起。法名士賴皮恩曰。軍械城壘。皆腸胃之所造。彼以國體宜尊者。特工于粉飾之詞耳。諒哉言乎。此爭自在之說也。夫西人之拓疆土也。多求實利。中國之求藩屬也。祇尙虛名。伊古以來。遠征克捷。御殿受賀。列碑紀績。獻琛獻瑞。則內府藏之。來享來王。則青史書之。大君榮名。于斯爲盛。其于下民生計。曾渺不相涉也。然而地利未闢。生齒日滋。無尾閭以洩之。飢寒所驅。橫潰四出。于是而數十年一小亂。數百年一大亂。亂則禽獮草薶。自殘其種。遠者若闔獻。近者若粵捻。芟夷蕞蕞。殆不下數千萬人。論者以爲至中則戾。浩劫斯臨。極豐而屯。厄會乃至。特運數之適然耳。而不知醞釀于冥漠之中。驅迫于彫敝之況。蓋有由矣。此其謀也。惟西人能精之。此其患也。亦惟西人能防之。故爭之以農。則盡地力。植物產。爭之以商。則精工藝。開市埠。猶恐民智之相若。勝算之莫操也。乃航重瀛。乃覓新埠。思奴役。

他種之人民。以供其生植。割製異國之土地。以蕃其卵育。操心至深。爲謀至毒。既經明效大驗者。波蘭則滅矣。印度則墟矣。非洲則分據矣。其耽耽于吾二十二行省者。正談惕而未已也。此爭自存之說也。

緣此兩說。遂生三患。一曰訂不平之約。一曰賠至巨之款。一曰據膏腴之地。夫條約虧則權

利失矣。

如領事不能設而出洋者受虐。暴客民不能治而寓華者橫。

償款多則脂膏竭矣。

近日捐借并行。因償款太巨之故。

土地割

則田籍移矣。

口人得台灣後。凡民田皆須繳價於官。否則不准自耕。

名爲國家受其辱。實則黔黎被其殃。事

效昭著。特昧昧者未之察耳。夫彼羸則此絀者。必至之論也。客盛而主衰者。自然之勢也。彼太古最繁之種。越千百年乃消磨歇絕。靡有孑遺。如卵學家之所見古禽古獸者。又如新嘉坡檀香山之土番。巫來由之舊族。不數十年。日漸損耗。此非天意之有厚薄也。又非歐人之力所能芟夷而勦滅之也。蓋皆以此三者箝制而蝕削之。遂至日引月長。凌夷漸滅。以至於盡也。故其始也。不過一戰之勝負。究其極也。乃關倫類之存亡。西人知其禍之烈也。故相與上下一心。君民同體。休戚相關。若是之固結而不可解也。彼豈忠愛之性獨異人哉。蓋保身之明智。衛家之遠略。有以燭先機而防後患也。吾故曰西人之愛國歟。西人之自愛其身家也。

乃吾中國則不然。凡商於市。工於肆。農於野者。聞見孤陋。渺不知大地之形勢。列國之角立。

偶聞敗劔。滿腹疑團。其於中外交涉之由。君民維繫之義。蓋熟視而無睹也。然猶蚩蚩之氓也。乃於至士。非人才所從出者耶。而分裂之說。熟於耳而不驚。危亡之憂。盲於心而不悟。求其慨憤時艱。研究新學。不可得也。乃至於官。非朝廷所倚畀者耶。而奇變之來。以徐圖自強。終之新法之奏。以應從緩議置之。求其擴清積弊。因應時宜。不可得也。嗟乎。當此強鄰環伺。險象疊生。即使竭吾四百兆人之聰明。殫吾四百兆人之才力。椎心灑血。嘗胆臥薪。屏猥鄙之私。徇公家之急。猶懼岷峨日短。莫克救濟。而顧民瘼其國。士瘼其國。官瘼其國。漠然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曾不置喜戚焉。莫望一德同心之效。坐待剝膚噬臍之災。豈果中西人不相及乎。抑何一彼一此之判若霄壤也。

且夫井蛙不可語以海者。拘于墟也。夏蟲不可語以冰者。蔽于見也。于此而標保種之要旨。論強國之宏規。對茲懦徒。陳誦高義。期頑石之點頭。望蟬虫以聰聽。祇詞費耳。吾茲不暇縷晰也。竊嘗推尋彼瘼視國家者之說。豈不曰吾耕吾買。吾藝。吾習文詞。以取科第。吾工阿諛。以保祿位。上者足以致名譽積貲財。下者足以供衣食養妻子。如是足已。國之安危。非吾任也。則請以近事之顯著者言之。通商之利。主客所同。古之所謂互市者是也。我民商學未諳。有來無往。其有華商足跡者。不過南洋諸島耳。自甲午之敗。西人滋相輕藐。白晝大都。非理凌辱。日人在新嘉坡者。尤擲擄之。棘地荆天。莫可控訴。粵商王姓致知新報館書。言之頗詳。讀之令人髮指。如是則爲商

也難。洋貨暢行。漏卮日甚。猶賴金山古巴諸島。寄回工資。藉相抵補。自美人禁止華工後。于是紛紛效尤。或則勒以重捐。或則苛以新例。雖經使臣詰責。總署文移。莫之能挽也。而貧民謀生之路狹矣。如是則爲工也難。日本維新之初。必擇人士之有志節者。留學歐美。學成而後興辦。是以舉無敗事。往者姚君石荃。奉大府命東渡觀政。歸而言曰。日本摺紳頗欲連絡我國。以學相導。意尤誠摯。而市廛之間。鄙夷特甚。鄉僻之地。侮辱尤多。其于西人固不爾也。如此則就學也難。夫通商乃地球之通例。英法之于東亞。至以兵勢脅之。惠工乃殖民之要政。日人之于布哇。至以全力爭之。至于學士大夫。會聘肄學。尤關國體。辱人自辱。本爲西國禁例之常。乃彼務得于我者。我偏不能得于彼。彼不敢以施于人者。獨敢以施于我。夫非同此。舍生負氣之儔哉。而胡乃若此。

然此猶曰出洋則然也。則請言禍之在內地者。稅則重輕。悉由主國。所以防商戰也。中國誤附約章。遂成恒例。計出入相抵。歲虧貨價約四五十萬。較之歲幣。有過之無不及矣。異日內情益惡。數且日增。譬一孟之水。彼取勺焉。此取盞焉。其勢不盡不止。盡則吾民生計不可問矣。艱窘萬端。盜賊四起。彼據要津。擁巨資者。寧能晏然乎。其相關者一。國債已積至三百餘兆矣。自近年來。國勢益弱。絀餒方張。越南之旅客被戕。非華境也。而索賠十餘萬。山東之教士被盜。非亂民也。而索賠至數十萬。朝廷豈意彌縫。百方羅掘。未忍遽徵之于民也。然經費

日繼。要挾日多天。不雨金。地仍愛寶。終必于民乎取之。挖肉補瘡。事非得已。食毛踐土。義無所逃。其相關者二。曩之所來。特商人耳。曩之所居。特租界耳。然已高自位置。動肆橫暴。近者德據膠澳。議遷德民萬餘人以實之。俄占旅大。議設戍兵萬餘人以防之。此皆蠢陋之鄉農。慄悍之勁卒。挾其國力。何知禮義。彼之官弁。又從而庇護之。渭上雜居。難逢葛亮。軍中尋樂。半屬婦人。摩西舊約明言軍士可携婦女。彼教鹵莽。概可想見。宅爾宅而田爾田。生機盡失。男爲圉而女爲妾。理勢皆窮。事可寒心。痛真澈骨。其相關者三。

然此猶言其常耳。一日者坤維絕紐。義轡不馳。合從連衡。無期于外救。瓜分豆剖。克踐其調。言黍離之歎。麥秀之歌。天地神祇。尙克鑒相。此非區區所忍言也。若夫民則又有甚焉者。自閩閩之制廢。號華族者大都以文學世其家。彼西人者。教宗殊異。言語不通。雖學稱武庫。譽擅文宗。將安用之。則貴者失其貴矣。華人之富饒也。業關書庫吏鹽商質店者爲多。清理宿弊而把持之端絕。願豫算表則稅額不能隱。設官銀行則出入無所滯。改革規制而壟斷之事難。西人深以綱商票引爲非本國典肆尤爲職業。彼法

一行。吾業咸廢。則富者失其富矣。西人之下筵也。皆擇荒郊遠野穴地數十丈而累積之。其說以防尸穰傷牛。散葬費卽爲旨。則墳墓不獲保矣。西人之教祇敬天主。天神地祇人鬼三祀。均以魔道目之。木主偶像。尤所嚴禁。則祖宗不血食矣。西人之滅人國弱人種也。首以嚴禁人國文字爲主。以防死灰復燃。俄之於波蘭。拿破崙第一之於普。皆曾操是術。吾國甯能

免乎。則經史不復存矣。綜茲大畧。用告迷途。若其他之類連而波及之者。尤更僕數之而不能終其物也。

且夫白雲蒼狗。變幻難知。滄海桑田。推遷自昔。三代以後。更王改步。以渙大號者。蓋有之矣。然國亡而教自若也。龍爭虎踞。以相屠滅者。蓋有之矣。然民殘而種自若也。斷脰絕頸。以徇義烈者。蓋有之矣。然身亡而子孫自若也。今則詩書之化。棄若弁髦。樂郤之裔。降爲皂隸。田園易主。薔薇蔽而皆難城郭。已非。望松楸而莫辨。响訥禹甸。悉奉爲漁獵之場。師師黃人。永莫逃羈勒之苦。今嘗曠觀千古。時衡五洲。種類之憂。身家之厄。蓋未有若斯之烈者也。而顧杜聰塞明。喪心病癲。諉之曰國也。國也。嗚呼。覆巢之中。寧有完卵。枯木之上。詎有榮枝。抑何不於西人一德一心之故。一返觀而借鏡之乎。傳曰。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又曰。無汲他族。實逼處此。凡百在位。邦人諸友。其勿俟異族偕來。深入堂奧。大廈傾圯。借庇短簷。而後知逼處之難堪。悔綢繆之已晚也。

各國變法功效攷上

上海蘇報

易有之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此法舊必變之說也。語有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此變必有功之說也。是故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襲。由草昧而變文明。由揖讓而變征誅。其間文物聲明。大之若禮樂典章。小之若車旗輿服。無一事而不變。無一代而不變。非變何以推行盡利。非變何以攸往咸宜。嗚呼。變之時義大矣哉。我朝之開國規模。經列聖草

創經營。非不燦然明備。惟是時移代易。情勢迥殊。宜古而或不宜。今宜彼而或不宜。此詎可狃膠柱鼓瑟之爲。故自去歲以來。朝廷痛定思痛。屢以變法自強。號召天下。乃各省之承流宣化者。徒有變法之名。毫無變法之實。未聞實行一政。副明廷誥誡之訓。慰天下期望之心。豈以變法之時會未至歟。抑以變法之功效難成歟。詎知不變則已。變必有成效可觀。於何徵之。則請徵之各國。各國之國富兵強。蒸蒸日上。無一不由變法而來。而法國之君主民。主尤爲大變特變。始臻今日之極盛。請先考法國之變法。以爲我中國之取法焉。按法國之初行改革。肇於西歷一千六百五十七年。當時雖爲草創。而一切利民善政。實以此爲濫觴。考其時執政爲古耳比爾。痛國政之衰靡。創言改革。提倡實學。講求民政。嘗謂富國本於富民。富民之術無他。不外乎務農桑。興物產。使國民人人自給。不仰給於外邦。於是下令國中。修陂池。平道路。減地租。貶鹽稅。禁米穀出口。平水陸關稅。弛山澤厲禁。一以利民爲宗旨。旋又改商律。審法典。招致四方賢士。用以教導國人。開製造之場。興農商之業。國富民足。冠絕一時。復製預算度支簿冊。出入奇贏。朗若列眉。用杜侵挪之弊。後各國均仿其法。所謂概算法者是也。其王初本守舊。一旦翻然變計。網羅人才。人物之興。時稱極盛。而實肇後日富強之基。此法國變法之功效可法者一也。西歷一千七百九十一年九月。法國又行新政。頒布法典。國律不分貴賤。仕進不限門第。興工商之政。通上下之情。貿易製造。租稅則以民會議定。

官吏不得苛徵。而復改訂刑律。聽訟始置陪審覆審二官。設上等審院於州郡。用達民情。旋又設立議會。名曰立法公會。立議員四百四十七人。均由公舉。不由官派。由是上下懽悅。富庶且康。此法國變法之功效可法者二也。富強第一要義。莫要於人才學校。而育才勸學之法。則法王沙立曼爲最良。考萬國史記。載沙立曼擴充學校。教育人才。建招賢館於宮中。聚德行才學之士。講論國政利弊。如亞快那安日爾耶。尋法諸人。最著於世。並擇有學術者。授以爵位。班視貴族。暇則親臨學校。考察勤惰。嘗有貴族子弟。肄業不若庶人。乃命分座席。置庶人於首。抑貴族於末。國中風興起。莫不競學。而國勢爲之日張。此法國變法之功效可法者三也。西歷一千八百二年。拿破崙改革國政。尤爲熱心實力。當其時修都府。改國憲。築博物館。建藏書樓。闢土地。以興墾務。濬海港。以通航路。推廣學校。以興新學。振作工商。以厚民生。無事不以民政爲本。而又創行褒賞式。國人能發明藝術新義。悉賜牌章獎勵。是爲專利之權輿。旋命學士制定人民交際權利義務之憲法。親自逐條論證。折衷至當。凡二千三百條。命曰民法。又曰拿破崙法典。務在通達民情。於是全國愛戴。卓然以團體稱雄。蓋民爲邦本。變法自民政入手。則國勢必無不強。此法國變法之功效可法者四也。於戲。觀是則法國之強。豈無故哉。

歐洲有四大強國焉。日法日英。日俄日德。然其大者。非生而大也。其強者。非生而強也。由小而大。由弱而強。皆視變法爲樞紐。當其初國政之靡。民生之蹙。上務專制之治。下無團結之心。曾無殊於中國。使其因陋就簡。苟且圖安。有利而不知興。有弊而不能剔。盛衰悉諉諸氣運。則小者恒小。弱者恒弱。國安有今日之大。勢安有今日之強。然則其成今日之大。而臻今日之強者。無他。變法之功效故也。彼法國之變法功效。已詳上篇。爰再考英與德俄。我中國法焉。接近譯泰西諸史。謂英國變法之功。大著於十八世紀。然在十四紀前後。早植變法之基。如其於達迷斯河南岸之俞尼米大會國人之時。改訂民政條規。凡六十條。名曰馬格那查達之法。大旨許國民自保利權。時在西歷一千二百十三年。實變法之權輿也。六十四年。復訂公議院章程。迨一千四百餘年。北藍大日奈朝時。創爲扶達爾服役之法。國中治民律令多所增訂。民情得以自伸。審刑衙門聽訟。則令加力代訴。加力者。訟師也。辨其是非。證其曲直。有司乃衡情度理。從而按律判斷。民無冤抑。法無枉施。蓋律師辦案之法。此實爲其濫觴。而復改定官制。大小相屬。內外相維。爲官必須學堂出身。終身改歷一途。故能收人與事習之效。旋定資格。以勵工商創作新法。發給丕登。丕登者。執照也。准其專利若干年。用保創始之業。著新書有裨實用。則二十年不准私翻。由是民智日開。國勢日勁。馴致十七八世紀。庶政皆變通盡利。巍然爲地球之雄邦。此英國變法之功效彰明較著也。德本昔之普魯士。

當十八世紀之初。國政頹靡。無異中國。西史謂其時國制雖不無改革。而行事因循。諸國侮之。一千八百七年。普爲法蹶。割全國之半。人民五百萬。兵費一億四千萬佛郎。以獻拿破崙。拿破崙駐兵十萬。令普王供其糧餉。而復限其兵額。使其無強兵之望。普王俯首聽命。斯時也。普之弱亦已甚矣。普王乃引爲已恥。發憤自雄。急急焉拔擢賢才。釐正法度。振興商業。鼓勵農工。一以剔弊爲宗。定民政之律法。使庶民與貴族。均有土地產業。免上下之不均。尤爲得民之本。兵政則定新例。男子二十以上。皆入伍習兵。練兵則明照拿破崙限定之額。陰實輪流抽練。故十載而後。突增數十萬精兵。旋又頒令國中。推廣設學。令民及歲者。秀入學。工入肆。否則罰其父母。有志之士。合羣而設一會。名曰德會。謀敵法以固國本。由是國法日善。民心日固。人才日多。延至一千八百七十一年。竟復法仇。索兵費五千兆佛郎。而法轉俯首聽命。此德國變法之功效彰明較著也。俄當十六世紀以前。在歐洲不足齒數。西歷一千六百九十一年。彼得談歐洲法制之精。立志變法維新。此實俄強之始。攷是年彼得選派國中英俊都三百人。遊學於義荷日耳曼等國。翌年彼得變易服飾。改換姓名。自遊歐洲。先就學於荷蘭船廠。與工匠爲伍。而默講政治法律地理諸學。旋入英國海軍武庫。習其法制。攷攷講求。旣而遊普魯士。經義大利。往奧地利。踪跡所至。訪求賢哲。討論利病。回國而後。乃聘英荷賢士數十人。極力變法。觀俄維斯變通興盛記。可知其銳意維新。改革國政。興利剔弊。成效

昭然而俄遂爲歐洲之強國。此俄國變法之功效彰明較著也。由是觀之。國家不變法則弱。變法則強。強弱之機。有速於置郵而捷於影響者矣。

各國變法功效攷下

上海蘇報

難者曰。英法德俄。當其變法維新。有善皆互相仿效。由中國視之。則以歐洲學歐洲。以白種學白種。風氣不甚相遠。仿行自易爲功。若我中國則專制之政。二千餘年矣。上既錮於積習。下復囿於風俗。試舉西北各省人民。而與之談新學講時務。則頗聞其事者。十無二三焉。能知其故者。百無二三焉。如是而欲驟言改革。媲美泰西。是何異弊俗鳴球。修陵帶藕。其不可得也必矣。則應之曰。否。否。論天下之大勢。地雖有歐洲亞洲之別。人雖有白種黃種之分。要之變法自強。環球實同一理。在外国未見其易。在中國亦未見其難也。如以中國在亞洲。華人爲黃種。恐學歐洲白種之不易。則請舍歐洲而言亞洲。則請舍白種而言黃種。有如日本者。非我同洲之國乎。非我同種之人乎。考日本在維新以前。學術之謏陋。政事之廢弛。風氣之閉塞。視今日之中國。殆有過而無不及。日本紀之言曰。孝明天皇前後八十六年。外人伺邊日甚。天下囂然。倡攘夷說。或有排之者。則目爲奸黨。誠使當時君子早見及此。首開長崎箱館。講求西學時務。以通萬國事情。則必無此紛擾也。無如其固執舊政。何此正與中國閉關守舊。不通時務。不達外情者。前後如出一轍矣。又日人井上氏論政曰。維新以前。權在上將

軍將軍以下。官員往往賄賂公行。罔知法紀。岩穴之士。懷才猷。抱經濟。恒終老而不獲遇。私門之爲政。則因循泄沓。事權紛錯。民事漠不關心。遂致上下營私。釀成德川氏之亂。此又與華官舞弊營私。不恤民瘼。不顧國體者。情形無甚懸殊矣。然則日本之弊政。初不異於中國。一日勵精圖治。遂駕中國之上。而與泰西諸國並駕齊驅。則變法之功效故也。考日本之變法。倡始於明治之初。明治元年。削上將軍之權。逐其黨之爲諸侯者。二百五十國。而政權仍歸君上。故復君權者。日本自強之本也。王既復握政權。一意仿行西法。知國用之窘。則創行鈔票。知武功之弛。則倡練海軍。次年敕諭百官。毋營私利用。立富強之本原。隨即參酌泰西。力行新法。而舊法之廢者。則有八。一罷警蹕喝道儀。二撤諸道設關制。三廢祿制而給廩米。四廢藩主充知藩事。五廢磔煔二刑。養國民之廉恥。六廢諸侯公卿之稱。分國人爲二等。曰華族。曰士族。向之中下大夫士。悉併爲士族之稱。七廢東京都大阪以外諸府。並爲縣。八改蝦夷爲北海道。分十一國。而是年所行新法。則以官制爲最。如設待詔院。置太政。官建集議院。立民部。大藏。兵部。刑法宮。內外務六省。官位分二十階。敕奏分三等。汰冗員而專責任。實爲變法之樞機。蓋官得其人。則變法自效。否則日言變法。而徒法究何能行。此改官制所以爲要也。三年又置工部省。並行新律而定旂章。四年則廢藩爲縣。頒縣治條例訂事務章程。制武官禮式。置太政大臣左右大臣。參議三職。列諸省長官。上復改定官制分十五等。

五年以後。新政大興。而最要者。尤爲立教導職。建裁判所。定學制分學區。頒教憲新規。立版權新例。廢左右院。置元老大審二院。而警察財政鐵路電報航業工商一切新法。國家尤力贊其成。學校則分別官立私立。大學中學小學。講學幾徧通國。而以文部總其成。至十三年。廢除斬刑。改訂新律。尤得文明之道。故刑既輕減。而犯法者轉稀。自是大變特變。遂臻今日之強盛。然則日本變法。國勢勃興。矧以中國幅員之廣。人民之多。土地之沃饒。物產之繁富。十倍日本。苟能實心變法。則變法之功效。何遽不如日本哉。

無極太極論

上海普通學報

今試燃一燭於太平洋之海中。其光熒熒。不著明也。試問其光能照若干遠。吾則曰。是燭也。東照美。西照亞。南照澳。北照冰洋。上照諸星。下照海窟。人必曰。是妄言也。雖然。斥吾妄者。必無據。而吾之言。必不謬。夫斥吾者。亦謂一燭之光。照几案咫尺地耳。如子所言。雖日球之明。不過爾爾。此言也。亦曰。燭光漸遠。則漸微耳。然謂咫尺之間。有燭光。萬里之外。無燭光。則自咫尺間。以至萬里外之中途。必有一有光無光之分界矣。按質學之理。光之明暗。與距光原之遠近。有反比例。是則雖無窮大之遠。必有無窮小之光。而其中必無明盡暗來。截然分割之一境。推而暨之。其何極乎。而吾之言。謬乎妄乎。

由是推之。則雖一小熱。一小力。一小聲。而其波及之境界。終無程限也。

吾因此而作三問題。一曰。自吾頂而上之。空氣已盡。其境無名。名之曰天。天者。其虛境乎。抑實質乎。其爲虛境。則長此虛境。無盡程乎。乘虛而上。靡有底止乎。假令不然。必遇實質。此實質也。有盡程乎。無盡程乎。吾能步虛。又能蝕實。鑿之鎔之。鑽而過之。實質盡則虛境又來。是故純虛純實。何謂盡程。虛實相間。亦無止境。吾儕人類。一舉首而未知之恨。事尙多。高明之士。其何以釋吾問乎。此關於方位之問題也。一曰。自吾父而上之。而祖。而曾。而始祖。而人類原始之祖。而動物原始之祖。而生物原始之祖。而無生物世。而雲霞世。究而上之。不可知矣。雲霞之世。諸星體不分。擴散彌布。此爲吾人所想像中萬有最始之理。進而益始。并想像而亦窮矣。夫吾人想像所到者。不過在已有雲霞之世。此世之先。究竟有無。未有雲霞質而爲真無之世乎。以爲無。此未有雲霞質之世。則雲霞質之有。始於何時。以爲有此世。而此世更始於何際。茫茫兆古。不可端倪。推而下之。今日之世界。他日更作何歸宿乎。何所始。何所終。有終始。無終始。能斷定之乎。此關於時候之問題也。一曰。質學有定律焉。曰。不生不滅。是不能從有而無也。是不能從無而有也。今日果儼然有矣。其有之原始。有之究竟。及質學之定律。可憑不可憑。能解釋之乎。此關於物質之問題也。

夫方位、時候、物質三者。乃吾人頃刻不離而習以爲常者。而不能受一詰。中庸所謂夫婦能知能行。及其至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恨。所恨惟何。非陰陽寒暑之不

齊亦即知能中之缺恨也耳

就第一問題言之。則方位之無極也。就第二問題言之。則時候之無極也。就第三問題言之。則物質之無極也。且就一燭光而思之。則一事一物之微。推暨之皆無極也。上無極。下無極。四方無極。今日之萬有。直無極之所包圍者耳。

吾將以更顯之理明之。夫由一二三四積而至恒河沙。至無量數。雖窮萬古之歲月。不能寫至數之盡頭。若以正負言之。正者可由一而至無量數。則負者亦可由一而至無量數。然則吾人所有日用之數目。即在正負兩無量數之中間。而爲兩無量數所包含者也。若以大小言之。則由一而積之。可無窮大。由一而析之。可無窮小。然則吾人所有日用之數目。即在無窮大無窮小之中間。而爲兩無窮所包含者也。

然則易所謂無極者。固不必以深渾之義理解之。就其字之本義而釋之。已了然想見無極之所指矣。而所謂太極者何歟。

今夫以三除一。其小數三三三……不盡。此吾人所熟知者。如於交易之時。既遇此事。而其人曰。吾必得此三分之一。不多不少。則此交易萬年不能畢。而交易者乃或截取小數三位四位。最精者十餘位而止。蓋以下之小數爲無極。不得不於中求一止境。惟以何位爲止境。則各從其意耳。

至盤古以上。亦不克言。此皆無極之中之太極而已。

無極太極之誼。以人之世系喻之。最爲明顯。無極云者。不能溯之祖也。太極者。能溯之祖。即始祖也。無極生太極者。猶言不能溯之祖生始祖而已。

斯賓塞耳著哲學原理。分不可知可知二編。不可知者。無極之界也。可知者。太極之界也。太極界之擴大。爲人類之進步。其證例甚多。吾不枚舉。然人與人及物類相交接之道。吾欲以此理證明之。

吾嘗思物競之理矣。動物非食植物不生。人類非食動植物不生。則吾人之殘害動植物也。亦太忍。而獨至人與人則雖日日肆其有形無形之競爭。而講羣學者則必以愛其同類爲鵠的。夫人與人之宜相親相愛。固亦天理所當然。但何以人與人宜相親相愛。而於動物植物。則待之若不必親愛而可殘暴也。以爲人與人爲同類共祖也。宜愛之親之也。則人爲脊椎動物之一類。而他之脊椎動物即吾類也。人又爲動物中之一類。則動物皆吾同類也。人爲生物中之一類。而凡生物皆吾同類也。以爲同類者亦不妨殘暴。則人與人亦不過同類也耳。親愛之宜也。則親愛亦無極。殘暴而可也。則殘暴亦無極。吾人乃於無極中有太極焉。此太極也者。其界即由漸而擴者也。原人之世。除吾身外。凡不關吾痛癢者。皆不相愛。其極界甚小。漸而愛吾之所生。愛吾之所友。漸而愛吾宗。愛吾隣。又漸而愛吾鄉。愛吾國。又漸而

愛吾同種。愛吾同類之人。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此即極界漸廣之階級矣。極界漸廣之階級。出乎自然。有自然之階級而秩序生也。於是乎有差別。於是乎有禮儀。於是乎有名分。然則秩序也者。乃競爭之無極範圍內所立之太極界也。文明云者。乃即其秩序之極界擴展於至大之謂。最文明之世。萬有皆列於秩序之中而已。我漢族歷古以來。所期望之天國。即在是耳。四千年來講秩序之學而無成。乃僅存秩序之虛襪。且容競爭於虛襪之中。按秩序之中必有競爭。即借秩序以爲競爭之具。此亦猶吾人所可知之事物中。仍含不可知之理是也。轉以此虛襪之秩序。隘其競爭之域。而爲講競爭者所敗。而虛襪亦將滅裂矣。雖然。競爭者。無極也。天則也。秩序者。太極也。亦天則也。今之人聞競爭之說。以爲天則。而吾欲舉秩序。亦天則之言。以匹敵之。故爲此論。

英語考原

中西書院格致教習山陰謝洪猷先生稿

上海普通學報

一 國語分族 五大洲之國語。約計之不下三千種。講語學者精心考其語氣變例。已得二大語族之來原。此外尚有未及詳者。第一族曰印度歐羅巴。The Indo-European Family 以其包括印度與歐洲諸國語也。又曰雅弗語族。The Japhetic Family 因用此語者。大抵以爲皆古祖挪亞第三子雅弗之裔也。又曰阿利岸語族。The Aryan Family 以此族人之始祖。古居阿利岸那 Ariana 地也。

第二族曰閃語族。The Semitic or Shemitic Family 因用此語者。大抵皆挪亞長子閃之裔也。又曰敘羅亞拉伯語族。The Syro-Arabian Family 因其包括敘利亞與亞拉伯二國語也。巴比

倫、亞述、腓尼基、希伯來、諸國語均屬此族。

二 印度歐羅巴族。省曰印歐語族之分支。英語在此族內。今故詳之。按本族分七大支。又各分小支。列表知左。

The Indian Branch.

一 印度支——

婆羅門梵文 印度古經費大書用之

釋教梵文——印度今語

Hindi
信地語
Bengari
孟加拉語
Malirathi
摩拉底語

The Persian Branch

一 波斯支——

波斯古經文 Zend

波斯古語 尖形磚文用之——波斯今語

The Greek Branch.

二 希利尼支——希利尼古語——希利尼今語

The Italic Branch

四 意大利支——Latin 喇丁語——羅馬語之屬

法語
意大利語
西班牙語
葡萄牙語

The Celtic Branch

五色勒特支

古居西班牙
法郎西庇探
愛耳蘭等地
苗人之語或
譯察爾達

Cymric
薛力克語

Welsh
偉勒斯語

Cornish

哥尼斯語
英之哥偉
勒邑土語

Armorican

阿摩力干語
法之西北
省用之

Irish

愛耳蘭語

Mann

滿克斯語
英之滿島
居民用之

Gaelic
蓋力克語

Highland Scotch

蘇克蘭高原語

The Slavonic Branch

六史老夫支

或圖斯拉分支

史老夫古語

普魯士古語

俄語

布勒嘎利亞語

波蘭語

波希米亞語

Caerio 祇於一千五百年
嘎特語的解釋印本見之

上日耳曼古語——近古語——今語

The Teutonic Branch

七崗炭支

又曰倫
通支又
曰丟皮
尼支

史干底尼亞語

伊斯蘭語
丹語
瑞典語
挪威語

荷蘭語

下日耳曼語

Anglo-Saxon
晏嘎羅撒克遜語即英語

三 同原之據

本族各支語似不同。然細核之有若干字俱互似。可爲同原之証。今以各國稱父之語列於左方。以便參攷

梵文 Pitri

波斯古經文 Paitar

波斯語 Pader

赫斯語 athair

意大利語 Padre

西班牙語 Padre

法語 Pere

喇丁語 Pater

希利尼語 Pa-tair

嘎特語 Vatar

日耳曼語 Vatar

荷蘭語 Fadar

丹語 Fader

瑞典語 Fader

撒克遜語 Fader

英語 Father

是外類此者不一而足。代名 Pronouns 及數目字 numerals 皆極相仿。某名士曾曰。本族各國語稱上帝屋宇父母子女心淚斧樹犬牛等字。俱酷相似。可爲通族之口號。

按上文所論。因可推測諸國之祖。上古合居一地。語言相同。惟此語言於書契未立之前。早已失傳耳。古傳謂雅弗之裔居亞西亞中央波斯境內阿岸利地。故族名阿利岸族。然今不能確指矣。近世究種類學語言學者。俱謂阿利岸人子孫衆多。向東而遷者爲希瑪拉山所阻。向西而遷者爲歐人之始祖。

四 色勒特族 The Celts 西行之最先者爲色勒特人。居濱海西班牙噶勒法國古名意大利等處。似爲他族所逼。故轉而至極西。考英語之始。必溯源於此族。然此族人種。實非英人之祖。

五 庇探人 The Britons 西歷紀元前五十年。羅馬該撒如利悟克服居噶勒及西班牙之色勒特人。西望海外。見烟波浩濶。羣島峙立。羅馬人性喜探地。而將士又多好功。貪辟疆土。故如利悟遂越海征諸島。名其地曰庇探尼亞。Britannia 居民曰庇探人。實卽色勒特人。越海居之。與居噶勒者同種。是役也。如利悟親記戰功。其書尙存。可考當時庇探之人民俗。尙爲英史之權輿。

六 羅馬治英 該撒如利悟未及克庇探全境而返。自後羅馬人治英五百年。然法令所及者。祇其地之半耳。既得之後百年。始知全地爲海島。後有巡撫阿圭叩拉 Agricola 驅庇探北方土人。築長牆以拒之。南方人心未服。設兵戍之。於是大敷文教。振興商務。修道建宮室。民俗丕變。迨紀元後四百二十六年。北歐苗人侵羅馬。機戍兵還救。此後英不復歸羅馬屬下。

七 羅馬治英與英語之關係 羅馬兵丁戍守之外。罕有平民遷居庇探。故於國語之改革。所係甚微。或曰羅馬治英五百年。而所遺之字祇百餘。即如英之地名 Dorchester Manchester 等。尾首爲 Chester 乃喇丁語 Castra 之變音。意即營寨也。蓋當時諸地皆爲羅馬戍寨。故有此名。後成郡邑。沿用不改。又 Worcester, Lancaster 亦同此義。凡當時羅馬人所遺之字。多爲地名。尾音恒有 Port, caster, cester, chester 字樣。易於辨識。又 Street 字由喇丁文 Strada 化出。蓋羅馬人稱石街之名也。

英語之由喇丁文脫胎者不下三萬餘字。然皆後來引進。非羅馬人治庇探時所改革也。

蔡鈞致外務部書駁義

上海商務日報

自庚子以來。海內人士。莫不望政府之更張憲法。除舊布新。近者變法之詔屢下。於是邦人志士。彈冠相慶。嗟乎。今之政府。其真欲變法乎哉。此恐非淺識之士所知也。謂余不信。蓋一

觀天駐日使臣蔡鈞致外務之書。其書雖蔡某一人之私言。實不啻政府諸公之代表。夫蔡某者何人。固以揣摩趨附而得志者也。以所趨者之是非爲是非者也。此書之議論爲蔡某之確實宗旨與否。雖不可知。而外部之宗旨。政府之宗旨。則灼然明矣。吾知在上者之見此書也。必曰蔡某者盡忠愛國之人也。在外不忘本。在下者之見此書也。必曰留學諸生沾歐美之妖俗。置名義於不顧。異日斷頭裂血之慘。直自取咎耳。乃相率以談及維新上之精神爲戒。專襲皮毛。或以求顯榮焉。或以求自保焉。嗚呼傷哉。夫何使我國前途之至於斯極也。今條析辨之。以發當局者之陰謀。啓吾黨二三子之耳目。若云專與蔡某爲難。則吾毛雖子不足污也。

查各省遣派生徒（至）而革命之議愈肆一節

駁曰。戊巳以後。上下守舊如故。間有道及新法者。則必目之曰康黨康黨。自王公卿士及於庶人莫不以康黨爲戒。嗟夫康何幸而得此名哉。夫是非非可以一日而定也。必俟諸後世。有今之所謂豪傑君子。而後世目爲罪魁大惡者矣。有今之所謂罪魁大惡。而後世奉爲豪傑君子者矣。康之優劣。百世自有公論。乃專以民權自由毀之。無損於彼。適使後世項禮紀念之曰吾中國自由民權之風。文明之精神。自康某始。此非欲毀之而適成其名耶。且夫民勢之不可遏也。猶水之不可防也。古語有之。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矧奪其權乎。今之政府。自

視其謫智與奧梅特。何若。才力與奧梅特。何若。夫以梅特。何之才之智。不可謂不大矣。專制數十年。不可謂不久矣。然而終無以使民勢之不更動也。況其他乎。故今日當局者。慎無昧昧。謂二千年之積弊。可循也。中國之民。今非昔比矣。乃蔡某僅知言民權。自由者。皆康黨。有日人庇護。不知康黨者。特新黨之一派耳。受日人庇護者。特自由黨之一隊耳。若夫任俠不羈之士。特立獨行。不受他人之庇護。不藉他人之助力。吾不知蔡某有嘉謨嘉猷。遠告我后。一綢以盡之否。

各省聰穎子弟(至)心術全乖一節

駁曰。夫所以出洋游學者。爲養才也。才也者。非趨炎附勢之才也。非搜膏刮血之才也。欲多識海外文明之風。以養自立之才也耳。自立以自由爲根本。自由則能自立。不自由則不能自立。譬猶自縛其手足。踣於地而欲霍然起躍也。此必無之事矣。釋其手足。則不待扶而興。此自由與不自由之效也。吾國人不識自由之理。亦已久矣。暴君虐主。威權壓之於上。鄙夫賤儒。束縛錮之於下。二千年以來。非復人類。幸而海禁大開。白人羣至。文明之運。於焉東流。吾人始知苦樂之不同。俊傑奇偉之士。乃思遍游海外列國。以識其風俗政教治亂之本。爲吾他日自立之資。然皆苦於無力。於是不得不假在上者之派遣以行。此實游學二三子之苦衷也。蔡鈞干城之選云云。是其宗旨。尙欲以奴隸待游學諸生也。尙欲養成奴隸之才以

爲專制政府他日牛馬之用也。不料其見新理而悅。出奴隸之域。入自由之海。父兄無所施其教。官長無所施其威。在上者歲費巨資。本欲養牛馬以爲我用。而轉開下脫羈勒之機也。蓋有爲之隱憂者矣。

加以日邦民德久衰（至）深思熟慮者也一節

駁曰。俗諺有之。執塗之犬而語之五味八珍。則不顧而走。此言腦質之異也。蔡某之腦。試請化學家驗之。奴隸之質。必深印乎腦筋。夫何庸疑。夫以奴隸之腦質。而使之觀文明獨立之邦俗。是何異於犬與珍珠之喻也。觀其民德久衰云云。若爲日本重有憂者。其心曰。日主乎。爾曷不收聶元元之權。以自取便利乎。爾曷長守此虛位。任政府私權之日。侵削乎。吾不知明治固斯言也。生感與否。嗚呼噫嘻。凡日之人士當笑之以鼻矣。庇我逆臣。至深思熟慮云云。是其心特恐日人誘我民自立。助之變動。又恐政府不知留學生之已改奴隸性質。歸而假之事權。養虎貽患。吾一言以斷之曰。所謂自立黨者。獨行特立。必不願受腐敗律例之約束。以累其身。雖與之職不孚。若受職者是尙戀戀於名利。必非自立黨。必不能舉事政府。可以由此取舍矣。蔡某亦可以不必京京代憂矣。若夫漢口之變。則此後聞不勝聞。見不勝見。防不勝防。新世紀革命流血之戰場。將在於中國。政府慎之可矣。

鈞擬將此等情形（至）徬徨而審顧耳一節

駁曰。此一段可以知蔡某之心矣。蔡某之心。止有榮相。其所言無不揣摩榮相之宗旨。其所計畫。無不爲榮相謀者。夫榮祿固吾漢族之大仇也。所以不能割刃於其腹中者。無勢可乘耳。今若民權自由之說一行。人人鼓其變志。則榮祿朝不保夕。蠟裂屠戮之慘。猶足以待他日能爲此事之結果。而今日能爲此事激發之起點者。必游學生無疑也。蔡某之所以深惡而痛疾之者。其以是乎。欲保榮祿。必遏民權自由之說。欲遏民權自由之說。必禁吾人士不使觀文明之俗。然而海外游學者日見其衆。欲一網以致之。則恐日人之阻格。欲與日廷爭論。則慮邦交之決裂。其危在己。左思右想。乃作此書。使榮知己之盡力爲謀。且欲榮于廟堂之上。別籌良法。阻遏新機。其成也則己與有功也。其不成則己無咎。嗚呼。可謂知矣。又按日人窮乏已極。冀我派遣學生云云。可爲發大噱。至於輸入文明之語。雖非日人真意。然近年民義之進步。實自日西流。此則吾黨所共認也。

聞各省仍須添派學生(至)不啻爲虎添翼一節

駁曰。此段之誣謗宮闈。毀污榮相。希冀皇上親政等語。欲以聳動執政之聽。其言之悖。心之鄙。少有識者知皆之。無待辨論矣。嗚呼。小人之不顧是非。肆口妄談。如蔡某者。雖萬死亦何足以蔽其助桀爲虐之辜哉。

現計諸生來者(至)舍己從人之慮也哉一節

駁曰。學西學者學其精神。非學其皮毛也。精神具皮毛自備。精神之不存。夫何取於皮毛。欲知西學之精神。非使睹文明之風俗。以廣其耳目不可。若夫各省府縣所設一二西文學堂。遏其國民之思想。專導以爲人用之學。異日養無數奴官細憲而已矣。其上者多數教習譯人而已矣。試觀中興以來所辦學堂。有人才出焉否乎。若此則有學堂不如其無。至譯書實開民知之要務。近者譯書漸見發達。國民之思想。因之漸啓。蓋譯出者多名儒俊士社會理想之書也。今欲禁一切民權之說。而使臣繙譯之書。頒行國中。試問有善書否。此不待論矣。今夫社會自由之說。爲吾人最切近有用之書。蔡某欲禁之。而別求有用者。則其所謂有用。奴隸爲人役之有用。志士所屏目而不視者也。若此則有譯書不如其無。鄙人有致鄭蓉伯論新法一稿。固言及之矣。

鈞未至日以前(至)久遠計也一節

駁曰。詩有之。巧言如簧。顏之厚矣。其蔡某之謂乎。蔡某既自認爲榮之私人。不得不排斥仇榮之遊學生。既排斥遊學生。又恐人議之也。於是中言前亦主派遣游學之議。無識之士。必曰蔡某固以游學爲然者也。乃驟變其宗旨。則游學生必有不可問者矣。榮亦必竊喜之曰。蔡某以吾故變其宗旨。不敢自護片言。眞吾之私人也。自今以後。吾知蔡某登天之途。指日可待。嗚呼。偉矣。夫明明爲私。而一則曰國家大局。再則曰國家大局。吾不知其所謂國家者。

某何所指耶。魯菴有言曰。今人之所謂國家者。家則身家之謂也。國則在上私產之謂也。以此求之。則蔡某之所謂國家大局者。滿政府私產之大局。己身家名利之大局耳。夫豈獨蔡某。凡言盡忠以保國家者。皆可以此釋之矣。又按日本維新有名無實以下云云。此不足辯論。本非蔡某所能知也。

至康梁餘黨(至)予以自新之路一節

駁曰。大同學校之設。其章程規例。雖不足與歐美學堂比肩。然自吾國辦學堂言之。則大同學校此爲首矣。何則。蓋設在日邦。事事有所取法也。辦之者事事爲公。無所作弊也。夫康梁之言論談說。豈足以動一埠之商民。而脅之從己。蓋公理所在。人人趨之如市。而蔡某謂之受愚。吾不爲康梁呼冤。吾爲商民懼矣。何則。有公理必有公理之敵。公理之力足以動人。公理之敵亦足以惑人。蔡某所謂微言大義者。眞公理之敵也。願吾華商無惑焉可也。若夫諸人頓悟前非云云。則蔡某自誇張之言。吾不敢信。蓋商人以公使之故。少與之周旋。涉途藉以爲口實耳。雖然。吾願寓商戒之。小人不可近也。

今日以後(至)流毒有時而盡一節

駁曰。此設爲蔡某盡心擘畫之策。使自由革命之黨。失其資助。使停派游學。絕其自由革命之種。其爲滿政府謀。可謂忠矣。至矣。雖然。自由革命者天下之公理也。公理夫焉可絕哉。遏

之愈烈。則發之愈速。今天欲絕自由革命之說。非盡殺吾漢族之少年。盡逐歐羅人士於境外。閉關塞戶不可。若此者。吾知其不能矣。此之不能。他術亦何所用哉。適激吾人之變動。速政府之潰敗而已。

至於商民自開公學（至）屏營之（至）一節

駁曰。中國人之性情。太上好名。其次好祿。最下者好利。其腦質不知有國也。不知己亦國民中之一人。有保國之責者也。夫欲盡國民保國之責分。非有剛強果毅之性質不可。而好名則有所顧忌。爲一身之私計。失其公德矣。且也。名與利祿不可得兼。則舍名而取利祿。利與祿不可得兼。則舍祿而取利。取利不可問矣。在上者知其然也。於是分別以待之。愚之以効忠之名。使在下盡力任役。不敢有貳。誘之以得祿之道。使在下降志辱身。惟勢之趨。示之以謀利之塗。使在下寡廉亡恥。喪其勇氣。二千年之政策。不出此三者。至今日而某某商民自開公學。至與以上進出身之路云云。眞爲吾代表此言。復爲政府代表開學堂之宗旨也。故吾嘗曰。今日開學堂。學堂卽趨利祿之藪。奴隸之區而已。非酷論也。如蔡某云云。人心正矣。學術端矣。邪說不禁而自止矣。逆黨不驅而自遠矣。滿政府之殘喘可暫保矣。漢族四萬萬之人民乃永休矣。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蔡某之前程可預卜矣。顧全大局。籌劃久遠。此其上

要之此書之謬妄已極。其真爲蔡某之書邪。抑他人僞託之邪。吾且不問。要之害公理則一。不可不置辯者也。夫以一區區之洋行細意。而握使命之榮。所謂大辱國者非邪。蔡某如以爲大逆不道。謗毀大臣。則儘奮其雷霆之怒。殖公待死。

論中國爲各國聯盟之中心點

上海商務日報

國與國聯盟之事。中國自古有之。而莫盛於春秋戰國之際。近者地球各國並峙。亦一大春秋戰國之局也。聯盟之舉。往往而有。然其所以聯盟者。則大都在彼合力扶助攻守。以對敵人。以保己國而已。至若聯盟以對敵國。以保己國。且以進取他國之利益。而別國亦各各聯盟以對敵國。以保己國。以進取他國利益。心之所營。目之所注。其中心點且萃于一國。如百川之赴海。羣山之趨岱。若各國今日之在中國然者。抑亦地球上之異觀。而聯盟界之變相也。各國聯盟事甚夥。遠者不暇悉徵。請徵諸其近者。則有若英俄協商之約。以黃河爲鴻溝。畫分南北。各定其權力之界限。則有若拳匪事起英德協商之約。以保全中國爲宗旨。則有若滿洲事變。英日聯盟以保全中國土地主權爲目的。則有若俄法聯盟。聲稱共維東方和平。且爲保全各該國在中國所有特別之利權起見。而最後復有德奧意三國重申約束。堅其舊盟之事。顧自英俄協商。分定權力界限。而各國亦各指分地。申不得割讓他人之請於中國。說者謂瓜分之局已成。中國危亡。岌岌然有不可終日之勢。及拳匪之。各國合兵以

赴中國。而英德之約。乃以保全中國爲宗旨。各國亦默許之。於是亂定之後。和局成就。中國幸卒賴以保全。而無割地之患。滿洲雖經俄人佔踞。密約幾定。而英日盟成。影響所被。俄人終允逐漸退兵。交還中國。中國土地主權。亦以有所憑藉。而勉得維持。無大失墜。瓜分之說。至是而一息焉。若夫俄法等國之盟。雖曰共維東方和平。而終以保全自己之利權爲主。以視英德英日之盟。不能無異。然無論其爲保全中國土地主權。爲保全己國在中國利益。而其輾轉所存。則固共以中國爲中心點也。抑保全者非僅言保全。遂足保全也。發保全之言。必用保全之力。凡有抗阻其保全。妨碍其保全。而使之有不能保全之虞者。則彼爲保全計。勢不得不出於爭鬪。其爭鬪或以力。或以智。或以暗。或以明。變故且日生而無已。計保全者。不忘爭鬪。備爭鬪者。乃能保全。是保全之中。實不免含有爭鬪之種子也。然使各國皆如英日。皆以保全中國爲宗旨。猶之可也。而無如別有相背馳者。斯其爭鬪亦愈亟。於是在爲中心點之中國。遂如戶之樞。如磨之心。如輪之軸。無論爲左旋。爲右轉。其一切壓力。輒力擠力。輒力。皆惟此樞。此心。此軸也受之。即使其堅如鐵石。且終有蝕損銷磨之可慮。其或爲枯朽腐敗也者。則其蝕損銷磨者將愈矣。中國其甚而必不可堪。未可忽也。又譬之一人焉。有強者分立其前後左右。或推之。或挽之。或束之。或西之。必其人心力堅定。智識不迷。乃足以兼承並受。卓然不撓。徐而審其中之無害於己者。從而與之。非然者。顛倒傾欹。隨

手而靡。其不至於困頓躓覆。以喪其氣。以殞其軀。不止也。可不慮哉。往者歐洲各國。亦嘗聯盟以保土耳其矣。其時所聯者數國。而所敵者僅一俄國耳。而此顧彼慮。得首失尾。土耳其已疲於奔命。且以不能自強之故。奄奄不振。一息僅存。終日即於衰弱。而不免各國蹂躪迫壓之患。今中國之事。其紛糾棼雜。又數倍於土耳其。支持維艱。抑又可想。竊望中國及此時。機發憤自強。勇猛精進。不自寬假。不稍怠息。以振國勢。以充國力。毋徒以寒日聯盟爲可喜。遂生苟安之心。專爲倚人之計。致或蹈土耳其之覆轍焉。斯可耳。

論不變法之害

上海時務報

今有巨厦。更歷千歲。瓦墁毀壞。榱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圯必矣。而室中之人。猶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覩其危險。惟知痛哭。束手待斃。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補苴罅漏。彌縫蟻穴。苟安時日。以覲有功。此三人者。用心不同。漂搖一至。同歸死亡。善居室者。去其廢壞。廓清而更張之。鳩工庀材。以新厥構。圖始雖艱。及其成也。輪焉奐焉。高枕無憂也。惟國亦然。由前之說。罔不亡。由後之說。罔不強。

印度大地。最古之國也。守舊不變。夷爲英藩矣。突厥地跨三洲。立國歷千年。而守舊不變。爲六大國執其權。分其地矣。非洲廣袤三倍歐土。內地除沙漠一帶外。皆植物饒衍。畜牧繁盛。土人不能開化。拱手以讓強敵矣。波蘭爲歐西名國。政事不修。內訌日起。俄普奧相約。擇其

肉而食矣。中亞洲回部素號驍悍善戰鬪。而守舊不變。俄人鯨吞蠶食。殆將盡之矣。越南緬甸高麗服屬中土。漸染習氣。因仍弊政。舊俗不變。漢官威儀。今無存矣。今夫俄宅苦寒之地。受蒙古終焉。前皇殘暴。民氣凋喪。岌岌不可終日。自大彼得遊歷諸國。學習工藝。歸而變政。後王受其方略。國勢日盛。開地數萬里也。今夫德列國分治。無所統紀。爲法所役。有若奴隸。普人發憤。興學練兵。遂躡強法。霸中原也。今夫日本。幕府專政。諸藩力征。受俄德美大創。國幾不國。自明治維新。改絃更張。不三十年。而奪我琉球。割我臺灣也。又如西班牙荷蘭。二百年前。屬地徧天下。而內治稍弛。遂即凌弱。國度夷爲四等。暹羅處緬越之間。同一綿薄。而稍自振厲。則巋然尙存。記曰。不知來。視諸往。又曰。前車覆。後車戒。大地萬國。上下百年間。強盛弱亡之故。不爽累黍。蓋其幾之可畏如此也。

中國立國之古。等印度土地之沃。適突厥。而因沿積敝。不能振變。亦伯仲於二國之間。以故地利不關。人滿爲患。河北諸省。歲雖中收。猶道殣相望。京師一冬。死者千計。一有水旱。道路不通。運賑無術。任其填委。十室九空。濱海小民。無所得食。逃至南洋美洲諸地。鬻身爲奴。猶被驅迫。喪斧以歸。馴者轉於溝壑。黠者流爲盜賊。教匪會匪。蔓延九州。伺隙而動。工藝不興。商務不講。土貨日見減色。而他人投我所好。製造百物。暢銷內地。漏卮日甚。脂膏將枯。學校不立。學子於帖括外。一物不知。其上者考據詞章。破碎相尙。語以瀛海。瞠目不信。又得官甚難。

治生無術。習於無恥。嘗不知怪。兵學不講。綠營防勇。老弱癯瘠。兇悍廢擾。無所可用。一旦軍興。臨事募集。半屬流丐。器械窳苦。餽糈微薄。偏裨以上。流品猥雜。一字不識。無論讀圖。營例不諳。無論兵法。以此與他人學問之將。紀律之師相遇。百戰百敗。無待交綏。官制不善。習非所用。用非所習。委權胥吏。百弊蠅起。一官數人。一人數官。牽制推諉。一事不舉。保獎朦混。醫爵充塞。朝爲市僧。夕登顯秩。官途壅滯。候補冠悻。非鑽營奔競。不能療饑。俸廉微薄。供億浩繁。非貪污惡鄙。無以自給。限年繩格。雖有奇才。不能特達。必俟其筋力既衰。暮氣將深。始仕以事故。肉貪盈廷。而乏才爲患。法敝如此。雖敵國外患。晏然無聞。君子猶戒憂之。況於以一羊處群虎之間。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者乎。

孟子曰。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又曰。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又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中國戶口之衆。冠於大地。輅員式廓。亦俄英之亞也。礦產充溢。積數千年。未經開采。土地沃衍。百植並宜。國處溫帶。其民材智。君權統一。欲有興作。不患阻撓。此皆歐洲各國之所無也。夫以舊法之不可恃也。如彼。新政之易爲功也。又如此。何舍何從。不待智者可以決矣。難者曰。今日之法。匪今伊昔。五帝三王之所遞嬗。三祖八宗之所詒謀。累代率由。歷有年所。必謂易道。乃可爲治。非所敢聞。釋之曰。不能創法。非聖人也。不能隨時。非聖人也。上觀百世。下觀百世。經世大法。惟本朝爲善變。人關之初。卽下薙髮之令。頂戴翎紗。端罩馬褂。古無有

也。則變服色矣。用達海創國書。借蒙古字以附滿洲音。則變文字矣。川湯若望羅雅谷作憲書。參用歐羅巴法。以改大統歷。則變歷法矣。聖祖皇帝永免滋生人口之賦。并入地賦。自商鞅以來。計人之法。漢武以來。課丁之法。無有也。則變賦法矣。舉一切城工河防。以及內廷營造。行在治蹕。皆顧民給直。三王於農隙使民用民三日。且無有也。則變役法矣。平民死刑。別爲二等。曰情實。曰緩決。猶有情實而不予勾者。仕者罪雖至死。而子孫考試入仕如故。如前代所沿。夷三族之刑。發樂籍之刑。言官受廷杖下鎮撫司獄之刑。更無有也。則變刑法矣。至於國本之說。歷代所重。自理密親王之廢。世宗創爲密緘之法。高宗至於九降綸音。編爲儲貳金鑑。爲世法戒。而嘗儒始知大計矣。巡幸之典。諫臣所爭。而聖祖高宗皆數幸江南。木蘭秋獵。歲歲舉行。味者或疑之。至仁宗貶謫松筠。宣示講武習勞之意。而庸臣始識苦心矣。漢魏宋明。山旁支入繼大統者。輒議大禮。斷斷爭訟。高宗援據禮經。定本生父母之稱。取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聖人制禮。萬世不易。觀於醇賢親王之禮。而天下翕然稱頌矣。凡此皆本朝變前代之法。善之又善者也。至於二百餘年。重熙累洽。因時變制。未易縷數。數其榮榮太者。崇德以前。以八貝勒分治所部。太宗與諸兄弟朝會則共坐。餉用則均出。俘虜則均分。世祖入關。始嚴天澤之分。裁抑諸王驕蹇之習。遂壹寰宇。詒謀至今矣。累朝用兵。拓地數萬里。膺國外之寄。多用滿蒙。逮文宗而兼用漢人。輔臣文慶力贊成

之。而曾左諸公。遂稱名將矣。八旗勁旅。天下無敵。既削平前三藩。後三藩。乾隆中屢次西征。猶復簡調前往。朝馳羽檄。夕報捷書。逮宣宗時。而知索倫兵不可用。三十年來。殲蕩流寇。半賴召募之勇以成功。而同治遂號中興矣。內而治寇。始用堅壁清野之法。一變而爲長江水師。再變而爲防河圈禁矣。外而交鄰。始用閉關絕市之法。一變而通商者十數國。再變而命使者十數國矣。此又以本朝變本朝之法者也。吾聞聖者慮時而動。使聖祖世宗生於今日。吾知其變法之銳。必不在大彼得威廉第一睦仁之下也。記曰。法先王者法其意。今泥祖宗之法。而戾祖宗之意。是烏得爲善法。祖矣乎。

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但虞內憂。不患外侮。故防弊之意多。而興利之意少。懷安之念重。而慮危之念輕。秦後至今垂二千年。時局匪有大殊。故治法亦可不改。國初因沿明制。稍加損益。稅歛極薄。征役幾絕。取士以科舉。雖不講經世。而足以勵太平。選將由行伍。雖未嘗學問。然足以威遠符任官論資格。雖不得異材。而足以止奔競。天潢外戚。不與政事。故無權奸僭恣之虞。督撫監司互相牽制。故無藩鎮跋扈之患。使能閉關畫界。永絕外敵。終古爲獨立之國。則墨守斯法。世世仍之。稍加整頓。未嘗不足以治天下。而無如其忽與泰西諸國相遇也。泰西諸國並立。大小以數十計。稷焉思啓。互相猜忌。稍不自振。則滅亡隨之矣。故廣設學校。獎勵學會。懼人才不足。而國無興立也。振興工藝。保護商業。懼利源爲人所奪。而國

以窮蹙也。將必知學。兵必識字。日夜訓練。如臨大敵。船械新製。爭相駕尙。懼兵力稍弱。一敗而不可振也。自餘庶政。固不如是。日相比較。日相磨厲。故其人之才智。常樂於相師。而其國之盛強。常足以相敵。蓋舍是不能圖存也。而所謂獨立之國者。目未見大敵。侈然自尊。謂莫己若。又欺其民之馴弱而凌轢之。慮其民之才智而束縛之。積弱凌夷。日甚一日。以此遇彼。猶以敝籬當千鈞之弩。故印度突厥。突厥居歐東五十年前未與英法諸國交涉故亦爲獨立之國之覆轍。不絕於天壤也。

難者曰。法固因時而易。亦因地而行。今子所謂新法者。西人習而安之。故能有功。苟遷其地。

則弗良矣。釋之曰。泰西治國之道。富強之原。非振古如茲也。蓋自百年以來焉耳。舉官新制。

起於嘉慶十七年。

先是歐洲眾議院及地方官惟擁厚貲者能有此權是年拿破崙變西班牙之政始令人人可以舉官

民兵之制。起於嘉慶十七年。工

藝會起於道光四年。農學會起於道光二十八年。國家廢款。以興學校。起於道光十三年。報

紙免稅之議。起於道光十六年。郵政售票。起於道光十七年。輕減刑律。起於嘉慶二十五年。

汽機之制。起於乾隆三十四年。行海輪船。起於嘉慶十二年。鐵路起於道光十年。電綫起於

道光十七年。自餘一切。保國之經。利民之策。相因而至。大率皆在中朝嘉道之間。蓋自法皇

拿破崙倡禍以後。歐洲忽生動力。因以更新。至其前此之舊俗。則視今日之中國。無以遠過。

英人李提摩太近譯泰西新史攬要言之最詳

惟其幡然而變。不百年間。乃浮然而興矣。然則吾所謂新法者。皆非西人

所故有。而實爲西人所改造。改而施之西方。與改而施之東方。其情形不殊。蓋無疑矣。況蒸

蒸然起於東土者。尙明有因變致強之日本乎。

難者曰。子言辯矣。然伊川被髮。君子所歎。用彝變夏。究何取焉。釋之曰。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彝。春秋之例。彝狄進至中國。則中國之古之聖人。未嘗以學於人爲慙德也。然此不足以服吾子。請言中國有土地焉。測之繪之。化之。分之。審其土宜。教民樹藝。神農后稷。非西人也。度地居民。歲杪制用。夫家衆寡。六畜牛羊。織悉書之。周禮王制。非西書也。八歲入小學。十五就大學。升造爵官。皆俟學成。庠序學校。非西名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國疑則詢。國遷則詢。議郎博士。非西官也。漢制博士與議郎議大夫同主論議國有大事則承問即今西人議院之意流宥五刑。疑獄衆共。輕刑之法。陪審之員。非西律也。三老嗇夫。由民自推。辟署功曹。不用他郡。鄉亭之官。非西秩也。爾無我叛。我無強賈。商約之文。非西史也。交隣有道。不辱君命。絕域之使。非西政也。邦有六職。工與居一。國有九經。工在所勸。保護工藝。非西例也。當宁而立。當屨而立。禮無不答。旅揖士人。禮經所陳。非西制也。天子巡守。以觀民風。皇王大典。非西儀也。地有四游。地動不止。日之所生爲星。怱緯雅言。非西文也。腐水離木。均髮均縣。臨鑑立景。蛻水謂氣。電緣氣生。墨翟亢倉。關尹之徒。非西儒也。故夫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徵之域外。則如彼。考之前古。則如此。而議者猶曰。彝也。彝也。而棄之。必舉吾所固有之物。不自有之。而甘心以讓諸人。又何取耶。

難者曰。子論誠富。然中國當敗衄之後。窮蹙之日。慮無餘力。克任此舉。強敵交逼。耽耽思啓。

亦未必能吾待也。釋之曰。日本敗於三國。受迫通商。反以成維新之功。法敗於普。爲城下之盟。償五千兆福蘭格。割奧斯鹿林兩省。此其痛創過於中國今日也。然不及十年。法之盛強。轉逾疇昔。然則敗衄非國之大患。患不能自強耳。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又曰。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秦西各國。磨牙吮血。伺於吾旁。者固屬有人。其顧惜商務。不欲發難者。亦未始無之。徒以我晦盲太甚。厲階孔繁。用啓戎心。亟思染指。及今早圖。示萬國以更新之端。作十年保太平之約。亡羊補牢。未爲遲也。

天下之爲說者。動曰一勞永逸。此誤人家國之言也。今夫人一日三食。苟有持說者曰。一食永飽。雖愚者猶知其不能也。以飽之後。歷數時而必飢。飢而必更求食也。今夫立法以治天下。則亦若是矣。法行十年。或數十年。或百年。而必敝。敝而必更求變。天之道也。故一食而求永飽者必死。一勞而求永逸者必亡。今之爲不變之說者。實則非真有見於新法之爲民害也。夸毗成風。憚於興作。但求免過。不求有功。又經世之學。素所未講。內無宗主。相從吠聲。聽其言論。則日日痛哭。讀其詞章。則字字孤憤。叩其所以圖存之道。則詒然無所爲對。曰天心而已。國運而已。無可爲而已。委心袖手。以待覆亡。噫。吾不解其用心何在也。

要而論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於上。大勢相迫。非可閑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

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是故變之途有四。其一如日本自變者也。其二如突厥他人執其權而代變者也。埃及高麗等國皆是其三如印度見併於一國而代變者也。越南緬甸等國皆是其四如波蘭見分諸國而代變者也。吉凶之故。去就之間。其何擇焉。詩曰。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傳曰。嫪毐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實爲將及焉。比固四萬萬人之所同也。彼猶太之種。迫逐於歐東。非洲之奴。充斥於大地。嗚呼。夫非猶是人類也歟。

論中國積弱由於防弊

上海時務報

先王之爲天下也公。故務治事。後世之爲天下也私。故務防弊。務治事者。雖不免小弊。而利之所存。恆足以相掩。務防弊者。一弊未弭。百弊已起。如葺漏屋。愈葺愈漏。如補破衲。愈補愈破。務治事者。用得其人則治。不得其人則亂。務防弊者。用不得其人而弊滋多。即用得其人而事亦不治。自秦迄明。垂二千年。法禁則日密。政教則日夷。君權則日尊。國威則日損。上自庶官。下自億姓。游於文網之中。習焉安焉。馴焉擾焉。靜而不能動。愚而不能智。歷代民賊。自謂得計。變本而加厲之。及其究也。有不受節制。出於所防之外者二事。曰繇狄。曰流寇。二者一起。如湯沃雪。遂以滅亡。於是昔之所以防人者。則適足爲自敝之具而已。梁啓超曰。吾嘗讀史鑑古。今成敗興廢之迹。未嘗不惻惻而悲也。古者長官有佐無貳。所以盡其權。專其責。易於考績。

王制公羊傳春秋繁露所述官制。莫不皆然。獨周禮言建其正立其武。故既有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空。復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空。凡正皆卿一人。凡貳皆中大夫二人。此今制一尚書兩侍郎之所自出。周禮偽書也。漢世九卿。尚治斯制。漢晉間。太常等尚無少卿。後魏太和十五年。始有之。後世懼一部之事。一人獨專其權也。於是既有尚書。復有侍郎。重以管部。計一部而長官七人。人人無權。人人無責。防之誠密矣。然不相掣肘。即相推諉。無一事能舉也。古者大國百里。小國五十。各親其民。而上統於天子。諸侯所治之地。猶今之縣令而已。漢世猶以郡領縣。而郡守則直達天子。後世懼親民之官。權力過重也。於是爲監司以防之。又慮監司之專權也。爲巡撫按察等以防之。又慮撫按之專權也。爲節制總督以防之。防之誠密矣。然而守令竭其心力以奉長官。猶懼不得當。無暇及民事也。腴萬姓脂膏。爲長官苞苴。雖厲民而位則固也。古者任官。各舉所知。內不避親。外不避讐。漢魏之間。尚存此意。故左雄在尚書。而天下號得人。毛玠崔琰爲東曹掾。而士皆砥礪名節。後世慮選人之請託。銓部之徇私也。於是崔亮裴光庭定爲年勞資格之法。孫丕揚定爲聖籤之法。防之誠密矣。然而奇才不能進。庸才不能退。則考績廢也。不爲人擇地。不爲地擇人。則吏治墮也。古者鄉官。悉用鄉人。周禮管子國語具詳之。漢世掾尉皆土著爲之。京房傳房爲魏郡太守。自請屬無不用本郡人者。蓋使耳目相近。督察易力。彼世慮其舞弊也。於是隋文革選。盡用他郡。然猶房之此請。乃是破格。宋政和六年。詔知縣注選。雖其遠無過三十驛三十驛者。九百里也。明之君相。以爲未足。於是創南北互選之法。防之誠密矣。然赴任之人。動數千里。必須舉債。方可到官。非貪污無以自存也。士風不諳。

語言難曉。政權所寄。多在猾胥。而官爲綴旒也。古者公卿。自置室老。漢世三府。開閣辟士。九卿三輔郡國。咸自署吏。顧氏曰。知錄云。鮑宣爲豫州牧。郭欽奏其舉錯煩苛。代二千石署吏。是知署吏。乃二千石之職。州牧代之。尙爲煩苛。今以天子而代之。宜乎事煩而職不舉。所以臂指相使。情義相通。後世慮其植黨市恩也。於是一命以上。皆由吏部。防之誠密矣。然長佐不習耳目不真。或長官有善政。而末由奉行。或小吏有異才。而不能自見也。古者用人。皆久於其任。封建世卿。無論矣。自餘庶官。或一職而終身任之。且長子孫焉。爰及漢世。猶存此意。故守令稱職者。璽書褒勉。或累秩至九卿。終不遷其位。蓋使習其地。因以竟其功。後世恐其久而弊生也。於是定爲幾年一任之法。又數數遷調。宜南者使之居北。知禮者使之掌刑。防之誠密矣。然或欲舉一事未竟而去官。則其事廢也。每易一任。必經營有年。乃更舉一事。事未竟而去如初。故人人不能任事。而其盤踞不去。世其業者。乃在胥吏。則吏有權而官無權也。古者國有大事。謀及庶人。漢世亦有議郎議大夫博士議曹不屬事。不直事。以下士而議國政。余別考所以通下情固邦本。後世恐民之誦己也。蔑其制。廢其官。防之誠密矣。然上下隔絕。民氣散戾。外患一至。莫能爲救也。古者三公坐而論道。其權重大。其體尊嚴。三公者一和二伯漢制丞相用人行政。無所不統。蓋君則世及。而相則傳賢。以相行政。所以救家天下之窮也。後世恐其專權蔽君也。漸收其權歸之尙書。漸收而歸之中書。而歸之侍中。而歸之內閣。漸易其名爲尙書令。爲侍中。爲左右僕射。中書侍郎。門下侍郎。爲平章政事。同三品。爲大學士。漸增其員。

爲二人。爲四人。乃至十人。漸建其貳。爲同平章事。參知政事。爲協辦大學士。其位日卑。其權日分。於是宰相遂爲天子私人。防之誠密矣。然政無所出。其官盈廷。徒供畫諾。推諉延閣。百事叢脞也。古者科舉。皆出學校。教之則爲師。官之則爲君。漢晉以降。猶采虛望。後世慮士之沽名。官之徇私也。於是爲帖括詩賦以錮之。浸假而鎖院。而搜檢。而糊名。而謄錄。而迴避。若夫試官。固天子近侍親信之臣。親試於廷。然後出之者也。而使命一下。嚴封其宅焉。所至嚴封其寓焉。行也嚴封其舟車焉。若檻重囚。防之誠密矣。然暗中摸索。探籌賭戲。驅人於不學。導人以無恥。而關節請託之弊。卒未嘗絕也。古之學者。以文會友。師儒之官。以道得民。後世恐其聚衆而持清議也。於是戒會黨之名。嚴講學之禁。防之誠密矣。然而儒不談道。獨學孤陋。人才彫落。士氣不昌。徒使無忌憚之小人。借此名以陷君子。爲一網打盡之計也。古者疑獄。汜與衆共。懸法象魏。民悉讀之。蓋使知而不犯。寃而得伸。後世恐其民之狡賴也。端坐堂皇。以聳之。陳列榜楊。以脅之。防之誠密矣。然刁豪者益藉此以嚇小民。愿弱者每因此而戕身命。猾吏附會例案。上下其手。寃氣充塞。而莫能救正也。古者天子時巡。與國人交。君於其臣。賤亦荅拜。漢世丞相謁天子。御座爲起。在輿爲下。郡縣小吏。常得召見。後世恐天澤之分不嚴也。九重深閉。非執政末由得見。防之誠密矣。然生長深宮。不聞外事。見賢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則主德必昏也。上下睽孤。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也。凡百庶

政。罔不類是。雖更數僕。悉數爲難。悠悠二千歲。莽莽十數姓。謀謨之臣比肩。掌故之書充棟。要其立法之根。不出此防弊之一心。謬種流傳。遂成通理。以慎密安靜爲美德。以好事喜功爲惡詞。容容者有功。硤硤者必缺。在官者以持祿保位爲第一義。綴學者以束身自好爲第一流。大本旣撥。末亦隨之。故語以開鐵路。必曰恐妨舟車之利也。語以興機器。必曰恐奪小民之業也。語以振商務。必曰恐壞淳樸之風也。語以設學會。必曰恐導標榜之習也。語以改科舉。必曰恐開躁進之門也。語以鑄幣格。必曰恐蹈宋元之轍也。語以采礦產。必曰恐爲晚明之續也。語以變武科。必曰恐民挾兵器以爲亂也。語以輕刑律。必曰恐民藐法紀而滋事也。坐此一念。百度不張。譬之忡病。自驚自怛。以廢寢食。譬之痠病。不痛不癢。僵臥牀蓐。以待死期。豈不異哉。豈不傷哉。防弊之心。烏乎起。曰起於自私。請言公私之義。西方之言曰。人人有自主之權。何謂自主之權。各盡其所當爲之事。各得其所應有之利。公莫大焉。如此則天下平矣。防弊者欲使治人者有權。而受治者無權。收人人自主之權。而歸諸一人。故曰私。雖然。權也者。兼事與利言之也。使以一人能任天下人所當爲之事。則即以一人獨享天下人所當得之利。君子不以爲泰也。先王知其不能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言公之爲美也。地者積人而成。國者積權而立。故全權之國強。缺權之國殃。無權之國亡。何謂全權。國人各行其固有之權。何謂缺權。國人有有權者。有不能自有其權者。何謂無權。不

知權之所在也。無權惡乎起。曰。始也欲以一人而奪衆人之權。然衆權之繁之大。非一人之智與力所能任也。既不能任。則其權將麤散墮落。而終不能以自有。雖然。向者衆人所失之權。其不能復得如故也。於是乎不知權之所在。故防弊者。始於爭權。終於讓權。何謂讓權。天下有事。上之天子。天子曰議以聞。是讓權於部院。部院議可。移文疆吏。是讓權於督撫。督撫以頒於所屬。是讓權於州縣。州縣以下於有司。是讓權於吏胥。一部之事。尙待互讓。一省之事。督撫互讓。一國之事。君民互讓。爭固不可也。讓亦不可也。爭者損人之權。讓者損己之權。爭者半而讓者半。是謂缺權。舉國皆讓。是謂無權。夫自私之極。乃至無權。然則防弊何爲乎。吾請以一言蔽之。曰。因噎而廢食者必死。防弊而廢事者必亡。

論人才

天津日日新聞

人才者資稟與習染所成也。人類資稟渾沌如一。特感應之機略有遲速。是分穎鈍。顧其本來虛明澄寂。無善無惡。而包涵衆象。具備萬物。遇觸即動。因習致染。一善觸之一善應之。遂習而染爲善。一惡觸之一惡應之。遂習而染爲惡。習染不能同。人才所以異也。

人腦如鏡。善納諸影。而又不以現在之影銷其過去之影。又如絹素。善受五色。而又不以現在之色掩其過去之色。狀態紛紜。千繁萬變。迭至交呈。不可思議。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言習染之感應至蹟難也。然有記憶腦。能恰肖所歷之多少深淺。前後曲折。繪寫

藏貯待用無遺。少而淺者漸就模糊。多且深者久亦明晰。故雖習染多端。而每有一二種閱之多而入之深者。隱立一成不易之勢。而爲其他諸習染所不能奪。

依以上之公理。凡人才相羣相結相傾相軋之故。實從此起。而見教育交際之于係甚重也。今日支那事會所趨。人才山矣。然究其原因之習染不一。觀其表面之發見自殊。茲舉其可取者約分爲三派。

其一頗知忠愛。略識時務。朝廷之掌故。郡國之利病。綜覈貫串。切實奉行。小而州縣。大則封疆。喜爲調事之術。卓有振作之譽。

其二悲閔爲心。激烈好事。迫於壓力。主張民權。以報復爲快。以富強爲悅。事之成也。享其榮名。事之敗也。繼以流血。

其三明世界之公理。導大同之先源。實事求是。以爲歸。拂衆駭俗而不恤。爲其所當爲。盡其所能盡。爲天下萬世開太平。

三派者習染必不同也。習染或同。其多少深淺必不同也。前後曲折不能詳考。大概言之。第一派必習染於支那經濟書及所謂名臣者之言行。第二派必習染戊戌新黨之風及歐洲各歷史。第三派必習染於近世經濟學及名學理學格致學。

故其究竟亦不同。第一派可以保國。第二派可以進種。第三派可以文明地球。

斯其功效又不同。第一派效速而功小。第二派功稍大矣。效亦稍緩。第三派效尤緩而功尤大。

十年之後。第二派之說必大行矣。百年之後。第三派之說必大行矣。曰據亂也。曰升平也。曰太平也。毋亦謂是歟。原其端點。皆出習染。習染之始。無所習染也。則必有革故鼎新善種諸因者。善種諸因。聖人也哉。

種因者資稟歟。習染歟。殆兩者之推演歟。以習染爲體。以資稟爲用。舉一而反三。因此以及彼。層推遞演。愈益煩糅。煩糅之中。階級秩焉。舉代數明之。則累加之式也。後之所以能超前。今之所以能勝古。推演而已矣。累加而已矣。

累加之函數。猶習染也。加之之號。則資稟也。加之之數。所推演也。併函數加數一習染也。將又爲後此者資稟之推演所加。是無窮式也。人才者無窮式也。

近而言之而今日。小而言之而支那。如上三派人才具矣。竊有四義焉。一以策學者之進級也。一以標觀人之目的也。一以示習染之宜慎也。一以望推演之益進也。孔子曰。日有孳孳。斃而後已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人才可量哉。

強學會序

北京強學報

俄北敵。英西睽。法南隣。日東眈。處四強鄰之中。而爲中國。岌岌哉。况磨牙涎舌。思分其餘者。

尙十餘國。遼臺茫茫。回變擾擾。人心皇皇。事勢僂僂。不可終日。昔印度亞洲之名國也。而守舊不變。乾隆時英人以十二萬金之公司通商而墟五印矣。昔土耳其回部之大國也。疆土跨亞歐非三洲。而守舊不變。爲六國執其政。剖其地。廢其君矣。其餘若安南。若緬甸。若高麗。若琉球。若暹羅。若波斯。若阿富汗。若俾路芝。及國於太平洋羣島非洲者。凡千數百計。今或削或亡。舉地球守舊之國。蓋已無一瓦全者矣。我中國孱弱。臥於羣雄之間。鼾寢於火薪之上。政務防弊。而不務興利。吏知奉法。而不知審時。士主考古。而不主通。今民能守近而不能行遠。孟子曰。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蒙盟奉吉。青海新疆衛藏土司。圍微之守。咸爲異墟。燕齊閩浙江淮楚粵川黔滇桂膏腴之地。悉成盜糧。吾爲突厥黑人不遠矣。西人最嚴種族。仇視非類。法之得越南也。絕越人科舉富貴之路。昔之達宦。今作貿絲也。英之得印度百年矣。光緒十五年而始舉一印人以充議員。自餘土著。畜若牛馬。若吾不早圖。倏忽分裂。則桀黠之輩。王謝淪爲左衽。忠憤之徒。原郤夷爲自隸。伊川之髮。駢闐於萬方。鍾儀之冠。蕭條於千里。三州父子。分爲異域之奴。杜陵弟妹。各銜鄉關之憾。哭秦庭而無路。餐周粟而匪甘。矢成梁之家丁。則螳臂易成沙蟲。竟泉明之桃源。則寸埃更無淨土。肝腦原野。衣冠塗炭。嗟吾神明之種族。豈可言哉。豈可言哉。夫中國之在大地也。神聖繩繩。國最有名。義理制度。文物駕於四溟。其地之廣於萬國等在三。其人之衆等在一。其緯度處溫帶。其民聰而秀。其土腴而厚。

蓋大地萬國未有能比者也。徒以風氣未開。人才乏絕。坐受凌侮。昔曾文正與倭文端諸賢講學於京師。與江忠烈羅忠節諸公講練於湖湘。卒定撥亂之功。普魯士有強國之會。遂報法仇。日本有尊攘之徒。用成維新。蓋學業以講求而成。人才以摩厲而出。合衆人之才力。則圖書易成。合衆人之心思。則聞見易通。易曰。君子以朋友講習。論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海水沸騰。耳中夢中。礮聲隆隆。凡百君子。豈能無淪胥非類之悲乎。圖避勝乎閉戶之士哉。有能來言尊攘乎。豈惟聖清二帝三王孔子之教四萬萬之人將有託耶。

立憲法淺說

膠州報

天下各國之政體。大要有三。從前譯本稱之曰君主政治。曰民主政治。曰君民共主政治。君主政治。中國之外如俄是也。民主政治。如美如法等國是也。君民共主政治。如德如英等國是也。近人譯本以謂君主民主君民共主等稱。似與原義仍有未安。改稱之曰專制政體。共和政體。立憲政體。專制政體者。一人專其權於上。以制萬民萬事者也。共和政體者。凡事由民間建議。而政府從令而行者也。立憲政體者。公立法律。君民皆相遵守者也。斯說一出。於是而中國政府。乃歸人專制之屬。雖然。以予言之。中國亦何嘗能專制哉。名爲收其權於一人。實則一人乃退處於無權之地。徒受此專制之名而已。專制之義。一人指揮於上。萬衆懾伏於下。出令如轟雷。奉令如流水。乃今而後。可以盡專制之分量。然而一人獨處。其勢最危。

吸力稍弱。扶挾稍疏。塌然潰矣。中國君主。或稱曰孤。或稱曰朕。以謂其尊無二。其大無方也。不知孤者。孑然無耦之義。朕者無形無影無端之義。由此言之。危乎不危。況復萬國注射。四面受敵。而欲以一人旨意之所可否。以當其衝。能耶否耶。譬諸疾病。元氣既傷。外邪復中。攻邪則元氣并陷。補元則伏邪愈堅。雖有華扁。猶知難矣。況病者方自爲主持。妄訂方藥。而求其病之能愈哉。歷代以還。外交之紛糾。未有如今日者也。有秦之世。專制斯起。然以秦政雄譎。而不能制其後趙高馬鹿之謀。陳涉鴻鵠之志。以漢高之雄略。而不能制其後諸呂人彘之慘。赤眉銅馬之禍。以光武之雄偉。而不能制其後羣狼之宦官鉅鹿之人妖。以唐祖之神武。而不能制其後無漁陽之鼙鼓。馬嵬之風雲。以宋祖之沈雄。而不能制其後之不縛束操縱於宦官。稱姪稱臣於敵國。自餘朝代。忽起忽落。約計不百數十年間。即有一場爭長爭雄。干戈血戰。以大地爲殺戮之劇場。以人命爲賭博之資本。驅萬民於鋒鏑。沒肝腦於泥塗。天地生人之心。吾知其必不若此也。此無他。皆專制之一念累之也。雖歐美各國。未嘗無大戰爭。民主之君。未嘗不遭轟擊。然而文明發達。日漸彌綸。弭兵思想。已萌芽蘖。且推求其爭殺之故。如以同部民人。而互相殘殺者。蓋寡。惟中國自來。中以本國之人。爭殺本國之人者。爲多。且推求其故。皆爲一人之効力以殺彼一人。又爲彼一人之効力以殺此一人。使善於誅

諸者設譬以問諸其人。實則兩邊人皆無所謂也。此等殺戮亦殺得可笑矣乎。然猶謂憔悴虐政。瀕於死亡。逃避無法。故用是不惜身命。以爭將來一日之太平。不知禍亂方終。而專制之義。仍踵起。畢竟循環往復。久則百數年。速則數十年。仍以其昔日之所以殺人者。終歸必爲人所殺。然則幾自殺之也。彼一人何足惜。其如蒼生何。其如人羣何。然則何以謂專制之一念累之也。大凡專制政體。其初念亦非有意害人也。惟其視此國爲彼自有之物。而此物又爲人人所窺伺。而貪得之者。即或無貪得之心。而凡於此物中稍得尺寸假手。皆可以操縱當時。睥睨一世。此中委曲。弊竇良多。吾無法以制馭之。此弊烏能已乎。此物烏可久乎。慢藏猶能誨盜。冶容猶能誨淫。況此物之足以動人。不知比財與色。其相去幾千萬倍。而又千方百孔。彌缺良難。竭力攢拏。稍縱即逝。自非盡其制馭之力。窮其制馭之方。不足以語於斯矣。此專制之所由起也。乃知專制之起。由於視國家爲私有之物。夫既視國家爲私有之物。是故凡諸制度。無所謂國政也。防弊之術焉已耳。無所謂官常也。箝制之術焉已耳。無所謂民治也。鎮壓之術焉已耳。一私既起。萬弊叢生。是故以言夫君。君有權也。亦有限也。專之則爲無限之權。而甯可大權之旁落。主權之外移。以言夫官。官有權也。亦有限也。專之則迫而嚴爲之限。而重分其權。而甯可竊權於奸邪。寄權於婦寺。以言夫民。民有權也。亦有限也。專之則嚴促其限。而盡奪其權。而甯可潢池之弄權。不許善良之自主。窮其私之所至。於是

而黜陟不必由公評。當官則限以迴避利弊。不許其上陳。設官不必其有用。經費可出以勸派。國用不必其共知。甯購砲械於外人。而不准民間之製造。甯驅無賴以送死。而不能編民以爲兵。甯失刑於權所不及之地。而必嚴刑以治其絕。不外向之民種種弊端。良難盡述。大要言之。則曰斷無興利惟有防民而已矣。然苟當鎖港之世。海內一家。雖不能治。猶曰苟求無事。即可以坐享太平也。今則萬蠅叢鑽。羣雄衝突。自非羣策羣力。不足自全。而仍欲以一人之智力以當其衝。祇見其不知量矣。本原既亂。百事皆非。故即以學堂言之。學生成學。轉多受備於外人。智識漸開。乃竟苦苦於謀叛。而所謂平民者。又視國事爲於我無所關。匪斯人之天良素昧。蓋束縛既多。抑壓太過。大背公理。又加之以憤極之時艱。故其胸中之所蘊積。乃不可以復遏。而蚩蚩者民。今日既不令其參知國事。至是而語以國家之急。故亦漠然置之。若以爲亦於我所關也。然則何以謂鎖港之世。海內一家。雖不能治。猶之可也。今試有巨家於此。其平日之訓其子弟也。遵循而已矣。恭順而已矣。苟其無事。衣租食稅。未嘗不足。以保家也。一旦天昏夜黑。劇盜猝至。呼徒嘯侶。明火治械。以入其家。則強梁子弟。健僕豪奴。乃轉適用。蓋時異而勢不同。至是而所謂遵循恭順者。乃竄縮戰汗。一任傾筐倒匣。飽其所欲而去耳。然竊以爲今之能見及此者。蓋亦不一其人。然而不得稍爲變計者。無他。蓋恐將以敗吾之私產也。若曰是固吾所私有之物。強盜攘奪。乃無可如何之事。而惟恐其播弄。

於家人之手而已。嗚呼。由此言之。而謂其尙可挽救乎。即具絕大愛心。絕大能力。亦所爭者。旦暮遲速而已矣。況於泄省如故也。定故因四任之則已。瀕死道蕩而決之則擾亂太平。二者俱不可論者。於是主立憲之法。去立憲之法。試爲略而言之。而利已不可勝言矣。凡諸利害。與衆共之。人心自一。內亂以消。外侮自解。疆宇可以保全。大位於以永固。利一。建官行政。大衆得而參與之。則公多而私少。官常自肅。集事自易。利二。事令參知。便覺關切。既有關切。乃肯出錢。試觀民間辦一公事。倡一善舉等。而至於演劇賽會。何以一倡百和。籌集巨資而無難。何至於房捐之類。則威之迫之。而仍有弗恤。則關係與不關係之分也。可知君民通氣。籌款自易。利三。事參衆議。則國家行政。不至臨時棘手。利四。猝有事變。隨地可決。不至觀望。坐誤時機。利五。事與衆定。即有敵患。嗚呼自難。利六。衆之所利。衆與爭之。衆之所害。衆與除之。利權既保。元氣斯固。利七。爭爲國爭。死爲國死。民氣自奮。乃可圖強。利八。鑽營無益。賄賂不行。修行立名。便可出衆。從此我國始有好人。利九。若求出衆。必創美舉。各出才力。以爭上游。從此我國始有好事。利十。民生之初。無所統紀。衆所歸往。斯謂之王。事爲民設。斯謂之政。帝王本意。於以不墜。若刳之威。使人慄伏。此劇盜之所優爲。非盛德也。苟能師古。萬世稱盛。利十一。與衆守法。子孫而聖。國固大治。子孫而愚。國不至亂。利十二。出入警蹕。扈衛以兵。歷代帝王。有何樂趣。君民通氣。無復顧忌。而後君主乃確較樂於衆人。利十三。秦僅再傳。漢長西百。據爲已

有終有已時。每至易代。不忍卒讀。豈惟累民大遭慘死而已。貴爲天子。至是乃手刃子女。而後隨之而亡者有之。自視生生世世。不生帝王家者有之。自縊者有之。王位既失。種裔并絕。惟公之與民。自免此禍。可以永世。可以萬年。利十四。此外利益之相因而起者。殆不可以筆舌罄。余甚矣。憊不能更復終所言。嗟嗟日暮途遠。人間何世。違時之論。徒託空言。然而若不能已者。悲黃族之將淪慘禍也。若夫詞語鄙俚。不事修飾。則余方刻意通俗。不暇咬文嚼字以求工。

中國維新有關天下太平之局

膠州報

英日聯盟。以保全中國及高麗自由之權。日人此舉。假公濟私。豈純出乎憂中國之心哉。日本聯英。蓋爲其國起見。啓亡齒寒故也。英之聯日。又豈真憂中國之心哉。亦顧其亞東商務之利權而已矣。當今之時。俄國雄冠歐亞。虎視眈眈。蠶食中土。苟日不聯英。安能遏其饕餮之饕欲耶。至於英日之約。能保全中韓自由之權與否。未可知也。俄在亞東之戰艦。以其數論之。不亞於日本之戰艦。以其大小堅固言之。亦大略相等。然日本一小國耳。焉能與天下最強大之俄國抗衡哉。此日本之所以必聯英也。蓋英天下最強水軍之國也。倘日本遇有不測。英可集其水軍。以助其聯盟之國。但英之助日。能保全中韓自由之權否。尙未可卜也。英雖聯日。而俄亦有聯盟之法國。如俄欲從中國北方而入。蠶食中國。法亦必乘機而圖南。

況南非洲之役。英人調其通國之兵。與布連互戰。數年於茲。尙未告捷。假使英助日而戰俄。法必助俄而敵英。俄之水軍。雖不敢出。而與英敵。但俄之陸軍。必由印度北方闖入。如此則英方自顧不暇。況法之水軍。又助俄國。英之敵。定在蕭牆之下。由此觀之。中國之景況。殆極危矣。故德國近來與美國極相敦睦。似有聯盟之意。倘亞東有不測之事。可任意出而干預。以保全其在中國商務之權利。若俄與法並吞中國。在德在美。不第無益。反有大損。因德國地窄人濃。其本國所出之土產。不足以供其本國之用。故專靠其工藝商務之利權。所以德之工藝商務。數十年以來。與英爭利。日增月盛者。即此故也。假使瓜分中國。則德國之貨物。何能暢銷。即美國之意。亦何獨不然。故余竊以爲此二國之用意。斷不願瓜分中國。萬一日本聯英。以戰俄法。則德國不能孤立。亦必當聯美國。以出而干預矣。當今之時。口有不得不與俄死戰之勢。蓋今不與戰。後世必爲子孫憂。目下俄國西伯利亞鐵路。尙未告竣。調度尙不甚利便。余恐此數年間。英日必有事於俄矣。由是觀之。中國與高麗爲天下爭端。無異一團死肉。如中國不維新。則干戈將擾攘於天下之間。中國必不能久保其自主之權。倘中國能維新。則天下列國之心平定。而中國亦自能保其自主之權。無待外人聯盟而保也。曷不觀諸日本乎。日本區區小國。其維新不過數十年。輒能與歐洲各雄國並列。又不見觀乎土

國乎。其國家昔日孱弱。甚於中國。迨稍改其政治。已能在歐洲雄國中。保全其自主之權者。無他。維新使然也。今和約立矣。聯軍退矣。兩宮回矣。自庚子拳匪之亂。以迄於今。兩年於茲矣。中國曷不早日革舊鼎新。以圖善政耶。數月以來。屢下上諭。着令維新。然至今日。尙未有見維新之影響。雖有外務部。亦無實蹟可觀。吾又恐此番仍有維新之名。無維新之實也。然中國之興衰。與夫太平之局。皆係於中國之維新與否。中國乎。其亦能亟爲自奮乎。

治事篇

湘報

第一 釋名

治事者何。無事而思事治也。無事曷言乎事治。發於至性之不容己也。曰庶幾焉爾。事何以治。治於實。而今且委其系於名。天下皆懼名。吾乃不敢言名。則甚矣名之爲狀也。無朕而震駭人至易。熒也。莊曰朝三暮四。朝四暮三。非指喻指。非馬喻馬。寓言十九。卮言日出。迺而觀之。鮮不以爲童觀而嬰戲。而人情亦卒不能不轉移於是。嗚呼。實則猶是也。名小異耳。而人情亦卒不能不轉移於是。是可以識治事之道矣。今夫翹希世之瓊寶。以示野人。曰汝盍往取是。則色然喜。或曰瓦礫也。則又廢然返。其實未始或異。而緣於名以爲忻厭。野人之無識者然也。自中外開通以後。因俗間呼海爲洋。於是有洋務之名。凡一切來自他國者。與本國所有而少新穎者。悉以洋字冠之。浸淫既久。遂失其本義。而流爲彈抵冒辱之名。其實了無

所謂洋務。皆中國應辦之實事。爲抵禦他國計在此。即不爲他國亦不能竟廢此也。世顧諛以洋務也。而驚疑之唾棄之曰。夷也夷也。一夫倡之。千夫和之。流行無極。鋼蔽無終。及究其所驚疑而唾棄者。甚且不自知爲何等事。特掠聞其名而已矣。然則苟易一名。不將背其朔而更爲取舍乎哉。南海康工部以新學僞經考爲一世所排。幾搗奇禍。嗣同常謂之曰。排君者何。嘗讀君之書。觀特眩於僞經二字。遂詆爲非聖耳。向使不名僞經考而名真經考。皆相率而奉之矣。又會之一迂儒所大忌也。然農學會則或相忘而和之。朱強父曰。彼僅觀農學二字。詭爲務本。遂忘其下。尙有一會字。悲夫。今世之號稱儒者之腦氣筋。其繁簡之數大畧在。非漢之間。雖少有知覺。而不甚完備。聞一言見一事。知十遺五。墨一漏萬。顧此失彼。日不暇給。又復矜其名不察其實。故謬陋穢悍顛倒可笑。至於如此。吾是以痛夫世之爲名敝也。將以實救之。以實則一切不爲其名。惟擇其於今可行者著焉。

第二 辨實

耳目之所攝接。口鼻之所攝受。手足之所持循。無所往而非實者。即彼流質氣質。以至太虛洞宵之際。莫不皆有實理實物。此理精奧難言。惟一空字足以釋之。實到極處。所以空到極處。佛法有門。便有彼鳥知佛法之大。固無所不包涵也。故欲祛名之弊。亦惟有務實而已矣。不當別爲名以益其敝也。今之言變法者。固不得謂非實事。然法終不變。即實事亦何異於空言。是故能變法上也。即不變亦當籌二辦法。今之有位豈不曰。不變法。夫何能爲。然苟變法。抑又無難爲矣。特是河清烏白。甯復垂老之國所及待耶。且管子曰。人棄我取。反敗爲功。安見已敝之法。不可以有爲。而不變者。乃有無形之變耶。吾即今日之法。程其功。責其效。求其無變法之名。而有變法之實。則又未始不可以

有爲也。

第三 學會

天下而無學會之名也。吾又奚敢爲此名。以搜天下。幸而強學會雖禁。而自餘之學會。乃由此而開。湖南校經堂學會且成奏案矣大哉學會乎。所謂無變法之名而有變法之實者此也。黃種以之而靈。中國以之而存。孔教以之而明。今有孤翔之鳥。而命之曰窮鳥。今有獨處之士。而謂之窮士乎。何也不講論。則其智不啓也。不觀摩。則其業不進也。不薰習。則其德不固也。不比較。則其力不奮也。不通力合作。則其所造有限。而爲程無盡也。物不相摩。則熱不生。惟人亦然。不相會聚。則滿腔熱血。亦漸就冷矣。熱之與冷。乃活人死人之所由辨也。而可不慎乎士會於庠。而士氣揚。農會於彊。而農業昌。工會於場。而工事良。商會於四方。而商利孔長。各以其學而學。即互以其會而會。力小會二三人。力大會千萬人。人人可以自致。處處可以見功。夫何憚而久不爲也。會成而學成。近之中國。遠之五洲。挈其短長。權其利弊。孰得孰失。奚去奚從。菁華薈萃。終期可定。於是無變法之名而有變法之實。

第四 通情

事之所以不治。有爲之隔者也。君與臣隔。大臣與小臣隔。官與紳隔。紳與士隔。士與民隔。而官與官紳與紳士與士民與民又無不自相爲隔。西人謂中國二十三省各不相通。無異二十三國。不知一國之中。又復分爲無數國。譬如一幅美錦。既條條裂之。復寸寸磔之。其存

焉者與有幾。言治者有鑒於此。於是競言通情。通之自上。通之自下。通之以言詞歌泣。通之以筮簪酒醴。用力非不動。而卒於罔效。豈通情乃爾其難哉。亦未得其道。而烏合獸散。無會焉。以爲之聯系也。有會則必先有學。若農學。若工學。若商學。若礦學。若醫學。若凡天地化電圖算格致諸學。無一不當有會。而統之於總學會。與分學會。今請於行省設總學會。督撫學政身入會。以爲之倡。府廳州縣設分學會。其地方官學校官身入會。以爲之倡。分學會受成於總學會。或其地僻陋。不知學。亦不妨姑設一會。徐與講求。凡會悉以其地之紳士領之。分學會各舉其紳士入總學會。總學會校其賢智才辯之品第。以爲之差。官欲舉某事。興某學。先與學會議之。議定而後行。議不合。擇其說多者從之。民欲舉某事。興某學。先上於分學會。分學會上總學會。總學會可則行之。官詢察疾苦。雖遠弗闕也。民陳訴利病。雖微弗遺也。一以關捩於學會焉。有大事則上下一心。合羣策羣力以舉之。疏者以親。滯者以達。塞者以流。離者以合。幽者以明。羸者以強。又多出報章導之使言。毋令少有壅蔽。大吏罔敢驕橫。小吏罔敢欺詐。興利除弊。罔不率此。官民上下。若師之於徒。兄之於弟。雖求其情之不通。不可得也。於是無議院之名。而有議院之實。

第五 平權

中國之官之尊也。仰之如鬼神焉。平等亡。公理晦。而一切慘酷蒙蔽之禍。斯萌芽而浩瀚矣。

平之於學會。權乃不重。通於幕友家丁書吏差役之手。且夫權也者。固非一人之智力所得而司也。以藐藐之躬。肩億萬人之權。不啻入億萬人之室家。而代謀其生殖。童子而代大匠斷。侏儒而舉高獲任。其不斷指而絕膺。甯有幸也。又況律令不得官於其鄉。五百里以內。疆域迥隔。風俗攸殊。地非素習。人無舊識。貿貿而來。忽忽而去。無怪乎官之視民如驛卒。民之視官如路人也。然官即至賢明。久於其任。而謂勝於生其地者之詳悉其曲折。忠於自爲謀者之避就其利害。吾亦敢斷曰無是理也。明明一渺不相涉之過客。乃盡操其主人之權。轉不使其主人聞之而知之。遂泰然自信以爲足以善其事矣。天下至怪誕不近情理。孰有過此者乎。則何莫平其權於學會。使熟議其是非得失。曉然與衆共之。官不至罔於措注。民不至壅於控訴。宓子單父之治。師事者若而人。友交者若而人。即學會通情平權之謂也。且平權平其議事之權而已。辦事之權。仍官操之。無官令民不敢干也。官又無所於侵權之爲慮也。西國於議事辦事分別最嚴。議院議事者也。官府辦事者也。各不相侵。亦無偏重。明示大公。陰互牽制。治法之最善也。而無弊者也。中國言任紳士。輒援濫紳劣生爲口實。嗚呼。紳即濫生。即劣不猶愈於家丁差役乎。則何其疑於此而信於彼也。鄉官之制。不復而復。三代之典。不興而興。官雖鳴琴不下堂焉可也。於是無變官制之名。而有變官制之實。

第六 仕學

唐末仕途猥濫。常調需次之官。爲世輕賤。至有欲以告身易一醉而不得者。沿及五季。但以

善歌善走而爲節度使矣。今之所謂官。亦甚夥而不可紀。原夫授官之始。皆由律進。科舉雖名爲正途。其實特采於一日之長。非如古者之必出於學也。加以保舉濫捐例開。士農工商並出於仕之一途。屠沽無賴。錯雜其間。候補於省會。屋租爲之一貴。終年營營。不得升斗祿。上官亦苦於無可位置。至爲停分發之請。是兩困也。停分發必以人員擁擠爲名。吾不知所謂擁擠者。才聽其自去自來可也。不必代慮其擁擠也。毋亦上官困於請託之繁。無以應之。故聊爲緩兵之計耳。然停分發。恐有礙於捐例。不久復開。與不停等。所謂擁擠者。愈益擁擠。欲盡用之不可。欲盡去之又不可也。言治者莫不以處此之爲至難。然熟思之。亦復何難之有。人才不患多也。見爲多者。不出於學而非人才耳。法當盡取而教之。使皆出於學而爲人才。則總學會尤爲造就候補官之地矣。督撫既身入會。其餘自不令而從。況候補官尤視督撫爲風氣者乎。總學會設仕學一科。使候補官就學。其不就學與學而惰者。停其差委。就學者使誦習古今中外政教源流措施大體。與現今所行之吏事。嚴爲之格。歲時會衆紳士而面課之。而公評之。其及格而才行爲衆紳士所稱者。擢用之。否則置之。使衆紳士預聞選官之典。以符國會之本義。且使官紳相習。如家人父子。不至隔膜相視。計無有便於此者也。要之人才不出於學。將百施而無一可。總學會之設也。正以使官中之人才皆出於學。不獨於候補官爲然也。官中之人才皆出於學。於是無變科舉之名而有變科舉之實。

第七 法律

吏事至煩苦。纖末苛謹。晰如牛毛。徒滋弊而擾民。甚無謂也。王船山論吏卒不畏廉明而畏簡。最得吏事之要領。今將悉取舊法而廢之。又不可得。則莫如令總學會釐訂一簡要有定之法。法有三。一曰章程。今會典倣周禮體裁。敘述各衙門之職事。然僅京署。不及外官。且職事亦止言其大綱。而無辦事之章程。降而外省各衙門各局所。益無有矣。以中國之大。庶政之殷繁。乃無一章程以爲辦事之規則。惟恃擲擄塵牘。零星湊集。不足又取決於幕友書吏之口。而任其穿鼻牽引之。轉不如二三裨販。猶有所謂行規。共相遵守。此絕可怪也。故總分學會皆當立章程學。專意討論。乃可就理。二曰表。舊案山積。吏胥因緣爲奸。雖稟兼人之資。生知之聖。無能徧稽而並綜。是必有提要之一術。所謂表也。表不惟提要而已。又可分別門類。相爲比較。而功過羸絀進退短長之跡生焉。表旣成。則以簡馭繁。一覽而瞭如指掌。凡陳冗之簿書。悉昇炎火。毋爲奸蔽。故總分學會皆當立表學。廣爲宣布。使習於用。三曰圖。有一名一物。即不應不有圖。天文地輿。疆界田里。城郭宮室。典禮儀注。器械物產。必著之於圖。始足重其典守。夫表或精微難造。俗吏不解。至於圖。少知書者皆任爲之。何亦竟爲絕學耶。吾不知無圖矣。復何所憑藉以施治而相授受也。故總分學會皆當立圖學。慎辨器象。儲爲故府三法畢備。由總學會頒其式於分學會。分學會復上其成事於總學會。有不便可隨時議

改。務臻美善。官苟實力奉行。吏事其有整飭之一日矣。且由此較稽權量。以歸畫一。通達刑律。以清獄訟。旁及公法。以育使才。於是無變法律之名而有變法律之實。

第八 財用

易曰。何以聚人。曰財。記又曰。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人之與財。其相需如是其急也。夫離羣索居。則咨嗟太息。無以發舒其抱負。臨深陟高。山川滿目。我於人兩無所裨。即兩不相關。既而聞聲爭附。見影相趨。學會成矣。人才出矣。又安可不籌理財之事哉。衰世言利之臣。大率以民爲罔莛中之牛豕。日奪其食。啖其脂。絕其生命。而苟焉以自救。否亦屯密雲之膏。退流根之澤。以吝嗇閉藏爲報國耳。此理財。財安得不日益竭。今之所謂學會。民以其學來會也。則言理財。悉以發民爲主義。衆寡舒疾。互研其理。農礦工商。各精其術。斯固然矣。有善堂者。亦會之義也。苟盡取而併之於學會。或督其成。或分其役。贊合而力始巨。事公而效愈覩。鰥寡孤獨廢疾有養。則益使習爲工藝。自食其力。加以變人力而爲機器。化腐臭而爲神奇。豈患天既生之。乃不能養之耶。他若闢道路以通貨殖。聯商會以課釐捐。今之釐金局不廢。去則商務日壞。民生日棘。誠無能爲矣。故言理財必自廢釐金始。或慮格於成例。不能遽免。莫若以學會及商會中人辦理釐金之事。庶幾可也。阻力既去。新利自生。成效既昭。募貲亦易。然後溥施善政。慨振困窮。以會計爲任恤。以任恤爲豐阜。更由學會自設警部。則省去公家之兵費。而足以靖地方矣。由學會公定祀典。則省去賽神之民財。而廟宇足變爲會產矣。而

且衣服宴樂。居處儀文。由學會定一簡易易從之準。則由是凡可以資小民之生計。而制其用者。無不可以進議之矣。於是無變制度之名而有變制度之實。

第九 羣學

佛法以救度衆生爲本根。以檀波羅密爲首義。

克己時當以螻蟻草芥糞土自待。救人時當以佛天聖賢帝王自待。

即吾孔孟救世之

深心也。學者墮落小乘。不離我相。於是爲孔孟者獨善其身。爲佛者遁於斷滅。揆之立教之初心。不啻背馳於燕越。甚無謂也。今將利濟爲懷。又非一手一足所能任。則善矣。夫佛之說法也。必與數萬數千菩薩俱。天龍八部。人非人等。恭敬圍繞。無所往而非學。即無所往而不有會。然後悚然歎曰。古今來學佛者。咸不知爲學會。未爲能學佛者也。能學佛則必自倡明學會之義始。倡明學會。吾知其功德必踰恆河沙數而不可思議。一生補他方佛處生菩提樹下。爲法王子。永斷三途。住持極樂。徧治十方一切世界。何況此一世界。乃不能以學會治之耶。學會之條理說已具前。然幸勿謂遂止此而已。其他遂不足爲會也。荀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是則但爲人之智力所能爲。而禽獸所不能爲者。無不可以學而學。會而會。且通爲一學一會也。儒而入會。於是無變書院之名而有變書院之實。釋老而入會。於是無變寺觀之名而有變寺觀之實。農而入會。於是無農部之名而有農部之實。商而入會。於是無商部之名而有商部之實。工而入會。於是無勸工之名而有勸工之實。礦而入

會。於是無辦礦之名而有辦礦之實。賽珍有會。則物不竄敝矣。記念有會。則入思自奮矣。戒鴉片有會。鍼膏肓也。戒纏足有會。起廢疾也。戒時文有會。發墨守也。大哉學會乎。所謂無變法之名而有變法之實者此也。

第十 湘粵

時局之危。有危於此時者乎。圖治之急。有急於此時者乎。屏藩之削奪。吾且弗暇論焉。砥礪則既及米矣。剝床則既切膚矣。臺灣淪爲日之版圖。東三省又入俄之籠網。廣西爲法所涎。雲南爲英所吮。邇者膠州海灣之強取。山東鐵路之包辦。德又逐逐焉。吁。雖有計畫。弗能爲策矣。然而昧者猶曰。謂他人父。何事非君。彼必不外視我。惡是何言也。生當天殺之際。誰能觀夫不血刃之兵。盡泯種類之見。豈可責諸不同洲之國。乃獨不見越南乎。久爲法之人民。而猶教以味根錄。試以入股文。其愚民且滋厲也。又不見香港乎。久爲英之屬地。而猶不許其立報館。不許其聯國會。其防民爲加酷也。香港華民爲英籍。東照例莫能轉側。巡捕滿街。日以刺取華民陰私爲事。一言不謹。輒爲邏者繫去。故華民終無振興之一日。且爲奴役得不鞭。升卒矣。思之可寒心也。他若南洋印度之羣國。非澳兩美之主番。供役不爲不勤。翊戴不爲不久。而奴虜虐遇。生死惟命。何嘗得免於薙髮之懼。而毫末俾以自主之權乎。嗚呼。殷鑒不遠。輿車在前。吾人益不容不謀自強矣。吾湘號爲能開風氣。而近與粵隣。粵又雄區也。人才蔚起。貨寶充牣。表海爲藩。環山作礪。亦必道吾湘而通中原。取遠勢。宏礦產。興商務。轉車之依。自

夫泰之彖象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之彖象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而孔子申之曰。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明明君之裁成輔相。皆以民爲主義也。上下交而民志同。則天下有邦。上下不交而民志不同。則天下無邦。是明明邦國之有無。視民志之同異也。後世於君民之分。則日日申明之。於君民之通。則日日膜視之。豈知至於天下無邦。雖家喻戶曉。日聒人以至尊無上之義。誰其信之。外人之言曰。支那人無愛國性。即中人之言。亦徃徃目擊世變。太息而痛恨曰。吾國人於國家之存亡。若秦越人之視肥瘠。嗟乎此豈中人之果不外人若哉。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皮之不存。毛將安傳。雖欲愛之。其孰從而愛之哉。

二論君臣皆爲民而設

厥初生民。以八有爭心。無人以平之。則人人將危而不安。而不得自由也。而君臣之制起焉。君臣者。就爲民行政之人。隨其上下而立之名者也。有民人而後有邦國。有邦國而後有政府。有政府而後有君臣。若爲之君與臣者。所行之政。殘民以逞。奴隸之。斬艾之。塗毒之。使天下之人。嚮然喪其樂生之心。則又焉用是爲哉。易曰。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蓋指其實而言之也。按墨子尙同篇云。天下之亂也。如禽獸然。無上下長幼之節。父子兄弟之禮。而天下亂。明乎民之無正長。以一同天下之義。而天下亂也。故選擇天下賢良聖智辯慧之人。立以爲

天子使從事乎一同天下之義。自三公國君以下至鄉里之長皆同。今王公大人之爲刑政。則反此政以爲便僻。宗於父兄故舊以爲左若爲正。良民知上置正長之非以治民也。是故皆比周隱匿而莫肯尙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義。而賞譽不足以勸善。刑罰不足以沮暴。則是不與嚮吾所言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乎。此言君臣之由至爲明確。曰上下不同義。則上下不交。而其志不同也。曰與未有正長之時同。則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

英人陸克生於一千六百三十二年。以一千七百四十年卒。明末清初時人也。歐洲各國倡自由之說者。無慮百數。以陸爲最著。一見法人阿勿雷脫之近代哲學。一其言曰。君主視民如寇讎。則民視君亦如寇讎。此即孟子所謂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寇讎也。所謂上下不交而其志不同也。又曰。衆人所以設立邦國之宗旨。蓋舉性命財產自由權。八人所貴者。而設一公權以代爲保護也。若君主奮其威力。妄有誅求。是君主與衆民之間。初無一定之制度。畢竟與野蠻未立邦國者無以異此。墨子所謂與民始生未有正長之時同也。所謂上下不交而天下無邦也。

當周之季。七雄並峙。封建之制。日即銷亡。有君無民。其勢已漸流於專制。孟子憂之。知賊仁賊義之獨夫將起而爲天下禍也。大聲疾呼。特申民貴君輕之義以救之。卒不可得。秦并六國。盡採其尊君抑臣之儀。自名爲皇帝。漢興。叔孫無識。遂承其弊。所謂吾今而後知帝之尊

也。自是以還。君日以尊。臣日以卑。廉遠則堂高。一人端拱。如在天上。臣隣師友之義亡。都
僉吁咈之風息。馴至明代。以奴僕待其臣。而其臣亦以奴僕自待。而天下於是無邦。此黃梨
洲明夷待訪錄之原君原臣二篇所爲特申孟子之義。以開一世之愚蒙也。

原君篇曰。古者以天下爲主。君爲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也。今也以君爲主。天
下爲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安甯者爲君也。此孟子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義也。此義不
明。而爲民上者。遂坐視斯民之水深火熱。呼號宛轉。以求「生而不可得。曾莫之或惜矣。
原臣篇曰。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
之臣乎。曰否。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羣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爲天下。非
爲君也。爲萬民。非爲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況於無
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其朝。未之敢許。況於殺其身乎。又曰。爲臣者。輕視斯民之水火。即
能補君而興。從君而亡。於臣道未嘗不背。此孟子君不嚮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爲之強戰。
是助桀紂之說也。此義不明。而爲民上者。但知爲之僕隸。逢迎容悅。以取富貴。塗炭斯民。
以從君之令。而曾莫知其非矣。以韓昌黎之學識。其爲原道篇猶曰。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
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豈非君臣之義久不明於天下乎。

三論民主爲萬世之通義

或曰。梨洲之說。不可爲訓。孟子民貴之言。爲當時塗炭生民。以縱一人之欲者而發。非萬世之通義也。故泰西近代哲學家。以民主之義。爲世界之公理。謂君主貴族之治。終不能久。究必歸於民主而後已。獨吾國士大夫。多視爲謬言。謂是爲夷狄之俗。去人倫無君子之說也。不知所謂主者。猶云以是爲主義云爾。非謂無君臣上下之分。而人人可以爲主也。所謂人人有自主之權者。猶云人人皆得自由云爾。非謂民主爲人人自主。而無君臣上下之分也。夫上下之分。與上下之交。道並行而不相悖。苟其無貴賤尊卑之等。雖一家且不可以治。況一國乎。五尺童子。猶知其不可。曾謂歐美二洲之豪傑。獨不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哉。誠如或之所慮。則西人代蘭德借以篡位之說也。西史稱借民權之名以竊君位者爲代蘭得破崙第一之流是也。苟民主之國。即人人得以自主。則美利堅固明明合衆之民主國也。彼無政府黨人何必與其伯理璽天德麥堅尼爲難哉。若以姦人之雄。得借其說以惑人。遂謂其不可爲訓。則堯舜之禪讓。湯武之征誅。姦人之借其說以竊位者多矣。其可因噎而廢食哉。

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又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夫大人之事非他。治民之事也。勞心以治民之事。而食民之食。非即梨洲所謂天下爲主。君爲客。君之畢世而經營者。爲天下之義乎。又非即西人所謂國

爲民之公產。王侯將相。爲通國公僕隸之義乎。孟子以是爲通功易事。即盧騷民約論所謂公益之所在。可以一己之權利。使匹夫上儕於君主。而使君主下伍於庶民也。何者。通功易事。固匹夫匹婦彼此立約以相交之義也。曰天下之通義。則其爲萬世之通義可知矣。

四論君臣不同於父子

或者又曰。於禮。子之於父。臣之於君。皆以至尊斬衰三年。君與父一也。今梨洲乃謂臣與子不得並稱。父子一氣。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爲路人。又曰。臣之於君。名異而實同。背禮違經。安可爲訓。不將率天下以爲無恥之長樂老人乎。按英儒陸克之言曰。世人動以父權爲政權之本者。此大謬也。父權由自然之責任而生。政府之權由官民之契約而生。二者不得相混。夫梨洲所謂父子一氣。即陸克所謂父權由自然之責任而生也。梨洲所謂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即陸克所謂政府之權由官民之契約而生也。梨洲明夷待訪錄成於康熙二年。與陸克同時。地之相去七萬餘里。而其言君臣之義。如出一口。此陸象山所謂推而至於東海之人。西海之人。此心同。此理同也。二人之去孟子世之相後二千餘歲。而其言君民之義。若出一轍。此象山所謂推而至於百世之上。百世之下。此心同。此理同也。然則禮經之義何居。曰此義孟子言之矣。禮爲舊君有服。而孟子曰。三有禮則爲之服。否則寇讐何服之有。斯義也。即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義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所求乎人。先責之

己。恕之所以終身可行也。爲君者誠能盡父母斯民之責。養之教之。以作君兼作師之任。則爲之臣民者。以服父母之服。服之固其宜也。若夫視其臣如犬馬。待其民如土芥。而徒以如父如天之空名。責其我尊。否則以大不敬之罪罪之。揆諸先王制禮之精意。所謂禮以義起。順人情而爲之節文者。其爲道固若是乎。

五論民權不伸之由

民貴既爲天下之通義。則治天下宜以民爲主。以民爲主。則民權不可不伸矣。嚴氏幾道原強言新民德之事曰。居今之日。欲進吾民之德。於以同力合志。聯一氣而禦外仇。則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國不可。顧處士曰。民不能無私也。聖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爲公。然則使各私中國奈何。曰。設議院於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愛必由此。欲教化之興。地利之盡。道里之關。商務之興。民各束身自好。而爭濯磨於善。無不由此。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夫守宰公舉。則各郡縣皆有議會矣。其言民權之當伸也如此。乃其原富第三篇丙部論羅馬解紐時。城邑利權所由起云。歐洲議院之制。其來至爲久遠。民習而用之。國久而安之。此其所以能便國而無弊也。今中國言變法者。徒見其能。而不知其所由能。動欲國家立議院。此無論吾民之智不足以與之也。就令能之。而議院由國家立者。未見其爲真議院也。徒多盈廷之莠言。於國事究何裨乎。然則彼日本何以能之。曰。彼日本之君。

固新自無權而爲有權者也。權孰與之。曰民與之。其民之得議不亦宜乎。雖然。彼日本之議院。至今猶未爲保國之制也。繼今以往。漸爲善制。則未可知耳。其言議院之未能開也。又如。此。按嚴之原強。乙未刊於漢報。則作於光緒二十一年之前。其原富爲光緒二十七年南洋公學印本。先後二說。自相矛盾。某氏之議院考。登於時務報者。亦主中國民智未開。未可立議院之說。乃其大同學校之所演說。見於清議報者。及論立法權見於新民叢報者。其言民權不可不伸。則又似議院議會當亟開。按二說皆有所見。昔英人行平稅之法。多方譬喻。立爲書說。使學塾誦之。編氓解之。深悉默驗。然後行之。蓋欲教而未化。則立政雖善。人猶或有違言也。而英國今日商務之雄。爲天下甲。實由平稅之功。此先開民智而後可開議院之證也。英國議院嘗有一稅至今傳爲美談。議員一日相謂曰。吾輩之得爲議員。以行政於國中者。所謂民之僕夫也。而舉吾輩者。則主人也。今僕夫學而主人未學。如之何其可。乃廣立學校。以有今日。見泰西十九周大事記此先開議院而後開民智之證也。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廷。誰執其咎。人之所見。各有不同。道不同之不相爲謀。無論也。乃有同道合志之人。而所言不同。一人之言。亦往往前後自相違異。則以前後二說。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故其思想不能不變遷。嚴子之自謂聖人。復起不能易者。旋且自易之也。然則此一問題之難決也。固若是乎。今環球各國。皆有議院。雖以俄之專制。亦有議會。俄西伯利各總督有公議會。各撫臺

有公議院。大事必由公議院定。其在歐羅巴內者。每部有工部局會理事之官。皆由本部人公舉。議員亦由本部人公舉。其芬蘭仍存舊政。有公議院。徐兵車歸兵部。外事歸外部。餘事皆公議院管理。見俄國新志卷六獨中國無之。而以最大之疆土。最衆之民族。乃至爲最弱之國。此必有其故矣。求其故者。莫不知由於內治之壞。求內治之所以壞。莫不知由於上下之不通。夫欲通上下之情。則莫如開議院。設議會。而於立法行政用人之權。公之國民矣。而論者顧鯁鯁過慮。雖以嚴子之明達。且先後二說。自爲矛盾者。則以民愚之說爲之障也。

六論民智已開而後伸民權之非

民之智愚。何常之有。視用之者何如耳。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又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桀紂之民。卽湯武之民。湯武之民。卽桀紂之民。卽堯舜之民也。夫豈必易民而後治哉。孔子以知爲君難。爲臣不易。爲一言興邦。言莫予違。爲一言喪邦。是則知爲上之難。而以民智爲智。一言之所以興邦也。不知爲上之難。而以已智爲智。一言之所以喪邦也。今不能從民之欲。而思以專制之權臨其民。顧諟之曰。民愚豈非欲其言莫予違。而甘心於一言喪邦乎。聖帝明王。之不敢輕視其民也。曰。匹夫匹婦。一能勝予。又曰。千人之智。智於堯禹。中國今日之淪胥。正以二千餘年專制之君主。獨智其智。而不以民智爲智之故。而欲救今日之天下。則除以立法行政用人之權。公諸天下人之外。雖神

聖復起。亦斷無以救斯人於水火之中。論者不察。顧猶忍張民愚之說。以助其阻力也。獨忍乎哉。且夫以民智爲智。此非一人之私言。天下古今不易之公理也。上古之事。薦紳之所難言。刪書斷自唐虞。今姑就見於經傳者言之。堯之嚳咨師錫。用民智也。舜之闢門明目。通民智也。舍已從人。收民智也。禹之罔咈百姓。以從已欲。湯之好問則裕。自用則小。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文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莫非不敢以己智爲智。而以民智爲智也。然此猶可曰。是但言其不自用耳。未見謀諸國人而等於今日議院之制也。若夫洪範一書。箕子以爲天之所以錫禹。因武王之訪道而述之者也。則此書爲三代奉行不刊之典可知。其言曰。爾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爾則從龜從筮。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孟子論用賢去不肖。論用刑。皆決諸國人之可否。然後可以爲民父母。此非今日議院。凡立法用人行政之權。一一決於公論之謂乎。今必以爲民智未開。議院不可設。是謂古人皆智而今人獨愚也。是謂西人皆智而中人則愚也。夫以進化之理。天演之論。優勝敗劣。生存競爭之故言之。則古人必不如今人之智。以古人得書之難。後人得書之易言之。亦應今人勝於古人。如西人自十五世紀得印書之法。而後民智爲之一變。中國自五季時得印書之法。而後伊洛關閩之學相繼而起。孔孟之道大明。此其明證也。今即不謂今之民智勝於古人。反謂今之民愚遠不及古人。致儕之不

矣。然伏羲神農黃帝其所以治天下之智必出於此者何也。曰此盡人所同具之知。聖皇無以加。平民無所損也。孟子所謂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使民本無智。如犬馬之不與人同類。而強以此智鑿斯民之渾沌而納入之。則三皇所爲開物成務。以前民利用者。又安能延延綿綿傳至今日而不墜哉。以此知民之智無時無地而不有家給人足。無待於開也。此中之智於西其證之見於立國之早者也。

若夫西人議院之創始在希臘時。已有所謂長者議會。由君主召集貴族。制定法律。頒之於民。又有所謂國民議會。凡君主貴族所定法律。爲告於此會。使民各出其意以可否之。然後施行。而其學校之興。則僅數十年之事。此豈先開民智而後立議院乎哉。當十五世紀之先。路得之未改教也。買贖罪之票。倡變體之說。舉歐洲之衆。君民上下。皆爲教皇所愚。十字軍之起。殺人以數百萬計。其第二次十字軍。以第一次之全軍覆沒也。則謂其人皆有罪。今若悉選童子以爲軍。幼年無罪。可操必勝之算。是役殺童子之多。至以十萬計。因爭教之故。禍及童子。與前年拳匪之以童男女從軍者事同一轍。孰謂西人之智智於中人也。然此猶可曰中古以前事也。即以近二三百之事言之。自十五世紀時。常明嘉靖間哥倫布尋得美洲地。而後始盛講天文地理之學。路德創行新教。而後能免教王之鈐制。當一千五百五十二年。明嘉靖三十一年英人費拉夫測量諸島。及俄諸等物。疑其妖妄。英人得來格之以舟行繞地一周。

五百年而反也。在一千五百七十九年時也。萬曆五年英人造曆日曆。自一千五百七十九年始也。
七年造自來冰。自一千五百八十一年始也。萬曆九年吉利巴電氣之用。自一千五百八十六年始也。
萬曆十四年英之行新聞紙。自一千五百八十八年始也。萬曆十六年其用遠鏡。萬曆十七年與印度通商。萬曆十九年
設官銀號。萬曆二十二年立東印度公司。造寒暑表。萬曆二十八年皆十六周之末。十七周之初。五十年中
之事。不過三百年前事耳。一千六百一十七年。順治十四年英人始行教於蘇格蘭。自是新舊二
教之戰。凡三十年。至一千六百四十七年。順治十四年英人猶嚮其君於叛民。又三年而叛民弑其
君查爾士。至一千六百六十一年。順治十八年英人又焚舊律以滅國人自主之權。其時英國大
亂。英人始多講求實學。由是言之。今日盎格魯撒遜民族。近人所推爲最優之種。至強之國。
第一智之人也。乃其在二百年前。則弑其君也如此。其新舊教相爭相屠殺。至三十
年也如此。焚天算測量儀器。而疑其妖妄也如此。焚律以爭國人自主之權也如此。以視我
中國之民。其爲智愚賢不肖何如也。英人爭選舉之權。而大行民權之說。正二百年前之事。
其君之疊招弑逐。正以與民爭權之故。幸而予權與民。民始帖然以安。否則路易第十六之
禍。已先法人而見之矣。夫西人之民智未開。可予以權。可開議院。今於中國獨謂其民愚而
不可與議國是也。此豈得爲公論也哉。

八論議院

天下事理有明知其爲善。及措之於行。則又動輒得咎者。非事理之無定也。事理之曲折變化。不可勝窮。而一人之智力。庸有所不及也。姑就一縣言之。周官以一卿治一鄉。限於萬二千五百家之數。漢代民戶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而縣邑千三百一十四。其數亦略相當。似漢時之一縣。即三代之一鄉。今天下合各行省州縣及直隸廳散廳土州之數計之。都凡一千七百四十四屬。而海內人數。乃四萬萬有奇。則一縣之人。已得二十萬有奇。封建之治。載於周禮。其於百里之土地。萬戶之人民。其山川原隰邱陵墳衍土宜之利病。士農工商四民產業之息耗。與夫人才之盛衰。風俗之得失。主纖至悉。無不周知。此豈一人之耳目所能及哉。是故五家有比長。二十五家有閭胥。百家有族師。五百家有黨正。二千五百家有州長。以達於鄉。其遂之制。五家爲鄰。五鄰爲里。五里爲鄣。五鄣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制亦仿之。其設官之多若此。其學校教養選舉爵祿師旅田役聯爲一事。下至老幼廢疾征役。施舍祭祀飲食禁令及其六畜車輦。無不周知。此其族師於每月之吉。黨正於四時孟月之吉。州長於歲正月之吉。屬民而讀法者。必有類於議院議員之制。如洪範之所謂謀及庶人。是謂大同者。爲三代通行之法。以分其治於一鄉之人。可以意揣而知。周公之所以致太平。而成康之世。所以刑措不用也。今海內之地土不加多。而人民之數二十倍於周漢之時。則人之所以謀生。與上之所以爲人謀者。必二十倍於古人。而後其力乃足以相及。况乃高坐

深居其視斯民如隔十重雲霧。如秦越人之視肥瘠。奈之何天下不淪胥以溺也。西人議院之制。於地方之利病。錢穀之收支。預籌來歲之應供。考核政教之得失。意苟在是。任人折駁。細者自謝不敏。優者必底於成。而其纖悉。極類於成周之治。而與吾國事事相反。此盛衰強弱之根由也。今者日言效西法。行新政。乃獨置此事而不言。是何異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買人之櫬而還其珠也。

難者曰。庚子拳匪之亂。舉國若狂。當是時而用議院。從其多數之法。則二十二行省州縣之人。其主張拳匪以拒洋人者。不止十之八九。必至如普法之戰。在法國有識之人。未嘗不知其不能與普戰也。然議院之人。主戰者十之八九。雖有一二遠識之士。無如之何。則是法之爲普所蹶。議院之制爲之也。庚子之役。幸中國未有議院之法。故東南各行省。得立互保之約。以有今日。否則必蹈順天直隸之覆轍。而天下之糜爛。更有不堪設想者矣。民智未開。可輕言議院乎哉。釋之曰。議院之益在立法。在用人。在行政。若夫外交之事。用兵之事。則誠非蚩蚩之氓所得與。日本熊澤純君曰。外交兵事多者。其國必政府之權盛。如德如俄是也。若議院之權勝。則於外交時有不能伸力之處。如法國是也。以英之強大。其外交猶往往有失算之時。亦以議院之權勝於政府故也。近來各國議院權力日衰。政府權力日盛。以環球七萬里。有若比鄰。交涉日多。一國大事。皆在外交。視昔時一國大事。皆在內治。迥不相同。內治

之時代。議院不可無權。議院無權。則政府之壓制不除。而斯民無由登於衽席。外交之時代。政府不可無權。政府無權。則盈廷之論。朋黨之爭。往往反足以奪豪傑之特識。而無以出於庸流之上。此散議院易議員。所以西人亦往往有之。則又非專以衆議爲憑也。是故議院之設。當分別民事兵事內政外交言之。若但以民智爲言。則民智之開與未開。其適當乎議院與否。初無一定之形。可以操爲左券。議院所議爲內政。爲民事。則三代之直道而行。雖今日中國之斯民。未嘗不可與議。且今日天下正苦內政不修。此舉尤爲要著。若所議爲外交。爲兵事。則雖今日西人之智。亦往往多失機之時。信如論者之說。必俟中國之士民。知環球之大勢。國家之經制。外國之立政立教。制器治兵。無不洞悉。而後與議。則中國之人。將於此終古。而議院永無可開之時矣。且中國之士民。誠已人人洞悉如是。則又焉用議院爲哉。

男女平等之原理

中國日報

陰陽奇耦。剛柔凹凸。造化之玄妙。以太之合分。哉。吾生讀書而深察於天地之間。入世而曲探乎種族之隱。徬徨四顧。乃喟然而歎曰。古者夫婦之好。一男一女。而成家室之道。各具自由之權。無傷琴瑟之樂。存順沒寧。孳乳蕃庶。降及後世。秩序有三綱之尊。嫁娶憑媒妁之言。禮制愈繁。人道愈苦。扶陽抑陰之說。起尊男卑女之法。立浸增壓力。女教淪胥。嗚呼烈矣。陰陽一也。其名曰元。男女一也。其名曰人。孤陰獨陽。萬物息焉。鰥男寡女。種類絕焉。陰陽交

泰。網羅化合。變化無窮。不期生而自生者。萬物也。男女交合。精血貫注。隱微無迹。不期生而自生者。人類也。語曰。聖人無父。感天而生。實非無父也。不循其父子夫婦之特別。而率其天然交媾之性質。人各自生。其理與天地無間。磁鐵相摩而成電。木石相擊而成火。男女相交而成孕。君子不以貞淫論焉。或曰。子言如是。是將亂人類之種族。而比生民於禽獸乎。曰。否。否。不然。吾不云陰陽一乎。男女一乎。蓋以一男合一女而生人。即如二人竝而成仁也。仁者生之機。生人即所以成仁。仁之號高於天矣。是以我之一男一女相合而生人。彼亦一男一女相合而生人。極之恒河沙數。皆一男一女相合而生人。彼之男女。彼之人。我之男女。我之人。彼之男女之人。生彼之人。我之男女之人。生我之人。人各其人。生各其生。機至嚴。名至正。無從而判其種族之亂。則亦何得而比民於禽獸也。

天地之生也。一陰而一陽。一男而一女。一男而娶數女者。男淫也。一女而嫁數男者。女淫也。男合有夫之女。女合有婦之男者。亂淫也。處女寡女。童男鰥男。鼓於天機。盪於人欲。陰陽闔闢。互爲匹偶者。公理也。人道也。無關於貞淫廉恥也。或曰。無配之禮。夫婦之名。而男女苟合者。是有淫行也。而不知一男一女之制。非必無婚配之禮。夫婦之名之謂也。而但以男女自由。謂爲有淫行。是猶執易之言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爲誨淫也。惡乎可。執詩之言曰。輶轉反側。寐寤求之。爲宣淫也。惡乎可。是即有男女苟合。亦必爲禮法壓抑。情不自禁。且又不平。

不均。偏而爲此矣。使天下人人皆予子女以自由之權。而躋男女於平等之界。則人人皆一男而一女。而尙有男女苟合者。雖殺之無怨也。

且夫孔子之立扶陽抑陰。尊男卑女也。亦豈得已哉。蓋欲爲亂世廣延種族。故定此差等制。爲天子一后。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大夫一妻。二妾。士人一妻。一妾。後世淫昏之徒。縱欲敗度。援爲口實。或且變本加厲。廣立姬妾。上不能以此爲禁。下不知以此爲儆。相習成風。恬不爲怪。父以教子。朋以勸友。而又恐女子之反其例也。於是嚴立之制曰。婦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於是女子不能嫁二夫。寡婦不能再配偶。女憲曰。得意一人。是爲永畢。失意一人。是爲永訖。且曰。女子無才便是德。塞智蔽能。刑骸折骨。以天下女子爲奴隸之服役。而玩弄之柔物。嗚呼。此豈均平之道也耶。我思皇古至今。傷之男女失道。陰陽失時。哀此婦人。乃甘爲奴隸之束縛。甘作無知無識之腐物。太自放棄其自由平等之利益矣。雖然。若是之性質。亦由壓掣禁錮而成也。然彼男子。常壓掣禁錮女子。亦非得計也。欲求賢婦。誰堪任之。欲求賢母。孰實當之。豈區區於三從四德。貞孝節烈。便足盡賢婦賢母之能事耶。是殺盡天下婦人而不見血者。惟此三從四德。貞孝節烈之名害之也。何也。寰球公理。平等相施。男可以再婚。女可以再醮。其道至平也。男不再婚。女不再醮。其義至大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豈一男而娶數女。一女而嫁數男之謂乎。一婦一夫。

交相爲理。此則文明世界之極則。太平時代之隆規也哉。

吾又質言之。賢婦賢母。不以區區一貞孝節烈名。猶之義士仁人。不以區區一愚忠愚孝著也。嘗攷女子之仁慈智慧。與男子同。性情思想。亦與男子同。飲食男女之欲。更與男子無不同。所不同者。生育牝牡而已。而不知無男子。生育之精神。不能成。女子生育之功用。無女子生育之功用。不能存。男子生育之精神。相須相濟。相合相助。兩者亦不能畸輕畸重。且以文明之差別。破野蠻之界限。男女皆讀書明理。自各有自由宗旨。盡已則已。誰越代庖。女禍雌威。亦毋過慮。不寧惟是。試問兒女初生。受父之教多乎。受母之教多乎。不有賢母。安望兒女受德育上之教化也。古人胎教。不綦重乎。

或曰。子言誠是矣。然吾聞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是則立妾猶可恕也。曰。嗚呼。此正孟軻之舊言也哉。舜不告而娶。孟子不申明其自由之權。舜妻帝之二女。孟子則倡爲無後爲大之說。是孟子以堯舜爲孔子所稱之聖人。故爲堯舜解脫。安得不囫圇言乎。信如無後爲大。則千古無後之聖賢。皆無聞焉乎。其傳也。其後傳之乎。抑他人傳之乎。有後之人。沒世而名不稱者。又何多也。日以子爲後。欲其肖己而傳。則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假其人不肖。則子亦肖其不善。其遺害伊於胡底耶。矧人之有後無後。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然則無後爲大之說。是真無謂也已。是則孟軻氏之舊言矣。今之守禮執法者。其侵人自由之權乎。其

爲女教之罪人乎。凡入之情。必男女相悅。性情相等。彼愛此慕。然後爲夫婦。如此而有中道決絕。反目下堂者。鮮矣。魯季姬不猶是女子也歟哉。觀其遇鄆子於防。使鄆子來請已。何其自由也。今居中國。男不識女。女不識男。互昧平生。強爲婚姻。非其志也。迫於禮已。其或不順。勢必至男則休妻再娶。女則歸寧不返。夫婦之道。不亦苦乎。天下之理。壓之愈甚者。則激之愈高。藏之愈深者。則窺之愈切。不平則鳴。不均則爭。其勢然也。男女有別。婚姻有時。聖人之禮法大哉。而男不成家。女不成室者。比比皆然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而內多怨女。外多曠夫者。是誰之咎也。是故禮法不可以範大同之國民。君子不可有奴隸之性質。侵人自由之權。罪不容於死。而放棄己自由之權。亦豈得告無罪於天下乎。

夫天之生物也。人爲貴。君人也。民亦人也。男人也。女人也。原君之義。君者均也。君而不均。則亦何貴乎。其爲君也。推之。則齊也。妻而不齊。則亦何貴乎。其爲妻也。夫者扶也。夫而不扶。則亦何貴。其爲夫也。斯世之妻。不齊極矣。吾亦未聞有爲夫者。扶而起之也。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而不爲之求牧與刍。而又從而羈絆之。戕賊之。則牛羊亦當決破藩籬。自求生活。矧人之不甘爲牛羊者耶。不甘爲牛羊。則當自求生存。保護同類。既知自求生存。保護同類。則千古之繫網必開也。百代之綱維必破也。正夫婦而躋男女於平等。親父子而予子

女以自由。文明至此。大同至此。人道之樂。如是而已。中國二百萬女子。其將有意於提倡女教乎。余拭目俟之。

人智新論

總起

中國日報

人類之生。遲於草木鳥獸。人類之發達。勝於草木鳥獸。此何以故。說者必謂其冠萬物之靈故也。然人亦大地上之一種動物耳。有何術以藐視乎萬物。而憂憂獨造。冠其靈而上之。此中不無原因在。原因為何。大抵在於進化之理。因進化之程度所逼。不特冠萬物之靈。且足以抹煞一切。而奴視萬物。肉食萬物也。試略舉人羣進化。與夫別物進化。必有相異之點。人類初生時。其進化之率。雖比之有史以後之進化。甚覺緩慢。然比之他物。則其速力必過之甚遠無疑。至求其所以優於別物之故。當取人類獨具之特質而論斷之。今綜合自太古至于有史時代。種種人事。攷其特質次第發達之跡。約有數端。揭之如左。

第一 直立

凡萬物中。倒出者最愚。早木是也。橫生者次愚。禽獸是也。直立獨智。人是也。同一橫生也。而頭常低垂者。如象豕之類。則益愚。頭常上昂者。如犬貓之類。則稍智。時而橫時而直者。如猩猩猿之類。則益智。此其何故歟。凡人物之所以靈覺者。恃有腦也。而血重其腦。則靈明窒。故終日

偃睡則精神衰頹。頃刻倒懸則頭目暈眩。皆由爲血所渾濁也。試再舉一顯而易明者以爲證焉。有二人於此。甲善於思想。雖就寢而耿耿不能成寐。輾轉再三始能睡去。乙一登榻則鼾聲如雷。同是人也。何有彼此之相異。大抵甲好思想。多用腦力。則血不容易上湧。所以難成寐也。乙則不好思想。瞬息便入黑甜矣。故好睡者多屬肥人。因其寡於思想。而生殖易也。今言直立之一義。蓋爲人類所以靈於萬物之一大根原歟。加之人能手足分業。下二肢專用於步行。上二肢得以自由爲一切之用。遂能使今日之進步。有非常之勢力。於禦戰也易。於求食也易。至於近世能著作許多書籍。製造許多器具。沿至後世。日新月異。精益求精。皆出於腦之思想。手之舉動。此直立爲人類進化之特質一也。

第二 能言

言爲心之聲。亦爲觀念之表述。有所見聞。有所感觸之謂也。凡屬人類。雖最劣等者之人種。固不能言。植物則雖極高等之種。亦不能言。若動物雖有口舌可以呼吸開闔。然劣等者。啞然不能發音。如魚蝦蛇螺之類是也。至於最優等所謂鳴唱吼嘯等物。不過祇有聲音。而不能變化。故如貓犬猿猴等。雖爲動物之最靈者。亦不能言語。其何故哉。蓋動物所發之聲爲單音。單音非言語也。言語者。以聲音而表述其所觀念者而爲之記號。又連續此等記號之聲音而成文句。始得稱爲言語。然人之能有此言語。必藉二端。一則喉舌能發多種之聲音。

又能變化聲音是也。二則其腦氣筋能有種種之觀念是也。故惟人能言。其他動物不能者。皆以此也。雖然。人之有言語。其始必非若今日之複雜。但其喉舌腦髓。既有此發達之美質。則其音日增。其變化日靈。其聯合日盛。故能駸駸乎遠勝于別物。有今日之強權也。彼動物無此二端。遂不能言。不能言則文明無從進矣。蓋言也者。交換彼我見識之機械。抑亦進化之要點歟。此能言爲人類進化之特質二也。

第三 用火

太古人類。能知用火。始於何時。今不能斷實矣。而茫茫天地。人與動植二物居其中。猿猴狽狽。草昧未開之時代耳。火從何來。是不可不攷。據格致家云。火之來源有二說。一由叢林中烈風來時。木與木相摩擦而生火。遂至燃及枯木乾草。漸成燎原。因此生出木燧之理。一由空中隕石於地擊撞而見火。因此悟出石燧之理。此兩說未嘗不可信。蓋太古榛莽未開之世。草木暢茂。地熱甚盛。隕星之事。必屢有所見。此火之所由來也。然則人何以知火之可用。而能用之。至其當時用火與否。究有何證據歟。蓋由地層中尋出太古之人骨時。於其旁常有燧石燒石器及經燒之木。即此可知其能用火矣。夫用火正人類與下等動植物相異之點也。至若上等靈慧之動物如猿猴之類者。亦常用火。惟不知火之大益。祇作玩弄之而已。泰西某格致學士言。知火與否。爲人與猿猴之分。蓋猿猴常往往於野人焚火場。俟人既去。

而就以取煖。雖然。不能自行加薪以防火之滅云。由此觀之。可見人類進化之特質。用火亦居其一也。不甯惟是。用火所之益得。遠在尋常動物之上者。有三端焉。(一)因用火之故。能以人力生煖。以禦大寒。(二)因用火之故。能於昏夜作種種之事業。(三)尋常不能食之物。皆可燒而食之。誠是可增加無量之食物。有此三端。所以萬物之進化。大有陞夫於人類之後也。攷歐洲古史。其未開化之人。常頂禮拜火。中國人古者尊燧人氏爲九皇。皆無非以火有非常之功德耳。此用火爲人類進化之特質三也。

第四 用器

文明之進步。以何者爲最要乎。於養欲給求之事。用力愈減。而所得之產物愈增。實爲進化之一大根原。大同一事也。而何以能減少其所用力。則舍器具機械末由也。故言文明之進步者。於人類與產業之間。而器械進步最有力焉。器械者。一面能使用力減省。一面能使產物加增者也。太古人類。無論欲爲何事。皆專恃己之四肢百體以爲用。故僅能得直接之助力。而不能受間接之利益。迨天日進開化。始知用器之利。方其用器伊始。其器具亦極少而簡。日漸進步。乃益多而且繁。試舉其例。如人類互相搏鬥。不過專用手足牙齒而已。即所謂拳法者是也。浸而飛石礮。浸而揮棍棒。沿至今日之刀槍砲艦。皆用器之進化也。又太古之時。人獸交迫。覓食維艱。人類之求食。必急于獸。而獸類之勢力。必强于人。使人無器具。斷

真能與戰爭也。格致家嘗謂「致查太占人身。比近世人尤大」一說。余甚信佩。蓋處當日與獸爭食之時。非有碩大之身。斷難爲力。然徒以一身之四肢百體。與能飛善走之禽獸鬥。雖舉當時之人類。盡爲曹交之鉅體。亦無濟也。則其非用器不足以持至今日明矣。于是或以弓矢而直接與戰。或以陷阱而間接與戰。皆能使費力少而所獲多也。其他如取草根木實亦然。用器則省勞而增利。譬之刈稻焉。若無鎌則農人竭一身之力。舉稻根而一一拔之。其費時久。用力多。之不便甚矣。既能用鎌。則可移其時其力。用之於他事。于是產物之率。因以驟增。此用器爲人類進化之特質四也。

第五 欲望

人類初生之時。恰如下等之動物。若小孩之惟知顧目前之生活。而不能思慮過去及將來之事。故彼等祇有嗜慾。未有欲望。何謂嗜慾。即專屬於軀殼者。如食之慾。睡之慾。雌雄之慾。三者如禮運所謂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是也。而此等嗜慾。其性質有一定之界。說三端。一曰其事專屬於軀殼。不由心魂。二曰其慾有一定之界限。及限而滿足。三曰此等之慾。皆經時候而歇而起。非連續不斷者。此等之嗜慾。在文明時代之人。皆能設制度以限制之。然野蠻人則一毫不能節制。與下等動物無異。不能徵過去之經驗。不能爲將來之準備。及逐漸進化。此等之嗜慾。與將來之觀念。兩者和合並起。而欲望生焉。何謂欲望。即以目前所得

之嗜慾爲未足。更欲使將來完全無缺。如諺所謂人無百歲身。偏有千年計是也。如軀殼之嗜慾。變爲心魂之欲望。而所欲望者。又不止於前此之粗獷簡單之事而已。於是種種之希望。冀隨之而起。曰富有之欲望。曰權力之欲望。曰名譽之欲望。曰學問之欲望。曰道德之欲望。皆次第發生。無非振作之心。不死不止。凡百動物。皆蠢然蠢然。祇求目前之生存食息。有嗜慾而無欲望。又安能進化哉。至推原人類此等欲望發生之由。皆在於將來之觀念耳。此欲望爲人類進化之特質五也。

第六 知牧

太古之人。專賴天產以得衣食。其最初也。食果實。食木葉。其稍進也。獵野獸以食其肉。飲其血。茹其毛。衣其皮革。當時人類之所得生者。皆藉天然之賜。雖然。資生之道。既不完全。且極危險。蓋天然之物。因於其時其地。而有一定之制限。旱乾水溢。何代無之。故徒恃天產以爲養者。或今日安樂而明日瀕於死亡。或今年豐富而明年不免凍餒。如此。則進化之程度。低而且難也。所謂救死惟恐不贍。奚暇治禮義一語。義在斯乎。由賴天時代而上進化之階梯。其第一級則牧畜時代。第二級則農耕時代也。牧畜時代。其人多畜馬牛羊雞犬豕。相率而就水草之地。以蕃息之。以之爲財產。如曲禮所謂問大夫之富。數馬以對。史記貨殖傳以谷量牛馬。周宣王之時。無羊。衛文公之誦。缺杜。皆其時代也。於時衣食之供給。比賴天之時代。

漸爲安穩。則其需時勞力。不至全費於求衣食之用。得出其餘力餘時。用之於他事矣。至於人類之初解牧畜。亦有由來。大抵於田獵之際。殺其大獸。其小獸毛羽不豐滿。食不及時。棄之甚惜。遂持歸而養之。故犬貓牛馬鷄鴨等家畜。亦非生而爲家畜者也。時至今日。迫于傳種之理。所以終身爲家畜也。然能發明此等牧畜之事。皆由人有將來之欲望使然耳。此牧畜爲人類進化之特質六也。

今日滿洲人宜稍爲中國計說

香港中國旬報

滿洲非有廣土數萬里。人口數百兆。非有聖君哲王。爲其子孫制度立法。噫。人特士。爲其種族窮理格物。可以沈我八百之神州。奴我億兆之聖裔也。勝興晚年。國政失修。黨人軋輓。民窮無告。流爲盜賊。元氣日傷。不可收拾。叛臣觀望明社。遂墟本朝。利吳賊之悍愚。乘中國之疲弊。一舉手而坐得此錦繡山河。荏苒二百餘年。賦而後食。貢而後衣。其中雖有反側。而卒歸平復。可謂僥倖矣。

夫中國之民。沈浸禮教。豈無忠義。亦以人皆厭亂。日思休息。故奉戴滿洲。直至今日。幾於主客相忘耳。滿洲人當如何撫膺自問。追思其祖宗創業之易。體念漢人馴服之難。推心置腹。一視同仁。好其所好。惡其所惡。互相維繫。以共保此金湯不敗之國。享其無疆之樂利耶。乃入關伊始。藉口於得之賊人之手一語。以俘虜視其人民。賊物視其土地。與二三無恥降臣。

盡心竭慮。密其文網。繁其禁令。專以防漢人復仇爲事。或有眷念舊朝形。諸紀載者。則戮其人。火其書。或有未忘故君。負固不服者。則屠其城。滅其族。近日厲禁稍弛。野乘逸史。每每問出。尋繹遺事者。始知本朝之得中國也。在明臣暴虐之餘。士賊摧殘之後。民氣喪盡。國脉凌夷。以威劫而服之者也。

有爲之辨者。謂本朝法度。不過仍前明之舊貫。即有損益。而十不及一。何嘗不然。何以又嚴劃滿漢之界限。不屑與漢人通嫁娶。又以區區之官額。滿蒙之族。盤據壟斷。去其大半。其稱漢人也。平常謂之家。以國爲家。以民爲賊。抑又何也。大抵本朝待其民。約分四等。待漢人不及漢軍。待漢軍不及蒙古。待蒙古不及其長白發祥之滿洲神裔。無他。皆根於其厚己薄人。扶滿抑漢之私心。所致耳。不知滿懷其私。以待漢。君挾其私。以待民。則漢亦必懷其私。以待滿。民亦必挾其私。以待君。古今彼此。互私其私。終必釀成一旦夕可亡之中國。豈偶然哉。士感下應。世界常理。滿人先存此私念。以爲得計。究竟益何在。乎。愚亦甚矣。

道咸以前。天下無事。上恬下熙。同在雲霧。餘威猶盛。隱毒未發。爲其子孫種族者。猶得以其祖若宗之家法。勉強駕馭此可憐之中國。使其人民受我範圍。而竊喜其先人心計之工。思慮之密。迨海疆一闢。公理忽彰。陰蘊乍撥。即是青天。屈者欲伸。枉者思直。太平稔匪。非其竿影。加以腐敗之端。痿痺之跡。明白坦露。無從掩飾。外人知我愚陋。任意陵侮。內訌外患。永

無已時。瓜豆之心。亦自今始矣。乃承其弊者。悍毒相沿。無稍愧悔。其治內也。惟知嚴刑重典。冀以威力壓亂萌。其於從前之苛法。秕政。遵守益力。塗炭民命而不恤。竭盡民力而不顧。以致亂機愈深。民無休息。其禦外也。始以恫喝。終用羈縻。卒至棄地頻年。賠資累萬。今日且授內政柄。權利盡亡。豈善幹職之賢子孫也哉。朝廷知以親土死長之義。責備其民。共衛社稷。夫亦知民之所以樂戴其上者。謂其能爲我安固里保身家也。時局至此。滿人試爲設身處地。爲漢人者。有不心灰望絕。自顧之不暇。奚問忠義。清廷尙有何法使漢人不解體也乎。大抵漢人習俗。過崇禮教。而輕視武功。日久弊生。流爲文弱。故近世振興奮發之風。概不多見。凡事之來。習爲推諉。光緒帝長於憂患。痛大位之虛擁。悲墜緒之將亡。稍欲改圖。試繫民望。天下之優游偃息者。果翕然嚮往。以爲千百年之頽靡。將振於一日。數百兆之民庶。將蘇於一人。卒以相助無人。悄然而仆。而頑固者。且恨其不利於己。嗾其同類。幽之囚之。放之廢之。執祖宗之成法。以斷其罪。瞞中外之耳目。以售其奸。而向之伸頸待哺者。嗷嗷然涕淚交頰。倒身臥地。舉面仰天。滿人罵滿人。害我救主。亡我老國。嗚呼。並此區區荏弱之人心。而并失之。計亦左矣。殆以雖失漢民之心。猶不失漢官之心。觀近來朝廷事變。囂囂擾擾者。惟蚩蚩之氓。其腰金拖紫者。固無所可否。將恃以不恐也。不知安富尊榮。高位厚祿。實不便於空談節義。禹稷顏子易地皆然。蓋官亦民爲之耳。夫民心不繫。則國體必解。解體者亡國之徵。

也。滿人忍於坐亡者。毋亦撫心有愧。恐漢人之報復。甯作他日之小朝廷。不甘與漢人共休戚歟。

夫地有親疎。則誼有厚薄。數十年來中國所受最大而最近之創。非甲午之役歟。何以中日兩國。遠隔重洋。而關切之情。唇齒之喻。反日見其摯而切也。爲其同文耳。爲其同洲同種耳。況滿洲界在東陲。境土連屬。顏色面貌。無大差別。教化文字。久已通融。漢人又何必交遠國而棄近隣。事新敵而仇故友。引用日本。而委棄滿洲也哉。且日本以與中國早年通好。受我文字織紉之恩。思有以救我危亡。報吾舊德。滿人已坐享我中國二百餘年之供奉。尊崇威福。窮極人生之奢欲。而必欲新舊水火。權奸相殘。撲滅中國之生機。忍以神州聖裔展轉售賣。永爲藩封。永爲奴隸。併以發祥祖地。先人大業。作孤注之舉。存偕亡之心。抑又何所恨於漢人。使其禍至於此烈乎。滿人而有良心也。可不自爲計。而亦宜稍爲中國計也。

論二十世紀爲中國人強權發達之期

香港循環報

問亞洲文明最古之國。莫不指中國以對。問今日地球上能牽引列邦注目之國。亦必指中國以對。中國其亦重矣哉。演四百兆黃帝神明之遺裔。撫二千餘年沃美膏腴之疆土。物產之富。人類之蕃。橫視萬國。莫之與京。理宜強盛。屢屢駕凌歐美。而博天下莫強之名。何圖懦弱不興。一落千丈。自敗于內。人侮於外。以至今日之岌岌不可終夕也。于是鄙我諄我。侵凌

而藐視我。不曰病夫睡獅。三等野蠻。則曰東方老大帝國。憂時之士。莫不痛心疾首。喟然慮之。文明子曰。是不足慮。我中國人強權未發達耳。今二十世紀矣。強權發達之期。在於斯矣。諸君傾耳聽我饒唇。

第一章 申明強權之義

何謂強權。天之生人也。與以腦即授以思想之權。與以口即授以言論之權。與以聰明才力即授以作爲舉動之權。之數者受乎天賦。與生俱來。強不能奪之於弱。智不能撓之於愚。勤不能取之於惰。固所謂完全無缺之主權也。有此主權。能善體天心。各事其事。人有分所應得之端。即有分所當爲之事。如所謂義務權利交換者。此理也。事其事則權可保全。不事其事則權必放失。既放失矣。是謂爲天繳回。是故權也者。操之則存。舍之則亡。非安坐可以得之。空談可以據之者也。此權之義也。曷言乎強權。文明之進步。無不從競爭而來。本天賦之主權。盡競爭之人力。自由獨立。不爲他人所羈絆。振我內力。禦彼外侵。如所謂腕力競爭。腦力競爭。政策競爭等等是也。此之謂強權。故以眇然七尺之軀。廁于大羣之內。葢爾彈丸之國。立於列強之間。而不畏他人之欺凌。慮強鄰之吞併者。亦有強權在也。余敢一言決之曰。有強權則能自立於天地間。而自保其權利。無強權則飲食視息。不能自主。舉動行止。俟人指揮。雖有人民疆土。而無管轄自治發令行政之權。強權其可放棄乎哉。強權其可放棄乎。

第一章 中國人強權不能發達之原因

強權之發達。其條理不一而足。然其絕大根原。則皆起點于國民之思想文明之人。思想繁多。野蠻之人。思想簡單。匪獨其腦度大小性質智愚之差也。抑以其所居之地。所際之時而大異。是故寒帶之人。得衣食難。殫畢世之精神才力。猶不足以自謀飽煖。終歲勞動。有何暇晷。以求政治學術之事。熱帶之人。得衣食易。隨時皆足供其食而給其衣。不需經營保殖之謀。可無啼飢呼寒之苦。於是荒嬉時日。以樂以娛。亦不復注意於政治學術之事。故西人恆言寒熱二帶之地。終古未嘗出一人才。良以其思想簡單。只斤斤然於衣食。飽煖則游樂怠惰。飢寒則暇晷殊無。此所以永不見其人類之發達。而又何強權之足云。黃人腦度。本不弱于白人。且中國位於溫帶。迥非若寒熱二帶之永無發達。然強權總不見其萌茁者。究何故歟。忖其病根有二。一則過於尊古。我中國人之性質。以今人斷不能勝于古人。故榮古陋今。思想議論。罔敢出古人範圍外者。非田封建。規襲古人之治功。執業制器。因循古人之成迹。讀書則曰古本。醫治則曰古方。古人雖未嘗不有聖賢。然輕視今人。不必至于此甚。故千百年未聞有創一新法。著一新書。發一新理。造一新器者。此病根一也。二則待治於人。一家之中。一弟皆不事事。而惟仰活於父兄。一國之中。民庶皆不事事。而惟仰成於君上。舉一切義

務權利。盡歸諸于君父數人。不明興亡有責之義。自安小子無知之常。若舉家惟父兄爲有用之人。舉國惟君上爲有用之人也者。是以離心離德。上下隔絕。此病根二也。有此二根。厥疾尙難期其瘳矣。又奚遑說競爭以萌茁其天賦強權耶。不先除害。無從興利。此中國人強權不能發達之原因也。

第三章 強權所以發達之故

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國恒亡。可知欲審我強權之發達。須先察乎彼強權之膨脹。歐美人士咸以強權磅礴爲目的。競爭以孕育之。改良以保全之。時至廿紀。而帝國主義盛行矣。帝國主義者強權之改良新相也。中國自秦漢以來。一統久矣。雖間有分裂。然止國中擾亂。旋即合并一統之世。外無逼勢。內無感情。晏然無所爭勝。志氣日怠。心力日緩。積而久之。成爲一種永靜性質。故我國二千餘年而不能進步者。未始非閉關一統之世有以致之也。雖然。永靜不振。則他種動力震之。亦足以促強權之發達矣。不觀乎二百年前之歐洲諸國乎。其強權之奄奄漸滅。與我同也。法人困於教徒。壓於貴族。激成革命之風雲。遂得以列于霸國。意人轄於教皇。輒於奧國。遂鼓起建國之思想。奮然爲今日之雄邦。英人制于專政。民心公憤。乃屹起而爭權議政。富強遂甲於歐洲。與我同洲之日本。當時內受壓于幕府。外被侮于強邦。竟發憤維新。成此東亞首強之國。若使此數國外無敵患。內無苛政。

則曷能促其強權之發達至於斯歟。我中國內政之腐敗。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外侮之強橫。未有極於此時者也。安知法意英日之去幽就喬。屈而求伸之風潮。不波及于我今日之中國乎。以其理思之則宜矣。以其時觀之亦可矣。中國強權乎。中國強權乎。其發達於今日乎。曷任馨香以祝也。

第四章 強權發達在國民皆有競爭之心

競爭所以進化。多難所以興邦。此歐美達人之通論也。是以閉關鎖港。夜郎自大。終亦無開化之期。今我中國人登二十世紀之活劇場。若依舊昔日之因循萎靡。而不動其競爭之心。則雖理有宜然。時已及矣。亦莫能奏其強權發達之效。然所謂競爭者。又非如庚子之貿貿然率團騷亂。以一敵八。自釀禍端之比。必也士懷競爭之心。努力實學。通貫中西。農懷競爭之心。博採善法。擴張農務。工商懷競爭之心。制作則日異月新。財源則愈闢愈廣。庶幾四民合力。萬姓同心。雖不能駕乎彼都人士之上。而人有我有。人能我能。亦足以齊驅並駕。縱橫馳驟矣。夫如是則強權不發達者。未之有也。千鈞一髮之責任。全在國民。凡我國民。既心廼國。如之何不競爭。

結論

今夫水平流深蕩。不能自生波瀾。若束之以堤。壅之以石。又復從而激蕩。則騰湧決潰。沛然

莫能禦其衝。國民之氣。何莫不然。當太平之世。晏然泰然。酣然嬉然。無外。乃於積侵。內政之腐。制安居樂業。罄無不宜。則騰湧決潰之心。何從而發。今二十世紀矣。環伺我者之帝國主義。日盛行矣。勢力圈殖民地之政策。日組織于彼輩之方寸間矣。苟我終無以禦之。則必至社墟稷屋而後已。能不危哉。雖然。吾亦甚喜其有今日之二十世紀也。亂極思治。苦盡甘來。我中國人處此百端交迫之間。正當破和平以競爭。由競爭而求所以立。則危而復安。亡而復存。在此一舉。而強權之發達。其有艾耶。鐵石相摩而火出。正負相觸則電生。鬱厄既久。則出偉人。所謂偉人者。非有特別之觀感。橫絕一世之聰明。不過明國民之義務。與興亡之重任。立志遠大。痛念時艱。閱歷既久。而才成焉。天心助于上。人事盡于下。于是一怒而積弊去。一舉而新政行。雄視萬邦。誰敢侮予。天賦強權。霹靂一聲。大發見于世。法與英日等其吾前輩也。嗚呼。英雄去人。正自不遠。偉人無種。人皆可爲。發達我強權。國民是賴。時哉不可失。我國民何餒焉。

萬國公政說

澳門知新報

竭智以周一身。一身仁也。竭智以周一家。一家仁也。竭智以周一鄉。一鄉仁也。竭智以周一國。一國仁也。竭智以周地球。地球仁也。竭智以周億萬世。億萬世仁也。障於山。界於水。異於外。爭於內。血肉枕藉。不得休息者。不仁也。越於山。踰於水。合於內。鬥於外。地而奪之。室而遷

之身而拘之。離之散之。賤之蹴之。奴之隸之。戕而千萬人。費而千萬金。不仁也。輪舟而戰焉。鐵路而攻焉。火器而焚焉。精於器械。練於士卒。習於水陸。地無險地。城無堅城。人無寧人。視人如彘。視地如身。不仁也。以農爲戰。以商爲戰。以工爲戰。此巧於爲不仁也。而人猶以爲計也。而仁人者曰。吾有法在也。使法得而易之。其禍稍戢。使法不得而易之。禍仍莫載也。夫國之強弱。大小衆寡。有間也。強得而戕之。大得而戕之。衆得而戕之。其弱小柔寡不敵者。膠束於法而無解也。命曰法何爲也。命曰公何爲也。而人直以爲可行也。不過於戰禍息其一二。於國稍裨。而於民仍無與也。禽而爭。不知其何若也。獸而爭。不知其何若也。蟲而爭。不知其何若也。爪牙齒角以力相搏。其患未有極於人心也。爭其畧畧。爭其族族。爭其語言。爭其形體。爭其形體。隘也。爭其語言。隘也。爭其族族。隘也。爭其畧畧。尤隘其隘也。夫人心思智慧同焉者也。因小異而異之。是不以人爲人。而第以己爲人也。夫父母於子。貌多不類。其德其才。其性無論也。一身不安。固啾啾然。自以爲憂也。身而安焉。又慮夫其家也。子而啼焉。妻而號焉。舍而去之。無是理也。身而安焉。家而安焉。聞鄰人之哭。未有不忤於心。聞鄰人之死。未有不駭於色。何也。情有所不得已也。今之鄰國亦猶是也。攘鄰地。囚鄰人。農哭於野。商哭於市。士哭於肆。工哭於學。固不可也。不恤其鄰。而掩爲不聞不見。非人也。人而目爲非人。其有樂於此乎。必不然矣。管子曰。必合其君臣父子。則可以加政矣。從今以往。二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

三者無一焉可諒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士庶聞之。吏賢孝弟可賞也。雅典王昂飛的安遣使十一國。結爲同盟。立公會。每國出議員。春秋二次。申結約。齊好惡。蓄義金。儲軍械。各國派二人司其事。有侵民權者。使出贖金。不從者。兵之。由是十二國如一國。由此觀之。固所謂萬國公政者乎。今之西人侈言變法。賓屬藩服。從未聞加以善政也。英人役印度數十年。舉議員僅一人。其束縛猶若是也。暹羅也。緬甸也。安南也。非洲各國。南洋各島。愚之辱之。未嘗一日脫其輓也。土耳其大國也。喪地十四萬方里。國分六七。各國勇責其不變。而未嘗以善政相遺也。藉公法爲釣餌。愚者入之。智者出之。公法日滋。而謀國日工。是公法爲寇敵之資。非所以爲萬國也。今之西人弭兵有會。其心不可謂不仁也。而法仍未行何也。圍其民。域其地也。況英國創製火藥。數溢萬人。而遠適傳道。統大西洋兩岸。僅抵此數。嗟乎。外公法格而不行。內公法虛而無泊。弭兵豈易言哉。豈易言哉。管子曰。國修而隣國無道。霸王之資也。今之各國無乃類是乎。是兵不可弭也。明矣。欲弭而不弭者。惟法不弭而弭者。惟政。各國有善政。有牝政。有善政幾何。有牝政幾何。有古善政。有今善政。某國多古善政。某國多今善政。輯爲一書。名曰萬國古今善政錄。某政可行。某政不可行。某政速行。某政緩行。條其次序。第其品目。判爲後先。較其巨小。衡其輕重。使各君萃於一都。如議公法焉。孰可孰不。孰久孰暫。孰變孰守。宜爲盟約。無爽無更。一年

而次第舉。三年而萬事備。五年而善政成。其不行者罰。代操其政。無畜民。無撓地。無興故。有曰隣地。有曰隣民。有曰公政。無曰私政。傷民者衆仇之。敗政者衆攻之。以何爲仇。以政爲仇。以何爲攻。以公政爲攻。內攻者其民。外攻者隣國。不行公政者謂之燕國。不遵公政者謂之戮民。或曰風俗異。嗜好異。人情異。行而輒礙。何名爲公。曰幼也。老也。疾也。病也。孤也。鰥寡也。困窮也。老老也。慈幼也。恤孤也。養疾也。合獨也。問病也。振困也。通窮也。繫之以仁。益之以智。養之有道。教之有法。遠於諸星。近於諸地。益而爲無量數。此心此理。無或隔闕也。況國可算。而非不可算。算者乎。俟有條理人。俟有門戶堂壁人。作爲此書。以公於天下乎。禍可小息。自行公政始。

聖學會序

桂林廣仁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豈不然哉。夫孔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中庸仁者人也。鄭康成以爲與人相偶。偶者會也。天有會。地有會。魚鳥有會。珠玉有會。草木有會。鬼神有會。體有會。氣有會。日月有會。聲色有會。天之會。五星集於房。地之會。江河朝宗於海。鬼神之會。黃帝會萬靈於明庭。歲終會聚萬物而蜡饗之。魚會於淵。鳥會於林。玉會於山。珠會於淵。草會於澤。木會於藪。質點相會而成體。元氣相會而成化。日月相會而成望。顏色相會而成文。聲音相會而成樂。人類相會而成國。學者相會而成教。舉天天之中。物物之內。不能有一而無

二也。則不能無會也。有所會而後有所成。不會則散。散則毀矣。其會大者其成大。其會寡者毀而不成。是故會無量。無算數。無思議之空氣。而成爲天。會無量。無算數。無思議之土。而成爲地。易曰大哉乾元。乃統天。乾元者會其有極也。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名其地曰會稽。此古今莫大莫古之會。而禹爲大會之魁也。武王大會於孟津。諸侯八百。而著王會之圖。周公建都於洛。四方民大和會。宣王大會諸侯於東都。會同有繹。賦車攻之詩。大會之次也。齊桓兵車之會六。衣裳之會九。會陽穀。會葵邱。孔子稱其仁。武王周公宣王齊桓皆大會魁也。春秋於會無譏。而鄭伯逃會。則惡之爲彘狄。是春秋之義。會爲中國。逃而不會者爲彘狄。記稱樂羣而惡離羣。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若不會則孤寡獨夫。爲不祥之實。乃謙遜之詞。詈罵之語。人情所憎惡。故孔子作春秋以爲彘狄也。孔子弟子三千。爲士人大會之魁祖。墨子徒屬從死者百八十人。澹臺渡江。弟子三百。孟子從者數百。呂氏春秋記孔墨之弟子徒屬彌滿天下。充塞天下。古今會之至大者。後漢張興蔡宗鄭元弟子皆萬人。曹曾樓望九千人。其餘數千人者不可數。太學生多至四萬。貞觀太學生亦至萬人。程朱陸子講學皆五六千人。皆自古大會。爲聖學極盛之軌。若博士倚席不講。生徒散匿於山谷。發舍鞠爲園蔬。閔馬父不悅學。則爲聖學最衰之候。而國亦隨之。若夫香山九老會。司馬溫公耆英會。皆爲元夫碩人盛事。王陽明開惜陰會。其弟子傳之涇縣。有水西會。與

國有同善會。江陰有君山會。貴池有光岳會。太平有九龍會。廣德有復初會。江北有南譙精舍會。先正羅文恭石蓮洞會。新安有程氏世廟會。湛甘泉傳白沙之學。開九十九會。與陽明相埒。其後徐華亭開靈濟宮會者九千人。爲最大矣。若高忠憲公同善會。劉蕺山證人會。湯文正公志學會。皆一時名賢盡粹講學。發揚大道。激厲後士。聖學之光。古今稱盛焉。皆會之爲功也。今小雅廢矣。聖道欲墜。學者自呶唔求爵祿外。無嘉會講學之事。斯仁人君子之所憂也。泰西一切學術庶業。皆由會出。意人以三千金之教會而徧環球之大地。英人以十二萬金之商會而滅萬里之印度。世俗有文昌會。關帝會。觀音會。乃獨無孔子會。椎埋奸究之徒。攘竊禹武周公孔子之會名。而士夫乃反遜讓而避之。夫今制大合天下舉人而試之曰會試。京邑謂之都會。省城謂之省會。凡都會省會郡邑之地。皆有士夫湯沐。商賈輻輳。大會其鄉人經營室館而名爲某省之會。某郡之會。某邑之會。故會館彌滿於天下。其歲時宴集。則會同年。會同門。會同鄉。皆雜沓數百。雲萃鱗集。自京師迤及直省。皆是也。且夫小人有會。而君子無會。問宴有會。而講學無會。外國有會。而中國無會。雜鬼神有會。而孔子無會。此於國勢政教盛衰所關。非細故也。昔京師士夫強開學會書局。人才萃焉。事既上聞。聖上嘉悅。升爲官局。領以大臣。歲撥巨帑。可謂盛舉矣。今桂之士夫。追同善證人志學之墜緒。發先正涑水陽明念菴之餘風。大陳圖書。廣開學會。庶幾傳孔門大教而不墜。春秋彘狄之貶。

其將傳之天下。吾樂從之。遊而觀其成焉。學者其爲不悅學之閔馬父。逃會之彘狄。孤寡獨夫。離羣索居。歎啓之小人耶。抑其從禹武周公孔子朱子陸子陽明高忠憲劉戡山湯潛庵諸先生後耶。

說雌

星架坡天南新報

漢書五行志。子雞化爲雄。命之曰雞禍。主有女主。後世通儒。類不足信。然妖由人興。有其事不可概謂無徵也。惟雌雞化雄。古多言之。乃今嶺東所報更有雄雞化雌事。得毋國之中有應雄飛而仍雌伏者乎。得毋國之中有雄其名而雌其實者乎。何徵之異也。雖然固無足異。中國今日蓋雌國也。中老子守雌之毒。二千餘年。今日乃澤其極點。入其朝。雌朝也。行其野。雌野也。見其八自上逮下者雌人也。其大者吾不敢言。吾請先言今日政府。政府數人。率聽命于首領一人。是數人者皆雌也。然首領亦不能雄。以其媚內必結。所謂總管內監李連英也。李連英者雄而雌者也。政府首領以媚內而結之。亦雄而雌者也。謂之兩雌可也。兩雌交結。主持國柄。於是政府可謂之雌政府。內相外部爲外相外部者。主邦交者也。乃外不足以抗列強。內惟仰政府之鼻息。是固可謂之雌外部。六官分職。各建卿貳。旅進旅退。無所建樹。問廻鑾至今。各部有能振作者乎。無有也。卿貳如此。無論曹屬。是可謂之雌六部。翰詹雌伏。吾無責矣。台諫非職在雄鳴者乎。乃廻鑾以來。無一人一言及國本大計矣。陰伺短長。聽人指嗾。是

可謂之雌台諫。凡此大小臣工。在內者皆雌矣。外而封疆拳匪之役。東南各省聯抗矯旨。亦足以雄矣。乃嬖變至今。所謂赫赫有名之督撫。惟伺政府之意。爲轉移。可知前之抗旨。乃挾外人以自固。今則情事已異。不能不改其囁強之態。爲依阿之容。賢者且然。庸庸何責。是各省督撫可謂之雌督撫。督撫已雌。下而司道。而府州縣。安能不雌。況右文之國內。而政府外。而封疆。所謂文臣。皆行雌道。區區武臣。豈能獨雄。是以稱奴才之統兵大員。若將軍都統提督總兵之流。巴結則工。打仗則拙。舉國海陸雖百萬之兵。皆雌兵。以將之者固雌也。然此則言乎其官也。方今各國或以農戰雄。或以工戰雄。或以商戰雄。中國之農之工之商。無學以求進步。無會以言組合。其爲各國雌也久矣。若夫士。中國所謂四民首也。乃自少至老。埋頭科舉。試八股則奔走八股。試策論則奔走策論。今開學堂則又奔走學堂。依東傍西。無能自立。其爲文也。惟工頌。最避忌諱。是媚道也。夫士者學爲官者也。所學在媚。無怪乎中國之官之善媚也。蓋媚者雌之職也。妻媚夫。妾媚主。其著焉者矣。中國之官。雌風相煽。府縣媚司道。司道媚督撫。督撫媚政府。旁及九卿。下及台諫。不自今日始。今日尤甚。能媚李連英。其上也。媚政府首領次之。蓋雌毒今日達于極點。媚道今日亦達于極點。不惟媚內。且媚外。蓋自拳匪事敗。舉國排外之心。一變而爲媚外之心。政府一國之代表也。政府媚外。外部從之。督撫亦從之。于是司道府州縣罔不從之。府州縣者親民官也。官惟外人是媚。以殘賊其民。民

乃不聊生矣。中國之民善媚官者也。媚官而官殘賊之。于是黠者乃移媚官者以媚外人。洋教洋籍官無如何。其極也。乃必至如聯軍之役。公然願爲英俄德法美日之順民。其愚者媚官不得。媚外人不得。殘賊所迫。乃不得不聚而揭竿起事。蓋黠者煽亂。愚者作亂。雌國或爲亂國。未可知矣。昔甲乙之際。有爲大高殿聯語者云。大而無當。勵精圖亂。高不可攀。發奮爲雌。以今思之。作者其有先見乎。雖然。雌已雌。亂已亂矣。以雌政府雌九卿。雌台諫。雌督撫。雌司道。雌府縣。雌統軍提鎮。群雌粥粥。本其善媚之伎。爲平亂之方。能使各省土匪游勇會黨。不至羣起爭雄。願長爲雌國之民。而沒世吾不敢知。但環中國而來者。皆雄國。而中國獨雌。雖無內亂。祇言外交。一雌亦難以當羣雄也。夫國而雌。厥禍彌大。鷄禍何足云。然是雞也。雄化爲雌。猶能伏卵。今舉國化雌。巢破能有完卵乎。雖然。有天化者。有人化者。忽而雄。忽而雌。此天化也。願爲雌則雌。願爲雄則雄。此人化也。人化者。天不能阻。中國號四萬萬人。其中豈無抱雄才雄志者。何不相與振奮爲雄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意者其有聞而起舞者乎。

論變法當圓滿三德性

星架坡天南新報

中國其將亡矣。中國其將亡矣。欲救危亡。厥惟變法。法之當變也。中國已知之久矣。曾文正李文忠諸賢已行之二十年前矣。然卒無成效者何也。得其粗而失其精。取其皮而棄其骨也。欲得其精取其骨。非具三德性而圓滿之。斷乎不可。三德性者何。一爲冒險性。二爲忍耐

性。三爲別擇性。必具此三德性。以分配乎變法之初中末三候焉。庶乎近之。否則有愈去愈遠者耳。稽古在昔。吾讀水滸傳。宋公明何以破祝莊。吾讀西遊記。唐三藏何以到西域。以及摩西彷徨於廣漠。閣龍漂泛於泰洋。皆賭萬外以博一生。斷后路以臨前敵者。卒能立厥功。成厥業。慰厥心。願以告天下萬世。實無非具此三德性而圓滿之。故能無恐怖。無罣礙。苦心孤詣。絕不他顧。如鯤鵬之圖南。九萬一息。江漢之赴海。百十朝宗。以此圖功。何功不克。以此勘亂。何亂不平。今中國競言變法矣。未審變法諸公能於初中末三候。獨具此三德性而圓滿之否耳。嗟乎。隻身東望。四海無家。陟彼高邨。傷心故國。惟有馨香禱祝。求上帝早生此三德性圓滿之人。爲我中國救危亡。爲我同胞造福命。庶不負聖天子今日變法維新之一段苦心也。並繹三德性之義如左。而以變法之有初中末三候分配焉。

變法之初。當圓滿冒險性。否則現無數恐怖罣礙之象焉。蓋變法者。改進之意義也。凡革新必棄其舊形。猶進步者必棄其故步。欲上危樓。先離平地。欲適異國。先去故鄉。此理勢之所必然。亦愚夫愚婦之所易知者也。然人之恒情。惟愛守舊。惡勞好逸。性本使然。古人所謂可以樂成。難以圖始者。迨爲此耳。今欲舉四千年深頑厚固之痼疾而空之。以開今日維新之局面而創將來之新世界。成二十世紀自立之中國。責鉅任重。最爲人生狼狽不堪之境。非有眞大本領。眞大力量。誰能任之。誰敢言之。昔者法之變政也。斷頭臺上。民賊血焉。宮闈之內。

貴族血焉。閭里之間。民族血焉。拿破崙乘之。蒙霜犯露。以蹂躪全歐。推之他國。率多如是。故新舊交爭。殺氣彌綸。文運將開。刼運先至。戊戌之變。烈士流血。惟有危險之象。愈釀愈烈。則文明之機。愈迫愈近。不啻直以數君子之頭之血。而造億萬世之文明。以度無數量之衆生。何其重也。抑何其險也。益光明世界。不經炮煙彈雨。則不能醞釀而成。始知西人之嘖嘖於拿破崙諸人者。豈無因哉。弓拽不滿。矢發不遠。非故爲此。勢不及何。嗟乎。當新舊之交。震撼摧磨。驚魂駭魄。風聲草木。汲汲皇皇。有欲求片刻之安而不可得者。中國如欲變法也。非有圓滿冒險性者出。而開其風氣。支其局面。吾恐奴隸之性質。決不能除。獨立之精神。決不能振。維新之法。終不能變。

變法之中。當圓滿忍耐性。否則有半途而廢。見難而退之弊焉。蓋變法者。進步之義。進步者。固可進而不可退。又難進而易退者也。昔摩西之率猶太人。出埃及以遷於迦南也。飄流躑躅於沙漠間者。垂四千年。與天氣戰。與猛獸戰。與土蠻戰。停辛佇苦。未嘗安居。同行之僑。亦叢怨府。大業未成。鬢髮已白。此尋常豪傑之士。所最扼腕面氣短者。故志愈大者。成愈難。行愈遠者。歸愈晚。事物之公例然也。今日變法矣。變之誠是矣。惟恐中間恒遇內界外界無量無數之阻力。自一挫再挫。以至於三四挫者不等。自十年以至百年者比比然。甚而身不可保。名不可全。萬世唾罵。百喙難辭。非能圓滿其忍耐性。又何能堅守淡定。孤行而不退哉。行百里。

者半九十。蓋明鑒矣。

變法之末。當圓滿別擇性。否則可否不審。非所以利民焉。蓋變法者。不徒能棄所厭離之舊界綫。尤在能達所希望之新界綫。故冒險忍辱而不辭。無非欲開將來之新世界以自立於二十世紀之上。苟不能別擇一萬全之歸宿地。以求正中無弊之歸。則其負國民也實甚。試觀世界之政體多途。國民之所宜者亦多途。天下事固有是於此而非於彼者。有宜於前而不宜於后者。則別擇也難。惟當以軍人之魄。而佐以政治家之魂。政治家之魂者何。即別擇之性也。非然者。不別擇則智慧塞。智慧塞則弊竇滋。變法之事。何以行焉。

客述旅非洲華人近狀

叻報

客有自香江來者。訪同寓之人。時已傍晚。余方歸寓。登樓釋衣。於是得見。觀其衣服冠履。盡是西式。余素未習西國語言文字。禮法儀節。疑客爲西人。未敢問訊。俄而客起向余通問姓名。蓋粵俗尙詳。而鄉音未改者也。余愕然啓問曰。子非西人也。何其衣裳裝飾之似西人也。客因自述其少生東粵。稍長而遊學上洋。其父兄素與當道諸公相善。遂憑薦章。就格致書院肄業焉。其粗知西文。粗習西語。粗通西法。粗曉西例之所由來也。卒業後。稍蒙拔薦。忝附出洋學生之列。家貧不能自備資斧。辭不就。後一二年。旅食非洲。於英國所轄之地。租賃一肆。爲供給食貨之業。距今已七八年矣。每見外人苛待華商情形。未嘗不太息痛恨於貧

哀諸公。曾無一人能知保民之政者也。余素好聞瀛海故事。及遠方政俗。與夫華人遠適異國。其衰旺強弱。勞逸貧富之由。聞客所述。知必備嘗艱苦。有感於懷。不平則鳴。肺腑可見。余乃婉然改容。致詞前問曰。僕他日未嘗學問。文質無底耳。不聞古今。目不見中外。雖曾披海國之圖。讀瀛環之志。然記載所及。今昔異形。典策所遺。風俗未備。足跡不遍大千。則章亥之傳聞或誤。夢魂不到絕域。則九州之外難知。今子親歷重洋。遍遊裊海。所見所聞。當必有異。能爲我詳其俗而述其制乎。客曰。唯唯。雖然。口述之例。凡有二端。欲探殊俗之奇聞。究遠方之怪事。山禽野獸之炫麗。禽魚草木之大觀。衣服物飾之崇尙。土風國俗之異同。怪怪奇奇。種種色色。如山海經之所載。風土記之所詳。足以助清談。供笑柄。述者忘倦。聽者破睡。此亦燭殘燈炧之叢談。而茶罷酒餘之佳話也。子之所樂聞者。豈在是乎。余實不敏。未敢暢陳。至若商務之盛衰。華工之勤惰。外人相視之厚薄。吾儕謀生之得失。其貴賤若何相等。其貧富若何比較。與夫何等事業。爲吾儕所長。何等事業。爲吾儕所短。何等事業。爲吾儕之利。何等事業。爲吾儕之害。言之者各就所見。以垂諸文。聽之者略有所聞。以資鑒戒。似此有益於世道。有利於見聞。所謂儒生不出門而知天下事者。蓋指此也。子所垂問。得無爲是。吾願就耳目之所及。推眼界之所存。畧陳閱歷之詞。以佐輶軒之採可乎。余起而謝曰。何敢請爾。因所願也。客曰。非洲之種。原爲黑奴。木石與居。鹿豕爲伍。深山野人。相去咫尺。前以文教不宣。倫

常未定。歐西大國羣起而爭。殺戮相殘。枕骸遍野。歐洲之人。畏其兇悍。狡然變計。不與鬪力。而與鬪智。爭競甫十餘年。而非洲土人。竟成奴隸矣。歐人之析割非洲也。其土地尙屬洪荒。其物產未形弩末。其地廣而人稀。其土瘠而礦盛。於是招集華人旅居其土地。供億其食貨。妬華人工良價賤。乃創立苛法。使不得分天地自然之利。機器之局。不與華人合羣。司礦之工。不準華人僭越。公司之利。不準華人承充。利藪之途。不準華人分潤。華人之經商於此者。祇有供應食貨之業。又復限爲定額。使不得多造。每月呈進支數目。稽察其利息多寡。其利息微者。得仍其舊。其利息多者。乃詳察其月中所售各貨。以何款爲暢銷。乃多方阻撓。以奪其利。務以每人所入。不過足抵中人工價而止。其購貨之例。又不得向外埠自行採辦。必要在本處西人所創之公司。婉轉求售。西人遂就時價之值。以定索取之資。使利息不過二分。以是爲制。其有來貨購自外埠者。於入口時。重征其稅。務以不敵在本處公司轉買之利而止。所以吾儕所居之埠。華入不過三千。未嘗生寡食衆也。然欲求中富之商。無幾人矣。非洲土人。於五倫之分。實未有所得。然而男女之別。亦未嘗不重。婚姻之制。先之以媒妁。聘則爲妻。夫死不嫁。此其與中國同者也。細察其意。甚樂與華人結親。久欲招贅。然風俗草昧。不能自製衣服。其雞處內地之人。寒不爲衣。以野獸之皮蔽體。暑則袒裼裸裎。僅披紈袴而已。且貌醜不揚。血肉如炭。故華人畏之避之。而不欲與聯姻婭也。前數年間。土人曾請西人代申

此例。而西人知勢不可迫。乃婉言釋之。其說乃止。自時厥後。而土人華人。畛域亦愈嚴矣。至若西國所以待土人與華人之差等。言之更覺傷心。西國之待土人如奴隸。而待華人則如牛馬。待土人僅抑壓相制。待華人更鞭撻馳驅。是土人僅供西人之役。而華人更供土人之役也。堂堂中國。以二萬萬方里之地。而不能養民。以四萬萬靈秀之民。而不能自養。流離轉徙。奔走服役。求饗殮之費於絕域殊方。甘聽無教之國。無知之俗。叱咤使令。而無愧色。其見辱於非洲。尙且如此。而況海外諸邦。有較諸非洲而不可以道里計者。其相待之情形。豈可思議耶。誰爲爲之。孰令聽之。忍恥含羞。至於此極。言念及此。能不神傷。吾儕非戀此都。久思舍去。然萬方一概。斷無樂郊。瞻烏爰止。於誰之屋。緬懷故都。又積弱不振。飄零身世。無處求生。每念故鄉。自然流涕。四月以後。維新政啓。農工商礦。特設專科。築路製船。規模式廓。風聞所播。薄海歡呼。吾儕遠隔萬里。而耳有所聞。未嘗不握手稱頌。以爲自茲以往。父母之邦。養民有政。保民有政。海內臣庶。各盡所長。勞心治人。勞力食人。不數年間。新法聿成。制度式備。吾儕小人。正不必遠涉重洋。苟求衣食。相忘故我。受制他人。聞斥逐之令。則以爲憂。受招徠之情。則以爲喜。一飲一食。皆仰給於他人。出話出言。均奉承於彼俗。野蠻自處。無教自甘。不與共立於人羣。不見相容於與國矣。吾乃欣幸。北望神州。冀供犬馬之勞。稍盡率土之力。自量德菲才絀。不堪大用。然希圖饋食之任。欲效轉糧之職。則業此有年。亦未嘗不堪採擇也。於

是興辭故業。收拾行李。鼓輪東渡。旬月而返。七月之交。遂抵中國。探望新政。亶亶可觀。託跡上洋。以俟機會。曾幾何時。奇變猝起。八月六日。宮闈釁作。向之所是。今以爲非。向之所可。今以爲否。其有曾說一新政。選一新法。薦一新進之人。陳一振興之事者。加以新黨之目。與以變法之罪。其幸者斥逐。不幸者放流嚴捕。尤不幸者繳旨正法。而四月以後。所議維新之政。盡成畫餅矣。吾儕所學。皆足見忌於當時。儻猶眷戀於窮途。即不必效六君子之就刑。各遭臣之放逐。其有不餓死填溝壑者耶。毋寧爲他國之牛馬。猶愈於作中邦之餓殍矣。況沸釜之中。豈有遊鱗。覆巢之下。諒無完卵。中國之人。爲保種計。亦何若去亂國而適治邦也。客言及此。掩袂零涕。若有悲不成聲者。余慰之曰。子之所論。不爲無見。然揆諸今日情形。未免杞憂太過。聞嘗披閱各處報章。見維新之政。前日雖經懲創。然事後知悔。仍能通容辦理。暗思採擇施行。是以操兵之令。恆有所聞。團練之札。不絕於耳。交涉外國。無不竭忠盡歡。保護教民。實屬防微杜漸。又況頻催開礦。屢諭裝船。築路之詔未嘗收。鑄礮之工未嘗撤。而且開復農學。重設學堂。種種皆治國之經。事事皆保邦之策。意者在廷諸臣。知守舊之不可自立。而翻然改計耶。子不姑俟其時而決絕去國何也。客曰。噫。子久居中國。當必情僞畧知。何獨於掩耳盜鈴之故技。竟不能覺察乎。中國之人。於興亡大勢。強弱情形。未嘗不知。然知之而未嘗克行也。嫉忌之見不釋。而能休休有容者。吾未之前聞也。利祿之見未忘。而能偶俱無猜。

者。又無是理也。子疑吾言過激。盡觀今日所謂操兵團練交涉外國保護教民開礦裝船築路鑄礮重農勸學諸事。其所行何法。其所用何人。大率有名無實。大言欺世者。見容於朝。實心辦事。實力施行者。見嫉於俗。推朝廷之心。明知一切新法。實便於民。苟一概芟除。深恐輿情大失。於是舉素所稔知。深信其辦事不濟者。委而任之。使虛張聲勢。掩人耳目。其有劣迹未著者。且不敢授之權矣。是以劉峴帥所奏各事。仍非十分破格。在維新者見之。不過布帛菽粟之言耳。然且概從斥駁。一則曰無庸議。再則曰無庸議。此其彰明較著。人所易曉者也。今子猶斤斤然道其翻然思改。尙何詞耶。如曰中國之政。存亦變。亡亦變。變於我亦變。變於人亦變。使我隱忍久活。討鼻息於危病之人。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我所以不覩不聞。聊勝於蹈東海而死也。來叻之頃。到日本一游。觀彼邦人士。其視我中國危險之局。亦多從同。則今日所論中國情形。實非我一人之私見也。自茲以往。吾儕三千人。大抵在非洲之日長。而居中國之日短矣。是時同座四人。皆有心之士。聞客所述。無不太息。屬余略記其事。以告此邦之同志者。

觀戲記

舊金山文興報

無涯生越太平洋而客美洲也。登岸見所謂吾廣東人。衣廣東之衣。食廣東之食。言廣東之言。用廣東之器具。舉飲食玩好。服飾器用。無一不遠來自廣東。聲音笑貌。性情行爲。心腸見

識起居嗜好。無一不如在廣東焉。所異者一項黑洋帽。服尙黑色耳。無涯生驚曰。斯地其廣東乎。外國哉。何廣東之流寓此地者。或數世。或數十年。或十餘年。或數年。毫不爲他國風潮之所變遷。政治之所沾染。文明之所吹噓。而依然完全無缺。至死不變之廣東人也。廣東人其有獨立之風哉。其有唐三藏到西方取經。過火焰山。有齊天大聖之火扇。火不能傷之術哉。俄而爲友人引而觀戲。其所演班本。又廣東戲也。花旦。小生。白鼻哥。紅鬚軍師。斑頭婆。無一不如廣東。舊曲舊調。舊絃舊索。舊鼓舊鑼。紅粉佳人。風流才子。傷風之事。亡國之音。皆在本國。既憎其無謂。今在外邦。豈能入耳哉。不忍卒觀而去。無涯生聞昔法國之敗於德國也。議和賠款。割地喪兵。其哀慘艱難之狀。不下於我國今時。欲舉新政。費無所出。議會乃爲籌款。非激國人憤心之計。先於巴黎起一大戲臺。官爲製曲。官爲收賞。專演德法戰爭之事。摹寫法人被殺流血。斷頭折臂。洞胸裂腦之慘形。與夫帝后蒙塵。縉紳戮辱。孤兒寡婦。幼妻弱子之淚痕。無貴無賤。無上無下。無老無少。無男無女。頃刻慘死於彈烟炮雨之中。震疊同葬於旗影馬蹄之下。種種慘劇。種種哀聲。而追原國家破滅。皆由官習於驕橫。民流於淫侈。咸不思改革振興之故。凡觀斯戲者。無不忽而放聲大哭。忽而怒髮衝冠。忽而頓足捶胸。忽而磨拳擦掌。無貴無賤。無上無下。無老無少。無男能女。莫不磨牙切齒。怒目裂眦。誓雪國恥。誓報公仇。飲食夢寐。無不慎恨在心。故改行新政。衆志成城。易於反掌。捷於流水。不三年而國

基立焉。國勢復焉。今仍爲歐洲大強國。演戲之爲功大矣哉。

無涯生又嘗遊日本矣。觀其所演之劇。無非追繪維新初年情事。是時國中壯士。憤將軍之專橫。悲王室之微弱。鎖國守陋。外人交侵。士氣不振。軟弱如婦人女子。乃悲歌慷慨。欲捐軀流血以挽之。腰紮白布巾。橫插雙劍。一以殺人。一以殺己。徧走諸侯王。說以勤王討賊事。其日夜聚議所。或在娼寮酒館。漫天大雪。携劍出門去。頃刻取仇人頭歸。以下酒。以起舞。櫻花門外血如櫻。前者死。後者繼。起義兵與舊黨相爭。不惜冒叛逆名。會津城中。一日餓死十餘萬人。當時人捐銀壹毫以爲兵費。鎔鍋釜以爲兵器。積骸壘尸。家亡身死。而志士仍不顧也。久之。政府知民氣之不可遏。乃急急改革。將軍歸政。王室復興。下詔維新。褒封忠義。政治年年改良進步。日本人乃有今日自由之樂。與地球六大強國並立。日本人且看且淚下。且握拳透爪。且以手加額。且大聲疾呼。且私相耳語。莫不曰我輩得有今日。皆先輩烈士爲國犧牲之賜。不可不使日本爲世界之日本以報之。無涯生旁坐墨墨而心相語曰。爲此戲者。其激發國民愛國之精神。乃如斯其速哉。勝於千萬演說臺多矣。勝於千萬報章多矣。於是追憶生平所觀之劇。而驗其關係於國種會社何如。而論次之。無涯生生於廣東之惠州。面山國而背海國也。伏處窮鄉。見聞謗陋。然聞吾廣東戲班有五種。曰廣州班。曰海南班。曰潮州班。曰惠州班。曰過山班。南海班吾未之見。惠州班不脫廣東窠臼。且聲色不逮之。無足觀者。

廣州班爲全省人士之所注目。其名優工價。至於二三千金。聲價甚高。然大概以善演男女私情。善鼓動人淫心。爲第一等脚色。故其日戲。尙有無風起浪。事急招兵。奸臣當國。太子回朝。盡誅奸黨。國泰民安等節段。以觸人分別賢奸之心。至於夜間所謂出頭者。則盡是小姐。丫鬟。公子。專顯花旦小生之手面。繪影繪聲。牽連撮合。無非野合私奔。勾脂粉。挂蚊帳等事。深夜沉沉。淫情勃勃。以淫夫淫婦之行爲。反可致狀元夫人之榮貴。愚夫愚婦何知。有不怦怦心動。相率爲桑間濮上之行者哉。雖其間亦有一二如蘇武牧羊。李陵碑等。述忠臣義士之遺踪。其詞可泣可歌者。然蘇武牧羊。全不演其拒衛律。李陵之招降。十九年嚼雪吞氈。抱漢節之苦心。而因其娶有胡婦。妄造猩猩女追夫之事。以亂之。或且連昭君出塞而爲一齣。夫蘇武武帝時人。昭君元帝時人。相去百餘年矣。乃演者以二人連轡歸國。儼若同時。以上取之。則無精神。以下取之。則非事實。其他陳陳相因。毫無新調。聲音靡靡。鄭衛衰亡。又不具論矣。此有心人觀戲。所以不能終曲也。

潮州班用福潮佬方音。故鄉俗謂之福佬班。其所演乃與廣州班大異。廣州班往往取小說之一節一莖一花一木而牽合之。潮州班其所演小說。積日累月。盡其全部而後已。三國演義。水滸隋唐演義等書。皆其常演之本。不獨隻字不遺。即其聲音笑貌。偶有差錯。萬目閱之。故觀其演三國也。如置身於鼎足之場。而親見其雄君桀士。武臣健卒。設謀致勇。以爭割據。

土地也。其演水滸也。如與宋江武松爲伍。殺貪官。誅淫婦。民權興。官權滅也。其演隋唐演義也。如親見晉君。以天下爲己私產。採致良家子女無數。日夜縱淫於內。興土木。建宮室。使民帶刑作工。草菅兆姓於外。英雄混混。乃羣思撥亂而爲治。開新國。除淫昏也。蓋嘗論之。廣州班似於尙文。潮州班近於尙武。廣州班多淫氣。潮州班多殺氣。以是之故。其人民之感召。與山川風俗。極有影響焉。廣州受珠江之流。故其民聰明豁達。衣冠文物。勝於他土。然智過則流於詐僞。文多則流於柔弱。此其蔽也。惠潮嘉以東。稟山澤之氣。故其民剛健猛烈。朴魯耿介。勝其他土。然過猛則戰鬥時作。過介則規模太隘。此其蔽也。無涯生自有知識以來。見我州中倡革命者。蓋數十起矣。其視革命之事。如食飲衣服之不可離。其視死於戰鬥。若榮慶焉。官雖痛勦殺之。毫不能止也。然而打家劫舍之事。則不屑爲之也。若夫省會之地。搶劫如林。省城以西州縣。夜不安寢。行水之收。歲至數萬。而揭竿之舉。鮮有聞焉。東江有會黨而無綠林。西江有綠林而無會黨。此廣東東西江人種性情之大別也。然而於當今萬國競爭。自存優勝劣敗之際。求其有軍國民之性質。尙武剛烈之氣象者。則吾雖東江人。不能不私贊之。私喜之以爲吾東江人。稍有近於是也。雖然。東西江大別之所由來。何自始乎。曰。亦於始潮州班廣州班所演宗旨不同而已矣。潮州班重鼓鑼。廣州班重絃笛。鼓鑼之聲。使人聞之心壯。絃笛之聲。使人聞之心頹。然而潮州班守其方音。不能通行於全省。且專演前代時事。

全不知當今情形。其於激發國民之精神。有乎古而遺乎今者也。廣州班則無精神。無事實。聞有如仙花法新華者。能撮紅樓夢晴文補裘爲一齣。三國演義劉備招親爲一齣。既憂憂乎難得。至於陳腐之曲本。誨淫誨盜之毒風。尤數見不鮮。足以傷風敗類。皆不可不大加改革者也。

若夫過山班。則俗謂之雜班。自檜以下無譏焉。廣東之戲盡此矣。廣東之於中國。言語特殊于各省。習尚特殊于各省。下至民間所演之戲。亦特殊于各省。蓋中國之視廣東。如一外國焉。北清之人。多稱廣東省爲廣東國者。幾於名稱其實矣。昔法國名士評拿破崙之文曰。生于哥塞牙。深山大澤。議論自存國風。廣東之人愛其國風。所至莫不携之。故有廣東人足跡。即有廣東人戲班。海外萬埠。相隔萬里。亦如在廣東之祖家焉。中國京師。吾未至。吾弗知。昔在上海。聞有同慶茶園者。廣東戲也。與天仙丹桂各外江班抗行。未久即歸消滅。蓋外江班能變新腔。令人神旺。廣東班徒拘舊曲。令人生厭。宜其敗也。外江班所演。多悲壯慷慨之詞。其所重在武生。廣東班所演。多牀第狎褻之狀。其所重在花旦。武生有英雄氣象。花旦有腐儒氣象。英雄使人敬。腐儒使人憎。廣東班若不從新整頓。吾恐十年後。皆歸消滅無疑也。外江班所演。打鼓罵操。大紅袍等戲。頗有誅奸滅惡之心。所撮鐵公雞。述洪楊與滿清戰爭時事。兩軍兵士。皆無紀律。紮營則彼此聚賭。聞戰則各歸隊伍。官軍淫掠。無異洪軍。于滿清中

與國史外。稍存一公道信史。使漢人耳目。不至全爲所蔽。噫嘻。成敗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近年有汪笑儂者。撮黨人碑以暗射近年黨禍。撰康有爲演說。以紀維新緣起。爲當今劇班革命之一大巨子。意者其法國日本維新之悲劇。將見于亞洲大陸歟。且夫班本者古樂府之遺也。樂府者古詩之遺也。詩三百五篇。皆被之管絃。以正風俗。以宣教化。樂者感人最深。故歲終使者采風以入樂。使知民間疾苦。而時變其政。是故十五國風之詩。皆十五國所演之班本也。漢書禮樂志。房中歌。郊祀歌。大風歌。秋風歌。匏子歌等類。漢時所演之班本也。至於魏晉隋唐。凡士大夫有佳篇雅什。纔經脫稿。即播人間。如王之渙王昌齡高適等。旗亭飲酒。女優徧唱各人詩。始及黃河遠上白雲天。一片孤城萬仞山。是魏晉隋唐之班本。即當時之詩詞也。宋元以後。詩與樂離。士大夫所詠者。不可譜之于樂。於是始創曲本。西廂記。明珠記。琵琶記出焉。源流孽多。又有南腔北腔。南曲北曲之分。行於燕趙秦晉間者。謂之北曲。行於吳越者。謂之南曲。南北之方音既不同。而中原樂器。經三國五胡之亂。散失無存。北方所用之樂。大都由東胡北狄西域而來。南方所用之樂。大都由滇南川西邊界而至。年遠代湮。不可殫述。乃自元以來。華夷無限。賢人君子。不得志于時者。思爲移風易俗之助。往往作爲曲本。以傳播民間。如湯玉茗之牡丹亭。臨川四夢。孔雲亭之桃花扇傳奇。蔣心餘之冬青樹。一片石。香祖樓。空谷香。臨川夢等類。共成九種曲。皆于一時之人心風俗。有所關繫焉。蔣心

餘之言曰。天下之治亂。國之興衰。莫不起于匹夫匹婦之心。匹夫匹婦之心。莫不成於其耳目之所感觸。感之善則善。感之惡則惡。感之正則正。感之邪則邪。感之既久。則風俗成。而朝政亦因之焉。故欲善朝政。莫如先善風俗。欲善風俗。莫如先善曲本。曲本者。匹夫匹婦耳目所感觸易入之地。而心之所由生。即國之興衰之根源也。無涯生曰。蔣君其知本哉。雖然。豈特此哉。夫感之舊則舊。感之新則新。感之雄心則雄心。感之暮氣則暮氣。感之愛國則愛國。感之亡國則亡國。演戲之移易人志。直如鏡之照物。靛之染衣。無所遁脫。論世者謂學術有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戲者。豈非左右一國之力哉。中國左右世界之力。若演戲者。豈非有左右一國之力哉。中國不欲振興則已。如欲振興。可不於演戲加之意乎。加之意奈何。一曰改班本。二曰以樂器改之。之道如何。曰。請詳他日。曰。請自廣東戲始。無涯生於是乎記。

中國官場派別說

檀香山新中國報

凡立國必有官。所以供國民之奔走。爲國民之犧牲。而助一國之行法奉法者也。上而共和政體。中而立憲政體。下而專制政體。即至于野蠻土番游牧部落。猶必有輔佐其酋長者。以理其一區之事。以事其一方之民。無之者不可以爲國。中國之設官久矣。唐虞三代。事少官簡。其制未備。降及周秦。漸以繁衆。至滿清則拓地愈廣。其民愈多。而官之設亦愈備矣。內而軍機六部。外而督撫州縣。上而顯要諸秩。下而屬員參佐。有專官。有分官。有具官。有兼官。有

有職而無事之官。有事而無職之官。其人衆矣。其號繁矣。而所謂受官無愧者。要不過於一姓之事。一家之物。能謂媚供奉而已。其于國民緊切之關係。茫然未知。嗟乎。以若而人者。於一國之大。而號之曰官。于一國之民。而別之曰官。不幾令國亡民苦而不已哉。外國謂吾民夜郎自大。故開通之事。動多隔膜。不能取人之長。以濟吾短。然官之不知親民愛民。而自尊自大者。何一不爲吾民之先導。內之不能親外。與上之不能親下。等也。於吾民又何責也。且吾民之不能與外人相親者。惟此自尊自大之心而已。而官之以自尊自大。而窮形變相。乃至有鑄鼎不能寫其狀。燃犀不能燭其姦。爲鬼爲蜮。而無可窮詰者。患得患失。可痛可憐。其派別抑何多也。今請分其派別。刻劃其形容。圖繪其面目。鉤距其心思。以爲吾中國之官。痛下鍼砭焉。

一曰。強盜派。以剝削爲穿窬之具。以祿位爲標規之場。其民則失物主人也。其民之貨財產業。則所失之物也。幸國家之有故。多方勒詐。廣爲捐簽。曰。吾以爲國爲民也。而其實則以自肥。此盜之鼠竊狗偷者也。民有訟獄。酷刑苛法。誅求無厭。或均兄弟之產。或理錢債之事。子公染指。陳壽索米。明目張胆。衆怒不恤。此盜之白晝行劫者也。一錢之值。必計銖黍。一物之微。亦必利己。大來者固大受。小來者亦小受。此盜之偷豬捉鷄者也。人有田產。無故而充之。人有房舍。無端而封之。爲上司者。必重賂而超升其下僚。爲下屬者。知上官之陰事。亦把持

而劫取之。此盜之贓物巨萬者也。別借名目。以避盜之名。而行盜之實。盜之巧也。手握重權。既有盜之實。亦不避盜之名。盜之悍也。三年一任。或調他缺。既盜于此。又盜于彼也。身既離任。他人承乏。蕭規曹隨。前後一例。傳盜之心法也。盜之盜也。常畏人。官之盜也。常驕人。盜之盜也。如狐鼠。官之盜也。如虎狼。盜之盜也。盜發而罪盜。官之盜也。盜得而賞盜。其甚者以盜之物。孝敬于上之爲賊者。而轉相盜矣。既盜其財。復盜其權。且大盜移國矣。是舉中國一盜國也。是之謂強盜。

一曰相公派。相公之說。不知始自何時。然大率雄而雌者。弁而笄者。支那官制。凡爲官吏者。不得宿娼。有犯之者。一經覺察。即行革職。故相公者。娼妓之代表也。所以便官吏者也。又支那自宋元以來。道學盛行。隋唐家蓄歌妓之事。一洗而空。故爲官之不能節慾者。類皆不能無外遇。而妓館又爲當官者所不當遊之地。因遂易以相公館。無妓之名。而有妓之實。故官吏所聚之地。即相公所聚之地。京師其最著者也。然吾謂以官吏狎相公。何異以相公狎相公。何也。中國之官吏。一相公之官吏也。其奴顏婢膝。跪拜于上官之前。即相公之送迎狎客也。其巧言便佞。諂諛于上官之側。即相公之趨媚狎客也。其翎頂煌煌。袍服蹌蹌。即相公之揉羅被縠。備極妍態也。其爲屬員者。不敢言其堂官之名。爲郡縣者。不能稱其督撫之號。即相公之大人先生。滿于口頭也。且相公之同類也。平等。而官吏則卑者媚其尊者。尊者者媚

其又尊者。交相媚。則交相爲相公也。相公之賤骨也。求財。而官吏則既以身媚之。又復以財媚之。既失身。又破財也。天下有不爲官吏之相公。無不爲相公之官吏。父以詔子。兄以勉弟。捐一生有用之精神。棄一家不義之財產。結一國無窮之民怨。以博此相公之名行。始則爲青年之相公。終則爲白髮之相公。行相公之術。愈神。則爲相公之貌。愈醜。而心相公之心。愈至。學相公之學。愈勤。凡京師之相公館。一吏部衙也。京師之相公名。一縉紳錄也。京師之相公所行之事。一官吏之大老師也。有以科第進身者。有以捐納得官者。其入行之來路。雖不同。而要其爲相公之行。中人則無不同。嗟呼。安得有大力者。大變新法。使仕途清淨。一洗此相公之官吏。以興吾國也。昔乾隆朝。士陛見者。皆震慄。不能爲人。論者以爲鴛母之待其妓女。無以加諸。蓋欲其爲相公則然也。徐花農使輿取士。風氣驟然。其少年士子。至有穿紫衣。傅白粉。以求售者。論者爲發軔之始。即爲此禽獸之行。彌子餘桃。董賢斷袖。當不是過。然欲其爲相公則然也。官吏乎。相公乎。內之辱親。外之害人。小之失身。大之喪國。彼相公亦不知其弊一至于此極也。西后歷國家慶典。而加十六字徽號。吾于中國相公之官吏。亦欲以十六字奉之。曰庸惡陋劣。荒謬便佞。頑固蠢拙。淫媚姦巧。

一曰優伶派。人生如寄。所處之境。何一非劇場。所爲之事。何一非夢境。誰是認真。誰是弄假。江上峯青。曲終人杳。輭紅萬丈。人海蒼茫。彼蒼者天。特設此空中花。水中月。以玩弄此醉生夢死之輩。而馳逐於酣歌曼舞之場。入其局者。不之覺耳。然既有職位。即有義務。爲一國之

君則一國之土地人民。寄於此人之手也。爲一省之主。則一省之土地人民。寄于此人之手也。即至于爲公使。爲領事。位其位。卽事其事。國體之存亡與焉。商民之安業與焉。不得以劇場夢境塞責也。乃觀於中國之爲官者。花衣朝裙。翎頂補服。非不濶哉煌煌也。然與優孟之衣冠何以異。朝請聖安。夕荐屬員。非不言之有故也。然與登臺之一曲何以異。僂僂示敬。拜跪示恭。非不容儀可觀也。然與屢舞之傞傞何以異。于醜百怪。可笑可憐。盡相窮形。鑄鼎難象。衣冠也。言語也。動作也。皆官吏登場之物也。實皆優伶登場之物也。夫此數事者。本不足以爲官吏羞。然試問支那之爲官吏者。舍此以外。更有所知。更有所能乎。無所已知。則已知己能者。惟此區區。而謬然登場。手舞足蹈於二十世紀歌舞臺上。則其爲羞也大矣。不特惟是。優伶之習其業也。現身而說法。有益于人。聚千載於一堂。善者勸而惡者戒。官吏之溺其職也。貪殘而無底。有害于人。而無益于人。斂衆怒于一身。富者怨而貧者恨。優伶雖非廬山真面。然習之既久。義俠之氣。出于自然。官吏狃于作僞情狀。而安之若素。姦詐之心。將爲固有一得一失。孰是孰非。必有能辨之者。以人命爲兒戲。以所治爲旅舍。花面一出。萬人怨恨。牛鬼蛇神。千變百幻。而彼猶復施施自得。逞其一日之權。行其一朝之惡。及其既也。金鼓歇絕。寥落收場。不至于殺其身不止。爲子孫計。爲宗族計。曾不得善其後焉。嗚呼。作僞心勞日拙。其亦不思而已耳。然其爲無恥之優伶。則斷斷然也。

一日魔鬼派。狄仁傑之女姑。恥事北朝。朱虛侯之懿親。必鋤非種。今之竊神器。亂朝綱者。西后其人也。然猶復屈膝折腰。甘心無恥者。必非端人。以不端之人。而立于僞臨朝之世。則其鬼頭鬼腦。鬼模鬼樣。有必然矣。那拉鬼王也。無此輩則不能攬大權。義和拳鬼卒也。無此輩則不敢行惡事。吾意閻羅天子。不知如何失慎。以致枉死城開。酆都獄潰。而此輩大鬼小鬼。私行逃脫。擾亂世間。肆其殘賊。爲害於支那。爲害於支那之國民。鬼聲咻咻。鬼影童童。魑魅魍魎。充塞大陸。吾又深怨上帝造人。何不將此鬼魂鬼魄。鬼種鬼類。盡數殄絕。烟銷灰滅。而使支那爲鬼國。見害于鬼官。嗟乎。若而人者。天堂所不容。地獄之變相。上帝之所必戮。天使之所必誅。不入阿鼻。即轉畜道。安所得照妖鏡。使魔鬼無遁形。又安所得鬼趣圖。繪魔鬼之真相。則人人皆知魔鬼之爲害。而魔鬼之世界盡滅也。

總而論之。強盜者所以臨下。相公者所以事上。優伶者處世擅長之技。傀儡者本來面目之形。魔鬼者擾世紛亂之狀。其術百出而不窮。其人更僕而難數。而其所挾持之技倆。要不外此區區數端。以此治國。何國不亡。以此臨民。何民不困。況乎環列者皆強大之國。而我獨藐然中處。汲汲不可終日者乎。將以爲民之多僻。事固應爾也。而同是國民。歐美之民何幸也。將以爲天使之然。不可救藥也。而天鑒在上。究胡爲而此醉也。嗟嗟。狂瀾誰挽。痛大局之將淪。酷吏何多。詛斯人而不死。天乎數乎。抑亦人爲而至于此乎。獨奈何充斥如斯。竟不出此。

數者之外也。

且夫撫我則后。虐我則仇。好惡拂人。災必逮身。爲人君者。猶不能以尊乎在上。而逞其權力。以危其國。苦其民也。故曰。君者立于無過之地。而況爲人臣下者哉。然中國數千年來。類皆知有君。不知有民。勤于事上。而虐以臨下。爲君者以是勸其臣。爲臣者以是得于君。轉相姦比。傳種遂謬。及其既也。知有君者。亦不過利祿之路。然大利當前。則遺其君。而以自私者有之矣。並無所謂君也。夫天下未有孑然獨立。與其二三阿諛諂媚之臣。而可爲國者。然則民爲邦本之義。其事蓋斷斷也。不知此義。而謬曰。官也。官也。是何異驅犬羊而加以衣冠。高坐衙堂。環立虎役。猖狂咆哮。肆其凶惡。而謬曰。官也。官也。哉。蓋無怪舍前此所論派別以外。而不見一官也。雖然。吾于此官。蓋無貴焉。使之敢作妄爲。甘心出此派別者。吾民亦不能辭其咎也。已不放棄其權。誰敢侵奪其權。品級公卿。裁量執政。國民之事。國民之權也。爲官者素知吾民無以治之。故遂放胆張目。而不自恤焉耳。然則治之之法。當奈何。曰。有不出派別之途。者。殺無赦。如此而後。官箴肅。官途清也。歐美日本之民。以流血爭之。而今日遂以制吾國。虐吾民。吾甚望吾民。毋終爲人所制也。吾更望吾民。其將轉以制人也。區區行尸走肉之官吏。曾何有焉。爲吾民者。可以興矣。嗚呼。爲吾民者。可以興矣。

覆而國不亡。惟失其主權者則國亡。故亞臘斯加可以賣亞爾塞斯。洛倫可以讓於俄法。無傷也。法有國而無朝。美有國而無朝。於法美無傷也。元之政府覆於明。元人之政府亡。正漢人之國所由興也。法之政府覆於普魯。意之專制政府亡。正法人民主之國所由興也。若夫所謂中國者。其主權何在。謂主權在民則民無權。謂主權在君則君無權。謂主權在諸侯王大臣。則諸侯王大臣僻處于萬山之中。而不敢出。謂主權在疆臣。則疆臣雍容坐鎮于各省之中。而待國之亡。則中國之主權。外人之主權大也。地之上焉有主權。亡而猶得謂之國者。自其內視之。則人民也。君主也。官吏也。皆隸屬於國者。譬之一公司。人民其股東也。君主其會計也。官吏其司事也。聚股東會計司事各人而謂之公司。聚人民君主官吏各部而謂之國。其義一也。故一國之中有國法。爲民者守之。爲君爲臣者守之。民犯國法謂之亂民。君犯國法謂之暴君。臣犯國法謂之賊臣。其名不同。其罪同也。然則但舉一民不得爲國。但舉君若臣亦不得爲國。大地之上焉有一人數人而自稱爲一國者。然則所謂國者。果誰有之乎。曰人人有之。即輿夫走卒亦得而有之。人人不能有之。即帝王君主亦不得而有之。人人有之者。謂人人對國有應盡之義務。既爲一國之人。即無所逃於一國之中也。人人不能有之者。謂人人於國有應得之權利。苟以一人而用其專制之權。是一國之所不容也。故任一國之陸沈而理亂不知。黜陟不聞。以爲我終其身者。謂之忘國。抑

人民之自由。抑人民之平等。而使之流離困苦。不得其所者。謂之賊國。忘國賊國。厥罪惟均。皆國之蠹也。

然則吾國之亡。果誰致之乎。曰。外人不能亡吾國。而國人亡之。君相不能亡吾國。而匹夫亡之。君相擅剝我土地。以裨外國。是盜賣我田產以自利也。君相擅吸我脂膏。以償兵費。是劫掠我財物以媚人也。君相擅與他人立約。曰。某省不讓某人。某島不讓某人。是家僕與外賊通。以破主人之家室也。然吾民若罔聞知。不敢與之爭。若曰。吾儕小人。焉知大計。是雖烹我剝我。而我亦不敢動。所謂放棄其責任者也。於外人乎何尤。於君相乎何尤。

然則吾民之自外於國。果誰使之然乎。曰。是由不知無國之苦。試問廣州九龍膠州旅大京津之民。廬舍被焚。財產被奪。妻女被掠。墳墓被掘。伏尸徧野。血肉狼籍。目不忍睹。耳不忍聞。此其故何也。曰。惟無國之故。試問美洲澳洲南洋各島之地。逐我華民。焚我商店。飲我以毒藥。幽我以深坑。吞聲飲泣。莫可告訴。漂泊異鄉。生還無日。此其故何也。曰。惟無國之故。嗚呼。印度人無國。而頻年饑饉者。飢欲死。波蘭人無國。而遷於西比利亞者。寒欲死。埃及人無國。貧欲死。猶太人無國。富欲死。無國之民。豈有他哉。終歸於一死而已。

故吾民苟立國則已。再不立國。則今日之慘。猶不爲甚。他日者。四萬萬之民。必將散之於西比利亞。散之於阿非利加。散之於澳大利亞。且所至之地。土人得而窘逐之。白人得而踐踏

之。而所謂中國者。永無中國人之足跡。而所謂中國人者。地球上永無容身之地。是雖歷千萬年億兆年而終無立國之一日也。願問四萬萬同胞將何以處此。

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廿世紀世界之前途

橫濱開智錄

帝國主義 (Imperialism) 之名。何自昉乎。乃起於當時拿破崙黨之欲謀恢復帝政。故稱其主義爲 Imperialisme (—Opinion des Imperialistes) 此真帝國主義也。至今日之所謂帝國主義。實大有不同。如北亞美利加洲所行之帝國主義。乃膨脹主義也。擴張版圖主義也。侵略主義也。總言之。今世界之帝國主義。實狄塔偏 Dick Turpin 主義。即強盜主義也。狄塔偏生在十八世紀前半期。乃英國古來之大強盜。如我國所謂盜跖之類。雖然。亦姑可從俗之稱。名之曰帝國主義焉。

今日之世界。是帝國主義最盛。而自由敗滅之時代也。

帝國主義何以一時獲大勝利。而自由之衰頹敗滅。一至于此。此世人之所怪異驚愕者也。然細求其所以然之故。其來甚遠。非一朝一夕也。請試言其畧。則有四焉。

一 物理學之發明

二 人種之膨脹

三 強弱之不齊

四 列強革命之後

自十五世紀之末以後。歐洲方始漸漸脫去黑暗時代。此時恰似一葉陽春。剛到上林之象。物理學亦隨之日見發明。上古與中世之時。物理學不大明。諸真理無由發現。人民如在五里霧中。所有一切天然事物。皆足以使之恐怖。故在上古則爲神異所愚。在中世則爲君主所屈。物理學之一發現。遂將世界之迷夢打破。而神異與君主之勢力。亦因之而遂衰。其物理明則新器出。新器出則人民之求食易。求食易則爲學多。爲學多則新理出。加以物理闡明。大足助學者之智慧。此自由平等之說。有不得不發明者也。學術之進步。由此故。十八十九兩世紀之大革命。亦由此故。物理學之發明。乃文明進步之一大原因也。於是文明之利器出。利器之出。其利有三。一可代人工。二可以多墾荒。三可以多使無用之物。轉而爲有用。有此三利。則國力容易日加充足。所謂男有餘粟。女有餘布。故不能不外覓一銷售之大市場。有所謂攻城。有所謂掠國。有所謂勢力範圍。有所謂要求土地。一一皆實行此方策也。此帝國主義發達原因之一也。

人種之膨脹。實由於國富家給。試舉其例。如中國之民數。雖經一二百年不見有多少之增加。其故豈能盡諉於兵災水火之禍耶。蓋因無新法新器。使國不能加富。故其富祇足以養如許數之人者。即使增加繁殖。亦必爲凍餒死。必不能保養之矣。不嘗見之乎。每當一大災。

禍之後。其民雖死過半。不數年而民數如故。然至民如故之後。則不能再有增加。非是故歟。然推原其因。不能不謂其與物理學之發明無多少之關係。歐洲近世物理學之進步。非常可驚。其人種之驟加膨脹。不亦宜乎。以歐洲之近世。每世紀互相比較。其民數不知增若干倍焉。民數愈增。則衣食之競爭愈烈。此日居月諸相迫而來者也。然欲避此競爭之烈。諸經濟家不能不磨其腦髓。以策殖民。此帝國主義發達之原因二也。

使六大洲之強國對峙。則地球無帝國主義也。夫帝國主義者。不過欲使如火如荼。國內競爭之勢。一旦推而加之弱者耳。若無弱可凌。無隙可蹈。則必各自另策消競之方。歐人之口實曰。地球之物。宜地球上之人公共享之。故彼有財不取。我代取之。有利不收。我代收之。若要求鑛山。若要求鐵道。若夷八國。若滅人家。無一不非強弱之有差也。此帝國主義發達之原因三也。

十六十七世紀。是歐人智慧萌芽之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前半期。是歐人內閣革命爭權之時代。夫當萌芽也。則必不能外達。當內爭也。則必不能外顧。故帝國主義猶未盛。至若十九世紀之下半期。及現在二十世紀之上半期。正當列強革命後恢復之餘。又藉地球強弱諸國不等之勢。如昔人所謂過屠門而大嚼。可謂最合宜而又最幸者也。不乘時大嚼。將失所遇矣。此所以帝國主義之盛於列強革命恢復後之今日也。此其原因四也。

有此四原因。以釀成帝國之主義。此其所以有今日之大結果歟。且加之近世之文人詩豪。弄筆鼓舌以鼓吹之。如及布玲及顯利二氏。乃一時之大著作家。揮弄其筆墨。以激揚帝國主義之精神。花至春來。皆有笑然欲開之勢。况抱羯鼓大噪以催之耶。

更就列強之現勢觀之。

俄法向來皆是帝國主義。日本之政策。是唯歐洲之趨勢是視。故以下不論此三國。所言者祇美英德三國耳。

美國。美自立國以來。皆守共和不侵略之主義。幾若萬世靡遺也。不謂近數年來。出而吞古巴。併夏威夷。敗西班牙。服小呂宋。又近加入聯合軍之同盟。以攻我國。將其敬愛之華盛頓。開國之祖法。一旦棄之如遺。以與列強競爭於世界舞臺之上。此非因以上數原因之結果而轉移耶。且今回之選舉。國民黨摧敗。共和黨獲大得勝之地位。有名膨脹主義之麥堅尼大總統。仍得再選。將二十世紀新舞臺之上。不知又演何大劇矣。

英國。南非兩共和國起而獨立。英國實陷於不能不爭之地位。蓋以英國舍殖民及屬國之外。無以自豪也。故沙士勃雷侯。持始終一貫之政策。用獅子搏兔之全力。而不恤天下之口者。無非不以此之故。且近來已漸收勝利之功。政府黨益隨之而得勢。南非此一役。實助英國帝國主義之發達也。去年西曆十月之總選舉。遂獲結果如左。

政府黨

保守黨
自由統一黨

三三二人 四〇一人
六九人

反對黨

自由黨之職工議員
國民黨（愛爾蘭獨立黨）

一八七人 二六九人
八二人

合計 六七〇人 政府黨多數 一三二人

以右觀之。政府黨約得分半之多數。足以証帝國主義之大勝利也。

德國 今皇帝威廉。懷朝秦楚之大欲。抱拿破崙三世之雄姿。揮其果勇之靈腕。一切政治。皆獨行獨斷。總攬萬機。全然一獨裁君主也。德自敗法之後。由不振之小邦。一躍而人於世界列強之大舞臺。工商學術。直可爭衡英。幾幾有後來居上之勢。令世人有德人如馬英人如牛之嘆。數十年來。發鋒蓄銳。其躍躍欲試。拋棄鐵血宰相俾公之策。而銳意於謀殖民者。良有以也。今回宰相何顯路公辭職。而帝特擢標羅伯爵爲新宰相。伯乃贊同皇帝之宗旨者也。帝國主義。益有盛矣。

如上所云。將二十世紀初期之風雲。必加一層猛烈之慘觀。然則所謂帝國主義者。將首着鞭於何地乎。非爭馳於太平洋兩岸之大陸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趨勢也。然欲破其勢。挫其銳。摧其鋒。屈其氣。敗其威。非高搖自由自主之旗。大鼓國民獨立不羈之氣。必不能。嗚呼。我國民其將長甘居於黑暗終古無天之地獄乎。抑將欲昂頭於天外光明之樂土乎。即擇於此時矣。

怪哉幻哉。基督紀元二十世紀開幕所演之大劇也。忽然烏天黑地。雲黯風號。於是若碧眼若血口。若長臂若高足。種種離奇怪相。舞蹈而來者。猙獰之惡鬼也。既而又山搖岳動。木拔

海翻。於是或尖牙，或利爪，或斧頭，或劍尾，色色兇殘，暴跳躍而出者，酷毒之猛獸也。凶凶然，遂遂然，擾攘歐洲以外之天地，非帝國主義之惡相乎？三軍奔北，一旅摧殘，悵天地之不是我由，恨人寰之狹隘。此自由旗覆滅之時也。快銃利炮，鐵艦強兵，國旗飄蕩，虎豹隨之。此列強殖民之時也。此雖曾稍演於十九世紀之末，而實爲二十世紀之先導也。

當十九世紀之開幕，於我國北方演出極低度野蠻之慘劇。此實亞利安族一時跌落假面，而現出其本來真面目也。論者或謂其出於一時，不思議之事，將來必不再演於今日之天地矣。其信耶？否耶？以余之陋見，敢妄斷之曰：在二十世紀之大劇中，今回之事實，其尤輕者也。其更殘酷者，豈堪屈指哉？夫黑龍江旁之虐殺，不過數千人耳。山東直隸數處之蠻行，不過數府數縣之地耳。我全國之人民土地，皆在於束薪之上。將來全體之大動，不更利害萬千倍耶？吾人不必妄擬將來，請即試觀目下之歷史。如彼南柯之兩共和國，以十餘萬之國民，一時盡化爲沙土。此非一極慘酷之天地乎？地球生如南柯二共和國者，尙多也。將來之硝煙彈雨，必遍於人寰。有可豫料者矣。孰謂二十世紀無如今日之野蠻慘劇耶？

今天下人士之想望二十世紀之文明者，必曰：二十世紀乃精神的文明之時代。全是自由與公義之世界也。又戰爭之事，雖或不能絕迹，而亦必幾希。此不過夢擬之想耳。實際二十世紀之自由，與公義之腐敗，必過於十九世紀之末。何則？十九世紀末之狄塔偏主義，未如

二十世紀之盛。所以自由與公義。二十世紀不如十九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末。又不如其前半期也。然則經二十世紀之後。不反退化耶。是又不然。自由與公義之腐益甚。則人之想望也益渴。而提倡也益力。如中世君權之專壓。實足以開近世之民權而已。故二十世紀末之自由與公義之發達。必與十九世紀之民權等焉。

非律賓之獨立。即被勦平。杜蘭斯哇兒之獨立。隨被勦滅。此帝國主義之方盛。而自由之不敵也。雖然。盛極必衰。此物理之常也。當法帝路易十四君權最盛之時。國民莫能撓其鋒。而天下之君權遂由此而衰。彼帝國主義。安可長盛乎。然興亡相踵之時。其新舊之爭必烈。如歐洲當路易十四之後。其君民之間不知幾大戰爭也。今亞非二洲。正當非杜事後。將來日dependence（自由。又譯曰獨立）與帝國主義之大爭。其猛烈必百十倍於歐洲列國之革命也。所謂烏無聲兮山寂寂。夜正長兮風颯颯。魂魄結兮天沉沉。鬼神聚兮雲霧霏。非二十世紀之大戰場耶。非即亞非二洲之大陸耶。吾國民多文弱而畏戰爭之心。將何以當彼獅兇虎暴豺虐狼貪之衝乎。事有不可避者。不可不先自勉也。我國民乎。其當奮發尙武之精神乎。

附錄羣報擷華

專論

清議報全編

橫濱新民社輯印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六目錄

附錄二 羣報擷華下

專論

房捐爲排內說

君權之界說

復鄉職以通民情說

尊民篇

君民權平議

論強國與弱國相處無公法之可言

編纂新律議

彙記中國私刑之虐

原藝

審勢篇

上海新聞報

全上

全上

上海中外日報

全上

全上

上海蘇報

上海同文滬報

上海政藝通報

全上

一

論房捐

上海南洋七日報

論自由權與商戰之關係

上海商務日報

政學論治性

上海政學報

整頓吏治論

上海集成報

算學報四則

上海算學報

中等倫理學序

上海蒙學報

興女學議

上海女報

論維新必自變服色始

上海采風報

論商務金銀漲落

上海時務報

論白話爲維新之本

無錫白話報

原強

天津直報

開北京爲商埠論

天津大公報

學堂平議

北京順天時報

學制宜歸統一論

勸工說

論製知方圖以教童蒙事

以太說

平權說

強中國宜伸民權說

論各省宜設政學院

籌款危言

論黨

裁自隸說

治始於鄉說

論行新政必自昭雪六君子之冤始

論語武王亂臣辨

全 上

北京工藝報

青島同益報

湖南湘報

湖南湘學報

福州閩報

全 上

汕頭嶺東日報

香港華字日報

香港維新日報

澳門知新報

星嘉坡天南新報

全 上

三

論中國有私黨無政黨

澳洲東華新報

論旅美華人被禁之害

舊金山文興日報

追論張汝祥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事

全上

論髮辮原由

全上

義和團有功於中國說

橫濱開智錄

敬告我同業諸君

橫濱新民叢報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六

附錄二

羣報擷華下

專論

房捐爲排內說

上海新聞報

中國之大患。人曰在排外。某獨曰在排內。排外者人人有痛恨外人之心。排內者人人有痛恨中國之心。中國雖迭遭外患。而尙不至內亂以壞大局者何哉。以中國之人心尙固也。若夫不排外而排內。則人心去矣。人心去而痛恨外人者悉變而爲痛恨中國。至於痛恨中國。而大禍將悔之無及矣。民者以財爲命者也。有業之民。財雖失而仍可爲商。無業之民。財已失而必將爲亂。故加稅包釐。皆有業之民也。民雖怨而不肯爲亂也。人稅房捐。有業之民與無業之民參半。民怨而輒思爲亂也。今當大亂之後。如人有大病。尙未復元。宜防再加感冒。人稅房捐者。人之感冒也。人稅幸不行。姑不具論。房捐本無害。其害在貧民。戶口不勝捐輸之力耳。中國之民貧者居其七。不貧不富者居其二。富者僅居其一。而貧者七成之中。極貧者又居三四。是房捐有力捐輸之人。尙不及其半也。此一半無力捐輸之人。不責其捐輸。則政令不一。責其捐輸。則政令不行。試先言貧者所以無力捐輸之由。及責令捐輸。而政令有

不行之日。更推及政令不行。而貧民有因之乘亂之機。夫舖捐爲商賈營生之所。銀錢日有出入。不必抗捐。即捐亦無傷紳富大戶。充於資財者亦不吝捐。詩書之家。顧全體面者亦不得不捐。此皆不爲害。最難者貧戶。其恃房租爲一家衣食者。抽去一五必不給。其本不出房租而忽出房捐一五。是於衣食不保之外。又添一種出項。亦必不給。凡此之類。十居其八。此其不給之中。一家生怨。十家生怨。至於道路之怨。而禍患已隱伏矣。此無力捐輸之實情也。既已一律派捐。則不遵者不得不施之以威。甚且提訊。甚且管押。甚且用刑。此不得不行之政令。然而民之貧者已將流爲乞丐。流爲鼠竊。或家主逃亡。或子弟遁逸。以老嫗守戶。以稚子候門。此而提之入官。亦所不忍。況提入亦無用。此政令不行。亦勢所必有也。所最患者不肖之徒。乘此爲亂耳。鬧漕一好題目。鬧房捐亦一極好題目。貧者鮮知忠義。況積怨生仇。一唱百和。而鄉野亡命搶劫爲生之輩。日聚日衆。先抗房捐。後謀之大衆抗房捐之人。毆鄉保。辱紳耆。嘗見勘災委員。受侮於鄉人矣。然災區僅一處。房捐則到處皆是。委員雖舌敝唇焦。而此種貧而且怨之民。必有侮慢委員之事。一處生衅。各處因之。將來鬧房捐之事。書不勝書。而乘亂之機。爲害不可勝言矣。夫房捐事至瑣碎。委員司事。而串同作弊。則利不得歸公。委員司事而不串同作弊。亦未必肯爲公家出力。胡文忠撫鄂籌餉。獨於釐金漕糧二大宗。認真釐剔中飽。而房捐屢議不行。文忠謂大亂之際。宜固人心。洵爲卓論。然亦以其事瑣屑。

不得法不得人。皆易生亂也。今國家之財力。較咸同之間。支絀不止數倍。何堪再加以貧者之房捐。又外侮迭侵。人心搖動。比咸同時。又加甚焉。有房捐之瑣屑擾亂。其良者挂洋旗入教堂。或指爲教堂產業。或歸外人代爲出面。而人心去其半矣。其不良者先抗捐。後鬧捐。揭竿作亂。而人心又去其半矣。其不入教亦不抗捐者。因積怨而附和隨聲。而人心亦因之以去矣。謂無論洋旗教產。而一概捐輸。則封疆交涉之案。層見疊出。必生枝節。謂鬧捐作亂之人。一概懲治。恐一動百搖。會匪乘時而起。又添許多軍務也。當今大亂甫定。既不能生外衅。又不可生內亂。而房捐適爲內亂外衅夾縫文字。而題目仍從排內入手。後患可勝言乎。是故捐輸不患其多。患捐而及於貧民。則民易亂。患捐而及於通國貧民。則民更亂。總之現在中國。雖有外侮。而中國之人。尙在痛恨外人。而不痛恨中國。一旦因房捐致使通國之人。將痛恨外人之心。轉而痛恨中國。則排內之害。甚於排外。而卽此涓涓之房捐。以釀成此大禍也。悔何及乎。作房捐爲排內說。爲杞人之憂焉。

君權之界說

上海新聞報

國非權不立。權非人不行。人人皆有行權之責分。而君爲重。人人皆有應得之權利。而君權爲重。君權者。卽一國主權之所寄。而統一全國散著之權。代表人民公共之權者也。中國素稱君主。凡五千年之歷史。專敘君主一姓之興亡。四百兆之人種。專歸君主一人之轄制。二

萬萬之方里。專爲君主一家之領土。宜乎君權之尊。雄峙寰宇。乃一敗再敗。受人凌辱。人之待我。可恃強權以侵逼。我之對人。不能藉君權以抵制。舉一切政權兵權教育權用人權理財權。莫不爲人把持干涉。以最古名譽之帝國。文明發達之團體。獨見屏於公法。而待我以半主。則君權之運用何在耶。且外侮既亟。內變益滋。數月之間。川滇豫粵叛者疊起。以專制習慣服從根性之民。而敢爲斬木揭竿。破壞和平之舉。則君權之名實又何在耶。故就表面上觀之。中國之君權最專。就實際上論之。中國之君權最弱。其所以致弱之由。非不用君權之過。乃誤用君權之過。蓋君權含有自私與大公。放恣與調和數義。中國自古有自私之君權。無大公之君權。有放恣之君權。無調和之君權。自私之弊。務以通國之權。收攬于一人。然能塞天下之耳目。不能防一二人之盜弄。宰輔如莽卓操懿。宦寺如仇士良魏忠賢。外戚如賈充武三思。藩鎮如李師道朱全忠。皆盜弄君權之人也。至放恣之弊。則視君主如神。大視人民如草芥。尊而不親。重重壓制。國之休戚。民無與也。國之存亡。民弗問也。昔英國儒士彌兒曰。獨裁國無愛國之人。即有之。亦其君主一人耳。此自私放恣之結果也。故吾不患中國無君權。而患無大公調和之君權。欲得大公調和之君權。當明君權之界限。試詳證之。其一對于官權之界限。官者奉行君權之人也。然官自有特別之官權。雖君主亦不能侵奪者。如英國權利法典第一條云。不經國會許可。而停止成法者。以違法論。第二條云。國王自謂有停

止成法之權言。以違法論。普魯士聯邦憲法第五條云。帝國立法權。由聯邦議會及帝國議會行之。帝國法律。必經兩議會之議決贊成。此官所特有之立法權也。普國憲法第六十二條云。關於財政之法案。及歲計豫算案。應先在衆議院提出之。日本憲法第六十四條云。國家歲入歲出。每年以豫算。經帝國議會之協贊。此官所特有之監財權也。以上官權運用之方針。及組織之異體。初不受君主之拘束。然英德日本能造成完全之國家。實行帝國之主義。則以君權與官權均秉大公。互相調和。而不爭官權以自私。剝官權以自恣也。其一對於民權之界限。論者謂君權民權不能並立。此謬見也。如英德日本諸國。人人喜自由。人人講平等。而愛戴君主。出於至誠。如英國曩歲行女皇即位五十年之慶典。通國歡騰。皆祝王萬年。他若德國聯邦之豪傑。日本尊王之黨員。時時以擁護君權爲心。即時時以扶植民權爲心。如法之昔日皇家能知斯義。則不逞毒燄於巴士的獄。而革命可以不起。意皇飛蝶南能知斯義。則不播淫威於民黨。而內亂可以不成。蓋善用君權者。當以保護人民身家性命爲目的。不當以囚室人民手足耳目爲得計也。故吾之所謂君權。非羸政楊廣叔孫通劉歆所謂君權。亦非悍魯寫弗克兒霍布士斯布洛柴所謂君權。蓋爲有界限之君權也。夫君權之界限既明。有何君權之不可言。又有何君權之國之不可自立哉。

復鄉職以通民情說

上海新聞報

今日民情之不通也。或責地方官之躁切。或責百姓之野蠻。於是民與民不相能。而有鄉里鬥毆之事。而有報復起釁之事。久之而有會。久之而有匪。而地方官無所察覺也。又民與教不相能。而有攻擊嫌隙之事。而有冲毀仇殺之事。久之而成案。久之而成交涉。而地方官不能彈壓也。夫地方官胡與民如是之隔膜。而不能相通哉。蓋官與民中間尙有數層之未達也。善乎蘇長公之言曰。使遠方之賤吏。不知朝廷之高。而一介之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後天下治。旨哉言乎。其通民情之謂也。今朝廷求言求治。汲汲以建議變法命大吏。大吏以命屬官。屬官於地方政事利弊。平日之懼觸忌諱。有不能深言之隱者。一旦可以窮原竟委。一上之大吏。以達諸天聽矣。然則大吏與朝廷。尙有相通之處。而百姓之於大吏。可不求其相通之道哉。其道維何。則多設親臣愛民之法。以輔地方官耳目心思之所不及。智慮警察之所不到也。案馮氏桂芬復鄉職議。縣留一丞或簿爲副駐城各圖。百家一副。董千家一正董。五千家一巡檢。民有爭訟。副會董中耆老環聽而公斷之。不服送正董。又不服送巡檢。罪至五刑送縣等語。其法固甚善也。蓋民情之大。無過於訟。而民情之不通。又無過於訟。閭閻受豪暴之欺壓。欲訴之有司衙門。而吏不爲之通。官亦不爲之理。其有得理者。非出之賄賂。即由於權勢。枉屈不得伸。情事不得直。以致積怨發憤。而私鬥私殺有之。作亂報仇有之。所謂民與民不相能。民與教不相能。安知不由於此。則百姓與地方官所以不通之爲害也。欲

去其害。惟有理爭訟以清其亂源。而尤莫如復鄉職一法。可以免爭訟也。其法在設正董副董。但立公所。不爲官不設署令。小民見之甚易。而不若進公門之難。其有情事待直。枉屈待伸。必先會里中耆老公論。其越訴者不爲之理。如是則暴惡土豪無所施其技矣。正副董遇有緝捕關。但爲之指引。而不強責成。徵收則但由勸導。而不與涉手。如是則正副董亦不侵地方官之權矣。惟正副董俱由公舉。以諸生以下爲之。滿三年而一易。有功則薦舉之。有罪則罰之。與民同。巡檢則以鄉郡諸生慕職薦舉者爲之。得升除丞簿。如是則大小可以相維。遠近可以相聯。關節脉絡可以相通爲一。彼小民不識官府之難。而謂民情有不相通者。吾不信也。竊觀比來民氣不靖矣。其在城市者。地方官耳目已難周及。矧鄉野乎。其屬地方尋常案件。地方官已難公允。況交涉乎。地方官一則曰愚民。再則曰頑民。而不知小民必有蓄疑積怨。而不得伸理者。而迫而爲之也。今仿馮氏復鄉職之法而行之。令民未經成訟之先。平時有所嫌隙。無論一鄉一人。至纖至屑。因錢財酒食往來交涉。積不能平之事。准其赴公所而訴之。先由副董論斷。不服由正董論斷。再不服由巡檢論斷。務須解其疑。釋其怨。平其爭。不至成訟。其不得已而至有司衙門。准正副董巡檢公同質証。亦不得由兩造偏執其詞。總要通達民情。無所隔閡。無所欺壓。而後人情可平。禮義廉恥。油然而日生。一切仇讎報復好勇鬪狠之風。久之亦漸絕。民與民可以親睦。民與教亦可以明讓矣。此鄉職之急待復古。

而有合於今日治民之法也。若夫議者謂當立府縣議會徵斂而外。並及國家興革大政。不知興革非小民所知。聚衆而議。終及於亂。民智未開。而遽議國政。亦嫌其無當也。又謂不輕受訟。莫如明立訟稅以杜之。不知訟稅者不過爲官府增一利源。而使小民多一隔塞耳。止訟之法。在清訟也。清訟之法。在得其情也。故復鄉職。非以董事而干地方官之權。乃以董事而輔地方官之不足。世之爲民上者。盍於求所以通民情者加之意乎。

尊民篇

上海中外日報

必四肢具而後爲人乎。曰然。必柱石具而後爲室乎。曰然。必人民具而後爲國乎。曰然。無四肢。是無人。無柱石。是無室。無人民。是無國也。惡乎可。然而麻木不仁之四肢。不可謂有四肢。朽腐竄敗之柱石。不可謂有柱石。束縛鉗制。使一國之人民於國家之存亡。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者。不可謂有人民。吾得一言以斷之。曰。欲人之運行裕如。必自保其四肢始。欲室之牢固不拔。必自堅其柱石始。欲國之獨立不羈。主權無缺。必自尊其人民始。欲尊其人民。必自使人民有預政之權始。世之溝猶腐儒。無不曰。君者主治者也。民者受治於君者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經有明訓。而何民之足尊。而何予民以權之足云。吁。謬言哉。吾姑勿與言。秦西之共和政體。立憲政體。吾且與讀數千年來人人所尊奉之經書曰。皇帝清問下民。又曰。謀及庶人。周官曰。詢事之朝。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民而詢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然後察

之。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殺之。此非人民有預政之權乎。其殘民以逞者。至號之曰民賊。曰獨夫。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武王以之克殷。此非君不能離民而獨立乎。嗚呼。由前所証。民之本有特權。既如彼。由後所証。失民者之弊又如此。於此而猶曰號於衆曰。民不可使有權。倡民權者爲習逆。吾不知其果何所見而云然。而吾所引之虞舜箕子。武王周公孟子爲尊民之祖者。又將何說以罪之。

彼務仲君以屈民者。豈不曰。君曰天子。是天之外。惟君爲獨尊哉。吾則謂民之可尊。無論不下於君。且並無異尊於君之天。秦誓有言。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非明明以林林者爲天之代表哉。讀四千年之歷史。其間之得號爲君者。皆曰此天命之所歸。而要之所謂天命者。無形無跡。不過爲民心所歸向。即以是爲天之所命耳。是言天則猶涉于虛。言民乃始徵諸實。信可以仲君而屈民。則其技莫羸政楊廣若。宜秦隋之祚。綿綿延延。以迄于今。何以不再傳而已如烟消如霧滅耶。請爲之質言曰。無論自酋長之世。至大同之世。無不以民爲主位。若所謂君者。乃後起之義也。何以言之。太古之初。榛榛狉狉。未嘗置君。至人事日繁。爭奪相尋。利害之所在。不得不合羣力以治之。治之而又慮任之不專也。于是擇其羣之才且智者。以主其事。而名之曰君。此立君之原始也。必君爲民立之義明。然後知人民有預政之權。爲萬古之公理。譬之如社會焉。人民社員也。君者社員之領袖也。既身爲社員。而于社

會之盈虧成敗。反無過問之權。有是理哉。

人之以民權爲詬詈。亦第曰民有權。則君無權耳。而不知此無慮之言也。吾謂惟民權興。則君權乃行。彼歐美之泱泱大國。非行民權者耶。何以能令行政立。百事俱舉。徵兵籌款。朝謀夕濟。且人人有愛國心。挾其團體之力。駸駸東向。以與我黃族相角也。我中華之廢民權。非已二千年耶。挾二千年之結力。以伸君權。何以逮於今日。雖以天子之詔令。一微末之部吏。得持其短長。曰不行。斯不行也。顧亭林曰。自不善治者出。取天下之權。一切歸之於上。而不知萬幾之勞。固非一人所能理。斯言亮哉。嗚呼。民有權者。效若秦西。民無權者。效若中華。其孰利孰害。必有能辨之者。

處閉關自守之時。有天下者。錙緘。固扁鑰。欲保其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不得不黜民之權。以杜覬覦。此亦數千年來。凡所謂秦漢晉唐宋元明之君。同此作用。自以爲得計矣。而無如機緘忽闢。五洲大通。至於今日之天下也。外人知我民之無權。于是挾其力以制我政府。而政府不敢較。挾政府之力以制吾民。而吾民不敢較。此無他。外人所要求。出於其政府者。十之一二。出于其國會者。十之八九。以彼全國人民完全無缺之權力。以制我老大之政府。我政府不得不忍受之。亦勢也。政府忍受之。至不惜腴削民膏。以求免責備於外人。我以是痛心矣。嗚呼。自今日以往。欲恃我政府之力。以與我外人相抗衡。吾知必無是日矣。至政府不

能與外人相抗衡。吾愈不得不亟言民權。

難者曰。民之有權。固爲文明之國所公認。然際今之世。行專制。斥民權者。在歐洲有土耳其。俄羅斯。在亞洲有中國朝鮮。中國朝鮮土耳其之不振。人知之矣。彼俄人者。何以能雄視宇內。數地球之大國。俄必首屈一指哉。應之曰。世之所以大俄者。亦就其土地言之耳。至于其政教風俗。素爲環球所不齒。雖以歐美五尺之童。亦羞稱俄羅斯。豈非以其無議院。無憲法耶。且近年以來。俄固英俊輩出。太學之生徒。半爲民政黨人。曾聯名上書。要求政權。政府亦無如之何。吾知自此以往。俄必不能守其專制政體。如俄國風禁立公學。今則下詔准設矣。吾又知自今以往。凡

行專制。斥民權者。必無以自立。此則斷斷然也。不觀夫埃及乎。以大地之古國。謨罕麥德之遺烈。震耀人耳目。卒至於外人干政。大局日危。國民坐視。而見并於波斯。波蘭非強盛之國耶。人口之衆。千五百萬。幅員之大。念八萬方里。卒至以貴族擅政。人民無參預之權。而爲俄普與所瓜分。以至印度之大而亡。猶太之富而亡。何一非失民之效哉。語曰。前車覆。後車戒。嗚呼。若印。若埃。若波。若猶。非我黃族之殷鑒哉。于此而猶有以尊民爲緩圖者。盡亦廢然返矣。『吾不憚爲政府告曰。我政府之主權。已殘缺無存。斷不能與外人敵。外人之所矚却顧者。亦以此四百兆之黃族耳。我政府宜還民以權。令四百兆之衆。各奮其愛國之心。結一完善純全之民政團體。與外人相角智。當知所謂民政黨者。與無君黨。無王化黨。判然不同。無庸鯁

細過慮也。吾又爲四百兆人告曰。我四百兆人。各爲團體之一分子。國之存亡。與有責焉。亦宜自勉自重。羣策羣力。以保國。不當各自爭名。各自漁利。視大局之安危。毫末不加喜戚于其心。此我國存亡之系也。

議院者民權之主也。以今日中國民智之未開。吾不敢遽言設議院。然政府苟開誠布公。令天下人人得上書言利病。羅致天下之通曉時務。洞達政體者。置之尙賢院。凡今日所應革應變諸大端。令各抒所見。條列以聞。而後政府得三占從二焉。此亦議院之先導矣。嗟乎。天演既彰。物競愈烈。優勝劣敗。往事昭昭。合我四萬萬人以從事。猶懼不勝焉。而況如死灰。如廢井。無親愛力。而可與白民相遇耶。吾竊願所謂如死灰。如廢井者。一變而爲如熱水。如怒潮。無放棄天賦之特權。而甘爲印度埃及波蘭猶太之續也。禍昌不瘠。民乃自圖。吾又願政府。管子之言。知不還民以權。而政府將不可問也。

君民權平議

上海中外日報

環球六十餘國。有專制政治者。君主是也。有共和政治者。民主是也。而調停其間者。厥有立憲政治。是爲君民共主國之三類者。以立憲爲較多。而專制共和國。則各居十之三。君民之權。除專制政治外。其君權皆有限制。而國之大政。無不詢謀僉同。三占從二。此固東西國之大凡矣。

惟是君權民權俱有流弊。大都草昧之世宜君權。文明之世宜民權。當暴君代作。毒痛淫虐之際。宜制以民權。當議論蜂起。叫囂攻擊之際。宜濟以君權。第環球無共主之國。則君與民爭權。民與君爭權。聽其自爲運會。自相遞嬗。而無人焉司其柄以劑其和。此又東西各國君民相爭之大凡也。

今中國當創鉅痛深後。政府之貪庸如故。官吏之疲玩如故。於是馳外觀抱通識者。類主張民權自由之說。以爲改革之綱領。政治之本源。誠知所先務矣。然而有層累焉。有梯階焉。不可得而越也。

中國人民墨守舊俗。除通商口岸及其較近外。類榛榛狉狉。不知不識。如無懷葛天之氓。試與議輪電郵礦諸大端。其是之者百百中無一二。於此而欲以予以權也。可乎不可乎。而膺高官厚祿者。則又煽似是而非之謬說。一若民權爲民主之漸。自由無裁制之理。大聲疾呼。深佔士大夫腦界。流風所被。釀爲不痛不癢之議論。竊謂其兩失之也。

蓋欲興民權。必先開民智。而通國民智。斷非一二志士之力所能。以愚公移山精衛填海者。開之也。當三千年積壓禁錮後。天賦人權。幾忘爲固有。一帑詔書。賢於萬人之演說。片言溫獎。逾於生我之劬勞。則君權之可用。視草野之力。相天淵矣。

俾斯麥克近三十年偉人也。生平政策。專扶君權。抑議院。其目光之所注。則以統一日耳曼

列國爲宗旨。非不知民權也。有尤要者在也。日本覆幕之功。成於志士。然議論所在。則以尊皇攘夷爲目的。及明治即位。初有萬機決於公論之詔。而議院草創。卒遲至二十年後。非不知先務也。有宜緩者在也。

改革之初。欲鼓舞國民之精神。變換國民之腦質。全恃聖君賢相。毅然決然。下令如流水。而後通國乃翕然靡然偃之。如春草。則君權之重。尤爲今日中國之要義也。

今之議者。動以尊君權爲忠。抑民權爲正。而渙汗之所出。卒成爲權奸之政府。刑餘之政府。潛龍勿用。不能扶也。訓政創舉。不能諫也。立嗣陰謀。不能阻也。閹宦恣橫。不能禁也。賄賂公行。不能言也。國是淆亂。不能匡也。惟是侈談忠孝。自任氣節。而所謂權者。上不在天。下不在田。皮之不存。毛將安傳矣。

故今日之尤要者。以撤簾親政爲第一義。夫太后削平粵捻。非不聖明也。然春秋已高。日暮途遠之餘。智識既有所未周。機宜即未能悉協。而愚悍之子。胸懷叵測之流。復交播其間。以離間宮廷。乃至倉卒出奔。大局幾危。則訓政之效。亦可共觀矣。自播遷以來。官吏之升遷。宦寺之跋扈。蹕道之供張。尤出人意料之外。當素衣將敝。豆粥難求。而安常狃故。絕不改乎此度。則他時之政策。亦可逆料。竊願匡時自命之大吏。相率籲請。以全太后之懿德。以安本朝之宗社。勿空言君權爲頑固諸臣之孝子順孫也。

然則民權可緩乎。曰。胡爲其可緩也。夫今日中國之民。與歐法時之普魯士。覆幕時之日本。相提而並論。則文野之徵。無殊黑白。況今日之大弊。厥惟壅塞。壅塞之源。而於朦蔽。由乎上言之。則人人爲獨夫。由乎下言之。則人人皆媚子。雖有精明強幹之大吏。豈能如倉公之洞見臟腑。故由今之道。無變今之官。則以之治內。而內不可治。以之交外。而外不可交。以之理財。而財不可理。以之育才。而才不可育。而惟是贅旒於人民之上。橫梗於君民之中。縱有良法美意。亦不崇朝而弊。與其察之自上。何如察之於下。蓋朦蔽一二人易。朦蔽千萬人難。使果能朦蔽千萬人。則其才其品。究勝於奴顏婢膝。以朦蔽一二人。是民權之重。尤今日補偏救弊之藥石也。

竊謂民智宜力開。民權亦宜漸予。先於各州縣各設下議院一區。令各鄉各舉明正通達者。優給俸銀入院爲議士。而復令共舉一人爲院長。凡爲院長者。或函或電。可徑達都察院。白之於政府。凡官吏之賢否。地方之利弊。一視議員之從違爲黜陟興革之標準。議士入議之先。必先議於其鄉。以鄉人之多少。爲議院依違宗旨。則地方之興利除弊。州縣不敢掣其肘。而州縣欲固位。亦不得不求愜於輿情。自不得不移向之所以諂上者媚下。內治之修。無要於此。議院既設。內治既修。君臣上下。呼吸相屬。則休戚亦相關。夫而後利乃可以興。財始可以理。

惟議院初設時。必須頒行議院律。凡諭旨條約。均須實力遵守。不得有隱抗明違等事。凡身爲議士而營私舞弊者。則加等治罪。俟數年之後。民智大開。然後將東西各國之民權次第興之。十年之後。期與東西人士同享天賦人權之利益。則學術政治。其庶幾乎。

論強國與弱國相處無公法之可言

上海中外日報

今之言時務者。好言公法。遇外人有欺侮我國家。凌虐我民人之事。輒曰。是不講公法。是不以公法待我。執筆人蓄憤既久。乃敢發抒胸臆。正告天下曰。今世安得有公法哉。是特強法而已。夫其兩強相遇。勢鈞力敵。明知我開罪於人。則人必還施於我也。又知報復不已。必有兩敗俱傷之一日也。於是乃設爲公法。以維持其間。既以杜人之侵軼。亦以保己之權限。此則公法之明效大驗也。若夫強者與弱者遇。則強者爲刀俎。弱者爲魚肉。其始而藐視。繼而嘗試。終之以欺凌。以滅亡。猶之鷹隼之搏燕雀。虎豹之噬犬羊。是乃天然之公理。更無公法之可言。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仲虺之言曰。亡者取之。亂者侮之。古賢明訓。足爲殷鑒。而今之論者。猶曰。以公法爲言。國弱而不知自振。猶冀庇蔭於公法之下。而不爲人所凌滅。此可爲大惑不解者也。姑請以近事言之。江蘇當道近以籌款艱難之故。議抽房捐。上海城廂內外。業已開辦。惟租界以歸西人管轄。非華官權力所能及。因之不與其列。猶可言也。若南市則固爲中國自治之地面矣。而內有西

商之產。輒不以華官抽捐爲然。噴有繁言。夫西商於租界以外。購置房產。既與華人同在一處。即當與華商一律辦理。乃該西商輒有抗捐之意。而華官亦因有通融辦理之法。是則西商可免捐。華商不能免捐。必致驅無數之華人產業。托名西商而後已。其撓我自主之權。壞我通行之例。果何如者。乃日本官場近以旅居該處之西人不肯照付房稅之故。輒令人前往。匯豐銀行不復問其願否。將稅銀自行取足而去。此事若出諸我國。則洋商之控告。西使之詰責。兵輪之磨集。聲勢洶洶。朝不保夕矣。事既上聞。則嚴旨之譴責。在事各官之獲罪。又不知若何矣。而日本則固行所無事。西人雖有心甚不平之說。不過交公正人理處而止。近且有並無外人出爲阻撓之說。又有美國政府稱其辦理公道。不欲與各國聯絡一氣。請公正人理處之說。夫出諸日本則如此。出諸我國則如彼。是知國勢之強弱。既殊。卽外人之情態迥異。我國朝野上下。不務自強於平日。殆至積弱既久。徒執一時之空理。冀外人爲之仗義執言。稍存公道。烏可得耶。

抑執筆人觀於今日之情勢。非特交涉之間。強弱不等之國。無公法之可言也。卽以交際之事言之。泰西兩強之國。其國君輒互相推重。俄皇至法。則法國報章引爲榮幸。德國宗藩至美。則美人歡欣鼓舞。以爲德美交親之據。獨我中國之於諸邦。則幾於進退失據。亢固招尤。卑亦失體。去歲兩宮回鑾。太后首先召見各國公使夫人。親之以宴飲。申之以贈遺。意固主

於棄嫌修好也。而西報鋪敘其事實。厲譏誚之意。英國某報且指爲甘言虛禮。欺誘外人。夫以折節下交之故。而致動人疑議。不足爲榮。反以致辱。即可知我國今日見輕於外人。已至極境。殆非奮發自強。不能起其推重之心也。政府諸公。似尙不悟此義。故去歲以後。屢次擬詔宣布天下。動以保護外人保護教士教民爲言。不知我苟內政清明。禍亂不作。則無論爲華人爲外人爲教民爲非教民。皆在覆載之內。即皆受保護之益。今必別白言之曰。所有在華之洋人。必當實力保護。所有教士教民。不可不實力保護。既愈以長教民之德。更足使政府之情勢。爲外人所窺破。以動其嘗試之心。惴嚇之意。近如意國使臣谷屬被人擲彈一案。北京某報敘述其事。頗譏外務部不能據實聲說。折服外人。以致上瀆宸聰。冤殺無辜。而據西報所言。則知意人實有挾制之意。以爲要索三門灣地步。而外務部之曲意遷就。蓋亦自有苦衷。然政府諸公。不於內治外交之道。加意講求。無事則以保護爲條教。有事則以譴責官吏誅戮子民爲了案之計。民命幾何。何以堪之。徒使外人知我國之易與。噉我政府之可欺。但使有下手之方。有可以藉口之資。則平時之交情。本事之曲直。皆可置諸不論。以求其所大欲。更有何公法之可言哉。又如泰西諸國雖極狹小。而苟非所屬。即無干預其內政之理。乃西人於我國雖無統屬之名。而已有干預之實。近如直督袁制軍曾參革一知縣。乃法人以其爲天主教徒之故。輒強欲袁制軍爲之開復原官。制軍不得已乃勉允之。夫袁制軍

於法人無理之干求。不能正言其非。力拒其請。實爲失策。此端一啓。將來不職之吏。但須投入西教。即可有恃無恐。縱被嚴譴。不難借外人之力。以與上官相抗。其流弊正不知何底。而法人以庇護其教民之故。至欲撓我用舍之權。強我以必從而後已。此於公法果居何等耶。苟非藐視我中國。又何敢有此耶。而論時事者。不審國勢之強弱。猶且以公法爲辭。非誤人家國之談。即迂儒不知時務之言也。

編纂新律議

上海蘇報

近奉諭旨。修改律例。並以地利日興。商務日廣。如礦律。路律。商律等類。皆應妥議專條。著各出使大臣。查取各國通行律例。咨送外務部。開館編纂。總期切實平允。中外通行。用示變通。宜民之至意。此誠因時制宜之要務。安民定國之始基也。查大清律例一書。折衷歷代之典章。非不精詳明備。顧理雖至當不易。法貴因時制宜。我朝開國之初。定律已二百餘載。初雖盡善盡美。而今情勢迥異。宜古而或不宜今。況以刑律而言。則又古疏而今密。而不免失之太密。古寬而今嚴。而不免失之過嚴。非參酌西律不爲功。何則。中國之律。沿革損益。代有異同。至隋而指歸始定。隋制刑法有五。一曰誅。一曰徒。一曰流。一曰杖。一曰笞。別有十惡八議之法。嗣蘇威等。復增纂新律。簡而得中。疏而不失。刑家稱爲仁至義盡之規。故歷唐宋元明。胥宗其法。卽大清律例。組織亦出於隋唐。然則由隋而唐。而宋。而元。而明。時勢大異於今。而

憲章仍沿其舊。豈足以治今之國家。故曰非參酌西律不爲功也。恭讀諭旨。礦律路律商律。皆宜妥議專條。此則參酌泰西。尤爲當今之急務。蓋以礦律而言。各國通行已久。保護礦商者在此。振興礦務者在此。卽其富國富民者無不在此。比利時小國也。祇以礦律之善。礦務之興。國富民饒。巍然自立。矧我中國山輝川媚。五金煤礦。繁盛甲於環球。卽山西一省之煤。經西人勘驗。謂足供五大洲之用。歷二千載而不窮。合之十八省而言。其利豈可限量。徒以法律不立。上以苛歛爲事。下以風水阻撓。人多視爲畏途。利遂不能大開。此礦律所以亟宜訂也。各國之興築鐵路。通國尤有畫一之見。蓋有律法組織其間。商路爲之疏通。商情爲之踴躍。而公司承辦鐵路。得公家之保護。賴公欸之挹注。大都獲其利。而不至承其弊。故人皆以開路爲榮。而路之工愈闢愈多。路之利愈興愈旺。我中國辦理鐵路。無一定之律令。欲用官欸。而國帑無從籌也。欲集商股。而民心不之信也。遂至築室道旁。議論多而成功少。此路律所以又宜行也。泰西商務之盛。踪跡所履。幾徧環球。雖由於商學之精。而亦由於商律之善。官有保商之責。而無勒商之權。則商情不至困蹙。國有勸商之政。而無病商之令。則商氣不至摧殘。矧又維持之。鼓勵之。擴張而贊成之。有美必行。無微不至乎。我中國則反是。官有保商之政乎。殆無有也。國有勸商之法乎。殆無有也。甚且層層設卡。處處抽厘。徒快一己之誅求。罔顧衆商之血本。抑勒困阨之下。商情安得不困。商務安得不衰。此商律所以尤宜定

也。然尤有絕大關係者。則爲中西普通律例。通商而後。中外雜居。而一切交涉事宜。爭訟案件。皆各用其本國律例。如華人爲被告。則治以中國之律。西人爲被告。則治以該國之律。辦理未嘗不公。然中律密而西律疏。中律重而西律輕。同一人命案件。在華人爲被告。例須抵償。而案若出於西人。從無抵償之例。明似彼此平允。陰實畸重畸輕。何以服我民心。何以彰我國法。欲爲收回之計。宜乘此改訂商約。會同各國。衡情度理。議訂中西普通律例一書。嗣後凡遇交涉事宜。爭訟案件。無論人命巨案。錢債細故。無分彼此。概照新律辦理。用昭公允。而免參差。庶可通行無弊乎。有治律之責者。盍早圖之。

彙記中國私刑之虐

上海同文滬報

中國刑律之弊。至今而極。方今和局有成。中朝議及維新。凡百政治。皆必更張。刑律之改良。尤其急務。本報前者已論之矣。顧竊考之。刑者蓋國家不得已而用之。所以齊不齊而輔律以行者也。故古聖王之御世也。曰平刑。曰慎刑。無不是此再三致意焉。中國之刑法。沿襲已久。自其官定如斬首凌遲諸慘酷之刑。爲世界所共知。共聞外。別有所謂私刑者。其慘酷之處。絕無人理。或較甚於官刑。往往使受者求死不得。執筆人嘗有所知聞。因彙記而著之於篇。使天下有所考見焉。夫私刑之虐。內外各刑官衙門皆有之。而以外官爲尤甚。外官之中。則尤以外府州縣衙門爲多。今第就外府州縣衙門之所用者徵之。即其餘可類推矣。其用

之於嚴鞠口供時者。笞杖之外。另有數端。一曰美人椿。其法用木作平臺。高四五寸許。方約二尺餘。臺中植木十字架。一臺之四隅。各植短椿一。椿中鑿空左右。兩兩相對。各以二尺餘木棒橫門之。空餘于棒者寸許。用刑之時。抽去兩橫門。令犯人跪臺上。以鐵鍊承膝下。分兩足向後。以背靠十字架之直木。而縛其兩手于十字架之橫木。然後上兩橫門。前門當膝彎。按之使下。後門當足指尖托之。使上膝處已痛楚不堪。其或堅忍不承者。即復時時使人以尖椿向前後短椿之空塞入。前椿塞門上之空。後椿塞門下之空。膝彎愈按下。足尖愈托上。至三四尖無不承者。迨既承。懸刑而膝固已斷矣。一曰夾棍。其川意與美人椿畧同。法令犯人跪磚石地上。以硬木棍一橫。閣其膝彎處。而使人分立木棍兩頭壓。特其棍有長短之別。人有多少之分。其間約分三等棍。長者七八尺。次者五六尺。又次者三四尺。人多者八人。次者六人。又次者四人。二人。犯人堅忍不承。以次遞更。棍愈短愈硬。人愈多愈重。迨川至三四尺棍。立兩頭者至八人。受者多致暈絕。兩膝糜爛。不能復起矣。一曰坐冷板凳。其川意亦彷彿美人椿。而反其道以行之。法以一長板。橙倚庭柱安放。令犯人坐以背靠柱。而并合兩足。直伸椿上。以麻繩二。一縛其身并手於柱。一縛其兩足于橙。使堅牢不可轉側。然後以竹頭碎石之類。自其足彎繩隙處塞入。以次遞加。亦畧如美人椿之法。加至三四次。而受者已肉糜骨折矣。一曰澆背法。盡褫犯人上衣。反接其手。使役一人按其頭至地。一人捉其足。使不得

動。然後使兩人各執藤條一。輪流向其背更鞭之。數自百至于數不等。至皮肉破爛。血液淋漓。乃更以濃醋一大盂。火上煮百沸。向鞭處猛澆之。酸痛刺骨。直沁臟腑。往往有遂致畢命者。一曰袞背。其法鞭犯人背畧如前法。惟待其皮肉破爛。血液淋漓之際。不用醋澆。而用紙表。紙表之法。用麪漿塗傷處。以堅韌綿紙。和血液表上。牽向日。或就火烘之。使乾結硬壳。如瘡痕。乃使人驟揭之。潰肉隨下。痛徹心髓。一曰刷馬法。亂鞭犯人身。如腿臂背臂等處畧。必使重傷。乃以硬毛或銅絲等刷。向傷處刷之。血肉模糊。其痛切亦不亞于醋澆紙表。一曰烟熏法。縛犯人于柱。而使人聚諸穢毒之物。就其前燒之。烟燄烈發。鑽眼刺鼻。錯喉穿腦。呼吸之間。如中荆棘。不須火而熱血益涌。已自七竅出矣。

一曰通竅。或遇犯人夙諳練氣之法者。挺身熬刑。雖被諸痛楚。而自閉其呼吸。運氣從穀道出入。刑加其身。不知痛楚。或且作爲氣絕。冀以幸免。不知者往往爲其所愚。棄置之間。稍不加意。輒被逃逸。其法于犯人運氣僞死時。使人褫其褲。以猪毛或銅竹絲等。就其陽莖之眼。刺入而急撚之。使酸痛徹心。不可復耐。乃氣轉而受刑矣。凡此諸刑。皆必得犯人承供而後甘。顧諸刑法其行用之權。皆操之差役之手。恆視犯人賄賂之至否爲輕重。賄賂至者重。刑可輕。賄賂不至者輕。刑亦重。而高坐堂皇者不知也。其爲差役之所示。用以迫脅訛索。其監抽看管之人之錢財者。約有數端。或撤其牀若椅各具。不使得有所坐臥。而繫其頸繫諸

溺缸糞桶之旁以苦之。或凌辱萬狀。且榜掠交加以困之。又有所謂攀會者。則以繩四分繫其人之四肢而總結於背以高懸之。若魚曾然。有所謂開硬弓者。則以繩二分繫其人。或左或右之一手一足而亦懸之若彎弓然。種種刻薄。意在錢財。非得錢財不止也。此外又有一法。輔諸刑以行而相助爲用者。曰澆冷水。其法若遇犯人堅忍不承。受諸虐刑。或致暈絕者。即令人含冷水噴其面。使之復蘇。再施刑焉。其有暈之甚。雖噴面不蘇者。即以冷水持向其頭頂直澆之。淋漓徧體。無不蘇者。既蘇復刑。由刑復暈。由暈復噴。復蘇而加刑焉。由此更端至再至三。乃至七八十數番不等。犯人受諸刑法。有不能終忍而自承者。即有堅忍到底不承而竟致死者。雖中朝定例。亦有嚴刑斃命之禁。然州縣官苟有此事。多能掩蓋於其刑死將或坐以有罪。或誣以病故。以滅其嚴刑之迹。以卸其斃命之罪。其發覺論法者。百不一二也。願以上所言諸刑法。僅爲審訊之時。犯人不承。欲以取供之所用耳。至於犯人既承供矣。罪當死矣。而彼州縣官爲自己私利計。所以致死犯人之法。又於中朝定例凌遲斬絞大杖諸刑外。別有數法。曰悶。曰站。曰餓。其致死也。而或較定制諸刑爲尤難受焉。蓋州縣官如遇要案。即訊實辦結。稟報各上官。於各上官衙門諸刑名幕友司門書差人等。皆須有所費。案情重者費重。案情輕者費輕。故有命案每辦一死囚。須費自百數十金。以至數百金不等。州縣官或處缺瘠苦。或秉性慳吝者。爲省費起見。往往於訊實定罪之死囚。輒不稟報各

上官潛斃其命而致死之私刑。於是夫出其慘酷之情狀。真有爲人耳所不忍聞。目不忍睹者。問者何。問犯人之氣也。其法或以深木桶一盛水滿焉。捉犯之頭倒浸。略仿溺死之意。迨水沒犯人之頸。不一半刻。水塞七竅。呼吸不通。泡沫湧出。而犯人死矣。或仰縛犯人於床。以草紙約數十番。以裹其頭及項。以水澆之。令透濕。貼附面部。七竅頓塞。其死法亦略如水桶站者何。站犯人於籠面。扼其喉也。其法用木柱作籠。高於人者二三尺。方濶約三四尺。籠之一面。自門籠頂嵌兩合板片中。開一回空如枷籠。底有濶板承之。可出可入。犯人入籠。反接趾活板上。開籠頂兩合板之半。使頭出回空之間。復合之。乃抽去其所站之濶板。使懸焉。回空四周。適當頸際。如絞如縊。約半日死矣。亦有待其將絕。復推活板令入。使站其上。稍蘇復抽板懸之。使之求死不得。乃至四五度不止者。餓者何。餓犯人而絕之也。其法急縛犯人閉之深屋中。絕其食。杯水不與。體弱者七八日即死。體強者一二十日始死焉。其或久而猶不死者。則仍用以上諸法絕之。其餓也。初而飢火中炎。呼號尙有聲。既而氣盡奄奄。一息不復能聲。迨既死。視之面色枯槁。抽噎既久。腸胃上提。白沫橫溢于七竅。而腹中空空。腹皮摺疊。按之可貼于背矣。不亦慘哉。其他刻酷之官。各以己意私定之法。如某巡撫好縛犯人四肢于長橙。擊其腹。令腸臟迸出以死。某巡撫以洋油灌燒之。類尙不在此數。

原藝

上海政警通報

鄧子遊于廣漠之野。淵淵而思。洪荒之前。曰。生人之初。有朕乎。吾烏乎知之。無朕乎。何以有城郭宮室。飲食男女衣服。以養以葬。以生以死。以至于今也。鄧子曰。此可以思矣。可以思。可以不思。蓋人之生于天地也。有氣血。則必有呼吸。有耳目。則必有視聽。有手足。則必有動作。有腦筋。則必有思想。有呼吸。有視聽。有動作。有思想。則風雨而棟宇也。寒暑而裘葛也。飢渴而水火也。疾病而醫藥也。爭奪而甲兵也。皆出乎其性之自然。而無待勉強也。上古聖人知其然也。爲之作罔罟。作耒耨。作舟楫。作臼杵。作棺槨。作書契。而藝興焉。藝之于人。其如鳥之有羽毛。獸之有牙爪。鱗之有介甲也。

是故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莫大乎聖人。成周之制。官有六職。王居其一。周公元聖。自稱多藝。上古詩書所載。聰明智巧之聖人。類皆制器尙象之聖人也。後人聰明智巧。遠不逮乎古。而其好爲名高。則欲遠勝乎古。嗟乎。古不可勝。勝其似古者。勝其似古。而天下弊矣。馬氏端臨曰。唐虞之時。禹宅揆。契掌教。皋陶明刑。伯夷典禮。羲和掌曆。夔典樂。益作虞。垂共工。蓋精而論道經邦。粗而飭材辨器。其位皆公卿也。其人皆聖賢也。後之居位臨民者。則自詡以清高。而下視曲藝多能之流。其執技事上者。則自安于鄙俗。而難語以輔世長民之事。嗚呼。此道器之分。而中國之天下所由弊也。雖然。其弊何自始乎。曰。始于周末。成于秦而已。何以知其然也。蓋天地之運。由唐虞至周。文勝而弊。道器遂分。故其時老莊之流。激而

有形上形下。剖斗折衡。而民不爭之論。及秦而盡去。先王之古制。銷鋒鑄鏃。化爲金人。于是兵器既禁。凡百之工皆廢。而天下無工。故勝廣並起。徒手而亡秦族。漢興。三代遺器。所以利用前民者。遂與詩書同燼。蓋周禮之冬官。大學之格致。其亡久矣。文景中材。主治尙黃老。溺天下于清淨無爲。百工由是無復興之日。藝學之廢。幾三千年。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吾不解今之學士大夫。狃于周末秦漢以來之積習。佗其冠神禪其辭。日持空理。以號于天下曰。我孔門之學也。彼藝學者。學其所學。非吾儒所謂學也。嗚呼。其何辭於孔門。游藝之教。何以居志道據德依仁之終也。勸百工一章。孔子何以列于九經之內也。是故銷兵器。禁錮百工。以弱天下。此韓非李斯之學。暴秦之政。所從出也。以拙爲巧。以虛無爲高尚。以衆技爲淫巧。此老莊之學。西漢晉宋之政。所從出也。非孔門之學也。孔門無藝學之名。而有藝學之實也。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冉求之藝。至可爲從政大夫。春秋傳曰。冉有以武城三百爲己徒。卒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嗚呼。何冉子之知兵也。其何藝之有用也。則信乎藝學之能兵也。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司馬孫子古之能兵者也。今其書未嘗遺器械而不用焉。其故可思也。

雖然。有大藝焉。有小藝焉。大藝者孔子之六藝也。太史公所謂仲尼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是也。小藝者周官之六藝也。禮樂射御書數是也。是故藝有大小。大戴禮曰。

古人八歲而出就小學。學小藝焉。履小節焉。束髮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古天下皆知藝之人也。後世小學廢。童子入塾。即授以治人平天下之道。而使之執筆學爲咿嚶唱歎。蔓衍之文章。曰學如是。以求爵祿足矣。若乎六書九數。白首之未聞也。其有習書數而以嚶人鳴者。則又以小藝爲大藝。瓜剖瓠析。終身不知求治人平天下之道。嗚呼。此天下之所以無人材也。

雖然。有大藝小藝焉。有曲藝焉。曲藝者。外大藝小藝而名之也。書曰。藝人其勿以儉人。謂曲藝也。曲藝其爲奇技淫巧。先王所必退而遠之者。爲其有害而無利也。苟其無害而有利。先王猶將進之。今天下好洋物矣。若其利國利民而無害。如輪如路。如礮如電。倣而行之可也。師彝之長技。以制彝可也。禹貢之卉服織皮。宋末木綿南來。是也。若其病國病民而有害。如酖如鴆。如玩好。如服妖。則屏諸四裔。不與同中國可也。胡爲乎士大夫于其利國利民而無害者。則閉拒之。深惡而痛絕之。於其病國病民而有害者。則嗜之如蛾之附膻。一遊市門。心目俱醉。而不能自己也。太史公書曰。初匈奴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然則今日欲強中國。莫若反中行說之謀而行之。行之而洋物不能蠹中國之人心。人心未變。外人將失其權。此上策也。然而海內外其風靡矣。非負大力者不能挽回一世。

之風俗而轉移一世之人心。人心之所趨甚微。而其關於世運也甚大。反中行說之謀。未易行於今也。則莫若先師其有利無害者而自爲之。我既可爲。天下多一分土物。即少一分洋物。此中策也。若乎廣田自荒。徒穢其服。穢其車馬。穢其飲食起居宮室。以張口待哺於他人。人將操其命脈矣。尙有旦夕之幸哉。詩曰。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嗚呼。噫嘻。是自弊之道也。

或曰。管仲攘穢狄。夫子仁之。邾用彝禮。春秋貶之。今子而欲學爲穢物。是聖人所斥。春秋所讓也。鄧子曰。唯唯否否。不然。春秋之例。穢狄進至中國。則中國之秦之夏聲。吳之周禮。楚之進而稱爵。固聖人憂患之深心也。今夫天運之由質而之文也。聖人不能返之於質。人心之由拙而之巧也。聖人不能返之於拙。其始之安於質拙者。勢也。其後之趨於文巧者。亦勢也。勢之所來。雖有聖智而無如何。今試執人而問之曰。處郡縣之世。而譚封建可乎。曰不可。處阡陌之世。而譚井田可乎。曰不可。處互市之世。而行閉關之謀可乎。而曰可也。此則大惑不解者也。昔吳受乘車戰陣之法於晉。而爭長於晉。趙武靈王服胡服而勝胡。俄之不振也。大彼得走荷蘭爲工師。歸教國人。俄遂興也。普之覆於法也。得賚賜一微氓。痛國人之慘死。發憤執賤工以遊法。遂復法仇也。日本之刼盟于三國也。其國人連颺赴美。入其藝學堂。歸而盡改良其製造。遂有今日也。書曰。器非求舊惟新。今地球萬國皆新。而吾國獨舊。坐使器用

苦。工無一長。彝物蔓宇內。銀物漏海外。農商以之交病。官民以之日困。而猶偃蹇於亞東一隅。曰。戎攘彝也。攘彝也。奈何而學彝器也。是烏知學之乃可以攘之哉。

或又曰。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敗。說苑曰。衛有五大夫負缶入井。漑韭。終日一區。鄧析過。下車爲教之曰。爲機重其前。輕其後。命曰橋。終日漑韭。百區不倦。五大夫曰。吾師言曰。有機智之巧。必有機智之敗。我非不知也。不欲爲也。鄧析去。行數十里。顏色不懌。自病曰。是所謂真人者也。可令守國。嗚呼。此今世自命樸學之士所必執之說也。雖然。余謂五大夫之缶。非機也。邪。必惡而機。是并廢其缶而後可也。廢其缶。必至掬之以手而後可也。掬以手。吾恐終日不能一區。而五大夫病矣。病則是缶不能廢也。缶不能廢。奈何曲橋而直缶。是缶而非橋也。夫以惡機之敗而用缶。缶之器亦機耳。苟其不敗。必仍吾掬以手之說而後可也。而五大夫不能。不能則同一敗也。與其終日一區。毋寧終日而百區也。夫天地之道。有逸者而勞者。廢有更逸者而逸者亦廢。用缶逸而用手勞。則舍手掬而從缶。用缶逸而用機更逸。則舍缶而從機。此必然之勢也。必欲人之去逸而就勞也。是猶欲返江河而行之于山。日鑿人以庶珍。而使復茹其菽也。其不如五大夫之病者幾希矣。

論公法與強權之關係

上海外交報

吾國論國際者。多以強弱相遇。公法無效爲公法之罪。是文過諉實。不知本之言也。夫公法

問其故。曰。往事勿論。論近事。指懲罪魁。戍兵京師。毀大沽礮臺。據京津鐵路。主權失矣。礦路鉅下。輒募洋債。釐鹽關稅。督以外人。利權奪矣。其他耗損。況難殫述。貧弱至是。烏能自振。譬諸病者。呻吟牀席。旦夕瀕危。雖有良醫。莫可救已。

然則中國其將不振乎。何以土木之變。英宗北狩。而猶能保有明之一統也。何以咸豐庚申。洋兵犯闕。東南淪陷。而猶能見同治之中興也。何以日本慶應末年。覆幕攘夷。內外沸騰。而猶能成明治之維新也。何以普魯士遮擊戰敗。辱及帝后。償金減兵。而猶能爲日耳曼之共主也。何以法蘭西喪師司丹。割地求和。而猶能稱歐羅巴之上國也。今我中國。國威雖損。君德彌新。外患雖逼。人心未去。苟一息之尙存。吾烏敢謂其無生。

志士愛國。故爲危言。以聳世人之聽。冀其有所警悟。用心良苦。然吾恐聞者不諒。或且誤解其意。謂吾終不克圖存。吾毋甯一洩吾忿而亡。庚子之義和拳。不難復見於辛丑以後。是本未亡而促之亡也。無恥之輩。且將盡棄其國。惟其家是謀。出其鑽營奔競之技。求媚外人。以博異日之富貴。而國事愈不可問矣。藉果有是。咎將誰歸。

吾嘗入病者之家。主人皇遽無措。難進醫藥。問疾者至。先慰喻之。爲之審決去就。而病或往往起也。即諗知不治。亦必多方解說。或反見病者告以易瘳焉。蓋親愛之切。不忍直言以絕其求生之望也。醫以決人生死爲事。亦未聞有以疾不可療。日聑於病人之側者。醫一人然。

醫一國何莫不然。

則請正告國人曰。今吾中國。苟善自爲。匪獨可存。且將盛大。請言其所以存者。俄忌英。日蹙俄。德利中立。美亦駸駸東向。勢均力敵。莫敢先發。一中國土關人衆。不宜殖民。且劫奪度劉。徒傷天和而敗商局。度亦不爲。二再言其所以盛大者。世運大進。競趨文明。列強之興。惟順其軌。今明詔亦云。取外國之長矣。一風氣初開。偏嗜之士。醉心歐風。未知扶擇。數年經驗。恍然於短長之際。而求所以自立之道。二綜此四端。外人於我有不利之心。未必遽能竟其不利之策。我及此元黃未判。禍福相倚之時。既已得所以相處之方。急起直追。以智力文化競爭於自存之域。危者果不可安。亡者果不可存耶。

吾非謂吾之老大。可以一日反爲少壯也。吾之病如傷寒之熱度。然七日一期。而達於最高點。過是期則少降焉。因其勢而善療之。漸幾於減愈。治之不審。且復升。二期三期以往。其及於最高點。有甚危不可復降者矣。及其未至於是也。順天道。竭人智。明自他之辨。而同其好惡。保全其善意耶。自我圖保全。開通其公利耶。自我任開通。良醫之治病。期愈後健於常時。寒帶多天枉。而溫帶多壽民。世固有所天永命之方。吾烏知凋髮不再立。兒齒不再茁。乃聞隣喪遽自引決耶。泰誓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西儒伯倫知理云。民人之志意。卽國家之精神。吾願吾國人視聽志意之間。毋徒怵惕於大局之阡危。內自恒擾。而不謀所以

對外之策。爭自由者。於五洲抗壓制者。對萬國。充我悲願之所期。將庶幾黃種散在各地。人復完其民權。而歐西亞東列國平等。無或畸重畸輕焉。此天地之公理。亞人忍於口。豈能自禁其不萌心耶。嗟度尼民有國家思想。則百經兵禍教禍。而種族益昌。斯拉夫民強毅自立。以奉公上。則其所在之國。皆爲強國。彼非我亞族之西徙者歟。有爲者若是已。

論房捐

上海南洋七日報

和議既定。賠款無着。終乃籌及於房捐。此亦萬不得已者也。近來開辦之處不少。設局清查。尙無頭緒。故主今有已經呈報者。有多方掣肘者。究竟辦理之善不善。民間之願不願。有識者自能知之。亦無待煩言矣。惟是大軍之後。旋遇凶年。重斂煩征。民不堪命。況中國財政未興。平日所入。不敷所出。完納正供。尙嫌不足。況又加捐。其何以堪。髮捻以後。元氣大虧。迄於今日。稍稍就復。而又迭遭外患。苦於兵事。加以水溢旱乾。靡歲不有。遂使失業無託之民。幾於所在皆是。一旦內變。全局岌危。周濟之賑助之。尙恐其不給。而苛待之可乎。故不開房捐。民固貧。既開房捐。民更貧。然果其涓滴歸公也。不偏不倚也。民雖至貧。亦所甚願。而其間之弊端。與夫不便之處。竟不一而足焉。執筆人殊難默也。

中國每辦一事。有總辦焉。有委員焉。有司事焉。有兵丁焉。其辦事之處。有總局焉。有分局焉。及其查辦也。地方官有承辦之責。因而有經承之書吏焉。有家丁焉。有差役焉。有地甲焉。合

而計之。一切支用。共需若干。此若干皆出於所辦之事。似辦此事專爲彼等地也。其方辦也。上則藉此以位置私人。中則藉此以充飽囊橐。下則藉此以魚肉鄉愚。及其辦成也。則又下上其手。種種剋扣。於無可報銷之中。別設報銷之法。然後呈繳清冊。稟諸上憲。以所餘者酌量歸之。遂爲其事之完給。試思其所餘。乃十分之幾乎。抑百分之幾乎。而況其所餘之數。猶未可視爲歸公之實數也。此指中國辦事之通病言之。若房捐亦猶之乎是。

聞房捐查辦之始。逐戶清查。毫無弊竇。是時民間之黠者。往往隱瞞房租。以期少捐。旋經查閱租摺。與夫租約。遂亦無法可施。況此舉係爲朝廷起見。明知其不能抗也。大戶小戶。均已認捐。惟其中得以逃免者有二焉。一則恃巨紳之保護。得以隱匿者。一則恃教士之權力。得以免查者。於是被捐之戶。均有不平之意。而辦事之人。亦莫可如何焉。恐將來民間之藉口。即在斯二者。房捐之難辦。此其大不便也。

江蘇一省。第十次攤墊賠款四十萬兩。其出之房膏兩捐者。共需三十三萬兩。其足敷與否。尙不得而知。觀前派辦處。札江甘兩縣文云。自開辦以來。三月於茲。各屬應造捐冊。多未呈送。其中查報到省者。捐數亦屬寥寥。核諸應撥墊款。所短甚鉅。似此遷延。匪有辦理不善之處。即實有難辦者在也。江甘兩縣。因爲江北巨擘。然城內尤以甘邑民房捐數爲多。而其所延至今日者。其中有故。昨有至江北來者。與執筆人言兩邑捐事。爲之歛歔。其中有彼所

親見之處。據云。查至某舖戶。首詢房金若干。該舖戶云。欲詢房金。至某天主堂面詢可也。於是司事束手而無策。又查至某舖戶。詢及房金。舖戶云。不知此房係某某執業乎。所謂某某者。即當地之巨紳也。該司事並不深查。但唯唯而已。而其間有數大家。或因自己市房。經司事估價未得其平。猶未認捐者。或房租甚鉅。欲從中短繳者。種種疑難。多端規避。不能盡歸咎於辦理之不善。然辦理之人。苟欲免上憲之訶責。則此次奉文之後。烏得不急切辦理。呈繳底冊。先爲敷衍塞責乎。雖然。事愈急則弊愈生。吾恐大戶之逃捐。且將有賄通司事之弊矣。

按房捐原分舖戶民居爲二。間有住房與舖面毗連者。理應各照定章辦理。乃司事竟有勒令統歸一五之說。因此更生枝節。總之中國每辦一事。無論何地。其民之挾有權力者。地方官轉而畏懼之。其民之毫無權力者。地方官更分外苛待之。彼司事者。莫不狐假虎威。多端需索。吾蓋謂房捐一舉。彼等蓋爲將來中飽之計耳。殊不知激之生變。有碍辦法。胡執事者求之思也。

論自由權與商戰之關係

上海商務日報

二十世紀之世界。一全球相爭相競之世界也。競爭之目的。在求所以自存。而達目的之方法。則必以戰爭爲用。然自哥倫布航海得新地以來。已漸易其兵戰之世界。而爲商戰之世

界。且商戰之勝負。其利害得失之關係。于其國者。尤較兵戰爲甚。兵戰而不勝。猶可養精蓄銳。徐圖恢復。苟有豪傑之士。旋乾轉坤。則雖割名城。償巨款。而曾不數年。國勢富強之程度。且進于昔。法蘭西之挫于德意志是也。若商戰而敗。則國民之脂膏已竭。經數十年而元氣未蘇。外人既握我養命之權。而即有以制我之死命。雖有志士。無能爲力。印度之墟于商會。是也。是故無形之戰爭。其禍常烈于有形。而優勝劣敗。固競爭場之公例也。合全國之商。以與全球之商相戰。此非其所挾持之物力。於相謀相劑之道。獨見相宜。則必不能爭焉而獨勝也。東西諸強國。知其然也。爲之保護之。維持之。提倡而激勸之。務使其貨物美。資本輕。轉運捷。行銷廣。而後已。顧是四者爲商戰之要固已。然皆制勝于形質上者耳。其亦知彼制勝于形質上者。必先激發其獨立不羈之精神。而後其形質乃有所附乎。若挫之抑之。使其精神既疲。敗不振。而第亟亟焉籌所以補救形質上之欠缺。甯何益哉。甯何益哉。善將將者。之待將卒也。固必備乃餼糧。精其器械。然尤必曰。闔以內寡人主之。闔以外將軍主之。夫自由之界說。其一曰。軍營不得自由。而不惜以全權予其臣。未嘗敢干預牽掣於其間。且必使其軍發揚蹈厲。無不伸之氣者。誠謂不如是。不足以制勝于疆場也。今以商戰之酷且烈。乃輒干預牽掣商人之權利。是猶權奸在內。而欲大將立功于闔外。紮維勇士而使之與猛虎鬪也。勝負之數。寧有幸哉。然則商戰之精神。亦在自由權之完全無缺而已矣。

中外通商數十載于茲矣。然權利競爭之地。幾爲外商所獨操。而華商無不敗者。是豈競爭之性。華商果不相宜。遂適符此優勝劣敗之公例也歟。非也。自由與不自由之階級相去尙遠也。自由之商。天民也。不自由之商。僇民也。自由之商。主人也。不自由之商。奴隸也。自由則智。不自由則愚。自由則勇。不自由則弱。以自由權完全無缺之商。而與不自由之商相遇。猶持利器以刃桎梏之人。彼桎梏之人。誠勇矣。然坐以待斃而已。無所謂競爭也。中國商戰不振之原因。蓋不一端。然原因之原因。則實在此。蓋自秦漢而後。沿襲重本抑末之謬說。私天下者。又輒恐富商大賈操奇握贏。或得與人君爭養民權。故數十年來。皆以賤商爲政策。不惜挫之抑之。以爲快。其爲商者。亦若寄身于貿易場中。丐取餘潤。而獨立之性質。愛國之熱心。均逐漸消磨於無何有之鄉。一旦進而與之言競爭之理。無惑乎其拱手而讓也。而種種不利于商戰之政策。則皆所以拘繫其僇民。錮窒其奴隸者也。故吾國誠知商戰之酷且烈也。必自使商人知物競天擇。優勝劣敗之理而後可焉。然非假以自由權。則焉有僇民而可與天民爭。奴隸而可與主人競者哉。

且自由權之界說。非謂商人可任意欺詐干法也。西國之治商也。嚴冒牌之禁。定報窮之令。其章程必請於官。其冊籍必呈于上。或不合法度。則上得嚴治其罪。夫蠻野之自由。必將侵他人之自由。侵他人之自由者。非自由也。西國之商。有文明之自由。而無蠻野之自由。中國

之商。有蠻野之自由。而無文明之自由。優劣之程度既遠。斯勝敗之結果可知矣。彼以自由爲亂天下之說者。其亦研究自由之精義乎。其亦憫我商戰之前途而姑以予我商人乎。不然者。外人既有以制吾之死命。而長此壓制踐踏。吾恐我商人之終爲僇民與奴隸也。吾尤恐爲僇民爲奴隸者。將不盡我商人已也。雖然有自由權者。尤必有自治之性質。吾商人其果有自治之性質也耶。吾願有振商之責及凡爲商人者。咸各盡其責。以勉與外商競爭焉。

政學論治性

上海政學報

一曰。政之原出於理。而理之原出於性。人莫不有性。有性而後有好惡。有好惡而後有是非。是非之叢。公理之基也。何以明之。夫人之性至不一也。或毗於陽。或毗於陰。毗陽則剛。毗陰則柔。剛者其心亢。其志卓。其氣揚。其任事也勇。其赴機也迅。其應變也忍。其弊也爲躁。爲狂。爲暴。柔者其心伏。其志謹。其氣潛。其立旨也退。其應物也守。其審端也緩。其爲弊也爲迂。爲懦。爲苟且。爲顧慮。爲縮。爲怠。此二者之相反也。若水火之互勝。非沸則滅耳。固萬歲不能以相合者也。夫是非之不同者。以好惡之不同也。好惡之不同者。以人性之不一也。夫性之是非有不一。而事之是非則無不一。若暑絺寒裘之無不衣也。若夏水冬湯之無不飲也。彼其相持而不下者。以有私爲之蔽也。譬之雙燭于室。室無不明焉。屏之以寸木。四隅必有受其

暗者矣。聖人知其然也。不求是非于性。而求是非于事。不定是非于一人。而定是非於衆人。衆之所是。一人非之不移也。衆之所非。一人是之不從也。故曰一人之公。公亦私也。衆人之私。私亦公也。夫公私者。固無定之名也。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言公私之相反也。不知公私之相反。猶陰陽也。陽極則生陰。陰極則生陽。公極則爲私。私極則爲公。天下古今萬事萬物之相反者。未有不相成者也。嗚呼。是非之相爭。猶不足患也。吾所謂今之大患者。則在於無是非。一事之行。一法之變。衆人是之。彼亦是焉。衆人非之。彼亦非焉。彼其所謂是非。皆隨人以爲是非者也。任其責。握其權。前之所是。或今反以爲非者矣。今之所非。或後反以爲是者矣。夫有是非者。君子之過也。無是非者。小人之過也。其所以無是非者。則以一己之私利爲權衡也。故爲政之要。貴在治其性。治性之要。在於去私。去私之要。在於求是非于性。而定是非于衆。

整頓吏治論

上海集成報

嗚呼。內憂未靖。外侮頻仍。中國至今日勢成岌岌矣。而欲思挽其貧弱。臻於富強。誠非一朝一夕之故。然總不外乎利弊兩端。興利除弊。固夫人而知之矣。而其道要在正其本。清其源。庶確知利弊之所在。自不難興之除之。若泛言也。則禁如亂絲。茫無頭緒。有興之而無從興。除之而無從除者矣。所謂本源者何。夫治國之道。在乎人才。人才之最要者。在乎吏治。昔陳

文恭與屬僚論治云。官場陋習。上下衙門。終日忙迫。究竟實在及民者甚少。官有事於民。而民及不之知。民所切望於官。而官又不之知。官民情意不通。雖良法美意行之。反以滋弊。甚至因偶一有之之弊。而廢經久當行之法。皆官司苟安自便。奉行不實之故也。地方官果肯事事從民生起見。每奉行一事。體察民情。逐處計畫。利在何處。弊在何處。當救弊以全利。不可因弊而廢利。大凡有益於世之事。其治也不能不有所難。迨其後則又不能一無所累。苟畏其難。懼其累。必至視天下之事。皆可以已矣。不但已不能爲。且勸人之不爲。抑且忌人之爲。見有爲之者。則又卽其小疵以議大醇。使卒無以自解。此所以驅天下之人。皆趨於苟且自便之一途。而鮮有人焉。出而任天下之事也。苟且自便已爲當時吏治之弊。而視今日之吏治。則苟且自便爲尤甚。疆吏而有苟且自便之見。則司道率而效之。司道而有苟且自便之見。則府廳州縣又率而效之。旣曰苟且。則朝廷之條教。不過視爲具文。百姓之痼癢。安得不視如秦越乎。旣曰自便。則政事之因革。皆可任性。民生之疾苦。更漠不相關矣。人皆知州縣爲親民之官。民之受惠與否。皆出州縣之手。不知州縣之賢否。尙有上司以轄之者也。方今之州縣。未必皆賢。而亦未必皆不賢也。一行作吏。以廉爲貴。而今有使之不能廉者。如酬應之不能少也。供給之不能廢也。辦差之不能免也。餽贈之不能無也。而不肖之資緣賄賂。無論矣。且一事也。明知有益於民。而或格於成例。懼遭駁詰。而欲不苟且而不得者。此豈皆

州縣之咎哉。自疆吏以迄末秩。如身使臂。使如臂使指。貴乎一氣相通。如身體麻木。卽手臂無恙。而亦運掉不靈。且亦必至麻木。故吏治之道。行之者在州縣。而督之者仍在疆吏也。恭讀光緒二十五年二月十一日皇太后懿旨云。當茲時事多艱。深宮宵旰焦勞。無日不以治安爲念。所願爲封疆大吏者。力祛積習。共任仔肩。人才爲方今要務。富勸接屬吏認真考核。其賢者擇尤荐拔。用資觀感。中材以下。量能器使。隨時勤勉。不肖者應卽嚴行參劾。毋稍瞻徇。州縣爲親民之官。必使官民相親。毫無陰隔。惟全才難得。督撫之待州縣。當仰體朝廷任官之意。如父兄師長之訓教子弟。俾之成材。自督撫不以吏治爲心。州縣因不以民事爲心。以致劣幕猾吏。把持蒙蔽。最爲吏治之蠹。所宜掃去浮文。講求實際。使下情不致上壅。上德得以下宣。方不負爲民設官之意。總之朝廷綜核名實。職事寄之。有司而表正。視乎良吏。督撫果能整躬率屬。推保赤以保民。視國事如家事。振興鼓舞。不難日起有功。倘苟且晏安。自矜威望。素餐尸位。罔恤民艱。不能爲該督撫等寬其責也。懿訓皇皇。可謂得正本清源之要矣。乃不謂三載以來。苟且如故。晏安如故。此有心人所爲太息而不能已於言者也。伏讀本年正月十七日上諭云。爲政之要。首在得人。內而部院。外而封疆。均應以詢事考功爲鑒別人才之準等因。又云。至各省候補人員。冗濫尤甚。平時不加考核。一旦使之臨民從事。安望其措置得宜。近來各省已有奏設課吏館者。自應一體通行。惟現在考核人才。不得視爲調劑。

開員之舉。仍著各將軍督撫兩司等。勤見僚屬。訪問公事。以覘其才識。並查其品行。其賢者量加委任。不必盡拘資格。其不堪造就者。即據實參劾。勒回原籍。統限半年具奏一次。務當破除情面。嚴行甄別。不准虛應故事。稍涉瞻徇。致負朝廷責實循名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又四月初六日上諭曰。圖治必先察吏。而馭吏尤在勸懲。各省分發人員。例應督撫切實甄別。原以考查賢否。分別去留。至善也。乃近年各省期滿甄別。類皆寬泛註考。全數留補。無一斥退者。即隨時甄別。劾罷亦屬寥寥。現在捐納保舉。倍形擁擠。巧黠之流。紛紛夤緣奔走。即中材亦相率效尤。吏治之壞。皆由於此。亟應痛除積習。以肅官方。自後各該督撫務當破除情面。嚴加考核。自道屬以至州縣。凡初到省。必躬親面試。其鄙俚輕浮者。即行咨回原籍。其尙堪造就者。均令入課吏館。講習政治法律。一切居官之要。隨時酌予差委。以覘其才識。期滿檢別。一秉大公。尤者留補。劣者斥罷。平等者再勒限學習。均各出具切實考語。不得仍前含混。即選授實缺之捐納保舉各員。亦應一律考試察看。分別辦理。毋稍遷就瞻徇。以仰副朝廷旌別淑慝。澄清吏治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草莽小臣。廻環維誦。仰見聖人明燭萬里。三令五申。無日不以整頓吏治正本清源爲念。身爲疆吏。受國厚恩。宜如何竭誠報稱耶。今各省雖有課吏館。仕學院之設。其成效與否。尙難預必。當此列國虎視鷹瞵。皆以中國爲礎上之肉。其尙徘徊觀望者。見中國民心之固也。西人嘗言中國之民皆好民。惜中國

之官不皆好官耳。然中國之官不皆好官。必至中國之民不皆好民。斯言也。殊爲可懼。方今賠款孔亟。捐目繁多。因捐致亂者。層見迭出。猶幸及早救平。未成大禍。東南各省民素馴良。心尙未變。及時整興。未爲晚也。於是乎作整頓吏治論。

算學報四則

上海算學報

正負者。即佛氏之所謂對也。天下無無對之理。即無無對之事之物。小者大之對。大爲正。小爲負。少者多之對。多爲正。少爲負。惡者善之對。善爲正。惡爲負。非者是之對。是爲正。非爲負。不齊惟是等茲人也。若者所長。若者又爲所短。則正中含負矣。等茲人也。若者所知。若者又爲所長。則負中含正矣。等茲人也。昨而見功。今而又見過。則正變爲負矣。等茲人也。昨而見過。今而又見功。則負變爲正矣。依茲而推舉。天下之事物。怪怪奇奇。億幻兆變。無時無地。不有一正負之理。參互錯綜於其間。明乎此而後。可與論學。而後可與論格致。而後可與論觀人。而後可與論治天下。

正負奇矣。定正負之川則更奇。何也正負者理也。定正負者法也。定正負之法者力也。法既定則力生。法愈嚴。力愈厚。無論萬正萬負。正正負負。負正正負。皆法之所施。力之所鎮也。然究其歸。則以理爲本。

點相引而成線。線相引而成面。面相引而成體。體相引而成世界。點者一之積也。線者根之

積也。面者平方之積也。體者立方之積也。世界者無量諸乘方之積也。顯吾思之。太空茫茫。恍焉惚焉。不見有點。烏所謂方。乃有聖人其名曰覺。次之第之。厥術以開。開日月星爲天。開山河爲地。開七竅爲人。以文字開智慧。以政教開風氣。瘠苦之區。開爲樂土。榛狉之俗。開爲文明。始焉成點。繼焉成線。俄而成面矣。俄而成體矣。俄而成世界矣。開之義大矣哉。不明乎此。塊然一物。而固閉嚴拒。晦不逮尺。履不逮尋。鰥鰥焉自以爲得計。嗚呼。此誠悖大造之公理。爲有生之惡障。安得一大慈大悲者爲鑿其蔽而祛其蒙也。

異哉異哉。太空冥冥。無端有物。有物斯有比。有比斯有差。有差斯有例。日星有舒斂。黃赤距緯有廣狹。北極出地有寡多。此天之比例也。山有崇卑。水有深涸。陸有陂平。此地之比例也。十指殊度。九竅異用。五藏分主。十二經別支。此人之比例也。顧吾又出佛氏之言曰。一切微塵國。現一切相。成一切法。皆非真實。曷明曷暗。大明爲明。小明爲暗。大暗爲暗。小暗爲明。曷寒曷熱。大寒爲寒。小寒爲熱。大熱爲熱。小熱爲寒。曷動曷靜。大動爲動。小動爲靜。大靜爲靜。小靜爲動。曷智曷愚。大智爲智。小智爲愚。大愚爲愚。小愚爲智。依茲而推。舉一切大小長短厚薄精粗貴賤。皆比例也。皆非真實也。不甯惟是。等茲人也。或以功蝕過。或以過蝕功。盈之虛之。虛之盈之。此加減比例也。等茲人也。或始而見功。繼而見過。繼而見大過。或始而見過。繼而見功。繼而見大功。進之退之。退之進之。此遞加遞減比例也。等茲人也。昨功今過。昨過今功。

參伍錯綜。各如其際。此互和比例也。等茲人也。功半過半。功增過增。節其榮榮。以定生平。此互準比例也。尤足奇者。若有一个疑良疑惡。色空空色。不可方物。徐而察之。其中有則。此和較比例也。依茲而推。舉一切大小長短厚薄精粗貴賤萬曲億折。然然否否。皆比例也。皆非真實也。異哉異哉。一剎那間。一而二之。二而一之。比歟例歟。請得斷之曰。世間無物。見物非物。我不見物。惟見比例。

中等倫理學序

上海蒙學報

倫理學者。教育之大宗。而道德發達之總彙也。東方學家。以唐虞之五品爲起點。而孔子演之爲儒教。顏曾思孟之傳。粲然明白於亞洲大陸之上。所謂有聖賢之時代。皆以倫理學爲之基礎也。

惟時西方學家。亦有蘇格拉底。生於希臘之雅典。一傳爲柏拉圖。再傳爲亞里斯多德。實西方之孔門焉。其以修身爲道德之綱領。亦與儒教相似。希臘衰而羅馬盛。名流踵起。益暢宗風。此則西方有聖賢之時代矣。

中國三千年來。儒教屢變。而倫理學之地位。所據最高。初無搖動之患。故政治學術風俗人心。無一不出於儒。而釀成中國社會之性質。王章之黜陟。輿論之是非。文字之所鼓吹。史冊之所紀錄。悉以倫理學爲歌哭人之具。思想之發源。於是乎在此。所以根深而蒂固也。

自猶太教波入歐洲。而西方之教宗。爲之一改。其倫理學之綱要。歸於崇拜上帝。然希臘羅馬兩支。變本加厲。不有馬丁路得起而倡宗教改革之說。則平等自由之公理。何以能發見於世界。蓋係視人皆平等自由與民權絕不相干不有倍根與笛卡兒起而倡學界改革之說。則格致之學何以興乎。

夫倫理學。內以平等自由爲壇坫。而外以人事格致爲進化之階級也。當人民幼稚蠻野之年。東西古聖賢。既各達其啓蒙之目的矣。其後交通愈廣。文明愈闢。進步必速。交通之閼。歷少。文明之阻滯多。進步必遲。蓋有自然而然者。此無他故。自立者存。自治者強。知有形之暴虐。日相侵陵。則思自立矣。知無形之暴虐。日相逼迫。則思自治矣。於自立自治之間。而倫理學不得不爲公重心矣。嗚呼。倫理學之進步若何。固國民存亡強弱之關係哉。

倫理學之分。有三大部。上焉者爲精神上倫理。即吾獨一之真宰也。中焉者爲人羣上倫理。即吾親愛之同胞也。下焉者爲事物上倫理。即吾管領之品彙也。是故人上以斂神。而下以應物。而中與人類爲兄弟。斂神則人之德行道義成矣。應物則人之智能才力出矣。明乎此而後可以言自立。而後可以言自治。而後可以言自由。

然而人非漫然自立自治自由也。今試中天下而立。不有吾國乎。故二曰對國。不有吾羣乎。故二曰對羣。不有我家乎。故三曰對家。不有我之一己乎。故四曰對己。爲一國之國民。與有

全國之一分。任其義務。享其權利。故愛國爲人之第一倫。國爲大羣。社會爲小羣。大羣之團結在國。小羣之^一結在社會。其義務其權利與國等。故合羣爲人之第二倫。自父子夫婦。以至兄弟。以暨親戚。亦社會中之一小羣也。其義務權利。不容或缺。故治家爲人之第三倫。三者會合於一己。而以人定憲法。自制其形體。以天定憲法。自勵其精神。此亦一己之義務權利也。故修己爲人之第四倫。賅是四者。則人之責任與其分際。始遂完備。蓋至公德私德備。而後名之曰人。對國對羣。皆公德也。對家對己。皆私德也。嗚呼。世有狗一身與一家。而害其羣。禍其國者。或見土地之將剖分。種類之將殘滅。苟未剝膚。漠然不相聞問。人民無公德。而家族主義之發達。彼希臘羅馬之陵夷。其不以此耶。

今者世紀二十周矣。天演愈久。物競愈烈。有不平等之^一。則其國必亡。羣必散。家必破。身必爲奴隸。爲牛馬。故倫理學之進步。遂若爲海水之熱流。決蕩所至。沙瘠之壤。成爲肥沃。凋零之象。變爲繁盛。曠焉西望。瞻我大東。可以深思其故矣。是編專以人倫一類之四目。分演爲中等學堂課本。或誌見聞。或撰論說。以激厲誘導爲主。義貴淺近。無取奧衍。務使自立自治之義。飫聞於平日。愛國愛羣之性。激發於幼時。則少年之前程。即吾東方之前程也。故述其大旨於首。以質鴻通君子。

同具萬物中至靈之性。同爲天下興亡與有責任之身。而不齒于立人之公例。爲千古男人之奴隸服役。斯吾大惑不解於中國之女子也。以公理論。天賦人權。男女平等。以性靈論。大小腦筋。有生同具。且女子靈淑性質。更優于男子。觀歷代列女傳所紀。或以才德稱。或以貞烈著。其操行堅苦。明達有爲。恒較男子爲難能。至若掘起農家。恢復全國。爲千古奇女子。如法蘭西約翰其人者。雖古今奇男子罕有其比。此女文明程度。高於男人之確證也。乃歷代以來。帝王聖賢。創制興學。獨不爲婦女立教育之科。而野蠻之徒。竟倡爲扶陽抑陰之偏論。女子無才爲德之謬說。務使女子不讀一書。不明一理。畜之如奴婢。玩之如花草。使數千載聰明靈秀之才。無學無教無權。畢身如處羅網中。惡習流傳。惟纏小其兩足以爲閨範。每值世界兵劫。逃生無力。坐罹慘酷。幸世際清晏。無貧富貴賤。咸以飾金珠。披綺繡爲至榮。嗚呼。豈生而已然耶。母亦未嘗讀書明理之故也。

大學之訓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則財用足。卽西人生利分利之算法也。中國人口號稱四萬萬。而女子居其半。皆不能生利自立。而仰食於男人。其仰食於未嘗讀書明理之男人。蓋十有七八焉。夫未嘗讀書明理之男子。謀業不易。習藝難精。謀生之道。已苦難矣。而又爲無學無業之婦女所累。雖習藝而不能精。雖向學而不能專。皇皇然以終歲經營之所得。贍其家人而不暇。卽少年讀書有志者。有室以後。無不志量卑鄙。專營衣食。故二萬萬男子罕有

造就藝學堪爲世用。是婦女不學無業。幾使通國男子皆受娶娶耗食之累。每一人必兼養數人。食之者衆。生之者寡。國安得而不貧乎。夫財何以足。民皆有業則財足。國何以富。業無不盛則國富。使婦女人人有學有業。非特通國之學藝興作。倍增其盛。而男子亦無家累失學之苦。人人可以學專門之業。造有用之才。立國之本在是。非特生利分利之有餘而已也。五倫之中。夫婦其最親暱矣。雖強悍頑鋼之徒。父師朋友不能教誨。若內有讀書明理之人。時於夙興夜寐之際。開導久之。未有不通悟者。蓋凡人之性情。惟至親愛者。乃肯平情虛心以受其言。閨房議論。尤易入男子腦筋中。惟女子無學。故男子心靈不開。智識不進。釀成一頑鈍窒塞之中國。此男女極大之關繫也。

由是知世界開化之理。第爲男子開化進步甚遲。並爲男女開化進步極速。蓋女學旣昌。一則孩童七歲以下。一切學問之理。立身處世之道。皆由母教。定其始基。而善誘之。少成若性。及長而見識志趣。迥乎不凡。入學校者無不成材。此造就人才之根原也。一則格致製造之業。婦女用心勝於男子。由其性質凝靜。善運巧思。一切專門之學。男子未遑深思者。婦女能別出心思。研求新理新法。興大利。成大業。此富強之根原也。一則王化之原。起於閨房。平天下之本。始於齊家。育才之道。根于胎教。女子讀書明理。就有用之藝。學經世之術。志量廓然。能知大體。斷無有婦姑妬詈。娣姒起釁之醜。夫婦之間。互相勉勵學業。有文明思想。則生

子聰明壽考。種類愈優。此進化進種之微旨也。

善夫劉君銘之。之論曰。國以民爲本。女子居其半。治國自齊家始。家中女子約居其半。今中國生齒之衆。四百兆。已成人者男女二百兆。未成人者男女亦二百兆。二百兆未成人之男女。全賴百兆女子撫養啓迪。成此世界。試思此百兆女子。事何等繁。責何等重。功何等偉。此古今至公至平之論也。女子一身。責任似輕於男子。而實重於男子。泰西農業商理法律格致醫理諸學。無論男女。皆各執一業以自養。

論維新必自變服色始

上海采風報

光緒戊戌之歲。皇上鑒於時局之危難。慨然變法。有志之士。羣起而和之。而大獄成。當時賢彥。推變法之序。感以改服色爲當務之急。守舊之輩。羣起而詆之。以爲人心不變。雖變服色無益。人心翻而思變。雖不變服色。亦能自強。其說頗似近理。頑固之人。始得隙而力攻之。甚至負重望。肄新學者。亦轉相附和。謂先變大政。後變服色。或不變服色。未爲不可。而不知其說之似是而實大謬也。何以言之。人心爲一身之主宰。耳目之官。聽命於心。而實將其聞見以稟承于心者也。心之所向。亦必得諸耳目之稟訴。以定其從違。耳目之聞見皆舊。則心亦隨事而因循。耳目之聞見皆新。則心亦因時而靈警。此必然之勢也。故談變法必先新耳目。耳目既新。然後人心可以變。今之變法者。但言人心之當變。而不究人心之何以能變。堅

持此似是而非之論。以誤人家國。是較頑固之罪爲尤重。而不可不急思改圖者也。試舉北京言之。趙宋之世。冠裳之制爲何等。遼金元三代建都。其冠裳爲何等。有明定鼎金陵。平樂北遷。傳之季世。其冠裳爲何等。國朝沿明制。悉變冠服。以至于今日。但云中國今之服色不當變。若使其五六世祖見之。其不至唾棄詬訾。以爲非吾子孫者幾何矣。仲尼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可見聖人因時制宜。無所不可。拘拘於冠裳之末。不肯變通以爲政。殆不幾如嫂溺而吝手援乎。而況平時局危險。至于此極。嘖嘖言變人心者。尙不知新耳目一事爲變人心之起點。猶覩顏談變法。豈不可恥可愧哉。以近事言之。聯軍分駐京城之際。糞除汙穢。灑掃街市。僻衢小巷。一致整潔。盜賊潛匿。劫案至少。自交還中國以來。地方官仍仿各國治法。朝出一示。夕出一示。練勇分布。較之各國巡兵爲多。顧何以洩便穢污。嚴冰塞途如故也。賭局烟館。窩匪藏盜。劫案疊出如故也。烟市蒙塵。擾擾喧擠如故也。外國則一令既下。遵循惟謹。中國則三令五申。若罔聞知。從而刑之。則苛虐爲病。置之不問。則又何以爲政。此豈非人心之不思變。雖欲強之而不能乎。夫中國之貧弱不能自立。夫人而知之矣。知之而不思變。厥故維何。蓋由耳目之聞見未嘗變。則一心之趨向習於故常。蹈襲之時多。靈警之氣少。頒粟議賑。而民不知感。斷首懸示。而民不畏法。是則耳目之不新。以致人心之不變也。然則新耳目當於何始。民間變之。或不能驟變。則斷自官場爲始。夫人人即不知世務。斷不能不

切於身圖。己之所彰著于身者。既已迥異曩昔。則必朝夕思所以處此者。而況乎出門同人目之所寓。耳之所聞。煥然改觀。其卿大夫將圖維于新法之展布。其士庶人將儆戒于新會之難違。于此而尙虞人心之不變。吾不信也。夫版圖可以變而讓人。利權可以變而讓敵國。獨此區區服色之微。而不肯毅然變之。以新耳目。爲變人心之計。抑何以輕重顛倒。利害混淆。以至於此哉。吾又得而進之曰。與復大計。斷自宸聰。翻然改圖。世莫能禦。變服色以圖自強。自皇上始。

論商務 金銀漲落

上海時務報

梁啓超讀楊通政請仿造金銀錢摺。以問於求在我者曰。其何如。求在我者曰。其所憂者是也。其所以憂之者則猶未也。原議以生銀鑄成先令樣式。此議之可行與否。應以鑄成以後外國能否一律通用爲斷。查歐美各國皆有自定圖法。通行本國。同治五年。法比意瑞四國以本國圖法。其成色式樣輕重大小。無不一一相等。因聯公會。議定四國鑄成金銀錢。彼此國庫皆准抵用。而收付銀錢。則以一百佛郎爲限。是則四國所鑄金銀。其分兩成色式樣。原無出入。而非預聯公會。彼此仍難抵用者明矣。今中國而按照外洋分兩成色式樣。仿造金銀錢。若不先與會議。其難以抵用者亦明矣。即使先與會議。彼此抵用。則通用銀錢。亦有限制。而金貴銀賤之弊。亦難補救。何則。議者以爲英國先令。只重一錢五分。而足抵四錢四分。

生銀之用。我亦可以一錢五分之生銀鑄成與英先同式等重之華先購船械還借款。以抵四錢四分之價。不知英先以見錢收付。只限十九枚。其二十枚以外。則用金鎊。是則我以生銀鑄成華先。即能抵用。而於購械還債。亦只可以權鉅款之尾數。限以十數枚而止。而應付鉅款。仍宜以時價極賤之生銀。購回極貴之金鎊以償之。然則自鑄先令也。於銀賤金貴之極弊何補。至如總署復片。謂由官定價。每一華先合銀四錢四分。著爲令。務使通行國中。則外國即不肯抵用。而以我金銀錢易得之生銀與之。其數亦適相準。又云或疑以錢五分之華先。收閭閻四錢有奇之生銀。損下益上。勢必不行。要知國幣者。非論分兩也。乃憑據也。信票也。民間行店。以銀易京蚨數千至百兩千兩之紙票。何以流通。國家以銀錢爲票。出入相準以示信。尙何損益之有云云。其說似甚辨。不知彼之以英先重一錢五分而可抵四錢四分之用。佛郎重一錢有零而可抵四錢之用者。非其國之威令。能迫其民必遵行也。蓋彼國以金爲正幣。若夫非金之品。若銀若銅若鉛。因以子母其金錢者。亦必以金抵之。故於鑄金錢流通外。凡鑄銀錢若干枚。流用民間。即提若干重金。適當銀錢所值之數。另存以待取。故民雖手持不足價之銀錢。而信其可以換等價之金也。故用之而不疑。

泰西諸國有純用金者。英法比瑞諸國是也。日本號之爲單本位。兩本位。純用金者。先令等銀幣。只可兌金兩鎊。過此只照銀價。論金銀並用者。自五佛郎銀幣起。至數千萬。皆可向庫兌金錢。純用金則金之磨耗必巨。並用銀則提存之金亦不菲。而要之無論純用並用之國。凡每鑄銀錢若干。必提等價之金若干。存於庫中。此是定例。時務報第三十冊載日本改定國法章程第十款云。日本銀行應設法將庫中所存之銀。盡行換金。第十一款云。新定國法施行之前。須先貯新鑄金圓合一萬萬圓。即其例。

也。日本現章蓋猶金銀並用之國也。

然則中國而欲鑄華先以與抵用以通行於民間也。亦應於生銀鑄錢外。更提存相當銀價之金以備焉。非是而彼必不信用也。譬之鈔幣之制。必有銀一萬圓而行一萬圓之鈔。則相與安之。若欲以銀五千圓而行一萬圓之鈔。則必大亂。外國之銀行。中國之票號錢莊。莫不皆然。彼之用銀。其例亦由是也。用鈔者非用鈔也。用其所代之銀也。用銀者非用銀也。用其所權之金也。今若鑄銀先令而不提存金也。吾見其不數月而弊滋起也。是宋元交子鈔引之虐政也。若提存金也。則議者欲少還金而多鑄銀。今轉以用銀而多備金。失算甚矣。

曰。若是平銀幣之不可鑄也。曰。惡。是何言也。凡天下之幣。必經鑄造有成色分兩者。乃可謂之幣。譬如千錢之重。爲六斤四兩。而凡言錢幣者。必舉其若干枚之數。而必不能舉其若干斤之數。此至淺之理也。今中國之銀錢。以每兩計。是何異於銅錢之以每斤計也。有以銅六斤四兩爲言者。則笑之。有以銀六兩四錢爲言者。則習之。噫。是直無圖法而已。無圖法非國也。是以洋銀入口。已得藉以持我生銀價值之漲落。不待金矣。故鑄銀今之急務也。而特不能持一先令抵四錢四分之說。以病我民。所謂離則雙美。合則兩傷者也。

梁啓超曰。金銀價值漲落。爲今日地球第一大事。五洲之商賈。羣焉屏營憂熱驚駭汗喘。以趨避之。五洲之士夫。羣焉比較測驗。營日抵掌以論議之。五洲之政府。羣焉變革遷就。左右

輕重以維持之。然而金幣國病於金。銀幣國苦於銀。金銀兩幣國厭兩幣。使全球十四萬萬人。莫不心如懸旌。倏然有不可終日之勢。此其故何歟。非用金用銀與合用金銀之爲害。而天下各國或用金或用銀或合用金銀各不相通之爲害。以致此盈則彼絀。甲喜則乙憂。一髮牽而全身動。銅山崩而洛鐘應。天下商務之不均。其原皆起於此。今地球文治日進。交通之勢日盛。舟通車通。郵通電通。士通工通。商通物產通。語言通。文字通。其率極速。其力極大。其不能不趨於一。昭昭然矣。而所謂幣制者。猶界以國。猶域以地。以不通之事。行於大通之世。是以萬變而萬不當也。孟子曰。天下惡乎定。定於一。故非一幣制不能平天下。然今日有幣之國。爲金山。爲銀也。爲金銀並也。各有得失。各有利害。其將一於誰氏乎。曰。天下公理由質而進於文。由賤而進於貴。故最初有幣也。用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結秤而獻焉。尺寸而剪裁焉。久之苦其重贅也。而用鐵。而用銅。猶苦其重贅也。而用銀。猶苦其重贅也。而用金。今夫幣也者。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要之持之。可以得衣食。實爲衣食之代數而已。人人共用之代數。斯爲真數焉。夫代數者。必務極其簡易輕便。則於人之性也。愈益順。鈔幣者又代數之代數也故地球幣制。不一則已。苟其一之。必一於金。此事理之無可如何者也。今者歐美各國。雖未盡然。大率皆以金爲正位。卽金銀並用之國亦仍是以金爲正位其美國合衆主銀黨。必欲持平酌劑。定爲金一銀十六之比例者。雖爭論甚切。然其勢必不行。蓋地球自然之變率。非人之所能遏也。然則一

於金幣之時局。實已將及。凡用兩本位之國。尙有不能自持之勢。而況我中國之以銀爲正位者乎。而況我中國之號稱以銀爲正位。而實以銅爲正位者乎。中國銅錢有圓法銀錢尙未有圓法僅以幾兩幾錢計然則中國直以銅爲正位耳與銀幣之國尙隔一層痛哉○以春秋三世言之銅爲據亂世之幣銀爲升平世之幣金爲太平世之幣○又凡必有國法者乃可謂之幣制故中國秦漢之間雖用金而必不認指爲金幣之國故即廢論他事。即以國體論之。亦必宜由銅而進於銀。由銀而進於金。乃足以列於文明諸大國之數。至易明矣。故今日鑄金之當急。有不待辨而決者。雖然。既已鑄金。則必以金爲正幣。而成一金銀共用之國。考日本此次新例第十一款。新定圓法施行之前。須先貯存新鑄金圓合一萬萬圓。蓋既爲正位之幣。流通於國。則一切銀鈔。皆視之爲主率。故必所貯之金。足以爲流通一國之用。然後可無窒也。故俄國將改行金幣。而貯藏國庫之金。至一億一千萬磅。日本將改行金幣。而自本年一月至五月。由正金銀行購金於倫敦者六千餘萬圓。奧國近年所購之金。亦極不尠。故必得多金而後可用金。此定理也。中國雖以多金聞於天下。而一切礦苗開采。未能如法。今即嚴申金礦出口之禁。而計每年所出口。不過合金磅二百餘萬磅之數。即盡收婦女簪珥之飾。充其量亦不過數萬磅。以日本區區小國。行用金幣。猶且先貯一萬萬圓。中國人數十倍日本。爲流通行用計。當貯日圓十萬萬圓。約一萬萬磅之圓即以工藝未興。人尙省儉。通用之幣額可節減。以折半計之。亦常先貯存金磅五千萬磅乃可。以今日中國所出之金計之。尙未敷是額也。若如俄日奧諸國之例。更購金於泰西。是益增金價之飛漲。而我國

受銀賤之大累者。將又添一途。此則必不可也。故不開金礦。不能言行金幣。此吾所謂一變一切變。將欲變甲。必先變乙。及其變乙。又當先丙。惟萬弩齊發。斯百廢具張。願我政府勿更以彌縫補苴之術行之。學邯鄲未就而先失其就步也。

曰金貴銀賤之爲大害於中國。夫人而知之矣。敢問亦有爲利於中國者乎。曰有以銀賤之故。中國出口貨。可以暢銷。何以言之。如十年前絲價。每石值銀四百兩。其時金價每磅值銀四兩。故四百兩之絲價。在洋商值一百磅。今日絲價仍值四百兩。而每磅已值八兩。則洋商只出五十磅。可得絲一石。在華商之絲價未減。而洋商計之。已減至半價矣。於是法絲意絲倭絲。以金價之貴而價昂。價昂則難與華絲爭。故華絲出口加多矣。絲已然。其他出口貨亦莫不然。使吾稍講農學。縣榮其物產。雖物質稍次。而西人製造家。必以其廉而爭購之。是不啻環立用金之國。爲我作淵魚叢爵也。又以銀賤之故。外國進口貨。轉使之滯銷。何以言之。如十年前。洋布一疋。在英值金半磅。其時金磅值銀四兩。半磅價之洋布。售於中國。只值二兩。今則洋布猶是也。布價如故也。然每磅已值八兩。則半價之布。在華應售四兩。華民者以二兩購之者。今忽貴至一倍。必少購。少購則進口之布少銷。而兌出之金少。則金價亦可漸賤矣。洋布然。其他進口貨亦莫不皆然。使吾及是時也。取凡向所仰給於西貨者。皆由中國立廠自行做造。則工料皆償以銀。而所出之貨。較之外洋以金償其工料者。其價必倍賤。於

是外洋進口貨。來路可以盡絕。如此則銀賤匪惟不能困我。反足以利我。昔日本是已。日本至今用金之事已定。而猶有持異議者。以謂三十年來。坐它國用金。本國用銀。得以增進輸出之額。而阻閼輸入之額。而商務受非常之益。計光緒四年。銀價每兩值英金四先令。是年商務僅五十八兆五十萬圓。至光緒二十二年。銀價降低其半。而商務增至二百八十九兆五千萬圓。十八年間。驟增五倍。蓋半受銀賤之賜也。今若驟變。恐失此利。今日人之持此論者。尙歔歔也。上海字林西報譯日本某報云。我國若依舊用銀。則川金各國。購貨於我者。必紛至沓來。倘用金幣。則反是何也。金貴銀必賤。以金購貨於我。其利倍蓰。利之所在。人人趨之。一旦易用銀而用金。彼無利可圖。勢不能不舍是他求。向之購貨於我國者。悉改而就中國。及他川銀之國。而我之銷路。豈不大滯不甯。惟是。同是用金。無所虧耗。而我國民轉因其無所虧耗。爭購貨於彼。日益見衆。輸幣外國。胡所底止。又京津西報云。日本改用金後。進口貨多。出口貨少。若不設法整頓。恐大有損於日本。而無益於銀。由日本之言。以反比例求之。則吾乘此舉天下用金之時。歸然以用銀之一國。獨立其間。加以日本新變。偏處相形。其於加增出口貨而阻絕進口貨之道。可以事半功倍。白圭之言理財也。曰趨時若禦鳥猛獸之發。吾以爲中國而不欲富強斯已耳。中國而猶欲富強也。此亦千載一時矣。自古未有不講商務而能立國者。亦未有不講物產工藝而能通商者。公例有然。而今日之中國。

又時之不可失者也。若猶是苟且敷衍。推諉塗飾。輒以茲事體大。望洋而歎。是則以一事不辦爲宗旨。以坐視不救爲要策。斯亦已矣。又何必更鑄金銀錢之僕僕爲哉。

要之今日之中國。能開金礦。則用金莫大之利也。能興工藝。則用銀亦莫大之利也。苟不興工藝。則用銀可以貧中國。苟不開金礦。則用金亦可以貧中國。西人惟百廢具舉。商務極盛。各不相讓。故於金銀權衡。一轉移間。而非常之利害見焉。中國則此事非不爲利害也。然有存乎此事之先者。必彼之既變。然後此之可圖。孟子曰。善推其所爲而已。今我政府既采通政之議。鑒於金貴銀賤之敝。而思所以救之。則亦何不念金貴銀賤之利。而思所以用之也。雖然今之譚洋務者。方且曰。言購船購槍礮之不暇。必欲自煎其膏。自枯其髓。以與敵人。然後爲快。而於國之工商。匪惟不救之。且又腴之削之。壓之虐之。則無惑乎只受其害而終不一受其利也。

論白話爲維新之本

無錫白話報

今天下之人莫不曰國將亡矣。可奈何。問其將亡之說曰。國無入焉耳。之人也非真知亡者也。古有亡天下之君。亡天下之相。亡天下之官吏。今數者皆無之。而有亡天下之民。是故古之善規國者。規其君。今之善規國者。規其民。入其國而智民多者。靡學不新。靡業不奮。靡利不興。君之於民。如腦筋於耳目手足。此動彼應。頃刻而成。入其國而智民少者。靡學不腐。靡

業不類。靡利不溲。士無大志。商乏遠圖。農工狃舊習。盲新法。盡天下之民。去光就暗。蠢蠢如鹿豕。雖明詔頻下。鼓舞而作新之。如擊輓棉。閤其無聲。如震羣聾。充耳不聞。

有文字爲智國。無文字爲愚國。識字爲智民。不識字爲愚民。地球萬國之所同也。獨吾中國有文字而不得爲智國。民識字而不得爲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爲害矣。人類初生。匪直無文字。亦且無話。呶呶啞啞。喁喁啾啾。與鳥獸等。而其音較鳥獸爲繁。於是因音生話。因話生文字。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聲器也。文字之始。白話而已矣。於何證之。一證之五帝時。有作衣服。有作宮室。有作舟車。有作耒耜。有作弓矢。有教民醫藥。有教民稼穡。有教民人倫之道。悟一新理。創一新法。製一新器。一手一足。一口一舌。必不能胥天下之民而盡教之。故凡精通製造之聖人。必著書。著書必白話。嗚呼。使皆如今之文言。雖有良法。奚能遍傳於天下矣。再證之三王時。誓師有辭。遷都有誥。朝廷一二非常舉動。不憚反覆演說。大聲疾呼。彼其意惟恐不大白於天下。故文告皆白話。而後人以爲佶屈難解者。年代縣邈。文字不變而語變也。三證之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邱。在爾時爲文言矣。不聞人人誦習詩春秋。論語孝經皆雜用方言。漢時山東諸大師去古未遠。猶各以方音讀之。轉相授受。老聃楚人也。孔子用楚語。繙十二經以示聃。聃話譯書始於是矣。故曰辭達而已矣。後人不明斯義。必取古人言語與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於是文與言判。然爲二一人之身。而手口異國。實

爲二千年來文字一大厄。

朝廷不以實學取士。父師不以實學教子弟。普天下無實學。吾無怪焉矣。乃至日操筆言文。而示以文義之稍古者。輒驚愕或笑置之。託他辭自解。終不一寓目。嗚呼。文言之害。靡獨商受之。農受之。工受之。童子受之。今之服方領。習矩步者。皆受之矣。不甯惟是。愈工於文言者。其受困愈甚。二千年來海內重望。耗精斂神。窮歲月爲之不知止。自今視之。蹉蹉足自娛。益天下蓋寡。嗚呼。使古之君天下者。崇白話而廢文言。則吾黃人聰明才力。無他途以奪之。必且務爲有用之學。何至闇沒如斯矣。吾一不知夫古人之創造文字。將以便天下之人乎。抑以困天下之人乎。人之求通文字。將驅遣之爲我用乎。抑將窮老盡氣。受役於文字。以人爲文字之奴隸乎。且夫文字至無奇也。蒼頡沮誦造字之人也。其功與造話同。而後人獨視文字爲至珍貴之物。從而崇尚之者。是未知創造文字之指也。今夫一大之爲天也。山水土之爲地也。亦後之人踵事增華。從而粉飾之耳。彼其造字之始。本無精義。不過有事可指。則指之。有形可象。則象之。象形指事之俱窮。則亦任意塗抹。強名之曰某字某字。以代結繩之用而已。今好古者不聞其尊繩也。而獨尊文字。吾烏知其果何說也。或曰。會意諧聲。非文字精義耶。曰。會意諧聲。便記認而已。何精義之有。中文也。西文也。橫直不同。而爲用同。文言也。白話也。繁簡不同。而爲用同。祇有遲速。更無精粗。必欲重此而輕彼。吾又烏知其何說也。且夫

文言之美。非真美也。漢以前書曰。羣經。曰諸子。曰傳記。其爲言也。必先有所以爲言者存。今雖以白話代之。質幹具存。不損其美。漢後說理記事之書。去其膚淺。刪其繁複。可存者百不一二。此外浮牛充棟。效顰以爲工。學步以爲巧。調朱傅粉以爲妍。使以白話譯之外美既去。陋質悉呈。好古之士。將駭而走耳。

請言白話之益。一曰省目力。讀文言日盡一卷者。白話可十之少。亦五之三之。博極羣書。夫人而能。二曰除穢氣。文人陋習。尊己輕人。流毒天下。奪其所恃。人人氣沮。必將進求實學。三曰免枉讀。善讀書者。略糟粕而取菁英。不善讀書者。味菁英而矜糟粕。買櫝還珠。雖多奚益。改用白話。決無此病。四曰保聖教。學庸論孟。皆二千年前古書。語簡理豐。非卓識高才。未易領悟。譯以白話。間附今義。發明精奧。庶人人知聖教之大略。五曰便幼學。一切學堂功課書。皆用白話編輯。逐日講解。積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環球各種學問之崖略。視今日魁儒耆宿。殆將過之。六曰鍊心力。華人讀書。偏重記性。今用白話。不恃熟讀。而恃精思。腦力愈溶愈靈。奇異之才。將必迭出。爲天下用。七曰少棄才。圓顱方趾。才性不齊。優於藝者。或短於文。違性施教。決無成就。今改用白話。庶幾各精一藝。游惰可免。八曰便貧民。農書商書。工藝書。用白話輯譯。鄉僻童子。各就其業。受讀一二年。終身受用不盡。然此八益。第虛言其理。人或未信也。

請言其效。成周之時。文字與語言合。聆之於耳。按之於書。殆無以異。故童子始入小學。即以離經斷句爲第一年之課程。讀書之效如是其速也。其時學校之制。二十五家爲一巷。巷爲之門。門側立小學堂。小學堂之制。每歲農事畢。同巷子弟相從讀書。距冬至四十五日。復出學就農業。計一年在學不滿九十日。在小學七年而出。亦僅與今人二年相抵耳。然其間秀異之才。一升而入五百家公立之學堂。再升而入萬二千五百家公立之學堂。以次達於朝廷。而爲官者。所在恆有。其不能升者。退就他業。罔不通曉物理。周知時事。降及春秋。植杖之叟。耦耕之夫。販牛之商。斲輪之工。散見於傳記諸書。猶往往不絕。西人公理家之言曰。凡人才智。愈後愈勝。古人必不如今人也。乃以其言觀吾今日之中國。舉天下如坐簪井。以視古人智愚懸絕。乃至不可以道里計。豈今人果不古若哉。抑亦讀書之難易爲之矣。讀書難故成就者寡。今日是也。讀書易故成就者多。成周是也。此中國古時用白話之效。耶氏之傳教也。不用希語。而用阿拉密克之蓋立里土白。以希語古雅。非文學士不曉也。後世傳耶教者。皆深明此意。所至輒以其地俗語譯舊約新約。吳拉非氏之至戈陀大族也。美陀的無士施里無士之至司拉弗也。摹法司喀。賁特。三人之至非洲也。皆先學其土語。然後爲之造字著書以教之。千餘年來。彼教寢昌寢熾。而吾中國政治藝術。靡一事不遜於西人。僅僅以孔教自雄。猶且一奪於老。再奪於佛。三奪於回回。四奪於白蓮天里。諸邪教。五奪於

耶氏之徒。彼耶教之廣也。於全地球占十之八。儒教於全地球僅十之一。而猶有他教雜其中。然則文言之光力。不如白話之普照也。昭昭然矣。泰西人士。既悟斯義。始用埃及象形字。一變爲羅馬新字。再變爲各國方言。盡譯希臘羅馬之古籍。立於學官。列於科目。而新書新報之日出不窮者。無愚智皆讀之。是以人才之盛。橫絕地球。則泰西用白話之效。

日本文辭深淺高下之率。以和漢字多少爲差。深於文者。和字少漢字多。其尤深者。純漢字而無和矣。淺於文者。和字多漢字少。其尤淺者。純和字而無漢矣。其始學士大夫。鄙和文俚俗。物茂卿輩至。欲盡廢之爲快。而市井通用。頗以爲便。數歲小兒學語之後。能通和訓。即能看小說。作家書。比之漢文。難易殊絕。維新以後。譯書充牣。新報盆涌。一用和文。故其國工業商務兵制。愈研愈精。泰西諸國。猶眈眈畏之。以區區數小島之民。皆有雄視全球之志。則日本用白話之效。

由斯言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話若。吾中國而不欲智天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猶以文言樹天下之的。則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敗壞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爲一言以蔽之曰。文言興而後實學廢。白話行而後實學興。實學不興。是謂無民。

原強

天津直報

今之扼腕奮矜。講西學談洋務者。亦知近五十年來。西人所孜孜勤求。近之可以保身治生。遠之可以經國利民之一大事乎。達爾文者。英之講動植之學者也。承其家學。少之時周歷寰瀛。凡殊品詭質之草木禽魚。褒集甚富。窮精眇慮。垂數十年而著一書。曰物種探原。自其書出。歐美二洲。幾於家有其書。而泰西之學術政教。一時斐變。論者謂達氏之學。其一新耳目。更革心思。甚於奈端氏之格致天算。殆非虛言。其書謂物類繁殊。始惟一本。其降而日異者。大抵以牽天繫地之不同。與夫生理之常趨於微異。洎源遠流分。遂濶絕相懸。不可復一。然而此皆後天之事。因夫自然。馴致如是。而非太始生理之本然也。其書之二篇爲尤著。西洋綴聞之士。皆能言之。談理之家。據爲口實。其一篇曰物競。又其一曰天擇。物競者物爭自存也。天擇者存其宜種也。意謂民物於世。樊然並生。同食天地自然之利矣。然與接爲排。民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稍進。則羣與羣爭。弱者常爲強肉。愚者常爲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遺種也。則必強忍魁桀。趨捷巧慧。而與其一時之天時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此其爲爭也。不必爪牙用而殺伐行也。習於安者使之爲勞。狃於山者使之居澤。以是以與其習於勞狃於澤者爭。將不數傳。而其種盡矣。物競之事如是而已。是故每有太古最繁之種。風氣漸革。越數百年數千年。消磨歇絕。至於靡有子遺。如非學家所見之古獸古禽是已。動植如此。民人亦然。民人者固動物之類也。達氏總有生之物。標其宗旨。論其太

凡如此。至其證闡明確。聲然有當於人心。則非親見其書者莫能信也。此所謂以天演之學。言生物之道者也。

斯賓塞爾者亦英產也。與達氏同時。其書於達氏之物種探源爲早出。則宗天演之術。以大闡人倫治化之事。號其學曰羣學。猶荀卿言人之貴於禽獸者。以其能羣也。故曰羣學。凡民相生相養。易事通功。推以至於刑政禮樂之大。皆自能羣之性以生。又用近今格致之理術。以發揮修齊治平之事。精深微渺。繁富奧殫。其論一事。持一說。必根據理極。引其端於至真之原。究其極於不遁之效。於五洲殊種。由狃榛蠻夷。以至著號開明之國。揮斥旁推。什九弊盡。而於一國盛衰強弱之故。民德醇漓合散之由。則尤三致意焉。殫畢生之精力。五十年而著述之事始歲。其宗旨盡於第一書。名曰第一義諦。通天地人禽獸昆蟲草本以爲言。以求其會通之理。始於一氣。演成萬物。繼乃論生學心學之理。而要其歸於羣學焉。夫亦可謂美備也已。

斯賓塞爾全書而外。雜著無慮數十篇。而明民論勸學篇二者爲最著。明民論者。言教人之術也。勸學篇者。勉人治羣學之書也。其教人也。以潛智慧。練體力。厲德行。三者爲之綱。其勉人治羣學者。意則謂天下沿流討源。執因責果之事。惟羣事爲最難。非不素講者之所得與。故有國家者。其施一政著一令。本以救弊坊民也。而其究也。所期者每或不成。而所不期者。

常以忽至。至夫歷時久而轉相因。其利害遷流。則有不可究詰者。格致之事不先。偏頗之私未盡。生心害政。未有不貽誤家國者也。是故欲爲羣學。必先有事於諸學焉。不爲數學名學。則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數也。不爲力學質學。則不足以審因果之相生。功效之互待也。名數力質四者之學已治矣。然吾心之用。猶僅察於寡。而或熒於紛。僅察於近。而或迷於遠也。故必廣之以天地二學焉。蓋於名數知萬物之成法。於力質得化機之殊能。尤必藉天地二學。各合而觀之。而後有以見物化之成迹。名數虛於天地。徵其實。力質分於天地。會其全。夫而後有以知成物之悠久。雜物之博大。與夫化物之蕃變也。雖然。於羣學猶未也。蓋羣者人之積也。而人者官品之類也。欲明生生之機。則必治生學。欲知感應之妙。則必治心學。夫而後乃可以及羣學也。且一羣之成。其體用功能。無異生物之一體。小大雖而官治相准。知吾身之所生。則知羣之所以立矣。知壽命之所以彌永。則知國脈之所以靈長矣。一身之內。形神相資。一羣之中。力德相備。身貴自由。國貴自主。生之與羣。相似如此。此其故無他。二者皆有官之品而已矣。故學問之事。以羣學爲要歸。唯羣學明。而後知治亂盛衰之故。而能有修齊治平之功。嗚呼。此眞大人之學矣。

不觀於圻者之爲牆乎。與之一成之磚。堅而廉平而正。天候得而大小若一。則無待泥水灰黏之用。不旋踵而數仞之牆成矣。由是以捍風雨衛室家。雖資之數百年可也。使其爲甃也。

嶽嶽端歟。小大不均。則雖遇至巧之工。亦僅能版以築之。成一糞土之牆而已矣。廉隅堅潔。持久不敗。必不能也。此凡積聚之事。莫不如此。唯其單也。爲有法之形。則其總也。成有制之聚。然此猶人之所爲也。唯天生物。亦莫不然。化學原質。自然結晶。其形制之窮巧極工。殆難思議。其形雖大小不同。而其爲一品之所積而成形。則雖折之至微。至於莫破。其品之積面。隅器無不似也。然此猶是金石之類而已。大其動植之倫。近代學者。皆知太初質房爲生之始。其含生蕃變之能。皆於此而已具。但其事甚蹟。難與未嘗學者談。而其本單之形法性情。以爲其總之形法性情。欲論其合。先攷其分。則昭昭若揭日月而行。亘天壤不刊之大例也。夫如是。則一種之所以強。一羣之所以立。本斯而談。斷可識矣。蓋生民之大要三。而強弱存亡。莫不視此。一曰血氣體力之強。二曰聰明知慮之強。三曰德行仁義之強。是以西洋觀化言治之家。莫不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斷民種種之高下。未有三者備。而民生不優。亦未有三者備。而國威不奮者也。反是而觀。夫苟其民契需恟恟。各奮其私。則其羣將渙。以將渙之羣。而與鷙悍多智愛國保種之民遇。小則虜辱。大則滅亡。此不必干戈用而殺伐行也。磨滅潰敗。出於自然。載籍所傳。已不知凡幾。而未有文字之先。則更不知凡幾者也。是故西人之言教化政法也。以有生之物。各保其生爲第一大法。保種次之。而至生與種較。則又當舍生以存種。踐是道者。謂之義士。謂之大人。至於發政施令之間。要其所歸。皆以其民之力智德。

三者爲准的。凡可以進是三者。皆所力行。凡可以退是三者。皆所宜廢。而又盈虛酌劑。使三者毋或致偏焉。西洋政教。若自其大者觀之。不過如是而已。

由是而觀。吾中國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固何如乎。往者日本以寥寥數艦之舟師。區區數萬人之衆。一戰而剪我最親之藩屬。再戰而陪都動搖。三戰而奪我最堅之海口。四戰而威海之海軍燬矣。使曩者欸議不成。則畿輔戒嚴。亦意中事耳。當此之時。天子非不赫然震怒也。思改弦而更張之。乃內之則殿閣樞府。以至六部九卿。外之則泊廿四行省之疆吏。旁皇咨求。卒無一人焉。足以勝禦侮折衝之任者。猛虎深山。徒虛論耳。兵連不及周年。公私掃地。赤立洋債而外。尙不能無擾閭閻。其財之匱也。又如此。夫一國猶之一身也。脈絡貫通。官體相救。故擊其頭則四肢皆應。刺其腹則舉體知亡。而南北雖屬一君。彼是居然兩戒。首善震矣。四海晏然。視邦國之顛危。猶秦越之肥瘠。合肥謂以北洋一隅之力。禦倭人全國之師。非過語也。此君臣勢散。而相愛相保之情薄也。將不素學。士不素練。器不素儲。一旦有急。則蟻附蠱屯。授之以扞格不操之利器。曳兵而走。轉以奉敵。其一時告奮。將弁半皆無賴。小人覬覦所支饟項而已。至於臨事。且不知有哨探之用。遮蒐之方。甚且不識方員。古陳大不宜於今日之火器。更無論部勒之精詳。與夫開闔之要眇者矣。即當日之怪謬。苟紀載其事而傳之。將皆爲千載笑端。而吾民覩然固未嘗以之爲媿也。夫閩外之事。既如此矣。而閩內

之事則又何如。法獎之極。人各顧私。是以謀謨廟堂。佐上出令者。往往翹巧僞汙濁之行。以爲四方則效。其間稍有意者。亦不過如息夫躬所云。以狗馬齒保目所見。而孰謂是區區者之終不吾界也。至於顧問獻替之臣。則不獨於時事大勢。嘗未有知。乃至本國本朝之事。其職分所應知者。亦未嘗少紆其神慮。是故有時發憤論列。率皆唵噪童駮。徒招侮虐。功罪得失。毀譽混淆。其有趨時者流。自許豪傑。則徒剽竊外洋之疑似。以熒惑主上之聰明。其尤不肖者。且竊幸事之糾紛。得以因緣爲利。求才亟則可僥倖而驟遷。興作多則可居閒而自潤。嗟乎。此真天下士大夫之所親見。僕之爲論。豈不然哉。夫人才者。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驗也。求之有位之中。旣如此矣。意或者沈伏摧廢。高舉遠行而不可接歟。乃吾轉而求之草野閭巷之間。則又消乏彫亡。存一二於千萬之中。竟謂同無何莫不可。然則神州九萬里地。四十京之民。此靡靡者徒土荒耳。是蚩蚩者徒人滿耳。尙自冠帶之民。靈秀之種。周孔所教。禮義所治。諸君聊用自娛則可耳。何關人事也耶。且事之可憂可畏者。存乎其真。而一戰之勝敗。不足計也。使中國而爲如是之中國。則當日中東之事。微論敗也。就令邊畔不開。開而倖勝。然而自有識之士觀之。其爲憂乃療劇何則。民力已荏。民智已卑。民德已薄故也。一戰之敗。何足云乎。今雖有聖神用事。非數十百年薄海知亡。君臣同德。痛鋤治而鼓舞之。將不足以自立。而歲月悠悠。四隣耿耿。恐未及有爲。已先作印度波蘭之續。將斯賓塞之術未

施而達爾文之理先信。矧自甲午迄今者幾何時。天下所振興者幾何事。因諸君所共聞共見者耶。嗚呼。吾輩一身無足惜。如吾子孫與四百兆之人種何。天地父母。山川神靈。尙無相竝下土民。以克誘其衷。咸伸知奮。

聞前言者。造而開余曰。甚矣先生之言。無異杞人之憂天墜也。今夫異族之爲中國患。不自今日始也。自三代以迄漢朝。南北狴狴。互有利鈍。雖時見侵。無損大較。固無論已。魏晉不綱。有五胡之亂華。大河以北。淪於旃裘羶酪者。蓋數百年。當是之時。哀哀黔首。衽革枕戈。不得喙息。蓋幾靡有子遺。耗矣。息肩於唐。載庶載富。而李氏末造。趙宋始終。其被禍乃尤烈。金源女真更盛。迭帝青吉斯汗崛起鄂諾。威懾歐洲。忽必烈汗薦食小朝。混一華夏。南奄身毒。北暨俄羅。幅員之大。古未有也。然而塊肉淪喪。不及百年。長城以南。復歸漢種。至國朝龍興遼瀋。聖篤哲生。母我羣。革明敝政。泄恩汪濊。蓋三百祀於茲矣。此皆著自古昔者也。其間遞嬗。要不過一姓之發興。而人民則猶此人民。聲教則猶古聲教。是則即今無諱。損益可知。林林之衆。詎無嚆類。而吾子聳於達爾文氏之邪說。一將謂其無以自存。再則憂其無以遺種。此何異衆人熙熙。方登春台。而吾子被髮狂叫。白晝見魅也哉。不然。何所論之怪誕不經。獨不慮旁觀者之閔笑也。況夫昭代厚澤深仁。隆基方永。景命未改。謳歌所歸。事又萬萬不至此。殷憂正所以啓聖明耳。何直爲此叫叫也。且而不見回部之土耳其乎。介乎俄與英。

之間。壤地日蹙。其偏也可謂至矣。然不聞其遂至於亡國滅種。四分五裂也。則又何居。吾子念之。物強者死之徒。事窮者勢必反。天道剝復之事。如反覆手耳。安知今之所謂強鄰者。不先笑後號咷。而吾子談歎縈憂。所勞君自損者。不脩事而仰賀乎。

應之曰。唯唯。客所以祛吾惑者。不亦至乎。雖然。願請問。得爲客深明之。若客者。信所謂明於古而曉於今。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姑微論客之所指爲異族之非異族也。蓋天下之大種四。黃白赭黑是已。北並乎西伯利亞。南襟乎中國海。東距之太平洋。西苞乎昆侖。慮黃種之所居也。其爲人也。高顴而淺鼻。長目而強髮。烏拉鹽澤以西。大秦舊壤。白種之所聚也。其爲人也。碧眼而鬖髮。隆額而深眶。越裳交趾以南。東瀛呂宋。西拂痕都。其間多島國焉。則赭種之民也。而黑種最下。亞非利加及繞赤道諸部。所謂黑奴是已。今之滿蒙漢人。皆黃種也。檀君舊國。箕子所封。冒頓之先。降由夏后。客何疑乎。故中國遠古以還。乃一種之所君。實未嘗或論於非類。第就令如客所談。客尙不知種之相爲強弱。其故有二。有鸞悍長大之強。有德慧術智之強。有以質勝者。有以文勝者。以質勝者。游牧射獵之民是已。其國之君民上下。截然如一家之人。憂則相恤。難則相赴。生聚教訓之事。簡而不繁。騎射馳騁。雲屯飈散。旃毳肉酪。養生之具。益力而能寒。故其民樂戰輕死。有魁桀者。爲之要約而驅使之。其勢可以強天下。雖然。強矣而未進夫化也。若夫中國之民。則進夫化矣。而文勝之國也。耕鑿蠶織。城郭邑

居。於是有禮樂刑政之治。有庠序學校之教。通功易事。四民肇分。其法令文章之事。歷變而愈繁。積久而益富。養生送死之資。無不具也。君臣上下之分。無不明也。冠昏喪祭之禮。無不舉也。故其民媮生而畏法。治之得其道。則易以相安。治之失其道。亦易以日竄。是以及其末流。每轉爲質勝者之所制。

然而此中之安富尊榮。聲明文物。固游牧射獵者所深慕。而遠不逮者也。故其既入中國也。雖名爲之君。然數傳以後。其子若孫。雖有祖宗之遺令切誡。往往不能不厭勞苦。而事逸樂。棄惇德而染澆風。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其不漸靡而與漢物化者寡矣。蘇子瞻曰。中國以法勝。而匈奴以無法勝。然而其無法也。始以自治則有餘。迨既入中國而爲之君矣。必不能棄中國之法。而以無法之治治之也。遂亦入於法。而同受其敝焉。此中國所以經累勝而常自若。其化轉以日廣。其種轉以日滋。何則。物固有無形之相勝。而親爲所勝者。雖身歷其境。而尙未之或知也。然則取客之言而深論之。則謂異族常受制於中國也可。不得謂異族制中國也。

至於今之西洋。則與是不可同日而語矣。何則。彼西洋者。無法與法並用。而皆有以勝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以觀之。則捐忌諱。去煩苛。決壅蔽。人人得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勢。不相懸隔。君不甚尊。民不甚賤。而聯若一體者。是無法之勝也。自其官工兵商法制之明備而觀之。

則人知其職。不督而辦事。至纖悉莫不備舉。進退作息。皆有常節。無間遠邇。朝令夕改。而人不以爲煩。則是有法勝也。其勢悍長大。既勝我矣。而德慧術知。又爲吾民所遠不及。故凡其耕鑿陶冶。織紉牧畜。上而至於官府刑政。戰守轉輸郵置交通之事。與凡所以和衆保民者。精密廣大。較吾中國之所有。倍蓰有加焉。其爲事也。一一皆本諸學術。其爲學術也。一一皆本於即物實測。層累階級。以造於至精至大之塗。故蔑一事焉。可坐論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則彼以自由爲體。以民主爲用。一洲之民。散爲七八。爭馳並進。以相磨礱。始於相忌。終於相成。各殫智慮。此既日異。彼亦月新。故能用法。而不至受法之敝。此其所以爲可畏也。往者中國之法。與無法遇。故雖經累勝。而常自存。今也彼亦以其法。以與吾法遇。而吾法乃頽廢朽盡。如此其敝也。則彼法日勝。而吾法日消矣。何則。法猶器也。猶道塗也。經時久而無修治精進之功。則扞格蕪梗者。勢也。以扞格蕪梗。而與修治精進者。并行。則民固將棄此而取彼者。亦勢也。此天演家言。所謂物競大擇之道。固如是也。此吾前者所以言四千年文物。倏然有不終日之勢者。固以此也。嗟乎。此豈徒客之甚恨哉。然而事既如此矣。則吾豈能塞耳塗目。而不爲吾同胞者。垂涕泣而一指其實也哉。

且吾所謂無以自存。無以遺種者。豈必死者國量平澤若蕉。而後爲爾耶。第使彼常爲君。而我常爲臣。彼常爲雄。而我常爲雌。我耕而彼食其實。我勞而彼享其休。以戰則我常居先。出

令則我常居後。彼且以我爲天之僇民。謂是種也。固不足以自由而自治也。於是加束縛馳驟。奴使而虜用之。俾吾之民智無由以增。民力無由以奮。是蚩蚩者亦長此困苦無聊之衆而已矣。夫如是。則去不自存而無遺種也。其間幾何。不然。夫豈不知其不至無噍類也。彼黑與赭。且常存於兩間矣。矧茲四百兆之黃也哉。民固有其生也不如死。其存也不如亡。亦榮辱貴賤自由不自由之間異耳。

客謂物彊者死。徒事窮者勢反。固也。然不悟物之極也。固有所由極。故勢之反也。亦有其所由反。善保其強。則強者正所以長存。不善用其柔。則柔者乃所以速死。彼周易否泰之數。老氏雄雌之言。固聖智之妙用。微權而非不事事。聽其自至之謂也。不事事而聽其自至。此太甲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耳。天固何嘗爲不織者減寒。爲不耕者減饑耶。至土耳其之所以尙存。則彼自謨罕蔣德設教以來。固以武健嚴酷。死同仇異之道。狃其民者也。故文不足而質有餘。學術法度。雖無可言乎。而勁悍勝兵。則尙足以有立。此所以雖介兩雄。而滅亡猶未也。然而日削月侵。其爲存亦僅矣。此誠非暖暖昧昧。偷懦憚事。如中國之民者。所援之以自廣也。悲夫。

雖然。論國土盛衰強弱之間。亦僅囁其差數而已。夫自今日中國而視西洋。則西洋誠爲強且富。顧謂其郅治極盛。則又大謬不然之說也。夫古之所謂郅治極盛者。曰家給人足。曰比

戶可封。曰刑措不用。之數者。皆西洋各國之所能也。且豈僅不能而已。自彼羣學之家言之。且恐相背而馳。去之滋遠焉。蓋世之所以得致太平者。必其民之無甚富。亦無甚貧。無。甚貴。亦無甚賤。假使貧富貴賤。過於相懸。則不平之鳴。爭心將作。大亂之故。常由此生。二百年來。西洋自測算格物之學大行。制作之精。實爲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際。殆無往而不用其機。加以電郵。漁舟。鐵轍三者。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歸之一二人。掌握而有餘。此雖有益於民生之交通。而亦大利於姦雄之壟斷。壟斷既興。則民貧富貴賤之相懸。滋益遠矣。尙幸其國政教之施。以平等自由爲宗旨。所以強豪雖盛。尙無役使作橫之風。而貧富之差。則雖欲平之。而終無術矣。中國之古語云。富者越陌連阡。貧者無立錫之地。富者唾棄粱肉。貧者不厭糟糠。至於西洋則其貧者之不厭糟糠。無立錫之地。與中國差相若。而連阡陌。棄粱肉。固未足以盡其富也。夫在中國言富。以億兆計。可謂盛矣。而在西洋則以京陵秭載計者。不勝僂指焉。此其人非必勤勞賢智勝於人人也。仰機射利。役物自封而已。夫貧富不均如此。是以國財雖雄。而民風不競。作奸犯科。流離顛沛之民。乃與貧國相若。而於是均貧富之黨興。毀君臣之議起矣。且世奢侈過深。人心有發狂之患。孽乳甚速。戶口有過庶之憂。故深識之士。謂西洋教化。不異唐花。語雖微偏。不爲無見。邇盛極治。固如此哉。

然而此之爲患。又非西洋言理財講羣學者之所不知也。彼固合數國之賢者。聚數百千人。

之智慮而圖之。而卒苦於無其術。蓋欲救當前之弊。其事存於人心風俗之間。夫欲貴賤貧富之均平。必其民皆賢而少不肖。皆智而無甚愚而後可。否則雖今日取一國之財產而悉均之。而明日之不齊又見矣。何則。樂於惰者。不能使之爲勤。樂於奢者。不能使之爲儉也。是故國之強弱貧富治亂者。其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徵驗也。必三者既立而後其政法從之。於是一政之舉。一令之施。合於其智德力者存。違於其智德力者廢。富是之時。雖有英君察相。苟不自其本而圖之。則亦僅能補偏救弊。偷爲一時之治而已矣。聽其自至。浸假將復其舊。而由其常焉。且往往當其補救之時。本弊未去。而他弊叢然以生。偏於此者雖祛。而偏於彼者闔然更見。甚矣徒政之不足與爲治也。往者英國常禁酒矣。而民之酗酒者愈多。常禁重利盤剝矣。而私債之息更重。瑞典禁貧民嫁娶不以時。而所謂天生子者滿街。法國反政之後。三爲民主。而官吏之威權益橫。美國華盛頓立法至精。而苞苴賄賂之風。至今無由盡絕。善夫斯賓塞爾之言曰。民之可化。至於無窮。惟不可期之以驟。而吾孔子亦曰。爲邦百年。勝殘去殺。又曰。雖有王者。必世後仁。程子曰。有關雉麟趾之風。而後可以行周禮。古今哲人。知此蓋審。故曰欲知其合。先察其分。天下之物。未有不本單之形。法性情。以爲其聚之形。法性情者也。是故貧民無富國。弱民無強國。亂民無治國。

然則假令今有人於此。憤中國之積弱積貧。攘臂言曰。胡不使我爲治。使我爲治。則天下事

數著可了耳。十年以往。其庶幾乎。然則其道將奚由。彼將曰。中國之所以不振者。非法制之罪也。愚奉行不力而已。祖宗之成憲具在。吾甯率由之。而加實力焉。於是而督責之令行。刈舉之政興。如是而爲之十年。吾決知中國之貧與弱。猶自若也。何則。天下大勢。猶水之東流。夫已浩浩成江河矣。乃障而反之。使之在山。此人力所必不勝也。於是又有人焉。曰。法制者。聖人之芻狗。先王之蘧廬也。一陣不可復用。一宿不可復留。宇宙大勢。既日趨於混同矣。不自其同於人者而爲之。必不可也。方今之計。爲求富強而已矣。彼西洋誠富強者也。是以今日之政。非西洋莫與師。由是於朝也。則建民主立真相。於野也。則通鐵軌開礦功。練通國之陸軍。置數十百艘之海旅。此亦近似。而差強人意矣。然使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十年以往。吾恐其效將不止貧與弱而止也。蓋一國之事。同於人身。今夫人身逸則弱。勞則強者。固常理也。然使病夫焉。日從事於超距贏越之間。以是求強。則有速其死而已矣。今之中國。非猶是病夫也耶。且夫中國知西法之當師。不自甲午東事敗衄之後始也。海禁大開。以還。所興發者亦不少矣。譯署一也。同文館二也。船政三也。出洋肄業局四也。輪船招商五也。製造六也。海軍七也。海署八也。洋操九也。學堂十也。出使十一也。礦務十二也。電郵十三也。鐵路十四也。拉什數之。蓋不止一二十事。此中大半皆西洋以富以強之基。而自吾人之行。則淮橘爲枳。若存若亡。不能實收其效者。則又何也。蘇子瞻曰。天下之禍。莫大於上作而下不

應。上作而下不應。則上亦將窮而自止。斯賓塞爾曰。富強不可爲也。政不足與治也。相其宜。動其機。培其本根。衛其成長。則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備。民智已卑。民德已薄。雖有富強之政。莫之能行。蓋政如草木焉。置之其地而發生滋大者。必其地之肥磽燥濕寒暑。與其種性最宜者而後可。否則萎孳而已。再甚則僵槁而已。往者王介甫之變法也。法非不良。意非不美也。而其效浸淫至於亡宋。此其故可深長思也。管商變法而行。介甫之變法而敝。在其時之風俗人心。與其法之宜不宜而已矣。達爾文曰。物各競存。最宜者立。動植如是。政教亦是也。

夫如是。則中國今日之所宜爲大可見矣。大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反是且亂。顧彼民之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夫爲一弱於羣強之國。政之所施。固常有標本緩急之可論。惟是使三者誠進。則其治標而標立。三者不進。則其標雖治。終亦無功。此舍本言標者之所以爲無當也。雖然。其事至難言矣。夫中國今日之民。其力智德三者。苟通而言之。則經數千年之層遞積累。本之乎山川風土之攸殊。導之乎刑政教俗之屢變。陶冶鎔錘。而成此最後之一境。今日欲以旦暮之爲。謂有能濡洗改革。求以合於當前之世。

脅著號。至於近世。則歐羅巴國。尤颯颯然以人種日下爲憂。操練形骸。不遺餘力。飲食養生之事。醫學所詳。日以精審。此其事不僅施之男子已也。乃至媼女亦莫不然。蓋母健而後兒肥。培其先天。而種乃進也。去歲日本行之。申報論其練及婦女。不知所云。嗟夫。此真非以裹脚爲美之智之所與也。故中國禮俗。其貽害民力。而坐令其種日偷者。由法制學問之大。以至於飲食居處之微。幾於指不勝指。而沿習至深。害效最著者。莫若吸食鴉片。女子纏足二事。此中國朝野諸公。所謂至難變者也。然而夷考其實。則其說有不盡然者。今即鴉片一端而論。則官兵士子。禁例原所未用。假令天子親察二品以上之近臣大吏。必其不染者而後用之。近臣大吏各察其近屬。如是而轉相察。藩臬察郡守。郡守察州縣。州縣察佐貳。學臣之察士。將帥之察兵。亦用是術焉。務使所察者。人數至簡。以期必周。如是定相坐之法。而實力行之。則官兵士子之染祛。官兵士子之染祛。則天下之民知染其毒者。必不可以爲官兵士子也。則自愛而求進者。必不吸食。夫如是則吸者日少。俟其既少。然後著令禁之。舊染漸去。新染不增。三十年之間。可使鴉片之害。盡絕於天下。至於纏足。本非天下女子之所樂爲也。拘於習俗。而無敢畔其範圍而已。假令一日者。天子下明詔。爲民言纏足之害。且曰。纏自今日某年所生女子而纏足。吾其封。則天下之去其習者。猶熱之去燎。而寒之去絮也。夫何難變之與有。夫變俗如是。二者非難行也。不難行而不行者。以爲無與國是民生之利。

病而已。而孰知種以之弱。國以之貧。兵以之竄。胥於此焉階之厲耶。是鴉片纏足之事。不早爲之所。則言變法者皆空言而已矣。

其開民智奈何。今夫尙學問者則後事功。而急功名者則輕學問。二者交失。其實則相資而不可偏廢也。顧功名之士多有。而學問之人難求。是則學問貴也。東土之人。見西國今日之財利。其隱賑流溢如是。每疑之而不信。迨親見而信矣。又莫測其所以然。及觀其治生理財之多術。然後知其悉歸功於亞丹斯密之一書。此泰西有識之公論也。是以制器之備。可求其本於奈端。舟車之神。可推其原於瓦德。用靈之利。則法拉第之功也。民生之壽。則哈爾斐之業也。而二百年學運昌明。則又不得不以柏庚氏之摧陷廓清之功爲稱首。學問之士。倡其新理。事功之士。竊之爲術。而大有功焉。故曰民智者。富強之原。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論也。顧彼西洋以格物致知爲學問本始。中國非不云爾也。獨何以民智之相越。乃如此耶。或曰中國之智慮運於虛。西洋之聰明寄於實。此其說不然。自不佞觀之。中國虛矣。彼西洋尤虛。西洋實矣。而中國尤實。異者不在虛實之間也。夫西洋之於學。自明以前。與中土亦相埒耳。至於晚近。言學則先物理而後文詞。重達用而薄藻飾。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貴自得而賤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其名數諸學。則藉以教致思窮理之術。其力質諸學。則假以導觀物察變之方。而其本事則筌蹄之於魚兔而已矣。故赫胥黎曰。讀書

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爲我簡編。民物爲我文字者。斯真學耳。此西洋教民要術也。而回觀中國則何如。夫朱子以卽物窮理釋格物致知是也。至以讀書窮理言之。風斯在下矣。且中土之學。必求古訓。古人之非。旣不能明。即古人之是。亦不知其所以是。記誦詞章旣已誤。訓詁注疏又甚拘。江河日下。以至於今日之經義八股。則適足以破壞人才。復何民智之開之與有耶。且也六七齡童子入學。腦氣未堅。卽教以窮玄極眇之文字。事資強記。何裨靈襟。其中所恃以開濬神明者。不外區區對偶已耳。所以審覈物理。辨析是非者。胥無有焉。以是爲學。其何怪制科人十九鶻突。於人情物理。轉不若農工商賈之有時而當也。今之蓄目時事者。每致歎於中國讀書人少。自我觀之。如是教人。無甯學者少耳。今者物窮則變。言時務者。人人皆言變通學校。設學堂講西學矣。雖然。謂十年以往。中國必收其益。則又未必然之事也。何故。舊制尙存。而榮途未開也。夫如是。士之能於此深求而不倦厭者。必其無待而興。卽事而樂者也。否則刻棘之業。雖苦市駿之賞。終虛同輩知之。則相忌。門外不知則相忘。幾何不廢。然反也。是故欲開民智。非講西學不可。欲講實學。非另立選舉之法。別開用人之塗。而廢八股試帖策論諸制科不可。

至於新民德之事。尤爲三者之最難。今微論西洋教宗如何。然而七日來復。必有人焉。聚其民而耳提面命之。而其所以爲教之術。則臨之以帝天之嚴重。之以永生之福。人無論王侯

君公降以至於窮民無告。自教而觀之。則皆爲天之赤子。而不平等之義以明。平等義明。故其民知自重。而有所勸於爲善。今夫上帝臨汝。勿貳爾心。相在爾室。尙不媿於屋漏者。大人之事。而君子之所難也。而西洋小民。但使信教誠深。則夕惕朝乾。與吾之大人君子無所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爲威惕。不爲利疚。此誠教中常義。而非甚瑰琦絕特之行者也。民之心有所主。而其爲教有常。故其效能如此。至於吾民。則姑亦無論學校義廢久矣。即使尙存如初。亦不過擇凡民之俊秀者而教之。至於窮簷之子。編戶之氓。則自襁褓以至成人。未嘗聞有孰教之者也。孟子曰。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夫飽食煖衣之民。無教尙如此。則彼饑寒逼軀。救死不贍者。當何如乎。後義先利。詐僞奸欺。固其所耳。曩甲午之辦海防也。水底礮雷與開花彈子。有以鐵滓沙泥代火藥者。洋報議論。謂吾民以數金鎗銖之利。雖使其國破軍殺將。辱地喪師。不顧。則中國今日之敗衄。它日之危亡。不可謂爲不幸矣。此其事足使聞者髮指。顧何待言。然諸君亦嘗循其本。而爲求其所以然之故歟。蓋自秦以降。爲治雖有寬苛之異。而大抵皆以奴虜待吾民。雖有原省。原省此奴虜而已矣。雖有煥咻。煥咻此奴虜而已矣。夫上旣以奴虜待民。則民亦以奴虜自待。夫奴虜之於主人。特形劫勢禁。無可如何已耳。非心悅誠服。有愛於其國。與主而共保持之也。故使形勢可恃。國法尙行。則輟靴勢面。胡天胡帝。揚其上於至高。抑其已於至卑。皆勸爲之。一旦形勢旣去。法所不行。則獨知

有利而已矣。共起而挺之。又其所也。復何怪乎。今夫中國之冒詬人也。偶曰齋產。可謂極矣。而在西人。則莫須有之詞也。而試入其國而僞人曰。無信之誑子。或曰無勇之怯夫。則朝言出口。而挑鬥相死之書。已暮下矣。何則。彼固以是爲至辱。而較之齋產。萬萬有加焉。故寧相死而不可以並存也。而我中國。則言信行果。僅成硜硜小人。君子弗尙也。蓋東西二洲。其風尙不同如此。苟求其故。有可言也。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衆。而尙自由。自由故貴信果。東之教立綱。故以孝治天下。而首尊親。尊親故薄信果。然其流弊之極。至於懷詐相欺。上下相遁。則忠孝之所存。轉不若貴信果者之多也。且彼西洋所以能使其民。皆若有深私至愛於其國與主。而赴公戰如私仇者。則亦有道矣。法令始於下院。是民各奉其所自主之約。而非奉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國所推擇。是官者民之所設。以釐百工。而非徒以專奉仰戴者也。撫我虐我。皆非所論者矣。出賦以庀工。無異自營其出宅。趨死以殺敵。無異自衛其室家。吾每聞英之人言英。法之人言法。以至各國之人之言其所生之國土。聞其名字。若我曹聞其父母之名。皆肺腑固結。若有無窮之愛也者。此其故何哉。無他私之以爲己有而已矣。是故居今之日。欲進吾民之德。於以同力合志。聯一氣而禦外侮。則非有道焉。使各私中國不可也。顧處士曰。民不能無私也。聖人之制治也。在合天下之私以爲公。然則使各私中國奈何。曰設議院於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愛必由此。欲教化之興

必由此。欲地利之盡。必由此。欲道里之關。商務之興。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爭濯磨於善。必由此。嗚呼。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此三者自強之本也。不如是。則雖有伊尹呂尚爲之謀。吳起李牧爲之戰。亦將寢衰寢滅。必無有強之一日決也。雖然。無亦有其標者焉。然則治標奈何。練兵乎。籌餉乎。門戶乎。通商乎。興商務乎。曰。是皆可爲。有其本則皆立。無其本則終發。自甲午以來。海內樊然並興者。亦已衆矣。其效何若。其有益於強之數與否。識時審勢之士。將能言之。無假鄙人深論者也。雖然。有一事焉。自僕觀之。則爲標之所最亟。而不可稍或遲緩者也。其事維何。曰。必朝廷除舊布新。有一二非常之舉措。內有以慰薄海臣民之深望。外有以破敵國侮奪之陰謀。則庶幾乎其有豸耳。不然。是瑣瑣者。雖百舉措無益也。善夫吾友新會梁啓超之言曰。萬國蒸蒸。大勢相逼。變亦變也。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傳曰。無滋他族。實逼處此。願天下有心人。三復斯言。而早爲之所焉可耳。

開北京爲商埠論

天津大公報

前日本館得有最要消息。謂英國派議商約大臣馬凱君。建議開北京爲商埠。各國皆以爲然。惟某國獨否。云云。此語得自極有名望之某西人。必非虛造。至謂某國不善。其說亦在情理之中。本館所慮者。不在某國之反對。而在政府之堅拒。請將其利害。爲我當道逐一陳之。

攷各國之以京城而兼商埠者。惟英之倫敦爲最著。而日本之東京亦立約通商之地也。其他諸國雖無以京城爲商埠之名。而外國人民任便雜居。聽爲貿易。自無取別立名目。惟中國不然。開一釁端。然後外人索租界若干處。立一條約。然後外人添貿易若干處。頃者馬凱君有內地雜居之議。而南皮尙書力却之。此固以中西治法不同。不能冒然驟許。然吾逆測他日局勢。則此事固在必行。特今非其時耳。至於開北京爲商埠。即無某國之間言。吾政府亦必以爲萬不可允。何也。政府行事。嘗爲外人所指摘。勢力不足以抗之。故敢怒而不敢言。今者使館擴充。界址多駐衛兵。固其所刻鏤於心而不能一息忘者也。若一旦有商埠。則外人愈多。外人愈多。則政府大不便。此其不允者一矣。凡國皆有法律皆有權力。今中國之居於外國者。受治於外國之法權。外國之居於中國者。不肯受治于中國之法權。故不得已則關租界以處之。今若於首善之區。輦轂之下。聽開商埠。誠恐禁令有所不行。於我自治之權。不無妨礙。此其不允者二矣。自由民權之說。橫被六洲。凡外人足迹所至。即有濡染浸潤之嫌。北京爲天子所居。豈可不防其漸。此其不允者三矣。北京地不邊海。民情樸陋。貨物希少。難規大利。彼族何心。實偪處此。此其不允者四矣。有此四因。固將出百計以破之。用全力以爭之。重以鄰人之殷勤。良朋之暗助。然則馬凱君之盛意。殆將徒託空言也。雖然。馬凱君之辦事。頗能力持大體。即如加稅裁厘一事。英商亦多有不以爲然者。馬凱君獨見其大。毅然爭之。必

行而後已。彼雖自謀。而中國實受其利。今此議既其所建。且經各國之協贊。雖有撓之者。然一不可以違衆。今日之公例也。願吾則逆知政府之不允。即或他日萬不得已而允之。於心終不釋然。吾謂一決其疑可乎。夫所謂商埠者。闢地開墾。以建市肆。以營貨棧。必無外人過多之嫌。上海爲地球有名商埠。統計外人不及華人百分之一。是其例也。商務既興。萬國公之。他日設有一國齟齬。吾猶得利用他國以爲吾助。且政府慮人挾持乎。不畏使館之兵。而畏租界之商。吾知其必不爾也。此其可允者一也。主權不可失。立國之要術也。雖然。他事姑不論。爲問使館界內。尙有中國一毫自治之權乎。今於商埠。可以安定章程。可以酌行禁令。不猶愈於全失其權乎。且他日修改律例之後。固可以收回自治者也。此其可允者二也。人有耳目。誰得而瞽盲之。人有思想。誰得而禁錮之。今北京非商埠。而外人踪跡。固已隨處皆有。政府能禁北京人使不與外人往來乎。凡人之情。於其所易得者。往往趨之不疾。若夫秘密之事。新奇之說。則必欲刺探之。揣摩之。得之或視爲尋常。不得則以爲大戚。下之於上。尤爲易見。竊謂今欲遏自由民權之說。無異以徒手障狂瀾也。夫有商埠。則有豪商巨賈。又地居都城。或有達官碩彥。歲時來游。其人類皆有學問有身家。其忠君愛國之心。惡習禮蔑義之事。誠使吾士大夫。時與游談。或反可以化其偏私憤嫉之見。此其可允者三也。北京地不邊海。然有鐵路。東達天津。出山海關。抵東三省。西由保定正定。以趨河南湖北帝王之都。萬

方輻輳。洋貨南貨。銷數日增。而本地工藝。如景泰藍。栽絨毯之類。近亦頗爲外人所好。又如京式冠履器皿。固久已見重於海內。蓋北京固製造場也。若開商埠。可以利用東三省之地產。擴充北京之工業。民以殷盛。彼我利之。此其可允者四也。且更有一事。爲吾人所注目而視。企足而望者。則開通風氣是也。北京篤舊人多。自關內外鐵路既成。雖稍稍改變。然王公貴人。以及閭巷之子。終不能周知外事。前年聯軍入京。其行事多不滿人意。蓋當彼勝我敗之秋。固不可以常理論。今吾官商。雖喜與外人周旋。而猜忌之心。輕藐之意。未能盡泯。今若使之見商埠之制度。釐然秩然。則可以知彼我優劣之所以不侔矣。夫見聞拓則心智開。交通密則所化者廣。此所謂無形之利益。可以不勞而得之者也。曩者英人有洞闢中國門戶之議。吾以爲其事甚難。若北京固天下觀聽所繫也。北京多固陋之夫。則天下無進步。北京有文明之象。則天下有牛機。馬凱君今舉此議。可謂扼要以圖矣。雖然。吾猶惜此議倡之自外人也。天以中國都城。外人公然索開商埠。尤之則明明失權。即使不允。而多此一議。亦爲失權之漸。吾政府或已預籌善策以處之乎。非執筆人所能知矣。

案某國不助此議。蓋亦有故。夫開埠通商。無論何國。皆得受壓貿易。某國發達雖速。而財力終嫌薄弱。故入商戰之場。尙不敢放胆前進。且其國人性情狀貌。頗近華人。今京城內外。賃屋設肆。懸某商牌號。以售日用及零星等物者。大小無慮數十家。去年使館畫定界

址。洋商不得在界外設肆貿易。故此利爲某國人所獨擅。若開商埠。則中國必執理以爭。責令遷徙。彼在商埠。則大小不侔矣。彼既與諸國意見不合。而又不欲顯然違衆。或將游說於吾王公大人之間。以阻此議之成。夫某國原非有惡於我也。自顧其利。遂不得不梗此議。若我方拒此議。則坐失一輸入文明之機會。且以阻全國之進步矣。所關之巨如此。是以不能默然也。

學堂平議

北京順天時報

東西各國學校種類甚多。然大別之不出二途。一曰普通學校。以汎教普通學爲宗旨。中小學是也。二曰專門學校。以專教一科。或數科學爲宗旨。大學暨各項專門學堂是也。普通學亦分爲三等。一小學。二中學。三高等中學。均爲人民之所必學。無復問其爲士爲農爲工賈也。普通學中小學一科。尤爲切要。故小學校又名國民學校。近世有教化之國。莫不由國家頒行章程。勒令國中除其萬不得已者外。一體男女齡屆六歲至七歲者。一律入學焉。其父兄家長違者議罰。蓋國家皆有保其國民之責。故有陶冶其民。俾就我範圍之權。設在上者而忽於養蒙之道。俾國中子弟。任其荒翫。不設教法。致人人智慧衰塞。德行菲薄。體力羸弱。陵夷之極。不能與他國爭競。保其自主。國家失亡。人民從之。於保國之責有關。故爲政府者。不得不設法教育通國子弟。以期其智慧開。德行厚。體力強。庶可保國兼保其民。故

教育者是國與民最關係之密切點。匪爲取科名獲爵祿而設者也。惟國家入款有限。只能專用力於小學一途。至專門及中學。則基礎已定。可以任人自由。政府不煩過問矣。

中國士人多以專門學爲急。至於中學以下。則概置諸不顧。古來學者。驚高遠忽。實事之弊。乃爾也。夫普通學猶水穀。專門學猶肉。肉雖養人。而不如水穀之切於日用。無水無穀。雖有肉無從調羹。不免飢死。市井販估。田舍農夫。素無志於功名聞達者。然彼執牙籤而爲生。不可

不知算數大要。觀歷而播種。不可不稍知文字。況于進入專門之學者乎。修學尤忌躐等。欲修專門之學。必先入普通學校。

自非登高自淺入。難否則未知四則分數而學測地天文。未知格致而學機器之學。其獲進詣者罕矣。故普通學者。上自天子。下達匹夫。世之父兄不通普通學者。比比皆是。縱通

之矣。其人或急於衣食之計。或宜遊殊方。不能親誨子弟。齊梁之家。能延館師。往往溺厭煩之愛。有督課不嚴之弊。均非所以造就子弟。只送入學校。徒受業更無弊害矣。無貧賤富貴一也。然普

通學與專門學。其性質非迥異者。只其程度相殊耳。小學有唱歌。有體操。有地輿。有歷史。有

屬文。有數字。有繪圖。唱歌亦於音樂專門學度教之。體操大中學一體課之地輿歷史數字繪圖皆爲一科之學。

中學亦有唱歌體操。地輿。歷史。屬文。繪圖。數學。動物。植物。生理。格致。化學。等科。只大學專門

學校所教。則高而深。中學次之。小學則擇其最卑最淺。而切于日用者而教之。其學科只深

淺之別耳。故小學者。所以爲一體士民而設。亦爲代父兄而教育子弟之處。是以凡有教化

之國。其政府設章程。一律就學。不准推諉也。普通學中小學於民生尤爲切要。故勸設學之法。中國則任其自由。同於專門學。但設法鼓勵。以俾努力可耳。若是

者。不惟爲人民謀。抑國家自爲保全之地。若夫高等中學一科。在專門普通兩者間。爲入大

學之階梯。唯志趣高遠。資力富贍者。而後國家乃能致強也。

專門學爲高等。修學之造詣立身行道。可以富其家。可以彰其名。其程度與普通學切于日常者。不可同日語。蓋專門學高。普通學卑。修專門學者少。修普通學者多。然未曾有普通學不盛。而專門學興者。譬如埃及國三角塔。其基址廣大。能亘方數百雉。故其尖端高摩雲霄。終古無崩塌之虞也。

專門學除於大學教授者外。仍於各項專門學校課之。視大學所授科目。稍有淺深之差。一則直由中學。一則逕由高等中學。其應考試者。必要有普通學之資格。兩者相等。日本大學及許中國留學生普通學之素養未如式者。入學屬一時之權宜。不可以爲常法。若中國人見此一例。以爲普通學不足。學則失之矣。今將文明各國大學各科所教科目開列于左。兵部一門不受學部大臣節制。故陸軍高等兵學處。日陸軍大學校。陸軍部經理。海軍高等兵學處。日海軍大學校。海軍部經理。

其一法科大學有二門

一 政治科

經濟(理財學一)……法制(立法學)……憲法(大典)
理財(經理學)
(支之學)

二 法律科(律學)

(英國法 德國法 法國法)

其二工科大學有二門

二 土木工學科（道路鐵路
架橋等）

二 機械工學科

三 電氣工學科

四 採礦冶金學科

五 應用化學科（染工
工藝）

六 造船學科

七 造兵學科

八 建築學科

其三理科大学有七門

一 物理學科

二 化學科

三 動物學科

四 植物學科

五 地質學科

六 數學科

七 星學科

理科大學以上七門之外有人類學之目

其四醫學大學有二門

一 醫學科（內科、外科、耳科、眼科、法醫科）

二 藥學科

其五文科大學有九門

一 哲學科（教育、倫理、心理、東亞哲學、泰西哲學、印度哲學）

二 國文學科（本國文學）

三 漢文學科（經學科、史學科）

四 國史科（本國史學）

五 史學科（一體史學）

六 英文學科

七 德文學科

八 法文學科

九 言語學科（比較言語學）

其六農科大學有四門

一 農學科（一體農學）

二 農藝化學科

三 林學科

四 獸醫學科

其七陸軍兵學有十二門

一 軍制科（制度、編制、經理）

二 戰法科（戰略帥兵、戰術用兵）

三 操練科（操典、軌範、射的）

四 統兵科（統兵、將德、將畧、將才）

五 工術科（兵器學、築壘學、暫行、永久、要塞、架橋學、電信學、通信學、鐵道學、滾球學、算學、測地學、製圖學）

六 陸軍衛生科（平時衛生、戰時衛生、戰地病院）

七 馬學科（馬匹生理、種馬、牧馬、蹄鐵）

八 陸軍司法科（懲罪令、刑法、治罪法）

九 臨戰條規科（大本學、高等司令部、兵站、糧台野戰砲廠、病院）

十 公法科（敵抗、戰員、軍事契約、俘虜、右領軍之權力及義務、敵國人民及財產）

十一 戰史科（古代戰史、中世戰史、近世戰史、最近戰史）

十二 造兵科（造槍、造礮、造彈、造藥）

十三 兵要地理科（內國地理、鄰國地理、外國地理）

（海軍兵學姑從略省）

教育待圖書而始行。縱大中小學同時開辦。設無圖書與不設等。譬如不造槍礮。新建陸軍。圖書而陳。戰說不合於時。縱教習有人。亦無從措手矣。譬如用弓矢藤牌。練成新軍。

日本歐美諸國學校所用圖書。疊出層見。不啻琳琅萬卷。此豈徒圖奇衍。予書買以射利之地哉。蓋人智日啓。學術日新。其所謂學理教法者。亦日變而日進。不可不加改正也。

各學校除專門學校外。莫不有其專用之書。

專門學固有專書。只各科索隱鉤賸。典辭尤務博深。不可拘泥。林守一家之書。故一科不必需一科之書。該教習口授指

書便生。生聽之。亦難受之。然教習有時使生徒讀某書。以資印證。供辨。則若此者。凡多參考。書不曰教科書。或教程。

陸海軍名曰教程。

譬如物理學。教

其他統曰教

科書。名雖實同。中國兒童所讀之書。泛斥曰鬼國冊子。以著迹爲羞。東西諸國則重普通學。教程教科書。過於專門各書。今其要有七。

一其說必嶄新。不陳腐。除倫常修身書外。各科書籍。以新爲貴。蓋學術日新。不窮也。譬如

化學二十年前。所說元素。只有六十餘。今則上千百數十。故泰西日本各家著述者。每逢有發明新說者。加以改訂更行。印行不吝改正。故疊印有及數十次者。故其書雖舊。其說則新矣。

二要合於國家所定之學制。國家創定中小學章程。按國家體制。人間腦質生長之理。而酌定功課。故教科書者。不可不合定章。中學第一年有第一年教科書。第二年有第二年教科書。不准任意挪移。若其所說害於世道人心者。勿准用之學校。

三其文章要明。修辭一道。詞家之能事。在日本泰西言之。屬文學科專門。普通學只貴辭達。若文章藻飾太過。勢至掩理。於開發腦質有害。

四其論理記事要與人間腦質相適。人間智質開發。有一定順敘。猶其身體生長有一定時期。若課幼童以高尚之理。或使日記誦萬言。有害無益。古來幼時以神童稱。長而無聞者。皆由教習不得其方。故編制教科書亦鑑此弊。各中小學所讀書。必按人智發育之宜而編之。不爲高遠。

五其宗旨要合於國體。教育以保國爲宗旨。如己所說。故其教科書亦宜以國家爲鵠的。若徒模仿外國教科書。字櫛句引。不特於事無益。抑無益於國。但尊崇本國過甚。却養夜郎自大之癩習。均爲不可。

優其餼廩。責其成功。有可見之成績矣。

書局延訂中東西英材。其中國人用文理通曉。腦質明敏。善領解道理者充之。專任潤色筆刪。不任譯事。英文則通暢者不少。任譯事亦無不可。東西人則用有教育之學者。長於一科學者。文理通暢。

善將外國文譯爲中文者充之。如遭兩處有不通之處。與中人日夕討論商榷。得妥當而止。不準潦草塞責。

各國創訂學制之初。其教科書皆由官頒行。方得其妥。若聽一孔小儒細思譯材任意爲之。以爲若輩紙筆之利。雖哉新學之收其成功也。

學制宜歸統一論

北京順天時報

文明野蠻之別。在通與不通而已。大同之世。遠近若一。圓字之下。丸球之內。人力所通。符契咸合。斯文明之極點已。曾是人同一國。國同一君。而制度乖離。紀綱紊錯。如我中國者。可謂極紛紜歧異之致者已。

察其言語則閩浙殊聲。攷其禮儀則南北異尚。飲食宮室。美惡天淵。度量權衡。公私判絕。朝廷無一定之國。是人民無一致之團體。芸芸以生。攘攘以死。豈地廣人衆。勢不可以統一歟。何其亂也。

今夫學校者。教校之源。而人才之藪也。中國久無學校之名。其特設於京師。以教育天下之

俊秀者曰成均而已。其特設於省會郡縣以教育一方之俊秀者曰書院而已。其在上者不過故事之奉行。其在下者亦惟膏火之是視而已。曰義學則孤貧之養院而已。曰學館則寒腐之叢林而已。自餘紈袴之兒。乳臭之子。延師於家。號曰伴讀。博西賓之榮名。作乳媪之照。殆皆非學。何有於制。其參差駁雜而不能衷於統一也。抑無足責。

甲午之後。大夢漸醒。朝野恍然於人才之須培。學校之當急。於是乎有大學堂。此官立之絕大者也。各省靡然向風。騷然變動。若算術若英文若東文若蒙學類。皆有共立私立之學校。不幸內變忽生。新機復窒。義旗一揮。斯文掃地。學校之制。蕩焉無存。迨聯軍入京。反動勃起。於是乎復立大學堂。並論立大中小學堂。上行下效。捷於影響。自今以後。吾知其方興未艾也。

雖然竊有議焉。中國經史深奧煩重。畢世不能盡其學。窮年不能究其理。此不適於教科讀本之用者也。若東西各學堂諸善本。有之而未能譯。譯之而未能行。其白話報蒙學報之類。又苦偏而不全。簡而不備。築室於道。歷所適從。彼執一說。此持一議。門徑既殊。造詣互異。則書籍不能統一之弊也。

創辦伊始。諸務缺如。既乏總辦教習之材。又無循序漸進之級。昧然而設。樊然而聚。流品參差。年歲懸越。或通中學而八星六洲之不知。或頗習西文而四書五經之不講。畸重畸輕。有

梁有淺。則資格不能統一之弊也。

設學所以儲才。儲才所以應用。用不以才。則倖進者多。才而弗用。則英華消阻。況夫政治之標的。不可以貳也。有學校矣。又有科舉。路歧者亡羊。令歧者民惑。且以三年卒業之士。而等諸一日偶中之人。恐志意因之灰頽。而學業難期精實。則登進不能統一之弊也。

其學課堂規。亦復種種不同。一授業期。或二時。或三四時。一卒業期。或二年。或三四年。或賞罰不足以勸懲。或寬嚴不合乎中道。有一未善。皆足爲人才之妨。而重貽聖明之累。所貴體樸誠之心。採芻蕘之議。而有以統一之也。

統一之道奈何。一曰廢選舉。選舉者。嬴秦以後之首制也。遠稽之三代。近徵之各國。俱無有也。故選舉不廢。學堂萬無能收效之理。夫朝廷之意。在求真才。入股誠可敷衍。論說詎免雷同。楚固失矣。齊殆亦未爲得也。負笈擔簦。風檐跼蹐。其作之也難。青燈朱字。老眼模糊。其取之也亦難。何以師生之間。朝夕與共者之親切而易辨乎。所謂宜廢選舉以統一之者此也。一曰頒定制。責成管學大臣等。內本周官之法。則外採日本之規模。參合時宜。務盡美善。刊爲成書。頒之天下。除官立各學堂例。須照辦外。其他私立塾社。亦均一律遵循。如有宜商酌增改者。必由公議決定。隨時布告周知。此誠同風一俗之要端。而實大同文明之起點也。所謂宜頒定制以統一之者此也。

夫然後定言語禮儀之宜。同度量權衡之制。二十行省之中。四百兆民之內。隔閡不生。人情融洽。是謂大通。請自學制焉始。

勸工說

北京工藝報

甚矣吾國今日之患貧也。救貧之策將安出。曰。今上下交困。歲出驟增千百萬。僅言節用無常也。非生財不可。且夕安。生財之道廣矣。脂膏竭。疾疫侵。如今則一切操奇計贏。曠日持久之事。有所不能行。而能行者。無若工藝。工藝之類隨矣。生齒蕃。風氣窒。如今則一切驅水策火。炫異矜奇之事。有所不能行。而能行者。若無手工之名。在手工西國。別之於化學工。機器工之外。畫界嚴。而取徑隘。雖然。爲吾國今日言之。安論是。凡口用所需。取辦於一手足之力者。皆舉以歸之舊。有新增。數且逾百。非不資器具。而器具至簡。非不藉資本。而資本至廉。吾國之人。無城無鄉。無男無女。無老無少。無智無愚。而能就性之所近。俗之所宜。各占一藝。而習之而執之。先簡單者。後繁複者。先切用者。後美觀者。爲無患不成。成無患不饒。夫如是。土無棄毛。人無遊手。農功之隙。匪僅索綯。寡婦之利。寧惟拾穗。盡人自食其力。而舉世不匱於用。漏卮塞。伏莽空。閭閻實。府庫充矣。

良慚分於新舊。拘守一術。則細見於相形。貴賤區於多寡。羣趨一塗。則利奪於相擠。是故大廠既興。有小廠所不能與爭者。宜割愛新法。既出。有舊法所不能與比者。宜改良一物也。初

見則愛。數見則憎。斯善變宜。一器也。獨爲則勞。分爲則豫。斯通功宜。然而氓之蚩蚩。樂成慮始。引而進之。是在君子。爲之設傳習所。以教授技術。互相授受。而有不愈推愈廣者乎。無有也。爲之開陳列場。以分標本。知所取舍。而有不愈擇愈精者乎。無有也。其尤善者。就外國之手工器具。擇其新而巧。簡而輕者。造之布之。用法傳以淺說。製法顯以詳圖。俾執手工之人。始焉能利用。繼焉能仿製。終焉能出新意以自造。則吾工界之發達實基於此。而詎以手工限與。

今之論興機廠。則曰奪貧民生計。此因噎廢食之說也。一任洋貨暢銷。而不設廠行機以自製。吾國生計。行且盡爲外人所奪。而何貧富之足言。雖然。紡紗漚麻。舂米榨油。一出於機廠。則貧民之輟業者多。不爲之所。亦岌岌不可以終日。是莫如有手工以爲之代。而使有所歸。蓋工之利於合者。聚而之於機廠。工之利於分者。散而之於民間。有和濟無相妨。而後隱患可平。浮言可息。機廠可大興。

吾聞外人之言。支那人登高忘卑。行遠忘邇。善乎斯言。訓非能探吾病根之所在乎。一言興學。必曰造就人才。一言勸工。必曰獎勵技巧。戶庭之未出。而語裨瀛。部婁之未登。而夢秦華。願非不奢。如無效何。匪直無效而已。一國有一國之情形。一人有一人之性質。導之不因勢。驅之不中程。教之不量材。學之不適用。疑生阻。橋生偏。而開化之機。日求通。且日見塞。吾得

而斷之曰。興學期於天下無愚民。而非盡在得人才。故必自重普通學始。勸工期於天下無游民。而非盡在得技巧。故必自重手工始。

論製知方圖以教童蒙事

青島同益報

報章紀有北京工藝局製知方圖以授童蒙事。其說畧謂該局爲教授童蒙起見。特仿七巧圖式。將各省形勢。用柚木刻分爲若干片。凡初學地理者。先取一二片示之。告以某爲直隸。某爲江蘇。記認既熟。然後易以他省。並告以某省在某方。與某省相連。令其自相湊合。常以爲戲。使七八歲小兒。女燈前窗下。或用筆彷彿畫。或剪紙爲牌。數月之內。國中大勢。無不了了。然後再以一省細圖。按州縣製成若干枚。授之如前法。並將各地出產及山河名目。註寫背面。隨時講誦。一省既悉。再易他省。由是而推之五洲各國。寓學問於嬉戲之中。云云。噫。可謂知教育之要矣。小孩之性。最喜嬉戲。此蓋天地自然。未經斧鑿。活活潑潑。純一不雜之質也。若勉強之。使不得舒。則學也而足以滯其性質。若竟縱之。嬉戲而不引之以漸。俾即於正。則又不足以葆其性質。惟寓學問於嬉戲之中。其斯爲善於體貼乎。昔者竊聞之外國。有教授三四歲小孩之法。余乍聞而驚。繼而疑其果操何術。以有此。及細考之。方知外國確有此等學塾。專教三四歲小孩。塾以婦人爲之師。蓋以婦人與小孩性近而易入也。小孩入塾。塾師隨意出一物。與之嬉戲。如剪紙爲牛。則教之曰。此牛也。若何形狀。若何生長。若何用處。旣而

寫一牛字與之看。則又曰。此即牛字也。此即該物之名稱也。俟其隨時記認。則又進而教之。曰。牛有二角四足。因教之數。既畢。則又進之曰。兩牛合計多少角。兩牛合計多少足。既畢。則又隨加三牛四牛。以至五六七八九牛教之。合算其蹄角得若干。凡此皆深合識名辨物計數之法。而又善迎合小兒之性情。引使學而忘倦者也。屆食時。其師喂之以食。食畢。教之睡眠。一小時教之起。起則復教。畧如前法。漸易以他物。傍晚則導之外出。擇清涼草地。使之嬉游。使之成羣逐隊。相率跑耍。以壯筋骨。以怡性情。以消飲食。如在路適見有牛。則教之曰。此即牛也。某已所教汝看者。即此物也。其字即作何寫法者也。見他物畧如之。既畢。引之歸塾。約攷數孩之比鄰相近者爲一隊。使之逐隊而歸焉。其法大畧如此。雖三四歲小孩。亦可以施教。且令彼樂於入塾。蓋不啻視入塾如赴嬉戲之場也。小孩在家。其母之教之也。亦大率類是。今中國女學不講母之與子。本無教法。其甚者則使之聞婦姑勃谿。妯娌怨怒之言。是自幼已將其天性毀壞。其或者又一味姑息痛愛。不至流蕩放縱不止。富有力者則養一小孩。需媼婢三數人持護之。而究其所謂持護。亦不外隨之嬉戲。苟可以將順其意。必極力遷就。是祇有教壞。斷無教好之理。迨數年以後。拘之入塾。則其所謂塾師者。大率昧於教人之法。既不細心講求。又不甘虛心博採。其視弟子。有如囚徒。使小兒視人塾如入地獄。甚且妄引古人一二語。肆行鞭扑。務窒其生性靈機而後已。吾不知古人之教戒爲人師者之言。所

在多有。何以不能身體力行。而徒引夏楚一言。以奉爲囊中之秘也。又其甚者。則一意阿媚小孩。諂諛備至。以博居停之懽。誤人子弟。此尤沒盡天良。不足齒數者矣。總而言之。女學不昌。則小孩失學失養。小孩失學失養。則甯長雖得賢師。已是越過一級。故常有弱冠出里門。路見田禾而不識。清班翰苑。老師宿儒。曾不解九歸淺數者。甚矣小孩之不可不教。女學之不可不講也。今下藝局製此圖。以教童蒙。此後推而廣之。考而求之。其庶有望乎。

以太說

湖南湘報

接吾目。吾知其爲光。光之至吾目。歟。抑目之即於光也。接吾耳。吾知其爲聲。聲之至吾耳。歟。抑耳之即於聲也。通自丈之簡。此呼而彼吸。吾知其爲氣。而孰則推移是引。萬里之綫。此擊而彼應。吾知其爲電。而孰則綱維是。在格致家必曰。光浪也。聲浪也。氣浪也。電浪也。爲之傳一也。一固然矣。然浪也者。言其動盪之數也。動盪者何物。誰司其動。誰使其盪。誰爲其傳。何以能成可紀之數。光聲氣電之同時並發。其浪何以各不相礙。光聲氣電之寂然未發。浪又消歸於何處。則非浪之一辭所能盡矣。一地球何以能攝月球與動植物。一地球何以能攝行星彗星流星。一昴星何以能攝天河圈內所有諸恒星。一虛空何以能攝星林星團星雲。星氣皆如昴星之天河圈而遙與之攝。在動重家必曰。離心力也。向心力也。爲之吸一也。一固然矣。然力也者。言其牽引之勢也。牽引者何物。誰主其牽。誰令其引。誰任其吸。何以能

成可觀之勢。日月星地之各吸所吸。其力何能制其不相切附。日月星地之互吸所吸。其力何能保其不相陵撞。則非力之一辭所能盡矣。任舉萬物中之一物。如一葉。如一塵。如一毛。端如一水滴。其爲物眇乎其小矣。而要皆合無量之微質點。黏砌而成。及以顯微鏡窺之。則葉之紋理。知其爲山河。塵之旋舞。知其爲小地球。一毛端。一水滴。知其有萬億京垓之微生物。微植物。或根著。或浮流。或蜎飛蠕動。跂行喙息。而微生物微植物。又莫不各有筋骨腸胃枝葉根鬚。其筋骨腸胃枝葉根鬚之間。又莫不更有寄生之微生物微植物。由是輾轉遞測。以至於無窮。謂爲質點之粘砌。則質點之微。豈復可以言喻。雖天演家亦無以辨其物競矣。任舉萬事中之一事。如一言。如一動。如一歌泣。如一思念。其爲事亦至庸無奇矣。而要皆合全體之腦氣筋發動。而顯以我之腦氣筋。感我之腦氣筋。於是乎有知覺。牽一髮而全身爲動。傷一指而終日不適。疾痛疴癢。一觸即知其機極靈。其傳至速。不靈不速。時曰麻木不仁。以我之腦氣筋。感人之腦氣筋。於是乎有感應。善不善千里之外應之。誠不誠十手十目嚴之。容色可徵意旨。幽獨如見肺肝。本合天地人我爲一全體。合衆腦氣筋爲一腦氣筋。而妄生分別。妄見畛域。自隔自蔽。絕不相通者。尤麻木不仁之大者也。然究其所以相通之神之故。雖心靈家無以達其分竅矣。是何也。是蓋徧法界虛空界衆生界有至大至精微。無所不膠。粘不貫洽。不筦絡而充滿之一物焉。目不得而色。耳不得而聲。口鼻不得而臭味。無以名之。

名之曰以太。其顯於用也。爲浪爲力爲質點爲腦氣。法界由是生。虛空由是立。衆生由是出。無形焉而爲萬形之所麗。無心焉而爲萬心之所感。精而言之。夫亦曰仁而已矣。

平權說

湖南湘學報

薰煦之和。不被一彙。靡霖之澤。不私一物。推暨天下者。不啻恣一人。是以人主貴用天下也。以天下之耳目爲我之耳目。耳目不虞其瞶霧也。以天下之喉舌爲我之喉舌。喉舌不虞其祕澀也。以天下之手足爲我之手足。手足不虞其痺委也。以天下之腹心爲我之腹心。腹心不虞其界格也。我鄙耳目。胥天下之耳目而鄙之。我捫喉舌。胥天下之喉舌而捫之。我蹠手足。胥天下之手足而蹠之。我虧腹心。胥天下之腹心而虧之。是我有耳目而仍無耳目也。我有喉舌而仍無喉舌也。我有手足而仍無手足也。我有腹心而仍無腹心也。責天下無耳目之人。而曰爾何不聆鈴術焉。爾何不覩詔策焉。責天下無喉舌之人。而曰爾何不宣詔鐸焉。爾何不鳴鐘鼓焉。責天下無手足之人。而曰爾何不衛社稷焉。爾何不扞牧圉焉。責天下無腹心之人。而曰爾何不瀝誠款焉。爾何不憤孤胚焉。是蓄腐竄之物。而欲其芬苾也。是唾溺者之右。而晒其不離巨浸也。是癰垂死之病。而飲之以烏菴也。且夫義之量莫大乎利人。仁之量莫極乎愛物。法之量莫美乎平權。開闢以後。榛莽未開。品文未著。水土未平。生民未粒食。羲黃堯舜代興。厥君熙熙。厥民噩噩。大治也。大榮也。大美之源也。順勢以施之也。至官家變易。

上下阻礙。治公明。權合而事不分。治紊亂。權分而事不合。故權在外戚。漢之蠹。權在藩鎮。唐之蠹。權在契丹。宋之蠹。權在奄。明之蠹。漢崇宰相之權。病在內重。權由內重而失。唐重藩鎮之權。病在外重。權由外重而失。宋收節鎮之權。病在外輕。權由外輕而失。明則內重。財部外重。三司病在內外牽制。權由內外牽制而失。畸重畸輕。權失國墜。譬之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自攻。則失所爲修之矣。狃于俗者。則不然。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陵魚。蕩無權。揚漢之南。百越之際。縛婁陽。馮離兜之國。蕩無權。離水之西。棘人野人。篇箬之川。蕩無權。雁門之北。須窺之國。饕殄窮奇之地。蕩無權。無醜無能。人禽狎狎。少者陵長。長者毋壯。猛烈者彌暴怒者尊。日夕相殘。靡所休止。羣務鋤耗。其種類無政。無君。上下如是其陰也。天地古今。內外親疎。如是其夥也。權奚以平。不知陰者。邇之傳車也。夥者。少之指臂也。壹號令。公好惡。亮誅賞。君有君之權。務神教。重信義。稱先王。士有士之權。相高。一視肥磽。序五種。農有農之權。通財貨。辨精繇。別貴賤。商有商之權。設規矩。陳繩墨。具器用。工有工之權。君取其一。臣取其四。主一謀四。權烏乎不平。故爲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爲一國長慮。莫如置諸侯也。置天子。非比天子也。置諸侯。非比諸侯也。能以家聽者。權之以家。以里聽者。權之以里。以鄉聽者。權之以鄉。以邑聽者。權之以邑。以國聽者。權之以國。以天下聽者。權之以天下。用公勇。無畏乎孟賁矣。用公力。無畏乎烏獲矣。用公視。無畏乎離婁矣。用公巧。無畏乎倮輪矣。用公智。無畏乎堯

舜矣。用公武無畏乎湯武矣。此萬物之愛力也。君人之大寶也。吾故曰。利人也。愛物也。平權也。

強中國宜伸民權說

福州閩報

嗟夫。今日中國。僅僅有一民心。差足爲圖強之本。其餘事事無一不弱于外人。皆民權不伸之過也。或曰。庚子之役。拳匪煽禍。坦然以滅洋爲名。是時民權非不伸。而卒以鹵莽滅裂之爲。貽西狩蒙塵之戚。向所稱爲志士義民者。非死亡即潰散耳。若是民而無權。不過不足以興邦。民而有權。且足以誤國。民權之伸。奚益哉。則應之曰。是役中國之敗。非誤于民。實誤于匪也。夫秦負席捲囊括之勢。其并吞包舉之心。是時列國相殘。三晉凋敝。使其舉傾國之兵。出函谷。指山東。蠶食鯨吞。禽蒐而獸獵之。六國未必瓦全。秦未必不即逞所欲也。乃復躊躇却顧。計用萬全。遠交近攻。徐圖進取。殆能混一六合。次第削平。何也。寡不敵衆。理勢然也。今中國之強。遠遜于秦。而列國之雄。則倍蓰于六國。乃欲逞一時意氣。爲以一服八之圖。其必敗也不待智者而後決也。且術數陰謀。或可以濟一時。不足以成大事。無論拳匪術數祇以惑世欺民。即使所言不虛。又豈能以無憑之符咒。敵有形之礮械哉。若是者。直是無知妄作。焉得謂之伸民權。權者變動不拘。公物非私具也。衷于理非悖于道也。誠能以理行權。以權界民。一方之民有權。則一方受其福。天下之民有權。則天下受其福。民權愈重。而國體愈尊。奈何舍民權而弗講。然而欲伸民權。計將安出。則亦曰。先辦團練而已。先辦團練。以靖內憂。而

禦外侮。以徐圖自強而已。特是今日而言團練。幾成爲老生常談。朝廷非不舉行。而成效卒無一見。何哉。則以其有名無實。而故事奉行也。曩時所辦團練。籌款則責于民。而團董則派之于官。操演則聽諸民。而器械則發之于官。于是濫充團董者。往往先其食而後其事。民無如何也。操演無律。器械不備。民之充團丁者。且相率以團爲戲。官亦無如何也。果欲實心舉辦。必當妥立章程。官爲之倡。事歸民辦。欸歸民籌。械歸民購。團兵即民充當。團長任民公舉。攷周制。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又司馬法曰。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皆以互相乘。既合天地之數。亦以便于核算也。今宜略仿其法。俾五家之內。公舉一人爲團兵。一里則公舉五人。一黨則公舉百人。一州則公舉五百人。一鄉則公舉二千五百人。如恐人數多而民力不給。則改五家所舉。俾十家舉之。每百人立一團長。聽民間公舉。地方紳士充之。五百人立一大團長。則由衆紳士公舉一人充之。二千五百人立一總團長。則由大團長公舉一人充之。約一縣之內。至少必有二千五百人之團兵。一府之內。則有萬二千五百人之團兵。是爲一軍。一省之地。多者十餘軍。少亦七八軍。平日教以洋操。按時演習。有事則更番聽調。無事則各理生業。其調集則仿周時方伯連師之法。使邑自爲戰。卿自爲守。平時既得守望之助。赴調即爲敵愾之兵。如是則民權伸。民權伸則士氣奮。士氣奮則國勢強。用之爲

固圉之謀也。可用之爲禦侮之謀亦無不可。雖戡兵而兵仍有餘。不備敵而敵自莫犯。況益以生聚。加以教訓。則衣租食稅之民。無非親上死長之衆。天下尙有敵之者哉。明乎此。則民權伸而君權亦重。所謂能用其民。而天下安于磐石者也。不然。朝廷孤立于上。豪傑扼腕于下。強鄰窺伺于旁。已久矣。今和議已成。民心略定。猶不急急焉團聚之練習之。以成固結。不可解之勢。以立牢固不可拔之基。則民爲邦本之謂何。脫令繼此以往。再有內憂外患。且有不堪設想者矣。尙何圖強之足云。

論各省宜設政學院

福州閩報

嗟夫我中國上自宰執。下至一命之士。欲求能以政爲學。視官事如身心性命之重者。不可多得矣。處羣雄角逐之秋。人以昭昭。我以昏昏。朝章不習。國故不知。而言內政。公法不通。外情不講。而言外交。錢穀不諳。工商不務。而言理財。兵機不熟。將略不嫻。而言經武。以鹵莽滅裂之爲。成否塞晦盲之治。遂使彼族協而謀我。羣情洶洶。揭竿思逞。然則時局之變。禍患之來。雖曰天命。毋亦人事有以致之耶。今東西望國。仕有專學。即所謂法學。日本名之曰政治學。大之平章軍國。小之分理民事。皆選於此。其爲學功課。約立五綱。二十一條目。一曰出使通商各外務。二曰國家機密要政。三曰地方民事。四曰徵收賦稅。五曰出入款項。此其五綱也。一曰各國理民之法。二曰管理地方之事。三曰總論各國賦稅。四曰定賦稅之所自出。五

曰統核全年賦稅出入之款。六曰考核理財之法。七曰比較各國商例。八曰通商條約。九曰各國和約。十曰各國有所關係之和約。十一曰各國交涉事略。十二曰出使章程。十三曰英法美近年政事紀。十四曰法國上下議院事例。十五曰比瑞德與政事因革。十六曰各國交涉公理。十七曰議和公例。設立領事章程。十八曰論政事關係之地圖。十九曰稽核戶口之法。二十曰通商地圖。二十一曰各國戶婚產業事例。此其二十一條目也。宏綱既立。細目從之。綱舉目張。詳明剴切。誠實學也。我中國士人。童年入學。所朝夕從事者。不過粗淺之講章。腐爛之時墨。終年咕哝。窮老呿唔。耗精斂神而不息。欲以功名利祿。償其宮室妻妾所識窮乏得我之大欲。而其他皆非所問。益以捐納之濫。流品之雜。惟知借紆青拖紫之榮。售操奇計贏之智。而問以社稷民人。兵刑禮樂。皆非所知也。嗚呼。誤天下國家之事者。即斯人乎。今者朝廷謀新百度。籌議更張。大都欲立富強之基耳。願欲策富強。必先明治術。而局勢危迫。必俟學校大興。人才輩出。國家始有肆應之才。收馳驅之效。亦復急何能待。設一仍其模稜粉飾。泄沓因循之舊。不爲目前圖振作之方。商轉移之術。則紀綱無望。其脩明禍變。不知其紀極。海內將終無甯日矣。然則必如之何而後可。曰宜急於各省設立政學院。凡在省候補現任人員。皆令入院學習。延予告致仕大臣之通達時務政體者爲掌院。更由督撫主持之。學分六科。專主政學。內事無關政要者不與。曰財賦。曰學校。曰練兵。警察附之。曰法律。曰工

程路礦附之。凡此六科。覈要探原。詳論切究。尤必嚴立年限。妥議課程。分別陟降。如格者破格拔補。并專摺奏請獎賞。以示鼓勵。不及格者仍留院學習。如是數年而仍不能及格。住籍扣名。咨回本籍。操斯道也。雖未必皆豪傑名世之才。出於其中。然人知奮迅。爭爲有用之學。將來各効所長。覆餗之差。素餐之誚。庶幾免矣。今直隸江南湖北山東江西廣東山西等省。皆有課吏教吏各館。是當軸諸公。固知以吏治民生爲重矣。竊謂急宜合詞疏請。詔下各直省一體仿照辦理。目前治標之計。更無有急於此者。否則以空疏無具之身。漫爲嘗試。及貽誤國家。敗壞全局。始歸咎於人才之不足用。曾亦知教育之法。固不如列國之精且豫哉。

論變政宜自變官始

福州閩報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斯言也。可以括天地消長之玄機。綜古今興亡之大局。大哉言乎。夫卦象一陰生于姤。五月卦也。未幾而二陰生矣。于卦爲遯。則爲六月之象。由是而三陰爲否。四陰爲觀。五陰爲剝。羣陰剝陽。其勢岌岌。則由七月而八月而九月之象也。至十月爲坤。六陰備矣。陰氣極盛。歲寒洊至。此窮之說也。其在感時撫事者。鮮不擬以陵夷板蕩之秋。蜩蟬沸羹之會。以爲元氣之難盡復。天下事之未易有爲也。此特知窮而不知變者耳。夫一陽生于復。十一月冬至是也。陽氣鼓盪之機。即在于羣陰彙聚之後。其象可畏。其機正大有可乘。則變而能通之說也。我朝龍興遼瀋。忠厚開基。柔遠懷來。規模宏廓。自與西人互市以來。洋禁

既開。洋船踵至。輦財外出。國已不支。甲申甲午而後。割地賠費。元氣大傷。自是以還。杆柎日空。疆宇日蹙。于是關心時局者。鮮不期轉弱爲強。戊戌歲因有變政之舉。惜操之太蹙。革之太驟。以鹵莽滅裂之流。肩改絃更張之任。變本加厲。敗壞相尋。是猶以猛劑攻弱病邪。未去而本愈傷。見何左也。無何又有團匪之變。聚羣不逞之徒。竟欲扶清滅洋。以一服八誠。古來未有之奇聞。列國未開之創局也。卒之破敗流亡。遺憂君父。貽列邦以口實。召各國之聯軍。禍難至今未艾。是猶羸病之人。既投猛劑。復益之以毒品也。其勢尙可挽哉。嗚呼。窮矣。雖然。良醫不因危病而束手待斃。賢君不爲危國而委棄弗圖。彼滕一小國耳。以區區五十里之地。處于齊楚兩大之中。孟子尙以強爲善勉之。況我堂堂中國。杆柎雖空。人民之繁盛如故也。疆宇雖蹙。各省之幅幘如故也。果能奮發有爲。安見亡羊補牢。不足收桑榆之效哉。然欲制強敵。必先自強。欲圖自強。必先變政。竊謂中政之當急變者。莫急于官。而科舉律例。練軍製器等等。猶其後焉者也。今先以官之宜變者約論之。內而總理各部京員。外而督撫司道府廳州縣。以及佐貳武職等。而至于幕友司關吏承差役。皆官屬也。其中積弊。均有不容不變者。總理衙門之設也。原以聯邦交善交涉。其任甚專。其責甚重。領其事者。各國之語言文字。在所當知。各國之公法律例。尤所當熟。蓋遇中外交涉事件。必通各國語言文字。辦理始能精詳。固已然。語言文字。猶可藉傳話譯。以彌缺憾。至于公法之取舍。若何律例之輕

重若何。倘未深知。則辦交涉時。非過亢而招鄰釁。即過卑而損國體。事無定衡。殊多棘手。今宜遴選幹員。專習外國法律。學成更使之游歷各國。以熟其風土人情。然後使任總理衙門事務。則邦交無慮繁難矣。此總理之官宜變也。朝廷之有六部。猶周禮之有六官也。冢宰即今之吏部。司徒即今之戶部。宗伯即今之禮部。司馬即今之兵部。司寇即今之刑部。司空即今之工部。六官各率其屬。而總其大成。其屬官又各以大夫士等若干人分隸之。官亦備矣。人綦繁矣。然能弊絕風清。人無曠職者。何哉。事分則人不易作奸。權一而上便于考核也。今之六部。每曹部員人等不下數百人。率皆無事賦閒。異常清苦。不得不營私牟利。以贍身家。由是于外官之升轉。大計之黜陟。章奏之准駁。一一皆須先納部費。而後行事。以朝廷耳目之官。坦然納苞苴。而擅威福。安能以清廉率下乎。國政之壞。實由于此。今宜稍倣周官之例。使部員分司職守。厚其俸薪。嚴其釐剔。如有仍蹈前弊者。彼此兩按其罪。則權歸于上。而庶績咸熙矣。此部曹之官宜變也。

京官之大小不同。大率貧多而富少。職雖清貴。境半述遘。故其盼望外缺外差。不啻大旱之望雨。望之愈切。即謀之愈工。于是終南捷徑之趨。昏夜袖金之舉。直是無奇不有。迨乎財可通神。夤緣得手。僕夫車馬。疾出帝京。真有班生此行無異登仙之概。但內官在京供職平時之虧空者若干。謀缺謀差。部曹之需索者若干。若干現納。若干後送。計一行作吏。小者負累

數千金。大則萬餘金。數萬金不等。而隨行之人員官親。以及僕役等等。其苦較本官爲甚。其牟利亦尤急于本官。于是每到一省。幾如虎視鯨吞。擇肥而噬。上行下效。相習成風。竭澤而漁。生民幾何不困哉。今宜于在京人員。隆祿俸以養其廉恥。重賞罰以杜其貪殘。庶正本清源。而國有循吏矣。此京官之積弊宜變也。凡此皆就內官言之也。至于外官。則有督撫以分掌兵權。布政掌錢穀。按察掌刑名。府道掌庶政。而州縣則承流奉職。專理民事者也。政令雖乘于制軍。權力實互相牽掣。較諸唐之節度。明之方鎮。得法多矣。但中國民賤而官尊。非若西國長官。常得周歷民間。洞知利弊也。爲督撫者。坐擁侯封。深居簡出。由是而兩司而府道。居則檠戟盈廷。出則鳴騶塞道。愚賤小民。望公門若帝天。遑能訴其疾苦哉。故上有恤民之心。而民不知。下有推戴之心。而上不喻。上下之分愈隔。而其情愈雜。迨乎臨事倉皇。欲竟收指臂之助。烏乎得。今宜略分言情。與民浹洽。不必自高位置。時巡郡邑。體察輿情。則上下一體。民有親上死長者矣。此長官之積習宜變也。若夫州縣職雖小而與民則最親。此亦督撫耳目之官也。乃今之爲州縣者。吾知之矣。當其委牌一挂。未問民俗之純澆。先問缺分之肥瘠。下車伊始。所急急聯絡而招徠者。富紳也。土豪也。曰。吾不得罪于巨室也。至民事則漠然置之。其貪墨者。則更腴民膏脂。以自潤。私賍枉法。惟利是圖。壽金方進于後堂。法網頓寬于俄頃。豺狼當道。雀鼠爲災。銅山可傾。慾壑無底。嗟嗟。民獨何辜。罹此毒禍耶。其爲每府首縣。

者皆上之稱爲能員者也。問其所事則應酬也。辦差也。伺候站班。隨列憲而進退也。其于民情詞訟。不特不欲知。卽亦不暇知。于是聽斷一節。專委于發審之員。節外生枝。益難究詰。今宜專責州縣以民事詞訟。稱職者擢之。貪暴者罪之。更宜省繁文略儀節。勿以細故紛其職守。庶曠官者無所藉口。而不虞廢事矣。此州縣之積習宜變也。州縣而下。厥惟佐貳。佐貳微員耳。典史司監獄。巡檢任分司。均無聽訟之權者也。乃今之典史。奉承官幕。賄絡司關。冀通聲氣。時復私受詞訟。枉法貪贓。作色大廷。乞憐昏夜。亦可慨矣。而爲巡檢者。方其窮居候補。日趨趨于公卿之門。僕僕往來。袍褂則提而見肘也。靴子則納而決踵也。其貧如僧。其狀類丐。一旦而委署得缺。志氣爲之大舒。遂頓改奴顏婢膝之形。爲趾高氣揚之態。分司率居鄉僻。居然惟我獨尊。受納詞訟。聽斷堂皇。袒富抑貧。惟財是問。不遂所欲。則解案長官以挾之。小民畏官如虎。祇得隱忍吞聲。納貲了結。不幸而遭稟控。則閹幕爲之轉圜。縣官亦欲避己處分。不得不彌縫了事。其平日妾婦之行爲。與典史若出一轍。概可知矣。上下相蒙。莫此爲甚。今宜嚴伸舊令。凡佐貳擅受民詞者。科罪無縱。更宜停止捐納。以爲疏通。漸汰冗缺冗員。以歸實際。庶微員末秩。無不得人。下位可屈。官方必不可玷。而流品自不雜矣。此佐貳之積習宜變也。

佐治以文。定亂以武。有文官不能無武職也。于是由提督而總兵。而參將。而遊擊。而都司。守

備而千把總外委。分布郡邑。率領營兵。干城腹心。於是乎寄。乃今之武員。大率目不識丁。苟膺專閫。補其服而色其頂。咸儼然列將弁之班。試叩以將兵之道。而彼惘然也。詢以戰守之宜。而彼懵然也。求其若者爲六韜。若者爲三略。以及孫吳之兵法。而彼更茫然也。惟有平時尅扣軍糧。虛支餉欸。臨事暗招烏合。苟且從行。誤國之罪。可勝誅哉。今宜痛革此弊。不少徇情。犯者按以軍法。庶其風可稍戢矣。此武職之積習宜變也。不特此也。文員中既有督撫。而至州縣各官職亦備矣。乃復設保甲局。發審局。候審所。以及各分局等。以分理民事。不亦贅乎。釐金爲國家不得已之弊政。原出于一時權宜。乃既不能撤而復增之。而在設局增釐之本心。原爲候補人員太多。藉爲安插調劑起見。不知多設一衙門。卽民間多一耗費。多派一委員。卽民間增一需索。況釐局不肖司巡。藉此苛求。攘奪客裝。抽分商貨。直同草寇。而委員不問也。計釐金歲時所入。民耗其十。而君僅得其一。委員得其六七。而司巡得其二三。以百姓之膏脂。供若輩之刻剝。天理人情國法。一無可原。今宜撤去釐金。倣洋海關之例。交付洋人辦理。上雖加征其半。下尙可以省納其半。上下不均有益乎。至于新設各局。悉宜罷之。以民事統歸有司主政。以專責成。不宜體閒員而殃黎庶。此局務之流弊宜變也。國朝慎重科舉。由小試而鄉試而會試而殿試。歷次遞升。始得出司民牧。嚴遴選所以慎民命。如是者謂之正途。自捐納之途開。而名器濫矣。于是強宗豪右。皆不難出阿堵物。以博取頭銜。甚有

無賴之徒。合股買官。視同壘斷。以朝廷之爵祿。等商賈之贏餘。鼠碩虎苛。民生尙可問乎。今宜急止捐納。一面沙汰捐班。無使駕正途之上。靡特重名器。亦以恤民命也。此捐納之擁擠宜變也。捐納之外。又有保舉軍功。夫保舉所以勵人才。軍功所以銘戰績。此朝廷異數之鉅典。破格之宏施也。今乃習爲故常。如治河出洋。以及勸捐施賑等等。首員而至末秩。莫不援例按期。一一請保。雖軍功之中。非無人才。然終覺眞少而僞多。一戰偶捷。遂爲張大其功。一謀偶臧。輒爲鋪叙其績。甚有身不列行伍。目不親甲兵。安坐而登薦牘者。以此升庸。能無誤事。今宜從嚴甄別。而去取之。庶官途爲之一肅。此他途之擁擠宜變也。凡此皆官員之宜變革者也。至若身不在官。而能假官之威。玷官之名。倚官之勢。竊官之利者。尙不可以更僕數。蓋凡現任人員。爲之腹心者。則有幕友。爲之耳目者。則有司閹。爲之股肱者。則有書承。爲之爪牙者。則有差役。是數者皆缺一不可。而實了無一可者也。幕友固少。通才少。公正。然稍自愛身名。尙不敢坦然爲非。至于門上書差。則眞無弊不生。無惡不作。長官以此敗名去位者比比。今宜慎其防閑。嚴其駕馭。無使若輩肆虐以害民。爲民卽以自爲也。此則亦宜變通者也。以上各節。誠能一一變而通之。則執簡御煩。由本暨末。其他政務舉而措之。當無不裕如矣。

籌款危言

汕頭嶺東日報

世之論者皆曰。合羣以禦外侮。吾以爲內蠹不去。外侮不可得而禦也。今爲中國蠹者。上自朝廷。下遍行省。百官庶府。幕友官親。汛兵營勇。門丁衙役。關廠釐卡。聚無萬數之蠹。且且而蝕之。前蠹未去。後蠹已來。彼蠹方除。此蠹又起。雖有四萬萬大倉陳陳相因之粟。不難一朝盡也。更何待封豕長蛇之荐食哉。今天子毅然變法。廢冗員。去吏胥。裁營汛。行省大吏。亦亟亟議設警察部。無非欲舉蠹吾民者而悉去之。庶幾有以蘇民之困。而合四萬萬人以相親相愛相扶助。聯群之力以禦外侮也。不謂竟有幸災樂禍而假手於賠款之舉。藉洋人之力以自蠹其羣。若鳳凰山人滄海憂時客之所言者。是可異已。

日本大隈重信之論改訂中國通商條約曰。中國各地有商業聯合會。納金於官吏。每年認繳若干。即可得徵收釐金之權。課二倍之稅。爲一己私利。若廣東棉紗聯合會是也。按去年廣州七十二行包辦釐金。即川此故智。主其事者僅三數人。經督憲陶公斥以陰險狡詐可惡之至。繼又以此事上奏。并言此與吾潮之報効五萬兩。皆爲迎合剛毅而起。實則粵人窮乏已極。不可再加搜括云云。茲之籌款局。亦以二三人聯力而任之。其事與包七十二行釐之舉無異。已不行於廣。乃欲試之潮。然則所謂報効十萬兩。奉憲札辦者。豈誠出陶公意哉。聞此舉由美教士之力而來。神姦巨蠹。其能力誠有不可思議者矣。且其取之之法。由各行商之包抽若干。是無異汕之籌款局爲一總釐廠。而各行商之包抽

爲其分承之子廠也。總廠取十倍之利。分廠効其尤。又各取十倍之子利。以及子。而取百者千。取千者萬。而積數爲巧算所不能稽。究其歸也。所取之數。必加之貨物之價。加之貨物。則受其毒者。仍閭閻日用之小民。而銷滯貨停。則各商亦受其困。凡有釐局。其爲害於民。無不如此。此中外有識之人所爲同心一意。欲乘今日議約之舉。取數十年無窮之患而去之者也。相彼小民。連年水旱。斗米千錢。嗷嗷待哺。固已不啻墜於塗炭。轉瞬卽爲溝中之瘠。而宛轉號呼。以乞其餘生。而恐不可得者也。此而猶忍藉賠款之名。弱肉強食。以償其迎合上游。求富貴利達。驕其妻妾之欲。此豈猶有人心者所忍爲哉。

然且飾其說曰報効。美其名曰免釐。是何異強盜要旅客於路而奪之金。而名之曰貢獻。左手朴童子之頭。而右手撫其背曰。吾不打爾也。嗚呼。此朝四暮三之術。昔人以愚群人者。今乃以愚潮之人乎。夫潮人誠欲報効矣。何不竟繳之善後局。以上督撫憲而必假手於籌款局爲也。潮人誠能報効矣。自奉天子詔立大中小學堂。各行省紛紛建立。而吾潮僅汕頭有一同文學堂。何不以此金報効爲吾潮興學育材之費。而必甘心於籌款局二三人之中飽。抑又何也。

商人允於十五萬金之外。再加三萬。爲籌款局費。而局中人不之許。然則此一報効也。蓋借報効朝廷之名。爲報効一已地也。此而謂其樂有庚子聯軍之役。得借籌外人之款者。以籌

一己之欸。其又奚辭。夫美人不忍中國賠欸之重。猶昌言減之。不得則歸其所費之餘金三十餘萬。乃此金一歸使館爭之。內務府爭之。其爭之者又非有他也。以大興其土木之役也。忍以敲骨吸髓之錢。供畫棟雕梁之費。即謂此四百五十兆之欸。皆中國籌欸之人。樂其有是舉。得藉此以圖中飽也。不得謂吾之深文也。夫潮之籌欸局。猶其小焉者也。

或者曰。今以賠欸之故。分派十八行省。而房捐。畝捐。架捐。猪捐。餛捐。魚捐。紙捐。煙捐。賭捐。彩票捐。捐之名不可勝數。不曰偏於無可如何。則曰出於萬不得已。天下皆然。不獨吾省。通省一律。不獨吾潮。今茲之云。亦猶此意。何吾子督過之深也。曰。此吾所謂中國之亡。亡於是也。夫中國之亡久矣。租界林立。內河行輪。外人商力所及。即其國力所及。勢力有圈。鐵路交貫。外人軌轍所至。即其兵力之所至。而二十一行省。行且遍爲外人殖民地矣。瓜分無形。主權盡失。中國之亡。更何待言。今茲之云。蓋謂以如是籌欸之法。遍三十二行省之地行之。三十九年之久。無異扼四萬萬人之吭而奪之食。吾恐三皇五帝神聖之遺民。未知其有噍類否也。況此一役。又未必於三十年而遂終。而此三十九年中。其所以魚肉我土芥我。其變態更未知其作何形狀也。而海內之大。上自朝廷。下及草野。曾不聞有一人焉。爲四萬萬人籌一起死回生之策。猶復相與重加壓力。而曾莫之恤。此吾所以執筆言之。不知涕泗之何從也。

日人東邦小艦之論中國財政曰。中央政府每苦歲用不足。即下籌欸之議於各督撫。而責

其設法以償之。彼督撫從不見提出某款之中飽。裁節某事之冗費。以歸於公。但知加抽釐金。重課鹽稅。以暴取於民而已。此真洞見癥結之言。夫平昔籌款爲數不巨。猶可言也。今茲一年。驟加四千餘萬之款。而政府求之行省大吏者如故。大吏所以應政府之求者亦如故。自咸同軍興以來。但一釐捐。其窮困小民之生計。識者已以爲慘於有明末年之加賦。一千八百萬兩。況此種種房捐。畝捐。架捐。餉捐。豬捐。魚捐。紙捐。煙捐。賭捐。彩票捐。之若是其紛紛哉。今自光緒二十五年以前借洋債之款。已踰五萬萬有奇。

借債年

借債磅數

息數

償債之期

光緒十三年	二五〇、〇〇〇	五釐半	一千九百零二年
二十年	一、六三〇、〇〇〇	七釐	一千九百十四年
二十一年	三、〇〇〇、〇〇〇	六釐	一千九百十四年
二十一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釐	一千九百十五年
二十一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四釐	一千九百卅二年
二十二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五釐	一千九百卅三年
二十四年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四釐半	一千九百四十三年
二十五年	二、六〇〇、〇〇〇	五釐	一千九百廿三年

二十五年

一、三〇〇、〇〇〇

五釐

一千九百四十五年

以上借債共五千八百七十八萬磅。即五萬萬八千七百八十萬元。其利息共三千二百萬圓。合計六萬萬一千九百八十萬圓。又按何氏新政始基所記。與上表微不同。錄之以備參考。

四年德國二百五十萬周息五釐半

五年匯豐銀行一千六百一十五萬周息七釐

十八年匯豐三千萬周息六釐

十九年渣打銀行一千萬周息六釐

二十年德國一千萬周息六釐

二十一年俄法一萬萬五千八百二十萬周息四釐

二十二年英德一萬萬六千萬周息五釐

二十四年又籌借一萬萬兩以清賠償日本之數

計自光緒四年至光緒二十五年。共欠洋欸五萬萬二千餘萬。何啓曰。以大數五萬萬周息六釐計之。每年已應償銀三千萬。中東未戰以前。所有借項本息合計每年僅能還銀三百萬。故惟第一次德國借項曾還本銀七十五萬。已戰以後。財力愈竭。驟增巨欸。愈覺難支。雖前

後各債之本。一文不還。亦當比前時加籌三千萬。始僅足抵其息。若一年不還息。則其息合本計之爲五萬萬三千萬。再積一年。則合本息爲五萬萬六千一百八十萬。由此積至八年不還。則合本息爲八萬萬九千五百萬有奇。再積至十年不還。則合本息爲十六萬萬零三百萬有奇。又十年不還。則合本息爲二十八萬萬七千一百萬有奇。然則不過三十年而息之浮於本者。幾至五倍。合本而計。則六倍也。夫自光緒五年至十八年不能還一千六百餘萬之本。則自中東之戰以至戰後三十年。其不能還五萬萬之本可知。三十年之前不能還三千萬之息。則三十年之後不能還二十三萬萬之息更可知。彼時中國必非今日之中國。不待燭照而數計也。

辛丑約章第六款。載分年償還賠款本利表五款。共九百八十二兆二萬八千四百五十兩。又分年攤還新舊洋款本利表每年之款均。在四十二兆兩左右。（表附後）由光緒二十八年。起至六十六年止。共三十九年。計應還款一千六百三十八兆兩。而一年之數。已居中國歲入之半。則其勢必不能還。不能還則自光緒二十七年合新舊款共本利一十二萬萬四千三百九十萬圓。又以上文何氏所算之數推之。則三十九年之後中國之爲中國尙待問哉。舊欠本息合計六萬萬一千九百八十萬圓。新款六萬萬二千四百一十萬圓。共一十二萬萬四千三百九十萬圓。）

分年償還賠款本利表

第一款。自光緒二十八年起至六十六年計三十九年償清。每年拔本照百分之一一零六。
 第二款。自光緒三十七年起至六十六年計三十年償清。每年拔本百分之一七八三。在三十七年前但付利息。
 第三款。自四十一年起計。二十六年償清。每年拔本百分之二五五六。在四十一年前但付利息。
 第四款。自四十二年起計。二十五年償清。每年拔本百分之二四零一。在四十二年前但付利息。
 第五款。自五十八年起計。九年償清。每年拔本百分之九四四九。在五十八年前但付利息。

本		第一款	第二款	第三款	第四款	第五款	總數
兆	七十五	六十兆	百五十	五十兆	百十五	兆兩	四百五十
壬寅	三兆八 二九五	二兆四	六兆	二兆	四兆六	一十八兆 八二九五	第一期
癸卯至 庚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第二期
辛亥	同	三兆四 六九八	同	同	同	一十九兆 八九九三	第二期

庚辰	癸酉至 同	壬申	同	辛未	丁巳至 同	丙辰	同	乙卯	同	甲寅	壬子至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八四 九兆三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五 三兆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十五兆 四六六	同	同	同	二十四兆 四八三八	同	二十三兆 二八三三	同	同	同
同	同	三五五兆 三一五一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同
		期五第				期四第		期三第			

五款共計九百八十二兆二千三萬八千四百五十兩

分年攤還新舊洋款表

年次

新賠款本利

舊賠款本利

新舊總數

光緒二十八年

十八兆八十二萬九千五百兩

二十三兆
六十萬兩

四十二兆四十二萬九千五百兩

二十九年

同

二十三兆
三十萬兩

四十二兆十二萬
九千五百兩

三十年

同

同

同

三十一年

同

二十四兆
十萬兩

四十二兆九十二
萬九千五百兩

三十二年

同

二十三兆
九萬兩

四十二兆七十二
萬九千五百兩

三十三年

同

二十三兆
七萬兩

四十二兆五十二
萬九千五百兩

三十四年

同

二十三兆
四萬兩

四十二兆二十二
萬九千五百兩

三十五年

同

同

同

三十六年

同

二十三兆
二萬兩

四十二兆二萬九
千五百兩

三十七年

十九兆八十九
萬九千三百兩

二十二兆
八萬兩

四十二兆六十九
萬九千三百兩

三十八年

同

二十二兆
六萬兩

四十二兆四十九
萬九千三百兩

三十九年

同

二十二兆
四萬兩

四十二兆二十九
萬九千三百兩

四十年	同	二十三兆二十	十萬兩	四十一兆九十九
四十一年	八萬三千三百	十九兆四	四萬九千三百兩	四十二兆六十八
卅二年至	二十四兆四十	十萬兩	四萬三千三百兩	四十二兆九十八
五十六年	八萬三千八百	十八兆五	四萬三千八百兩	四十二兆八百兩
五十七年	同	十八兆四	四十二兆八百兩	四十二兆八百兩
五十八年	三十五兆三十	七兆五十	四十二兆八十五	四十二兆八十五
五十九年	同	六兆八十	四十二兆十五萬	四十二兆十五萬
六十年至	同	五兆九十	四十一兆二十五	四十一兆二十五
六十六年	同	萬兩	萬一千五百五十兩	萬一千五百五十兩

按原約承擔保票之財源有三

一新關各進款除前已作為擔保各借款本利付給之餘。

現辦洋稅足值百抽五 免稅洋貨納稅

二常關各進款。在通商口岸者均歸新關管理。

三鹽課進項。除還泰西借款一宗外。其餘一併歸入。

據浙江巡撫任道鎔奏會同各省督撫電奏云。現辦洋稅足值百抽五。免稅洋貨納稅常關歸稅司代收。糟糧改折以上四項。約計可提銀五百十萬兩。以各省合派一千八百萬之數。正得三成云云。是由光緒二十八年至三十六年第一期九年內之一十八兆八十二萬九千五百兩。僅能完其十分之三也。其餘十分之七。一千三百餘萬兩。皆由各省按月分籌。此各省諸捐之所以紛紛也。然自上年十二月起至今年三月。僅付四次。已各省紛紛民變如是。此後可知籌新款一千八百萬兩已如是。更籌舊款之二千三百餘萬兩。又當何如。夫合新舊洋款并計至一十二萬萬四千三百九十萬圓。則幣今日歲入之八千八百九十七萬九千兩者以與之。僅得一萬萬二千三百五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圓。尚不過十二分之一。然則洋款豈有清償之日哉。今年爲償款之第一年。而諸捐如此種種。其爲民之害者舉無以異於釐捐也。夫釐之始設也。本曰取千分之一。未幾而取百分之一。未幾而取廿分之一。何氏啓曰。今之釐金名爲二十取一。實則十而取一。且有時二而取一。甚則一而取一。猶不足以饜其欲。於是乎一巾一帽雙履隻襪之微。有以千分之一計之不及一文者。一遇釐卡委員查獲。物主卽跪獻是物。以求了事。亦不可得。或家產蕩然。或拘留累月。甚至鬻賣男女以償之。此猶曰輕視釐卡罪有應得也。乃有免釐之貨。亦以夾帶爲名。使搬運登岸。澈底盤查。則起落之費。有倍於釐金者矣。貨已納釐。仍以查驗相要。停泊延滯。不準放行。

則遲誤之累。有浮於釐金者矣。總之黑錢豐。茶金重。則釐可以折半減收。否則必將加倍致累。以上所言。滯海內外。所共見聞。非一二人之私言也。若南洋七日報之論房捐曰。中國每辦一事。有總辦。有委員。有司事。有兵丁。其辦事之處。有總局。有分局。及其查辦也。地方官有承辦之責。因而有經承之書吏。有家丁。有差役。有地甲。合而計之。一切支用。共需若干。此若干皆出於所辦之事。似辦此事。專爲彼等地也。其方辦也。上則因以位置私人。中則藉以充飽囊橐。下則因以魚肉鄉愚。及其辦成也。則又上下其手。種種剋扣。於無可報銷之中。爲報銷之法。然後呈繳清冊。稟請上憲。以所餘十分之幾。百分之幾。歸之。而其所餘之數。猶未爲歸公之實數也。此辦事之通病也。房捐其一端也。

中外日報之論直隸亂事曰。據京津各報所言。知直隸州縣各官。當庚子辛丑間。所獲反倍於曩昔。其必藉教案賠款爲名。向民間苛派。以其多數奉諸西人。而已分其餘可知也。又必以供應聯軍。支給兵差爲名。向民間苛派。以其多數作爲正用。而已分其餘可知也。以至近之事言之。袁制軍派員選兵。則司其事者。有沿途索賄之舉。河南泌陽之案。即由縣令偪索賠款。尾欠而起。民當困苦之後。既已罄其所有。作無可減免之攤派。而尙有意外之逼勒。無限之誅求。勢不至家破人亡不止。夫作亂必死。無資以度日亦必死。等死也。則不如糾衆滋事。戕官殺吏。以一洩其忿。而紓不平之氣矣。否則人情莫不愛其妻子眷屬。彼景廷賓何至

殺其一家而後出而揭竿起事哉。由是觀之。房捐如此。諸捐可如。直隸如此。天下可知。再觀蘇提督督辦廣西實在情形。則廣西致亂之由如此。即天下致亂之故皆可知。吁。彼樂有此籌款一役。得以飽其欲壑者。其獨得高枕而臥以長保此富貴乎哉。

今年激成各省民變。自直隸廣西河南外。如廣東之欽廉順德。奉天之朝陽。福建之海澄。山西之高平。紛紛相繼而起。然則此後三十九年。何堪設想。況夫每年之四十二兆。必不能清償。不能清償。則賠款無窮期。賠款無窮期。即亂事無窮期。亂事無窮期。則民教交涉保護商人之兵。又相因而至。吾恐前款未清。後款又起。展轉反復。而賠款愈無了期。然則此黃種四萬萬人。不至於更無噍類。豈能了此籌款捐金之局哉。而謀國是者。其眼光更不能出此一圈之外。嗟夫。天下無道。弱肉強食。不盡不止。非我族類。實逼處此。更何足言。吾不解吾國四萬萬之人。何以甘心坐待其斃而莫爲之所也。

今日之款不籌。則外患生。籌之則內憂作。然則如之何。大學曰。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謀國者不求之於人才。不求之於政事。而但求多爲之途。而暴取於民。即使罄海內四萬萬人之身家。悉行搜括以納之當路。吾決其爲不足如故也。今日吾國之困弱如此。貧乏如此。莫不知爲由於內憂外患之交乘。亦嘗一思內憂外患之所由起乎。內憂之生。生於賊民。賊民之興。由於上無禮。下無學。外患之起。起於強鄰。強

千五百八萬八千兩。糧折銀六百五十六萬二千兩。共三千二百四十四萬二千兩。其數略同。不過四千四百萬元有奇。視上所推。竟少五萬萬元之數。此豈不可耕之地不止三分之一哉。哲領事所考四川一省地稅額銀僅六十六萬八千餘兩。今所收至二百三十九萬兩。浮於舊額三倍有奇。而報之政府者。仍僅以七十五萬兩。聞餘則以爲羨耗捐輸之款。何啓曰。此由以賦稅爲限。故頓增巨款。不敢以聞也。而徵稅之時。一兩之銀。有徵至四千錢者。五畝之地。有僅作兩畝報者。又何怪其所入僅得十一分之一也。此財之無無於其人者。田賦其一也。

東邦小鑑論中國財政曰。十八行省。其地之面積。約計一百三十萬方英里。計宜耕之土。必不止六十五萬方里。依此數以定款。當地租以每畝徵錢一百七十餘文。通計則全年入得三萬萬兩。即謂近三十年國家多故。創痍未起。且水旱蟲害。時有所聞。租額必湏減等。然即以每畝錢一百一十四文計之。尙當有銀一億三千八百兩。更減至每畝僅徵五六文。仍應有七千萬兩。今戶部所收如此。是其耗於侵蝕者。竟超過二倍三倍而猶未止也。

按十八省方積之數。此說似未確。何沃心以爲方一千三百萬里半爲可耕之地。計方六百五十萬里爲良田。二十八萬萬畝。此數亦未確。當以上文本經緯度所推爲核。地理志

略云。中國并東三省新疆數之。共四千二百七十八萬方里。十八省則一千四百五十萬方里。較爲近之。

地理志略云。印度約一千四百一十萬方里。而其地稅一萬萬四千萬元。即以此爲例。亦不應若是之少也。

其之徵之於鹽課。以人數之多少推之。中國之人。乾隆十六年以一萬萬計。而十八省消鹽共計二千萬擔。由乾隆十六年辛未數至今年光緒二十八年壬寅。凡一百五十年。以西人將死較生之法計之。每年百人中必添一口。則一百五十年。其數當至六萬萬人以上。按東華錄道光中人數已至四萬萬有奇。以此例之。則由乾隆十六年至道光三十年。正一百年。人數已加至四萬萬。今再加五十年。則其人數自應在六萬萬左右。按咸豐中俄國地理總局核查中國人數。共得四萬萬二千三百餘萬。則以捻髮之亂。幾二十年。其所損之數。爲不少也。今自咸豐初年以來。又五十年矣。以前例推之。仍當在六萬萬以上。夫一萬萬人消鹽二千萬擔。六萬萬人當得一十二萬萬擔。半之亦應有六千萬擔。鹽之本價每斤有低至一文半者。有高至八九文者。其沽出之價。有每斤二十五文者。有六七十文者。本價折中以五文計。沽價折中以四十文計。是一斤獲利三十五文。六千萬擔。應得利一萬萬八千六百六十萬圓有奇。是數即官商各半。亦應歲得九千三百三十萬圓。今所收僅一千三百六十五

萬九千兩。是僅五分之一也。此財之無無於其政者。鹽餉又其一也。

東邦小艦論中國財政曰。甲午後議增鹽稅。戶部議定每斤加錢二文。據四川總督奏案。此項就四川一省可得銀五十萬兩。即此可知四川一省。每歲消鹽四萬萬斤。若通計全國當有二十五萬萬斤。○按通計全國不止此數。地理志略云。四川一省。人二千一百萬。以乾隆中一萬萬人消二十萬萬斤推之。則二千萬人恰得五分之一。爲四萬萬斤。以此例之。全國四萬萬人。應得八十萬萬斤。若六萬萬人。則應有一百二十萬萬斤矣。其得利應有三萬萬七千三百二十萬矣。

其三徵之於釐金。以關稅之出入例之。洋關之稅。值百抽五。釐金之數。值百抽十。釐金者出入貨均不能免者也。是其數宜倍於洋關。洋關所收二千二百餘萬兩。則釐金所收。應在四千四百萬兩以上。乃僅有一千二百九十五萬二千兩。是僅有四分之一也。況所抽尙多。不止百分之十者。財政一斑曰。浙江南部爲產絲最盛之地。由該處運至上海。中經數處釐卡。或抽百分之二。或抽百分之三。及絲至上海。則抽釐之數。已去原貨百分之二十。是四倍於洋關也。則其數應有八千八百餘萬兩。是僅得八分之一也。若其以賂。而商品百包作五十包。值銀萬兩作五千兩。尙不知其數也。此財之無無於其政者。釐金又其一也。

入口之貨。有納子口半稅之三。聯票單即可免釐。是釐廠之少於洋關者。僅此一端。不應

相懸至此。若出口之貨。則釐金固明明多於關稅也。

其四徵之於鴉片。以洋土之銷數比之。洋藥之來。年少於前。近僅四萬九千担。猶有六百萬兩之稅。而土藥則十八省中種者已有十六省。十七年前。西人打拿兒德司班氏查其確數。已謂中國西南部所產鴉片已不下二十二萬四千担。若以對於外國之輸入從價稅法。（原價每百分之一）與其從量稅法（原量每担六十兩）比較之。則土藥之稅應有千三百萬兩。至近年則每年實有三十三萬四千餘担。應得銀二千餘萬兩。今之所入。乃僅二百二十二萬九千兩。是僅十分之一也。此財之無無於其政者。土藥又其一也。

上四者爲中國歲入大宗。而出賦僅十一分之一。鹽釐半而又半。尙僅居五分之一。釐金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鴉片亦十分之一。其餘土關雜稅皆可以此例類推。約爲十分之一。是今之歲入。僅一萬萬二千三百五十八萬一千九百四十四圓者。應得十二萬萬三千五百萬圓有奇也。夫前之所入如此。則後之所入可知。吾故曰。即罄四萬萬人之身家以與之。其爲不足如故也。

由是言之。苟有其人。則十二萬萬圓之款。不過三數年而已可清償。若猶是今日籌之之法也。則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款綿綿無絕期矣。且賠款之籌。豈舍此諸捐而外。遂竟無良法哉。欸之訂於約者。金也。中國地下之礦產無數。何不開金礦以與之。即曰礦學未精。不能獲利。

何不聘礦師以爲之。若又不能。語有之曰。生錢不如便賣物。與其息又生息。而賠款終無期。則何如賣地以償之。猶爲愈也。若曰。今中國之地。爲各國之勢力圈所占。有不能割讓他人之約。卽其礦產亦然。則與其以中國之土地爲外人勢力圈之土地。何如以中國之土地爲中國四萬萬人之土地。用周禮詢國危詢國遷之法。闢門明目。大開議院。以與天下之人公之。必有豪傑出而籌易危爲安之法者。何苦以其身爲四萬萬人之怨府。以償此無窮之債哉。若如前之所云曰。吾正樂其有此籌款一役也。則執筆人之喋喋不已。又殊爲多事矣。雖然。吾願謀國是者之向後一思之也。

論黨

香港華字日報

嗚呼。黨禍之興。豈自今日始哉。要而言之。中國諱言黨。故小人恒得以黨傾陷君子。而君子亦轉以黨指斥小人。夫天下烏有無黨之人哉。自與他行星對言之。則吾皆地球黨也。自與植物類對言之。則吾皆動物黨也。自與羽毛鱗介對言之。則吾皆保蟲黨也。自與歐美澳阿對言之。則吾皆亞洲黨也。自與紅白黑種對言之。則吾皆黃色黨也。自與俄土諸國對言之。則吾皆東亞黨也。自與日韓諸國對言之。則吾皆支那黨也。自是而下。其分愈細。其黨愈多。呱呱墜地以來。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無一而非黨。無適而無黨。氣類所感。熱力所結。固有出於自然而不可解散者乎。乃秦漢後黨禁日嚴。懸一字以爲的。而羅織焉。而鈐制焉。務令億

兆人民各自離衆而立於獨。生死不相救。存亡不相卹。當其初爲之上者。固吁唯呵叱。惟所欲爲。莫敢起而抗拒。一旦土崩瓦解。則人心離渙。不可收拾。如今日之中國。人人知有家。而不知有國。人人知有身。而不知有天下。人人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異種馴至。甘爲牛馬奴隸。而無可如何。則無黨國之明驗也。西人有言。黨會者。國民之元氣也。元氣盛則國強。元氣斲傷而國隨之矣。中國二千餘年之政治。二千餘年之學問。日以黨爲詬病。芟夷產削。惟力是視。其元氣之存者。又幾何哉。或者曰。今中國之黨亦多矣。曰新舊黨。曰滿漢黨。曰帝后黨。曰俄日黨。而子以爲無黨何歟。應之曰。嗟乎。此中國之所以愈不振也。彼所謂黨者。皆吾所謂以是傾陷。以是指斥之具。有黨之名。無黨之實。不得謂之黨也。黨之說有三。一爲公理。二爲同德。三爲合力。有公理以相濟。有同德以相聯。有合力以相併。夫而後自成團體。可以任天下之艱鉅。若是者。非頑固輩所得而襲。亦非依附輩所得而竄矣。故中國而無黨也。中國而有黨。其氣象之所發越。精神之所盤旋。必有大異尋常。斷不至於危亡呼吸之頃。而萎靡如斯。淡漠如斯。頃者中俄密約之事。上海紳商聞之。集議張園。合詞電阻。西人著之於文。匯報以爲是中國輿論之起點。近則杭州澳門聞風繼起。各督撫亦相與電覆。俯賜採擇。公論漸伸。民氣自倍。而聚衆合會。世猶以黨禍相戒。竊謂昔日中國之諱言黨也久矣。自今而往。正宜宣明黨之實義。而栽培之。而愛惜之。廓一大同之見。以泯其迹。俾內外合爲一。

心。上下合爲一體。尋致結成爲大中國黨。庶不爲異種所殘滅。而能長立於地球之上。非然者。黨之目日衆。黨之實日漓。而又多方遏抑。不問宗旨。若何動肆其傾陷之私。壓制之力。嗚呼。謂有黨非國家之福。書有之曰。惟億萬心。試起而問斯時國家之治亂。其又謂之何哉。明神宗之季年。黨禍始興。與朝廷水火數十年。其卒也。魏忠賢一網而空之。善類消而國亦亡。君子覽其事而哀之曰。三代而上。未聞有所謂黨也。秦漢以降。道喪俗薄。於是乎有黨。黨立而後爭。爭甚而俱亡。凡黨之興。患生於矜名。而成於惡異。不可不戒也。嗟乎。以顧高諸君子之敦敦講道德。植名節。所以扶綱常於紊亂之秋。豈非天地之正氣所激發而不可已者。烏得而訾之哉。不幸而名太盛。徒太衆。而輕浮好事。如于玉立黃賓正輩。又從而倡之。於是徐兆魁之徒。遂以攻東林爲事矣。自是而後。凡爭京察國本科場封疆三案者。率指爲東林。指擊無虛日。卒以投逆閹之毒。微而後止。當黨勢之熾也。一二有識之士。如繆昌期顧大章黃尊素已深憂之。魏廣微以父闈得相。魏大中因其大微。寧不至。將糾之。尊素曰。不可。今大勢已去。君子小人之名。毋過爲分別。則小人尙有所牽顧。猶可一二補救也。若政府明與之合。惟所欲爲耳。弗聽。廣微喟然歎曰。諸君薄人於險。吾寧操刀而不割哉。遂以黨籍攻忠賢。而大獄興。終於天啓之末。釁殺相仍。豈非孔子所謂人而不仁。疾之以甚。亂也之謂乎。東林之講學也。昌期私謂人曰。諸君有意立名。黨綱道學之禁。殆將合矣。已登朝而羣小攻東林甚急。

還觀其所爲。皆附時相。走私門。惡清流清議爲已害。昌期雖未心許東林。而惡攻者滋甚。往往肝衡扼腕。形於顏色。朝論竟以東林目之。大章見朝士持門戶。相指摘。慨然曰。黨議已成。須有以解之。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西行以解其患。吾忍坐視耶。而其時黨勢已熾。如燎原之火。不可撲滅。以三君子不立黨。而卒罹黨禍。哀哉。是以聖人惡盛名。名者禍之三是也。名盛而衆附。衆附而黨成。黨成而患生。故曰。毋張之的。衆之所射。毋設之質。羣之所擊。子用晦。括囊則吉。諸君子不明易。此其所以戚也。總而稽之。漢有甘陵之黨。唐有牛李之黨。宋有洛蜀之黨。明有東林之黨。四者之興。皆叔世也。而漢明之黨。俱殲於奄寺。豈非古今之大變哉。則觀於今之新舊黨相爭。帝后黨相扼。而新黨遂爲頑固庸臣所搏擊。以至宗社傾危。禍不旋踵。可勝慨耶。

裁自隸說

香港維新日報

國家設官授俸祿以養廉。官吏常儀設役卒以奔走。故有是官必有是役。自隸所由來也。但官之廉者不敢縱慾以敗度。而一切顧指氣使之態。弗露端倪。署內肅清。雖侍妾奴婢。不必求足使令。豈尙忍多蓄自隸。以致縱役殃民。然吾竊見今之爲官者矣。當其一飽未繫。聽鼓頻年。出入衙參。道途僕僕。肩輿所過。猶僱長隨。及得缺差。出身加民。則一呼百諾。後擁前呼。從者塞途。作樣裝模。甚於舞臺之傀儡。志揚自得。突來擁蓋之武夫。倘有無知愚民。抗道

前。皂隸卽以鞭笞從事。與中人形如木強。視若無覩。任若輩狐假虎威。莫之或禁。彼以爲不如是不足以示威也。迨驕從甫停。官方出與入署。而一羣無賴。或聚賭而嬉。或打架釀禍。種種弊端。不勝枚舉。似此不成政體。奚怪貽笑外人。而一行俗吏。如醉如癡。甘受其蒙蔽。聽其假護符以虐民。是豈別有肺腸。不知痛癢。毋亦有爲而設。祇便私圖。弗計其害。致流此荼毒耳。蓋官場積習。平時作福作威。均以皂隸爲爪牙。無是無非。均以皂隸爲心腹。如聽訟獄。片言未折。三尺在前。伊等仰承意旨。任意扑敲。未幾至難判之案。卽可得供。自無案牘停積。如煩催科。頑戶抗欠。一傳簽差役下鄉。逼催急於星火。任意株連。未幾至頑之欠戶。亦賣女鬻男。以償需索。無不早日完糧。自無短徵之患。至於詰奸禁暴。如遇積匪鬥案。率衆虎以逐羣羊。所至披靡。食必擇肥。無求不遂。官役縱肆其苛求。官吏若無聞見。但求水口可塞。以博能員之稱。便可心滿意足。而民之怨恨。如受芒刺。如坐針氈。有欲得而甘心。怨聲載途矣。至是始思前日之妄爲。難禁愚民之疾視。所以明知該役苛虐。不忍一日刪除。特爲鳴驢所至。得以藉作籓籬。故當國帑空虛。司農仰屋。冗員淘汰。而蠹役得以逍遙。周差併歸。而狼差尙可充幹。彼豈不急先務。好爲是無謂之浪費。諒必因私害公。上下同一鼻孔出氣。利令志昏。有以致之也。今聞鹿尙書現在力求節省。將部中皂隸裁去其半。尙書此舉。誠差強人意哉。夫鹿尙書爲人以縣令起家。素以抗直昭著。榮膺升擢。以至今職。其平日治桂治粵。頗有政聲。

及去年隨鳳西安。特邀龍舂。旋得內用。觀其近日行事。又過於守舊。大治輿情。今毅然裁役。是蓋深知其弊。始行以夫次。使官吏少一官隸。卽爲民除一豺狼。未始非小人道消。君子道長之一大轉機也。倘各省邊疆大吏。互爲效尤。草偃風從。大法小康。於是乎在。行見官俸雖薄。尙可支持。官派雖驕。轉而保泰。再使阜卒另圖業以謀生。一洗奴隸性質。揆之外國免賣人爲奴之例。尙覺相符。既稍革去其野蠻。亦可整頓其庶政。吾不圖以守舊之人而竟有此喜新之善政。漸進於文明。所願尙書擴充此心。凡吏治有害於民。無益於國者。次第改良。爲諸吏勸。則百廢具舉。轉弱爲強。轉貧爲富。俾四萬萬之蒼黎。得以復覩昇平。皆於裁阜隸一事爲之兆其基矣。夫豈特省費云爾哉。

治始於鄉說

澳門知新報

治心無學。爲振蕩。爲污鬱。爲隕喪。治身無學。爲軼蕩。爲顛滅。治家無學。爲搆責。爲離貳。爲凌越。治鄉亦猶是也。鄉者家之積也。國者鄉之積也。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積木成林。河自水始。山自土始。林自木始。國自鄉始。家塾黨庠術序。由鄉衍之。黨正閭師里長。由鄉選之。禮有鄉飲酒禮。有鄉射禮。有鄉先生鄉大夫。管子有鄉長鄉師。鄭人有鄉校。王制有鄉士。日本鄉塾五萬二千餘所。德國學費鄉孩僅繳一辨尼。自古迄今。自中至外。舍鄉莫由焉。鉤於鄉而材能可知也。部於鄉而善惡可知也。按於鄉而德行可知也。稽於鄉而藝術可知也。是

故觀天下者觀國。觀國者觀鄉。漢之三老嗇夫。非三代遺法乎。自隋設進士而視鄉爲贅疣。目鄉爲疣贅矣。自是家與里離。里與鄉離。鄉與國離。人不修於家。家不修於里。里不修於鄉。鄉不修於國。士曰游士。工曰游工。農曰游農。商曰游商。何爲游士。無才行。鄉不責之。工無技能。鄉不責之。商無籌算。鄉不責之。農無常產。鄉不責之。泛乎無所依。浮乎無所泊。而鄉與國遂爲胡越矣。然則如何而國與鄉綴屬也。管子曰。鄉樹之師。以遂其學。士有鄉師。農有鄉師。商有鄉師。學士者爲鄉士。學農者爲鄉農。學工者爲鄉工。學商者爲鄉商。名曰士鄉。名曰農鄉。名曰工鄉。名曰商鄉。非遷徙其人以爲鄉也。士農工商各有所習。久之寔漸成俗。遂以是名耳。且工必學於士。而後貴於鄉。農必學於士。而後貴於鄉。商必學於士。而後貴於鄉。工而士。商而士。農而士。行無由掩。才無由匿。自有鄉士。鄙樸之鄉文而明。自有鄉農。菑穢之鄉沃而衍。自有鄉工。苦惡之鄉堅而美。自有鄉商。寥寂之鄉繁而溢。談道術。論政事。工格致者。士之鄉也。相寒暑。化肥瘠。勸播植者。農之鄉也。製器用。辨工苦。衡輕重者。工之鄉也。核多寡。計貴賤。買有無者。商之鄉也。如是編爲士戶。編爲農戶。編爲工戶。編爲商戶。一里樹師者。幾何人。十里樹師者。幾何人。千里樹師者。幾何人。萬里樹師者。幾何人。士而敏。道不患不濟。農而繁。田不患不治。工而繁。藝不患不良。商而繁。貨不患不輸。是故士與士言道。農與農言物。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計。師無量。徒無量。新理無量。新法無量。新藝無量。士不假才。農不假粟。工不

假器。商不假物。雖有百異教。無由奪之。雖有百異物。無由撓之。雖有百異貨。無由耗之。何患夫士不解道。百里無士師。農不善植。百里無農師。工不制器。百里無工師。商不善買。百里無商師。師之教。十成八九爲上。舉十成五六爲次。十成二三爲下。都一鄉之師而攷之。都十鄉之師而攷之。都百鄉之師而攷之。都千鄉之師而攷之。都萬鄉之師而攷之。都億兆鄉之師而攷之。甲於一鄉者爲一鄉師。甲於十鄉者爲十鄉師。甲於百鄉者爲百鄉師。甲於千鄉者爲千鄉師。甲於萬鄉者爲萬鄉師。甲於億兆鄉者爲億兆鄉師。監其情僞。第其優劣。士無僞行。農無僞功。工無僞物。商無僞貨。如走一鄉之內。善惡知焉。勤惰知焉。智愚知焉。士農工商無所隸者。罰之黜之。羞之戒之。士析新理者賞。農創新法者賞。工製新式者賞。商演新計者賞。賞罰操之大士師。操之大農師。大工師。大商師。如何而可爲大士師。爲大農師。爲大工師。爲大商師。經與史掌故律例中外兼通者。公選以爲士師。電學化學熱學種植貫徹者。舉以爲農師。藝學重學算學兼綜者。舉爲工師。各口岸興殺各貨物輪滯條以源流者。舉以爲商師。土無曠土。民無游民。其始設法奚若。曰設士學院以教之。設農學院以教之。設工學院以教之。設商學院以教之。學成則造各鄉教焉。逮其鄉人學成則又教其鄉人焉。如是而百人千人萬人億兆人無量數人。遞相傳習。國安得而不富強哉。經費從何出。曰集貲如善堂如義學。此民間創辦也。若國家舉行。自有條理。奚待言哉。或曰此事恐徒託空言。行多窒塞。曰

籍民爲兵。泰西亦可行之。安有隸民於士農工商而不得乎。故曰治家莫如治身。治身莫若治心。治天下莫如治國。治國莫如治。

論行新政必自昭雪六君子之冤始

星嘉坡天南新報

今者朝廷屢下舉行新政之詔矣。催責疆臣。欽限覆奏。嚴諭煌煌。迫不及待。且以慶李榮鹿崑諸大臣爲督辦政務。並許江鄂二督遙爲參預。從前官樣文章。至此忽變面目。此而謂朝廷徒下虛言。全無實濟。不過以各國敦請。暫爲聽從。俾以取信西人。庶和議可易俯就。其說非盡無見。而未免刻薄政府。並不許人以自新之路矣。試思議利以後。中國非大爲振作。轉盼內訌外侮。慘可勝言。漢人素抱何事非君之志。苟私家無損。即隸屬某國。亦無不俯首而樂從。所難堪者千二百餘萬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不賈之旗滿人耳。是故戊戌變法而滿人阻之者自爲計也。今日變法而滿人無敢阻之者亦自爲計也。新政之行。吾有以知其必非虛語。特無如仍以一班不新不舊之王大臣主持政務。恐竊其皮毛。取其面目。其於新政之精神思想。漠不相關。雖極力張皇。其不至自取騷擾而不止。蓋以言之者不能。知之者又不敢盡言。國是紛更。即人心不定。際此阡危。其何能淑哉。吾謂欲定國是而堅人心。非昭雪戊戌冤殺之譚嗣同楊深秀林旭楊銳劉光第康廣仁之六賢。則海內人才必將望望然。之。其將來倚之以參輔新政者。非花臉之官場。即滑頭之新黨。欲亡羊而補牢。必至畫虎而

類狗也。夫六賢之殺。今閱三載。爰書亦幾字減矣。知謂天王明聖。臣罪當誅。而罪必有名。今日能揭之以示天下謝人心哉。昨亦曰以惡行新政而並惡參預新政之人。故殺之以塞新政之途耳。六賢之殺。既殺於行新政。則新政之行。非雪六賢之冤。無論下士固聞之而走。即中材亦不食其餘。而況於隱居求志行義達道之英乎。團匪既敗。而許袁有昭雪之期。新政又行。而六賢終抱沉冤之恨。其在熱心功名者。容或信之。若夫識時務之俊傑。毋寧獨坐窮山。老死牖下。而不敢戴頭以來望吃朝廷無端喜怒之刀矣。豈不以愛時則曰訪求新法。憎時則曰變更祖制。官家口氣。輕輕反汗。則粉骨碎身。直視爲尋常之事。莊子謂與其文繡以作犧牲。毋寧曳尾於泥塗。良有以也。專制之國。君權萬鈞。菜市刀鋒。不寒而慄。況新舊交爭。流血奚定。一摘使瓜好。再摘使瓜稀。三摘猶自可。四摘抱蔓歸。刀缺有復新之時。頭落無再生之日。黃臺之詞。何堪令天下人才再誦也。且夫駿馬之骨。暴露不收。則名馬必因而却步。前車之覆。援挽無人。則後車必引之爲鑒。以此方彼。如六賢者。非即已覆之事。而死駿之骨耶。獨奈何欲後車之前。而不於已覆者急爲超拔耶。獨奈何欲名馬之至。而不於已死者重價懸購耶。況六賢得君非專。行政未久。其功烈固無可見。其罪過亦無可指。九日軍機。一朝畢命。冤霜憤泉。天下洶湧。今又死者長已。非比生者心迹猶令人疑。即使首謀誅戮之人。清夜平旦。良心自問。亦覺莫須有三字無以服天下。況於欲定國是而壹人心。亦何惜一紙

詔書。尤原昭雪。令豪傑有志之士。感曉然於朝廷之悔過自新。講求變法。信而有徵哉。今者新政風聲。海濱洋溢。條陳末議。報紙沸騰。而人猶不免將信而將疑者。蓋人心仍有戊戌年之慘獄懸之心目也。吾故曰新政之行。必自昭雪六賢之冤始也。

論語武王亂臣辨

星嘉坡天南新報

論語述武王之言曰。予有亂臣十人。朱子圓其說而誤解之曰。亂治也。夫亂既可解以爲治。則治又將可解以爲亂。即孟子子輿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是治與亂固不相蒙者也。是武王之事。即成湯之事而已。書稱成湯放桀於南巢曰。予有慚德。充朱子之意。豈亦將解慚德之義。而以爲嘉德滿德耶。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夫人。夫革命者何。革大統之命。革時代之命也。即作亂之謂也。古聖人且不爲之諱。誠以君子之過。昭如日月。武王之自稱有亂臣。猶湯之自言有慚德耳。聖人惟自知其過。欲其而心大白於後世也。故直任之。乃朱子不能知武王之心。而必欲掩武丁之過。而并欲掩亂臣之過。遂將亂而臆解以治焉。此豈武王之本意哉。朱說之禍。其不率天下後世以粉飾張皇不止。吾爲思之。而不得其解也。不甯惟是。犯上者作亂之見端也。作亂者犯上之結題也。其伐商也。伯夷叩馬而諫曰。以臣伐君。可謂忠乎。左右欲兵之。武王曰。義人也。扶而去之。夫曰以臣伐君。即犯上矣。即作亂矣。此武王所自知而不敢蒙殺士之名也。且犯上而作亂。亦武王不得已之苦衷。則不能爲武王咎。又

何必爲武王諱哉。古人有言曰。逆取而順守。湯武之道。夫曰逆取。宋氏將解以爲亂耶。抑解以爲治耶。當其東觀於孟津。誓於牧野。殺紂於朝歌。夫湯猶是放之。武王則直而殺之矣。湯之作亂。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武雖前途倒戈。而不免流血漂杵。是武之作亂。不較湯爲更烈耶。周當太王之世。已有操莽之心。乃文王以三分服事之誠。有盛德以彌縫其闕。至武則周之德業愈盛。而商之世界愈衰矣。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又曰。乃眷顧武王。卽欲不作亂。而烏可得乎。而何必爲武王諱。而何必爲亂臣諱。

記者曰。應世者帝王也。名世者人才也。天生帝王以爲作亂之統宗。則必出人才以成之。天生人才以爲作亂之勢力。則必出帝王以應之。若後先疏附奔走之流。是亦人才之名世者矣。此固天充其作亂之勢力。而有以成之也。然則武王之作亂。非武王自爲之。天爲之時爲之。而亦人才爲之耳。故曰。亂臣也。是故作亂者必觀勢力的組織何如。人才的價值何如。時代的過渡何如。然後蔚爲作亂之世界。以成作亂之事功。彼世所謂成則爲王。敗則爲寇之說。不與焉。若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畢公榮公太顛閎夭則見而知之矣。蓋東海避紂之時。是武作亂之起點也。武庚就誅之日。是武作亂之結點也。以太公佐文王爲武作亂之始。以周公輔成王爲武作亂之終。爲之前。爲之後。是武之時代。天然作亂之時代也。其歸功於亂臣者。亦以自言人才之盛耳。亂臣而曰。予有是歸罪於己者。亦以告白於後

人耳。朱氏不審夫此。而臆以解之。抑亦誤矣。吾得而斷之曰。鄙哉朱子之說。冤哉武王之心。

論中國有私黨無政黨

澳洲東華新報

嗚呼。中國黨風之盛。于今爲烈。有康黨焉。有孫黨焉。有革命黨焉。有勤王黨焉。有帝黨焉。有后黨焉。有維新黨焉。有守舊黨焉。維新守舊之中。又有中立黨焉。朝廷之中。有榮黨焉。有慶黨焉。官吏之中。有張黨焉。有袁黨焉。外交之上。有俄黨焉。有英日黨焉。黨名之多。幾於指不勝屈矣。嗚呼。文明國之所謂黨。果如是乎。互相標榜。互相毀譽。毫無主義。毫無思想。如此者。謂之烏合之徒。則可。謂之黨。則不可。逞其一家之說。張其門戶之見。便欲爲半箇天下之策。如此者。謂之私黨。則可。謂之政黨。則不可以。傾軋爲能事。以詬病爲長策。自命勤王者。則視勤王爲天經地義。自謂革命者。又視革命爲一人私物。國形未立。早已爲同室操戈之戰。如此者。謂之以意見立黨。則可。謂之以公理立黨。則不可。烏合可散。而黨不可散。私黨可散。而政黨不可散。意見可散。而公理不可散。故有政黨。有公理。則國強而進步隨之。立私黨而逞私人之意見。或足以速滅亡之禍。不觀之波蘭乎。其國黨閥武劇。外強見其有機可乘。乃庇此黨而擊彼黨。受其庇者。方自謂得計。迨敵黨既殲滅殆盡。而國已頻于豆剖瓜分。試問今日波蘭之貴黨民黨。誰免俄奧普魚肉之苦乎。同歸於亡而已。故文明各國之政黨。雖有競爭之益。無傾軋之害。有辨駁之功。無掣肘之虞。當其國體未定。則國爭急于黨爭。卽各樹一

職者。亦當存相恤相成之念。拿破崙率法民以抗歐洲列強。華盛頓率美民以抗英。阿君亞度率非軍以抗美。史丹英率波軍以抗英。斷非離心離德之民所可企及者。而日本之所謂自由進步憲政各黨。不起於幕政未覆以前。而起於國勢大定以後。此其明驗也。雖然一國有一國之政治法律。一國民有一國民之公權私權。各國其國。卽宜各黨其黨。時曰不黨。則天下一家。地球一國。如所謂大同之世界而後可。今日既爲黨派之天下。卽宜造成黨派之國家。守一先生之說。而率大衆聽命于一人。固不可。苟其痛心疾首。以水深火熱爲己任。號召天下志士。聯爲大羣。聚而不散。一而不紛。從而顛覆政府。干與國政。亦未必不足以挽回劫運于萬一。且亦黨吏中至大光榮之事矣。故歐洲各國之所以強。其政治無不操于政黨。者。合全國愛國之士。以參預國政。聚全國雄辨之士。以議論國政。政府而欲棄我主權也。黨人可出而屏藩之。政府而欲奴我人民也。黨人可出而抗拒之。政府而欲塞我聰明也。黨人可出而開通之。政府而欲侵我權限也。黨人可出而保全之。故中國惟無黨耳。苟其有黨。何至于臣妾魚肉。吞聲飲恨。以至于今日無一人起而倡公理。脫羈絆者乎。嗚呼。是亦可以思矣。歐西之有黨也。有政黨。中國之有黨也。無非私黨。蜂蟻相聚。蝨觸相角。究之以黨領自命者。其心則如專制之君主。不過欲以黨名爲網羅天下計。黨以外有天地。勿問也。黨以外有公理。勿問也。亡國之慘。爲奴之痛。更勿問也。于是黨之外皆敵也。黨與黨又爲敵。以區區名

目之故。遂欲以刀兵相見矣。是故保皇者未必欲殺盡滿人也。革命者未必欲殺盡滿人也。徒以私見之故。乃至於永不相合。不相討論。而互相傾軋。不相辨駁。而互相指摘。救國之心。遂付之煙消雲散矣。噫。抱波蘭之餘痛者。豈自政府官吏召之乎。今之所謂黨人者。召之耳。敢布告國人曰。有發大願扶危局以強中國者乎。則國爲私可也。而自私其私不可以公理立政黨可也。以私見立私黨則不可。曷亦檢讀歐洲之黨史而清夜自省焉可矣。

論旅美華人被禁之害

舊金山文興日報

別其父兄兄弟妻子之親。舍其宗族親戚交遊之誼。糜千數百血汗之費。歷數十日波濤之苦。涉三萬里海程之遠。經十餘口岸醫生檢驗之留難。驚險萬狀。辛苦備嘗。以求爲充工覓食之事。嗚呼。其亦慘哉。然甫入國境。未登彼岸。口供未訊。即禁錮于馬頭木屋之中。千百爲羣。罔半養物。目光不足。有如囚室。臭氣迫人。等於穢廂。親友不得一見。律師不得一問。疾病忽至。而醫生亦不得一視。有數月之中。經年之久。文憑護照束之高閣。而無一過問者。堂堂大商。爲無罪之囚虜。面面相視。爲無病之呻吟。幸而埠中有人延聘律師。爭辯公庭。訟費數百。或得入其國。而脫此大難。否則艱況嘗試。前功盡棄。而撥還原籍矣。昔年新寧黃某不堪其苦。因此自縊。至今懸索猶在。觸目驚心。令人痛絕。以文明樂國。而演此野蠻之慘劇。天堂世界。而現此地獄之活狀。爲美國立國百十餘年未聞之事。三百餘兆人未有之苦。而我華

人一一身體而力行之。嗚呼。美人何心。而忍爲此哉。我民何辜。而甘受此哉。此有心人所爲。痛心疾首而不能自己者也。則將歸而求之以謀生路乎。欲圖商業而無此巨資。欲求食力而無此工價。財源竭矣。而釐稅益加。商力困矣。而漏孔日甚。盜賊多於正人。偏門盛于正項。米珠薪桂。士室九空。工藝不興。地利不辟。鐵路不通。礦產不開。種植畜牧魚鹽之利不講。以孑然一身。數口之家。仰事俯畜。雖以公輸之巧。陶朱之智。舍坐而待亡。斂手待斃之外。無他事焉。遑問其餘哉。則將遠適別埠以別開生面乎。南洋各埠。華工極衆。工錢之賤。與內地等。一年之間。患病餓而死者不知凡幾。乞丐游民遍于道路。北方俄屬之埠。如渾春海參崴西伯利等處。山東之人。不下數十萬。然稅餉極重。苛例百出。致富而歸者寥寥無幾人。卒若日本橫濱神戶長崎箱館大坂諸口岸。華人商務雖大獲利極微。日本工人其價甚廉。華人到此無所用之。近者加拿大則加稅矣。新金山則限制矣。檀香山小呂宋則禁逐矣。餘此僅秘魯墨西哥巴拿馬諸埠。可爲華人一線之路。託足之地而已。然此數埠道里之遠。倍于金山。銀水甚低。工價不昂。旅居數年。除關稅徵收。私家費用。往返舟資各費外。所得亦屬無多矣。其去內地謀生之難。幾何哉。

今合東西球大小數百埠計之。華工謀生之易。以美國爲最矣。身居其境者。宜如何保守此利權。開通此生路。內顧身家。外顧大局。以爲我華人爭自全。免後患乎。近者限禁華人之約。

已將滿矣。其政黨之所議。報館之所論。有以爲宜再加苛例者。有以爲宜遷華人於埠外者。有以爲宜盡逐之回國者。有以爲宜再定禁約二十年者。工黨聯名數十萬衆。稟請議院。事在必行。舉國洶洶。以此爲一大問題。一大政策。我族美華人其危險之狀。如被困垓下。四面楚歌。力稍一懈。敗亡立見。當時也。欲歸不得。欲留不可。我十萬同胞。惟有盡葬之于太平洋魚腹中而已。嗚呼。不其痛哉。數月以來。本館譯登其事屢矣。然上而欽差領事。中而會館紳董。下面各埠華人。類皆充耳不聞。熟視無覩。衙署不聞有是示。會館不聞有是議。各舖戶不聞有是言。悠悠忽忽。以爲不足重輕之事。噫嘻異哉。使爲一國計。爲四萬萬人計。猶曰此公共之事。任重責大。不能爲力。尙可言也。而今則一己之事耳。使爲萬世計。爲後人計。猶曰此身後事。我躬不閱。遑恤我後。亦尙可言也。而今則在旦夕間耳。其或外交秘策。轉圜有術。非外人所能揣測耶。或更有遠者大者之事。不暇計及。非淺見者所能洞悉耶。抑或救濟無策。委心任運。閉門思過。而聽異類之苛例百出耶。嗚呼。昔年圍埠之慘。近者洗埠之事。豈非目覩而親受者乎。如醫病然。諱疾忌醫。不可救藥。非旁觀之過也。而已實受其害耳。如爲學然。虛度時日。學殖荒落。非師友之事也。而身受其累耳。今日之事。待之無可待。委之無可委。當上下一氣。遠近合心。以死力爭之。爲背城借一之舉。而後可也。大洋之中。舟遇巨風。經線一亂。則咸背及溺矣。破壞之屋。不速爲修葺。風雨一至。則同受傾壓矣。今我華人處此。其奚以

異哉。且夫牛馬犬羊天下至蠢之物也。及刀鋸在前。鼎鑊在後之時。尙能宛轉呼號。搖尾乞憐。求救哀命。以靈秀神明之種。旅民十萬之衆。如燕巢危幕。魚遊沸鼎。任外人之欺凌壓抑。甘心隱忍。逍遙事外。曾牛馬犬羊之不若。莊子曰。哀莫大於心死。我華人今日之謂乎。味味思之。不覺流涕之覆面也。

雖然。我華人之受虐。其故亦多矣。我華人辦事之難。吾亦知之矣。夫切近之災。剝膚之痛。稍有心肝者。未必不深焉憂之。而思所以救之。未可以罵盡一切爲海外無人也。何也。旅美之人。作工者多。終日勤劬。爲糊口計。尙安有優游歲月。出而辦公事哉。即或有之。而財力不大。聲望不高。雖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不免有人微言輕。有心無力之歎。故雖大禍將至。橫逆忽來。亦惟有付之無可如何。談笑雍容。若無事然。以窮愁抑鬱之苦衷。而爲袖手旁觀之故態。其心可哀。其情亦可原也。德皇威廉之言曰。人君者。民之公奴隸也。海外之欽差領事。亦即華人之公奴隸耳。其能挽回利權。盡保護之責。亦不過如奴隸之事其主人。盡其職分耳。不足爲異也。然數十年來。所謂欽差領事者。不獨不能開利源。而反以絕生路。不能除大害。而反以資弊端。禁逐之約。張蔭桓成之。注冊之例。崔國恩定之。使我華人日受苛法。絕其來路。不能越雷池一步。而張崔二公三年一任。滿載而歸。膺高官。享厚祿。計誠得矣。然爲厲之階。大錯之鑄。使華人上天無門。入地無路。爲萬國之公敵。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張崔二賊之

肉。其足食哉。海外會館之多。紳董之衆。金山一埠。實爲首屈一指。團體略成。人得自由。以勢論之。辦事之易。亦以金山爲最。凡所謂會館紳董者。皆海內搢紳先生文學之士。爲鄉人所尊仰。聘請來美。以主持風氣。爲華人之代表者。華人之休戚疾苦。被凌受辱之事。皆紳董當身任之。抵拒之。而無可推却也。今之紳董。其能爲華人種福稱職與否。吾不得而知之。然吾嘗聞昔之所謂紳董者矣。某君吾之戚也。則以嗜賭著。某君吾之友也。則以堪輿稱。我華人以千辛萬苦之工錢。不遠數萬里歸而求之。尊之曰老師。重之曰紳董。其心豈有他哉。不過欲藉其才學以保大局而安生業也。然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日以貽辱國體不急之務。消遣其有用之歲月。與言興利。則以難辦二字了之。與言除害。則以商量二字了之。以一事不辦爲宗旨。以一言不發爲老成。去年種痘一事。使無志士仁人出而爭之。則埠上之華人。已爲鬼錄矣。埠上之舖戶。已爲灰燼矣。嗚呼。以有用之財。供無用之費。作法自受。我華人何至愚極蠢一至於此哉。

夫以生存競爭優勝劣敗之理言之。我旅美華人其知識若此。智愚之界。相去天淵。而欲於物競天擇之中。與文明之國相抗衡。是猶以弱子而當勇夫。以犬羊而鬥猛虎。吾固知其難矣。縱使昔日無苛例之禁。我欽差領事能執法以爭。吾恐旅美之種類。遲之又久。亦同歸於盡而已。紅皮之土番。非洲之黑奴。美國因未嘗禁而逐之也。其所存於美土者幾何哉。況夫

起點既壞。萬衆離心。流毒無涯。不可收拾。譬之病入膏肓。不可救治。雖扁鵲秦緩。望而却走者哉。故欲言兩國之相好。以交情動之乎。然秦匪可縱。公使可殺。滿政府之心事。美人已如揭矣。欲言華人之文明。以公法屈之乎。今日犯一案。明日犯一事。唐人埠之行爲。美官早已知之矣。無情可說。無理可爭。嗚呼。彼冥頑不靈。無知無識。死且不變之徒。固無論矣。即見識通達。關心大局。而欲有所補救者。亦束手無策。徒喚奈何而已。豈不大可惜哉。豈不大可痛哉。

近日美國各報言禁華工一事。幾於無日無之。無報無之。今譯錄西報互相攻難之論說一則。雖未窺全豹。畧見一斑。使海外同胞不至以本館爲過當之言。爲杞憂之事也。

禁止華工之約將滿。綢繆未雨之計益急。再三思之。防患杜害。急在眉睫。誠不可稍緩者也。日前本報謂約期一滿。則華工又將如蜂如蟻。來侵我地。奪我利權。欲免斯害。舍重訂禁止之約外。別無他法。且夫昔日立約之時。議院已互相爭論。嫌其條例太寬。欲大加刪改。惜終未果行。故論此約之益。不過在禁止華工之事。載諸明文。使他日中國不得有異言耳。而其實仍禁之無方。行之無人。有約與無約同也。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將來若收其實效。則非盡改前約。嚴其條例。苛其法則。不能爲力云云。此論一出。凡吾白種之同志。以及中央政府派來之官員。或翕然稱善。莫不以之爲是。而反對之徒。反以此約爲嚴密已

也。無用刪改。且有不願限制華工而任其來往自由之意。蓋其心懷私見。有利於弛其禁耳。近查上下議院于此問題。亦淡然置之。未嘗議及。噫泰山猶或可移。禁例萬不可廢。若上下議院仍置之不理。則各工黨必當聯絡一氣。合力要求。則議院仍不得不從而重定斯例矣。時乎時乎不再來。凡我白種工黨同志。欲奮起而圖之者。此其時矣。

然而既往不咎。來者可追。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及今圖之。尙可爲也。昔英以一倫敦商會爲美洲殖民之始。基百名之清教徒開美國共和之政體。況我華人之多。各埠之大乎。近者遭此奇變。正所以警我同胞。使之成一團體。以爲自立之計耳。何足畏乎。今畧定三策。爲美埠華人告焉。

一聯合各埠華人以救中國。中國可救。則海外禁制之患自絕。此探原之策也。

一聯合大衆。講求殖民之法。使中國種族傳於美洲。與白種相敵。此善後之策也。

一舊約已滿。新約將立。及早爭之。以免苛例。此救急之策也。

從探原之策者。則事體甚大。難於卽行。從善後之策者。則曠日持久。緩不濟急。從救急之策者。實比探原善後爲尤要。蓋救急之策不行。則美洲之大。華人絕迹。雖欲行此探原善後之策。而不可得矣。故今日以行救急之策爲第一義。其法有七。一曰立會。中國工商旅居海外

者不下六百餘萬。大小數百埠。如散沙。如羣獸。星架坡爲南洋總埠。而僅得一醫院。暹羅華人三百萬。而無一會館。休戚不相關。音問不相通。聞鄰埠之被害。見華人之受虐。已得無事。則欣幸不已。絕無有相親相痛之心者。故強暴之來。無理之事。雖由彼族之相忌。實亦吾人有以致之也。乃者保皇會之設。不期而會者數十埠。合大羣。救中國。其效已可觀矣。今禁約之事。其危險之狀。爲華人從古所未有。各埠所未聞。存亡所關。即在於此。凡旅美華人。宜速開自立之會。互相聯絡。互通消息。廣集經費。爭此成約。以金山大埠爲總會。各埠爲分會。至日後有回國來美。及在埠被人凌侮之事。亦由本會代爲伸理。我旅美華人十萬之衆。盡聯合之。其勢之盛。其力之厚。何事不可爲哉。去年種痘之事。保皇會出而拒之。卒賴以安。日本雜居之例。橫濱紳商合而爭之。均沾其益。以區區一埠之力。尙能成此張國體安商業之巨功。況合全美各埠之華人。以爭此禁約乎。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我同胞其勉乎哉。二曰派演說員。海外華人。少越重洋。急於謀生。其能深通中國文字。可以閱報讀書者。十不得五焉。遑問西報哉。故新約一日未大行。己身一日未受害。彼且熙熙攘攘。出作入息。以自盡其覓食之計而已。不知其他也。所以至重至大之事。彼膜然置之。亦不足爲斯人咎也。今宜速派演說員。遍遊各埠。將禁約一事。到處演說。指陳利害。發明得失。使各埠華人。咸曉然

於此事之危迫。不容或緩。吾人內被官吏之害。外爲異類之辱。公憤之心。人人具有。不過無人提倡。故隱而不發耳。海外演說之風。以檀香山爲最盛。商智大開。交涉之事。不至大受虧損者。以此之故。南洋華人文教不開。比美埠爲尤甚。自吾友林文慶邱菽園創立學會。按日演說。而風氣畧變。即近日各埠而論。咸有相親之心。憂國之舉。爲從古所未有。此皆各保皇會演說之力。有以鼓動之也。金山一埠。會館雖多。華人雖衆。從未有演說之事。自昨年閏埠時。演說戲院。聚聽者數千人。人心大明。合埠震動。而卒以成回天之功。以上各事。演說之益。已明效大驗矣。今欲激動人心。爭回成約。舍演說不爲功也。

三曰聯軍總署欽差。自北京破後。美國首倡撤駐兵。減賠款。使和議速成。不至有瓜分之禍者。皆美國之力也。故辦外交之事。當以美國爲最易。今即合美埠華人具稟總理衙門。及駐美欽差。按公法約章以爭之。美人雖惡我已極。工黨雖橫暴已甚。彼執政諸人。迫于公論。碍於公法。爲其國體起見。必不敢犯天下之不韙。而施此野蠻手段也。昔煤炭山舍路等埠。華人舖戶爲土人所燒。張蔭桓與美廷力爭。而卒允賠款。即秘魯華工之阨。鄭藻如可以解之。俄國伊犁之事。曾紀澤可以拒之。今列國並立。弱肉強食。無理極矣。然使外交有術。官吏得人。公理所在。和約猶存。未必不足以挽回萬一也。況稅關之留難。工黨之欺藐。顯背約章。有公法者哉。

四曰遍登西報。野蠻之國。以兵力相敵。文明之國。以文字相敵。凡議院之立法。政府之行政。多藉報館提倡主持之力。間有一國之內。事兩邦之交涉。上而執政。下而國民。咸遲疑不決。莫衷一是。有報論一出。而羣疑頓釋。大事立決者。西儒贊士伊路利斯曰。新聞紙乃世界之鏡也。拿破侖曰。有四家反對報館。更甚於一千快鎗。蓋報館之能動人如此。昔美國一千七百七十六年戰爭之時。議論百出。自獨立檄文傳布。而十三州合衆之勢成矣。南美買奴之風甚盛。自哈利孫倡免奴之報出。於是有南北之戰。而此例絕矣。意大利國勢破裂。自馬先尼文字遠布。人心震動。而意國立矣。匈牙利受制於奧國。哥蘇多報論發行。而革命之事起矣。至若時務報立而變法之是非大定。湘學報興而湘省之風氣丕變。去年滬上國會之設。香山容宏手撰西文會序。痛陳時勢。語語動人。而某國政府欲認我自立。與國會訂約矣。語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今我華人欲表明一己之意。阻塞工黨之口。使彼政府不敢以非理相加者。非遍登西報不可。西人欲立一黨。以成一事。亦必自立報館。以爲黨人之機關。即本埠而論。其工黨亦有特創一報。專以攻擊華人爲事。吾人旅居異國。行非分之事。至傷國體。而礙他人文明之法者。亦多矣。其國人吹毛求疵。言之過當。或著書。或作報。或繪圖。或演說。或載之於國憲。或議之於議院。或演之於戲園。或陳之於賽會。種種醜態。種種惡行。雖頭等野蠻之人。亦未有如是之甚也。而海外華人百數十年。未聞有一人起而力爭。以辨其誣者。

譬之官吏審案。必兩造具備。供詞畢錄。曲直乃分。今祇有一面之詞。隨意杜撰。遂至習非成是。謗言成真。曾參殺人。久而自信。市中有虎。談者色變。舉國之大。人人心目中。不論華人之賢否。行事之是非。一聞其名。一見其人。則視爲穢物。等於異類。故苛例日新。欺凌日甚。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我華人含垢忍尤。莫之或校。此吾所爲大惑不解者也。夫平居雜處。片言相犯。則或挺一身以相鬥。或延律師以賠醜。不顧身命。不惜巨費以爭之。其故何哉。蓋所以洩其私憤。報其宿怨也。乃如此大仇敵。大恥辱。而竟輕重倒置。公私不辨。無一人焉爲之爭氣色。爭體面。其亦可傷之甚矣。抑人生於世界中。言論文字。猶一身之有耳目口舌也。今任他人之誣陷。百端凌辱。而不一辯。是與無耳目口舌同也。尙得爲之人哉。孟子曰。舍其梧賈。養其貳棘。舍其肩背。養其一指。其是之謂乎。華人之創立西報。而主持清議者。星架坡林文慶之過。則勿憚改報始。本埠之東西報繼之。其所以明是非而揚國光者。固已多矣。去年種痘之事。醫生之勢甚大。志在必行。幸華人撰一西文。遍刊各報。遍寄當道。於是言論大變。咸代不平。而醫生遂知難而退矣。近日洗埠之工人。藉端訛索。本館作西報攻之。即爲歛迹矣。以合埠二萬餘人。張拳奮袂。無可如何。而千百字之西文。今夕刊報。而明日則凜凜守法。不敢相犯。豈不奇哉。今速將華人歷來被虐之故事。近日關吏留難之苛法。詳哉言之。報告全美。使彼上下之人。皆知己之不直。則工黨雖日日相攻。亦無能爲力。而苛約

或可不行也。

五曰派員。美京外交之道有二。一曰公法。二曰交情。西人之居人國也。其國之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學問政治。無不考求而洞悉之。至其執政之權要。政黨之領袖。議院之議員。亦能酬酢慇懃。情誼篤摯。有偶俱無猜之樂。故一旦有交涉之案。其政府不獨不敢背乎公法。且恐礙於情。而雖困難棘手之事。亦能通融辦理。速爲了結者。中國之人。夜郎自大。蔽於外事。不知外交爲何物。左宗棠爲中興名臣。美國總統格蘭脫歷遊中國。欲求見之。不以爲禮。蔣益禮爲粵中循吏。接見美領事而置之下坐。以欽差領事之重。有 A B C D 之未諳。英俄法美之未識。而貿貿然膺此巨任。三年之中。除呈遞國書外。與執政諸臣。未謀一面。失禮貽笑之事。指不勝屈。至于工商之人。旅埠數十年。未通一西語。未交一西人。深閉固拒。自爲風氣。外人之如何相待。如何議論。無一人留意於是者。凡華人所居之地。日之爲唐人埠。西人從未。有過而問焉。忽然大變之來。始徬徨無措。奔走求救。嗚呼。臨渴而掘井。病危而延醫。豈有能濟者乎。夫以美國舉國之大。豈盡惡我而禁我哉。然雖有明白公理。平情論事。愛我華人。欲出而相助者。而華人不覩不聞。寡交鮮遊。於兩國交際之法。往來之禮。瞢然不知。局中之艱危。局外者欲解救之。而我則近災弗恤也。旅居之客民。主人欲款待之。而我則人情未通也。親之無可親。助之無可助。惟以一笑置之。任華人之顛連困苦。而莫之或救而已。今換約之

期迫矣。試問孤陋寡聞。絕無外援之華人。而欲其苛例之不行。能乎否乎。故宜妙選善於辭令。深通公法。學問聲望。爲其國人所仰重。如香山容宏之流。速往美京。上謁總統。下交議員。或開會以演說。或密室以深談。結之以情。動之以理。詰之以法。彼人人知我華人舉動之文明。又知我華人受害之慘酷。人心既明。言論自變。他日議院開議時。雖舊約不能盡廢。而新例或可不加。而挽回利權。有造於我華人。固已大矣。昔美國於一千七百七十六年獨立之第二年。欲求救於法國。特派傅蘭克靈氏。頗氏哩氏三人遊說巴黎。卒能承認獨立。訂立和約。派兵船輸軍餉。爲美國獨立之大助力。非律賓欲圖自立。亞坤拿度猶派員各國。以求其公認。杜蘭士科欲停戰事。古魯家猶親往歐洲以求其調和。彼二人雖所謀不成。未償所願。然是非明於人心。公論騰於人口。苦心孤詣。爲天下後世所共諒。今日雖敗。安知無復成之一日哉。日本雜居之事。我華人以爲必不能享此利益。即其國中報館亦多有攻擊之詞。以阻止其事。橫濱紳商開會演說。運動其公卿。禮意優洽。而竟得此平等之權利。爲各埠華人所未有。星架坡華人犯罪被拿者。其巡差多執辯以示恥。林文慶與坡督力爭。於是垂爲定例。不許執辯。而免此大辱。我華人於數十年以前。使能早明此法。創而行之。方且參與政權。與白種人並駕齊驅。享自由平等之益。何有今日之慘禍哉。然亡羊補牢。未爲晚也。我同胞於此其加之意乎。

六曰聯美籍之人。吾聞之西友言之曰。美國黑人。無禁逐之患者。以有公舉議員之權也。檀香山華人。苛例畧少者。亦以有美籍三百人之力也。我華人之入美籍者。就本埠同源總局言之。已有三百餘人。合美埠計之。不下千數。以知識而論。華人遠出黑人之上。以人數而論。多於檀香山數倍。而旅美之人。禁逐之例。日新月異。無可如何。豈美國獨厚于黑人及檀香山。而獨薄於旅美之華人哉。無亦不知爭此選舉之權。故甘爲他人後耳。今誠能翻然改圖。聯而合之。凡本埠官吏。薄待華人。背於美國之公例者。則起而駁之。即公舉議員一事。亦必擇美人之不深惡華人者。然後舉之。彼美人雖不爲華人計。然欲爲官吏爲議員。須藉華人之力。則不能不降心以相從也。華人來美之初。入籍之例。尙未限禁。使當日有深識遠慮者。洞悉其情。盡入美籍。得膺選舉之任。則加拉科尼一省。已爲我華人勢力範圍。天然殖民之地。何有今日之患乎。然初來之人。識字者寡。能知大體而慮後患者。實無人焉。美國招工之始。開礦墾荒築路之事。在在需人。而禁逐華人之例。未之聞也。且中國當中興之時。民力未困。國勢未弱。人人自負爲天朝人物。未肯遽入其籍。自光緒八年。定華工之禁。止入籍之例。而我華人始知之。則已悔之無及矣。至於今日。得入其籍。享公民之利益。與選舉之權力者。不過千百人。餘此則爲奴隸。爲囚虜。爲牛馬。其苦不可言矣。此千百人中。盡公民之職。爲華人爭利權。免苛例。固其宜矣。乃放棄自由。失選舉之權。聽同胞之受此慘禍而不顧。非徒可

笑。亦可駭也。夫大局一敗。同被傾覆。旅美十萬之衆。人人不自保。而區區千百美籍之人。又豈能久存者耶。東隣患疫。西隣報喜。君子深憫其不智。亦深惡其不仁也。以不同種不同國不同教之教士。尙欲出而相助。況同種同國同教之人。至親至愛。豈有坐視而不救者哉。故他日爲華人爭自存拒大敵者。非他人也。其在美籍諸人之任乎。且夫環球諸國。因此而競爭者屢矣。昔愛爾蘭之拒英。匈牙利之叛奧。以及近者杜英之戰。兵連禍結。至今未已。夫諸國擲無數之頭顱。糜無數之國帑。豈好爲苟難。徒博此虛譽以爲快乎。蓋欲爭此公民奴隸之界。以自存於文明世界之中耳。菲律賓一小島耳。一敗塗地。隸屬美國。其土人猶欲爭自治之制。婦人文弱之人耳。女學日興。女權大昌。至今日有欲與參政之權。我美籍華人其聰明才力。不減於菲律賓土人。及今日之婦人也。而竟出其下。不大可恥哉。故欲免苛約之行。非速爭選舉之權不可。欲爭選舉之權。非美籍之人合而爭之不可。語曰。兔死狐悲。物傷其類。又曰。唇亡齒寒。輔車相依。凡我美籍之人。其無同情乎。抑甘爲非島土人及婦人之所竊笑也。

七日。聯教士。一千七百八十七年。美國創立議院時。舉國議員言論紛爭。莫衷一是。於是於議院中立一教師。每開議時。祈禱上帝。自是以後。彼此互讓。言論乃定。垂至今日。上下議院。亦有特立一教師。以主持其事者。本埠華人教會凡四所。教士約千人。合美埠計不下二千。

人。盡聯合之。遍求美國牧師。代爲仲理。并告於議院教師。設法相助。夫教士以天國爲指歸。以平等爲宗旨。於種族之界。家國之限。比之政治家。不至如是之嚴也。當未有欽差領事之初。凡華人交涉之事。皆藉西教士維持調護之力。其熱心爲華人以美教會之給愼。長老會之露密士。其最著者也。去年本埠被圍。出而阻之者。保皇會倡之。教會牧師繼之。事遂中止。禁約之例。誠能聯絡其全國教會。藉其勢力以主持國是。未始不足以補救也。

八曰聘律師。傳曰入境而問禁。人國而問俗。華人法律不諳。交涉不熟。而欽差領事。又類多不通外情。種種行爲。無不受虧者。官吏且如是。況工商之人哉。此苛法日增。至華人無立足之地。亦是故也。數十年來。六大會館亦有公聘律師以經理各事。此成效非著。誠善舉矣。惜其經理不過爲一入一家之事。所補尙少。今換約之事。所關更大。且尙隔數月。其議院猶未定議。見諸實事。若速聘律師執法以爭。雖工黨兇橫。屈於法律之下。亦無如我何也。昔千二米貓室地等埠。土人禁逐華人。其勢極悍。延請律師。極力以辯。卒轉危爲安。至今晏然無事。近者關吏相待。尤苛於昔日。華人來美之難。不可言狀。然尙有一二可以登岸者。皆律師之力也。故欲爭此事。非速聘律師。不爲功也。

從上八策。至切至近。易於舉辦。非大言欺人。強華人之所難也。昔註冊一案。我華人不先事預防。卒至欽差已畫押。戶部已頒行。大事既去。始爲挽救。已無及矣。此數月中。須振刷精神。

疆大吏。京朝顯秩。其行爲雖極污穢。爲人類之所不齒。殘虐庶民如虎狼。吞吸噉財如蛇豕。人民受其荼毒。至於族破家亡。賣妻鬻子。銜恨入骨。怨氣冲天。而終莫敢刺刃于此貪官污吏之腹中。爲萬姓除害。此貪官污吏者。亦遂得左擁妖姬。右抱嬖童。內庭作樂。外庭示威。廣置田宅。多積金銀。以博姬妾床第之歡。以爲姦子賊孫。他日淫蕩放恣之費。纏綿歲月。老而不死。罪惡貫盈。尙得保其首領以沒。以不值一文之穢骨。垢我山川。二百五十餘年中。無一非貪官污吏之時代。一千四百五十餘州縣。無一非貪官污吏之徒黨。芸芸衆生。宛宛赤子。惟有含淚吞聲。嚶嚶私泣。輾轉于民賊羈絆之中。而無可如何而已。悲矣哉。民之憔悴於虐政如此其甚也。乃有所稱綠林之豪。荏苒之英。自註行市。如人無人。打家劫舍。慙不畏死。殺人如草。目不轉睛。官屢捕之。以膏肓斧。兄弟就戮。唱歌于于。十八年好漢。又復山世。則其視官府如無物。視死生等輕塵。何事不可爲。何仇不可報。況以賊爲仇者。官也。奉旨爲賊者。又官也。奉旨爲賊。故官明劫而賊暗偷。官日市而賊夜市。名目雖殊。其意欲無非民間阿堵物耳。是官與賊同一類也。官與賊既爲同類。則官應呼賊爲手足。賊亦應呼官爲棟梁。不應假官而捕賊。捕之是傷其同類也。傷同類是仇也。仇則必報。況夫賊爲財乎。爲財則宜擇其豐厚者而取之。官之刻削民財。最豐最厚。欲發財莫如官。賊爲名乎。爲名則宜擇其苛虐者而誅之。官之草菅人命。最苛最虐。欲爲名又莫如官。有此三者。誠以其殺人如草。目不轉睛之

手段。施之於貪官暴吏。懸頭于市。裂尸於途。漬血於庭。飛刀于枕。淫妾殲於床。弱子流乞於他鄉。一省之中。每歲有四五起。則貪官暴吏。將有聞風喪胆。潛伏故鄉。以得保頭顱爲幸。何敢出而殃民病國哉。乃吾讀本朝之歷史。除川楚髮捻數大倡變以後。各省州縣。年年月日。無不有憤官之貪殘無理。集衆以抗拒之者。然皆不旋踵而滅。固吾民抗拒力之薄弱哉。而所稱綠林之豪。荏苒之英者。亦日日爲彼同類奉旨爲賊之官。所擒斬屠戮。而毫無報復之志。俾彼貪官暴吏。得以左擁妖姬。右抱嬖童。優游歲月。無惡不作。高踞勢要。老而不死。死亦得安窀穸。無戮尸焚柩之患。何貪官暴吏之運之佳。而無才民與才賊之至於斯也。龔惡人曰。世之衰也。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工。衢無才商。抑巷無才倫。市無才僧。藪澤無才盜。然則才民與才盜之絕於今日者。豈無其故哉。蓋朝廷所以鋤其才。以就不才也久矣。盜敢殺官。則必豪傑。民敢殺官。亦是英雄。苟有是人者起。必不甘呻吟於專制虐政之下。而獨夫民賊必從而鋤之。以俾靡有孑遺。而後得肆其志。本朝之善鋤才士與才民者。一則康熙。二則乾隆。三則曾國藩。

康熙削平三藩之亂。親征漠北。武功耀于前代。開博學鴻詞科。開史館。以網羅明季之遺老。與夫慷慨悲歌之士。視天畫地之倫。開千叟宴。詔天下不論滿漢官民人等。年過六十者。皆得詣闕赴宴。以示滿漢一體。以籠絡天下之人心。故論者曰。本朝之命脉。全在康熙六十年。

間。深仁厚澤。固結人心。然而當其時八股之廢。且數年矣。卒聽滿賊大學士鄂爾泰之毒說。謂漢人聰明智識。大可憂慮。非仍以八股取士。使之埋頭伏案。奔走馳驅。困其心思材力。無有暇日。以謀議人家國。則滿清根本。必有動搖之患。不若仍用舊制。可以牢籠志士。鄂某原奏。明有非不知八股爲無用。而用以牢籠志士。驅策英才。其術莫善于此等句。八股遂復。然則漢人之愚。盡受治。遂至於今者。則康熙爲之也。其時又親講朱學。大小臣工。相與應之。蓋朱學者。以束身寡過。不敢作爲爲至計。所以靜腐天下之士氣。使其厭絀老漁。不可復陽。其道莫善于此。故善守國者。利用之。此皆用陰鋤士氣之法也。其明用之者。則如西征殺犯。駕之遺明莽俠夫。以天下之大。不能容一匹夫。其量不及趙襄子遠矣。至於戴名世之南山集。不過選方孝標詩一首。頗有怨謗之語。此亦但錄其言。其怨謗爲何。則不可得而考矣。遂并凡被其集中所選之人。皆牽連就戮。親族誅夷。有敢收藏南山集者。爲吏所知。必捕而殺之。雖以篤守朱學。爲李光地所敬信之方苞。朝廷亦知其無罪。祇以族人之故。坐獄終年。集中皆明季名士。一時蓋幾於盡。昔秦政藏書之罪。不過城旦。今刑法之酷烈。乃遠過之。及夫乾隆之世。鋤才之術。更爲盡善盡美。於利用朱學之外。更用說文爾雅。聲音訓詁之末學。以服官從政之年。而使之俯事髫齡之小學。愈穿鑿支離。愈繫戀不捨。不獨於經世國家之故。不知講求。卽求如向者之篤守朱學。以束身寡過爲至計者。亦不可復得。蓋無學至於如此。天下之士。皆以承順人主意。指取富貴爲事。不復知人間廉恥是何物。

矣。而既顯之以文。又耀之以武。一年之中。殺大臣五十餘人。叱辱羣臣。如役奴婢。一朝之久。如劉純勳之不受侮弄者。蓋一人而已。嘗叱協辦大學士紀勻曰。我看汝文學尙好。使汝領四庫書。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夫協辦大學士。官亦尊矣。亦可與天子議論國事矣。而曰以倡優蓄之。其視臣如草芥。摧折士類。俾之莫予違者。可謂至矣。尹曾一視學江蘇。還奏曰。陛下幾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乾隆厲聲詰之曰。汝云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是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出怨言。夫此何事乎。豈能指出何人乎。尹惟有自伏妄奏。免冠叩頭已耳。乃遠謫之於塞外。自是以後。士民相與結舌吞聲。無所告訴。諸臣相與阿諛取容。以保祿位。政治穢亂。官吏貪婪無比。民不聊生。至乾隆末年。而天下大亂矣。雖然。康熙乾隆之所爲。吾無怪焉。彼自塞外入主中夏。非用顛倒牢籠之術。不足以使漢人醉生而夢死。以長享據有中國帝王之業。又承歷代專制政體。將大結局之時。必有一番異彩。乾隆之際。正當其回光返照。故威權尊重。暴行無常。特異于前代焉。吾今所怪者。則曾國藩耳。曾國藩者。非所謂近代一大偉人乎。彼其挽滿清朝廷於將覆將亡。而使之復存復興。其魄力之大。願力之宏。有足敬者。乃自歐人論之。則曰殘同種以媚異種。功雖高。有識者所不貴也。自是而後。志士知國種之義者。輒疾首痛心。謂中國漢人。今日猶宛轉悲啼於異種虐政之下。而莫由解脫。皆彼殘同種以媚異種。甘爲他人之功狗者爲之。言及曾國藩、胡林翼、左

崇崇駱秉章李鴻章之流。視之與爲武臣之洪承疇等無以異。唾之罵之。幾於不遺餘力矣。雖然。彼殘同種以媚異種。所謂鍊案如山搖不動。萬牛回首邱山重。吾姑不具論焉。而獨怪國藩者。以陶鎔天下之才爲己任者也。原才一篇。中外傳誦。愛才可謂至矣。而乃于不畏強禦。不侮鰥寡之俠夫。則務鋤之。而懼其萌芽。則又何也。豈所謂才者。如今食其餘蔭。散布各行省。高據勢要。宗族交遊光寵。爲督撫太官者之湘人乎。不然。何庇其同官。而殘削天下之元氣。不顧滿清後半極天下。至於如此哉。其同官爲何。兩江總督馬新貽是也。刺殺兩江總督馬新貽何人。張汶祥是也。當是時。曾國藩威望震天下。朝廷以此案委之。欲辦張汶祥以死。刑部尙書鄭敦謹者。與國藩同鄉。將升協辦大學士矣。以張汶祥爲友報仇。不當殺。往返力爭。國藩率徇其同官體面。置汶祥於極刑。鄭敦謹奮然曰。冤殺義士。吾何忍爲官哉。投劾而去。今據官書所述。馬新貽戰功之懋。吏治之隆。兩江總督之顯赫。爲狂人張汶祥所刺。夫總督之出也。武夫前驅。猛士後擁。清道而後行。處則門深似海。室遠如天。神鬼猙獰。爪牙林立。汶祥雖狂。何能得總督而刺之。而他書所載。謂汶祥爲神所使。尤爲荒謬。論者謂馬新貽爲總督。行道見民家之女。美而悅之。下屬窺其意。乃以威奪女。而獻之新貽。大爲所寵。故其夫憤恨而行刺。是說也。似之。然不殺其奪之者。而殺其享之者。則又何說。雖曰奪之者。由於享之者之所使。故祇殺享之者。即所以洩其憤。然使狐假虎威之徒之留根株于世。亦大漏

網矣。以余所聞証之。則殊不然。蓋張汶祥與馬新貽吳某者忘其名。微時之同盟兄弟也。三人同入營伍。馬以有功品秩。漸尊吳。亦得爲武職。吳之妻絕色也。馬私慕之。託通家之誼。而誘以同處。礙於吳。不得逞。乃調吳遠出守禦。揚爲顯之。實爲害之。俄而吳戰死矣。馬與吳妻遂如夫婦矣。張汶祥厲聲責之曰。天下婦女甚多。汝爲顯官。何求不可得。何必此同盟之妻。不改。吾將殺汝。馬不聽。張汶祥遂去。

兩江總督新任。例行香孔廟。先數日。汶祥傳聲。定於此日殺馬新貽。馬新貽聞之大懼。將出。嚴兵警備。如臨大敵。衙署內外。從官排列以俟。馬新貽獨自徘徊室中。俄見有從瓦面飛下者。視之。則張汶祥拔刀而來也。馬呼救不及。遂爲所殺。時從者伺候既久。不見總督出。乃入而請之。遙望庭中。一人在焉。形貌衣服。殊非總督。及階。則有尸橫於地。血滿於庭者。審視之。乃眞兩江總督馬新貽也。大驚呼曰。吁。何人敢行刺馬大人。何人敢行刺馬大人。庭中一人荅曰。是我。問汝何人。曰。我是張汶祥。叱曰。汝張汶祥。何敢行刺總督大人。罪當萬死。拿之。汶祥曰。我固不欲逃耳。若欲逃。去之久矣。豈諸君所能拿哉。所以不去者。正以待諸君耳。總督爲方面大官。被殺而不得主名。朝廷必嚴辦所屬子民。與封疆各大吏。是株連無已也。大丈夫做事。一人做。一人當。吾不忍以一人而害萬姓。是以不去也。且我之殺彼。爲公義。非爲私仇。吾甚欲自今而後。貪官污吏。以彼爲鑑。尙知民間有抱不平之義士在。不敢橫行。汶祥雖粉骨何恨。因述與馬新貽同盟始末。及曾國藩訊之。無異辭。曾國藩以是爲揚同官之醜。且

民而殺官。是爲民權大伸之漸也。民權大伸。則爲官者將不得便其私也。吾嘗聞官而屈民。于是張汶祥卒論誅。復加之誣辭。以成疑案焉。噫嘻。此貪官污吏所爲毫無忌憚。而接迹於天下。民病既深。國事愈不可問矣。

記者曰。中興以來。冒軍功。買名器。充塞天下。蠶食庶民者。曾國藩爲之也。湘人以官爲生涯。故所至之地。莫不囊括而歸。吾嘗遊其世家之室。陳設充庭。光耀奪目者。皆廣東物也。其人聞撥官廣東。朋友親戚。置酒恭賀。以爲一到廣東。則巨富不難立至也。粵人善爲商。而不善爲官。往往爲官所恐嚇。魚肉而無可如何。然既恐嚇魚肉。得飽其財。以肥家室矣。宜若可以告無罪於天下。而貪官污吏。仍口不絕曰。粵匪粵匪。及夫維新之議起。而守舊者動稱湘楚武功。足以誅大逆。平大亂。何必違祖制而法外夷。以相抵制。蓋其以武功自誇。驕蹇頑固。而阻維新之運者。蓋亦有由也。一則中興者。乃君權之再盛。民權之再屈。維新者。則言立憲法。以限上官。開民智。以伸民權。似有疑於屈上伸民之舉。二則汶祥之案。若依他國之律。只有如日本壯士之刺星亨。裁判所定。以無期徒刑。不能誅死。蓋爲公民報仇。非一己之事。然此正民與官爭權之起點。朝廷有法以治亂民。而無法以治亂官。官又得借朝廷之法。以亂逞其志。以殺害民。不平等既極。民無所告訴。只有訴于刀兵而已。如是則民殺官之事起。夫官殺民者。以其害全體之治平也。民殺官者。亦以其害全體之治平也。官所處甚高。所統甚廣。

若其不善。則害全體甚大。與民之不善害全體。兩相比較。實有天壤之別。如是則宜嚴其法以治亂官。而寬其法以治亂民。乃爲公理。而自君權極盛。凡所放之官。不論其是何流品。一旦戴頂拖翎。即曰爲民父母。其實爲民盜賊耳。放盜賊以劫民。民不堪其虐。不能不憤。憤之而告於官。官與官相徇。無不官直而民曲。官是而民非。權勢在官。義理亦在官。若維新。則權勢義理。不在官而在民。亦不在民而在國家。官民皆受治於國家法律之中。而皆平等。謂官治民固可。謂民治官亦可。如是則恐嚇魚肉之術不敢逞。冒軍功濫名器亦不得行。法律明而貪官污吏懼。必思以死力阻之。此維新之所以難也。雖然。本朝二百餘年前有莽俠夫敢以犯駕。後有張汶祥敢以殺總督。其氣魄比於泰山之厚。其心比于霜雪之清。不知幾經山川誕孕之靈。而始得斯義夫俠士。爲吾禹域一振國民之精神。一新國家之面目。而皆論族鯨兒。幽光不發。歐美日本列邦。以有俠士而國強。本朝以有俠士而國愈蹙。無他。一培養之以壯國家之元氣。一剷滅之以圖富貴之私樂。其途徑大有異矣。惟其途徑異。故興亡效驗亦大有異也。予故不能以無論。

論髮辮原由

舊金山文興日報

華人割辮時有所聞。據近日西報云。廣西民黨割辮者有一萬八千人之多。華人旅南洋荷屬者。又相率而割其辮焉。聞者莫不稱快。其實數年來。海外華人惡此物之辱國。從而截去

之者。大有日增月盛之勢。其戀眷故鄉。不敢牛山濯濯。以至里巷譁然者。亦多購取頭笠。將髮辮卷而藏之。外穿西服。充作洋人。而無如臉黃黃。仍不脫差拿文本相何也。雖然。其所享之利益。與未割辮未藏辮者比較。大有別矣。而常勝焉。蓋人與人之相處。最易生感情者。莫如性情言語衣服裝束。而性情如何。非久處不知。言語如何。非問答不知。若夫衣服裝束。則一望即見。與已同者則安之。與已異者則駭之。與已同者則喜之。與已異者則惡之。人情之大較也。鄉人之惡和尚道士也。豈有他哉。惡其和尚道士之衣服裝束。異於常人已耳。衣服裝束之異。既以此見惡於衆。并將其爲人而惡之矣。華人之視華人且然。況於外人之視華人乎。外人之入中國內地也。華人空巷而觀之。一市而圍之。愚夫愚婦。或至投以瓦石。飽以老拳。外人者亦兩眼兩耳兩手兩腳一鼻一口。與我華人無別。未嘗如觀音大士化身七手八脚之奇。山海經雙頭雙身穿胸一足之異。而何以取憎於華人如是。毋亦衣服裝束之殊。有以動其感情歟。外人之至我國且然。況華人之旅外國乎。其見惡也宜矣。是以華人所至之地。有半邊和尚之稱。有有尾猪之誚。外人或譏之以言。或踢之以足。甚或以鎗轟斃之。總之無不受辱受害。嗟我華人。託身異國。爲馬爲牛。爲奴爲婢。爲人開闢土地。爲人滋生財產。固未嘗稍有侵患外人之權利。卽並已之勤勞。亦曾不得享爲人之權利。夫亦已矣。何外人乃從而憎之哉。其故固由國家政治之不振。兵力之不强致此。而衣服裝束之殊。有以觸其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嫌。不可謂無其因也。夫華人之形狀。與外人特異者。莫如髮辮一事。天下之賤種。如紅毛土番。烟剪巫來黑人。衰亡之國。如印度高麗。而外人之憎惡之。遠不如華人之甚。蓋彼雖賤種。能改裝如西人。故不甚覺其可駭。高麗雖不改裝。而用前明之製。藏髮於頂。有冠覆之。亦與西人短髮無異。惟華人則頭剃半邊。背拖長辮。如繩索如鎖鏈。如獸尾。自顧亦覺形穢。何況外人。其於身體種種之不便。於家計種種之不便。於國體種種之不便。曾遊外洋者。大都飽嘗其害。深惡而痛絕之。欲將此煩惱青絲。一朝剪去。而猶有未能盡決者。不曰朝廷固如此。則曰祖宗所留遺。若一旦渣滓盡去。清光大來。不獨有違國法。抑且難見祖宗。愚人守之。牢不可破。幾若視此髮辮。從古以來既有者。我今姑與言此髮辮之所由來。嗚呼。吾撫此髮辮。不禁淚潄潄下。哀吾同胞祖先之慘狀。而吾輩子孫今日之受苦。尙未有窮期也。

諸君諸君。我輩祖先之衣服裝束。不可得而見之矣。雖或家傳遺像。亦近代之祖宗則然耳。其明朝以前。殆罕有存焉者矣。然諸君或有不及讀書。不能考古。而斷未有不看過演戲者。劇臺大都演前朝之事。用前朝之衣服裝束。前朝之衣服裝束。即我輩祖先之衣服裝束也。與今同乎否耶。自秦漢迄明。千餘年矣。衣服所尙。雖間有微異。而大體則同。蓋中華爲文明發生之國。文物衣冠。艷稱於世界。古所稱垂裳之治。春秋時會盟征伐。夷狄戎蠻。凡來會者。

皆喜而書之。以爲與於冠裳之會矣。吳夫差呼曰冠來。春秋嘉之。以吳爲斷髮文身之蠻俗。能知冠裳。卽爲離乎夷狄而入中國之明証。及夫五胡之亂華。金元之入夏。雖殘暴戕賊。野性難馴。而其一踐漢土。莫不自慚形穢。去氍毹之舊俗。效漢官之威儀。讀累朝之輿服志。無不班班可考也。古詩曰。結髮爲夫婦。今諺猶曰。結髮夫婦。結髮者。前明之制。夫婦同之。若今則婦結髮而夫不結髮矣。又曰。臣束髮讀書。結髮束髮。皆加於頂。未有垂之於背者。蓋前明以前。不論何種。不論何王。若入中國。皆用中國之衣服裝束。雖齊桓之短衣而鞞。趙靈之胡服騎射。衣制偶從方便。而結髮之風。歷四千年。未有異矣。乃有滿清種族者。起於韃靼之部落。侵擾北邊。明代叛臣吳三桂。以寵妾爲流賊所擄。憤怒報仇。大開山海關。引之入寇。滿清遂席卷中夏。所躡名城。皆令薙髮。不薙髮者。則盡行屠戮。其時有洗城之令。得城或大殺十日而後封刀。或小殺數日而後封刀。殺餘者。則薙髮爲彼民矣。我輩同胞之祖先。皆封刀殺餘者也。薙髮之令。旣嚴。投降者或萬人。或數千人。皆一日而畢。薙刀旣不如今時之精美。而我輩同胞祖先之頭上。芋芋而生者。從古未經開墾。一旦剗而去之。則腦膜無所遮護。或爲薄寒之所中。或爲疾風之所侵。頃刻而死者。蓋不可勝計矣。其他刀痕隱隱。皮破血出者。更不知幾何矣。嗚呼。我輩同胞之幸存於今日。皆吾祖先血痕淚痕之所遺餘也。乃我漢種受滿人虐害之最慘事。之關於國種。最大而鉅者。歷史不敢載之。父老莫能傳之。遂

令愚夫愚婦。以爲髮辮之事。爲中國從古已然。不敢變易。謂變之背祖忘先。孰知其祖先。死於髮辮之如是可悲也哉。孰知記者執筆至此。哀其祖先與同胞祖先當時薙髮之慘。而撫身摩頂。今日猶未能脫奴婢之籍。出鷄犬之籠。以雪祖先之遺恨。而爲之長號痛哭也哉。

昔明太祖之討元也。傳布檄文曰。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因率兵渡江。踞金陵形勢之地。自視我中原之民。久陷於北虜之中。方欲舉兵北伐。起斯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可見中國之陷于異族。則衣服必稍變。然元之佔據。不過數十年耳。而即爲我漢人所復。未有若滿清盤據之久。而以半邊和尚。害我漢人。若今日之甚者也。諸君諸君。髮辮之害如此。雖欲不變通之。不可矣。戊戌推翻新政。一蹶不振。論者多咎變法之初。不先變髮。若先下變髮之令。則人皆短髮。欲即驟長不可。雖既欲驟長不可。則面目形狀既變。衣服不得不變。衣服變。則行爲政治。皆不得不變。惜乎未能先事於斯。遂令一往無餘。蓋欲脫除滿清之藩籬。必先洗去滿洲之形狀。將此累贅惡濁煩惱之辮除去。而後彼之政治。乃可得而盡革也。試問髮辮既去。則仍穿滿洲裝束乎。必不美觀。則將穿和尚裝束乎。道士裝束乎。四萬萬人化爲和尚道士。充斥於途。摩挲於道。更不美觀。數者既不美觀。則求可爲美觀者。莫如西裝矣。既有西裝之形式。則不能不有所感觸。稍講求西裝之精神。西裝之精神在於發奮踴躍。雄武剛健。有獨立之氣象。無奴僕之衰辱。講求其精神。則不能不取法西人。政學法律。工藝

商農之美法。而盡行之矣。不特此也。裝束與西人同。酬酢易相和洽。無形格勢禁之疑。裝束與西人同。往來彼地。查察事務。於政學工商。取資不少。罕猜忌凌辱之患。萬國咸尚西裝。一國獨爲異服。則于公理上有礙。不獨見惡於觀瞻已也。西裝嚴肅而發皇。滿洲裝鬆緩而衰懦。則於人種上有關。不獨取便于身體已也。西裝之利如此。滿洲裝之害若彼。雖無取辱等弊。猶將變之。況見逐取禁。國內取滅。海外被擊。有種種傷心害命之事哉。雖然。髮辮之所由來。由於滿洲之入中原。意者髮辮之消除。亦與滿洲而俱盡乎。語曰。出乎爾者。反乎爾。髮辮之行運。幾三百年。而中國退化之局。乃至此而極。意者此髮辮之低垂。與人之聰明智識。亦由之而低下乎。余甚惑焉。觀夫中外之大。前世之結髮。滿清之辮髮。西人之短髮。髮凡三變。而世界之風潮。日新月異。而歲不同。進化文明之程度。不知相去天壤矣。欲脫滿清之羈輓。而比肩世界文明之氣象。以復我漢人之國土者。其知所擇矣。至於髮之爲用。或長或短。或少留。或全剃。瀏陽譚烈士仁學言之詳矣。而西人論者尤衆焉。有好頭顱者。攬鏡當自知之。余不具論。

義和團有功于中國說

橫濱開智錄

世界上最令人可驚可惑可憎可惡者。莫如今日之所謂文明國也。明其耽耽之目。張其逐逐之胆。利其礮。堅其船。下衆暴寡。強凌弱之方針。施屋人社墟人國之政策。不亦令人可驚乎。今

日唱瓜分之言。明保日唱全之議。既割人之要土。既得人之重金。而囂囂然曰。予于此舉。一時之不得已也。而今而後。當講人道。重敦玉帛。斷不再蹈前轍。婪取強索。以貽不知我不得已之苦衷者之恠也。不亦令人可惑乎。已國內政始修。外侮僅鎮。不至一落千丈之弊。頓誇持盈保泰之言。見人之橫侵強索于他人也。則執干以隨人之後。見侵索者之不能遂謀也。則爲之太息。或爲之嘲笑。或唱與人聯合。認爲手足。或唱保全于人。交逾肝胆。設反間已國昔日之景況如何。將來之景況如何。絕不自量。不亦令人可憎可惡乎。嗚呼。豈真不如是。不足以爲文明國乎。當往昔文化未開之代。爭城爭地。草菅人命。流血成河。曾無停晷。此所謂春秋無義戰者。審其時勢。忖其人心。亦不深怪。今也輪船鐵路電線之道通。而地球之面積。日形縮小。渺滄海于一粟。視異邦若比鄰。風教之盛。文化之隆。開亘古未有之新景。誠人羣進化之時期。正宜講和平之人道。顧萬國之公法。博愛仁義。以達世界文明之目的。使普天率土。彈丸莫非公國。匹夫莫非公民。國民皆公。其享世界公權。不言自明矣。孰意計不出此。而竟至令人可驚可惑可憎可惡者。所謂文明固如是耶。此所以回首方足。有國民之責任者。莫不勃然奮發。攘臂興起。揭翬翬之獨立旗。鼓鏗鏘之自由鐘。如美非之役。英杜之役是也。中國人雖至愚不肖。橫覽列國。縱顧己邦。長江黃河促人激發波濤之聲。洋洋盈耳。尺蠖之屈。尙知求伸。豈天之特別降我人種。使長此幽牢密網。如沒腦氣筋之物。毫不察覺。甘受第二猶太之惡。

號印度埃及之失權哉。不知歷之愈力。則起之愈驟。自然之理。故北部山東直隸之人民。日唱外人之侮我。上天亦代爲不平。當聯絡民氣。共竭腕力。順天之命。盡人之責。幸則杜絕列強。不幸亦振起國民排外之思想。此義和團之所由作也。

義和團之崛起也。昭滅洋之議。率無學之徒。蠢蠢然。轟轟然。視死如歸。搖動世界。居外使。火教堂。毀公署。折鐵道。動天下之兵。舉列強之胆。雖堅船雲集。巨礮雨飛。而猶苦戰多日。前仆後興。直至政府傾首都破。國主西狩。然亦雅不欲罷。夫義和團豈不知寡不可敵衆。弱不可敵強哉。然出于愛國之心。忍之無可忍。故冒萬死以一敵八。冀國民之有排外自立之一日也。而謂二三民賊。託神託鬼。所能使其履險如夷。置生死于不顧哉。時至今日。孰成敗論人之輩。直指而目之曰匪。蹂躪北部。傾倒政府。啓釁隣邦。請盟城下。是貽國家百代之羞也。記者曰。噫。是何言哉。使義和團一戰而勝。奏凱而旋。有志者乘其機而導之以國民之義務。奪回自由之民權。扭轉乾坤。開共和之善政。民權獨立。掃專制之頹風。則此際之排外滅洋者。爲義和團。安知順手傾滿洲政府。大倡改革者。非義和團耶。不過事敗機失。棄甲曳兵。引狼入室。致貽人口實。然義和團雖一敗塗地。爲人不齒。而亦爲中國種無算之強根。播國民獨立之種子。我中國人其知之否耶。敢以所見。畧述一二。而使義和團瞑目于九泉之下。我四萬萬同胞國民。知所自任也。

我國人日言爲外人奴隸之恥。而不知爲滿洲奴隸之恥。日言排外種。而不知排滿洲之外種。滿洲賊之盜我中華也。二百八十年于茲矣。當明君失德。烈皇繼統。盜賊繁興。凶灾疊見之時。滿賊乘機而入。壘斷獨登。視吾神明漢種。曾胡虜奴隸之不若。攷其種類。乃居我國之東北。種原獐子。國號滿洲。地極苦寒。不利五穀。無以活命。則同獵野獸。取其皮而衣之。取其肉而食之。人極野蠻。雖今日非洲之黑奴。臺澎之生番。亦未之及。無教化無禮義。如生理家所謂原人之起居食息。舍衣食男女之外。無餘思想者是也。其野蠻不僅惟此。無禦風雨之宮室。如上古之穴居野處。無通書札之文字。如老死不相往來。聚則如蟻如蜂。爭衣奪食。散則鳥飛獸走。人各西東。靈魂既無文明之思想。體魄更有野蠻之難觀。將蓬蓬之頭髮。永不整理。惟四圍剃去小許。使青絲一束。臭壓其頭。重插其腦。分三股而成一束。牽一髮而痛全身。無知小人。以爲食毛踐土。深恩厚澤。于是盡服其少服。飾其之飾。其爲臣妾。甘爲奴隸。終歲勞苦。百計經營。亦以享此野蠻之異種。滿賊毫不恤爾民之艱辛。民不聊生。瞠若罔覺。甚至覓食異國。亦無兵艦之護衛。徒派暴官以殘剝。嗟我同胞。何堪此苦。爲外人之奴隸。不過身羈外人之土。謀外人之財。猶可言也。乃竟對一大賊強盜。奪我之土。握我之財。凡外人之要求也。則順手與之。我方鏤心鐫骨。以圖奪回之不暇。孰料計不出此。引爲同族。認爲慈父。旦夕承歡于其膝下。不亦愼乎。是以彼蒼亦爲不平。凶灾層見。兵刀水火。無日無之。義和團之揭竿起。

也。雖未達其滅洋之目的。而亦開歷史之輝光。傾此二百餘年根深蒂固野蠻無紀之政府。滅此不可枚舉尸位素餐冥頑不靈之滿族。使非天假義和團之手。藉聯合軍之力。而爲我國民雪二百餘年之深恨。苗固有民權之萌芽。曷克至此。然義和團之功勳。豈淺鮮哉。此其有功于中國。

不甯惟是。中國人不知外情。自尊自大。往往自誇爲中華大國。除己國之外。悉以洋鬼子。又曰番鬼目之。自明正德年間。外人侵入。葡萄牙据香山澳門。英吉利据廣東。始見葡人。不知來自何國。遂指而目之曰西洋鬼。蓋謂其由西洋來者也。見英人髮紅目碧。不知爲何國人。遂由其異形色。而目爲紅毛鬼。迨英得香港。各國商人雲集。見其皆紅髮碧目。使悉號以紅毛鬼。則無以區別。于是見其國旗之花者曰花旗鬼。聲音之與英美雜然不同者。則曰雜港鬼。噫亦可笑也哉。安南之叛。中東之役。澎湖之割。旅大威海之借。膠州之據。廣州灣之賺。九龍新安之奪。于是始知外人之可畏。然猶未敢深信。曰我中國堂堂大地。雖作俠士分惠些少于人。又何傷乎。使無義和團啓釁列強。安有滿洲賤種堂堂親王。滿洲奴隸堂堂傅相。僕僕風塵。請盟城下。藉幾層之自隸。爲列國之馬牛。忽而任駐外兵。忽而禁進軍械。忽而遣派顧問。忽而停止科舉。于是林林總總四萬萬人始知有國恥矣。望議和之速成矣。望國政之改革矣。此義和團有功于中國又一。

中國人柔筋脆骨。已爲萬國所不齒矣。絕東老大之號。第二猶太之名。已淒聲盈耳矣。甲午一敗。割地求和。俯首帖耳。任外人之予取予携。不敢稍違豪命。人心板板。民氣毫無。惟有悍勇之粵人。躬親九龍新安之辱。于是不量已力。不管政令。攘臂呼號。一唱百和。揭竿而起。雖未能達其拒外之目的。復其自有之土地。然一誠所感。聲振全球。則平日所鄙我以睡獅病獸者。亦未嘗不謂言之太過也。今日之義和團。以赤拳鏑。又何以一勇至此哉。不過以目擊德據山東。苛虐苦楚之慘。不忍聞見。故如擊石鑽木。力之愈烈。則石木愈熱。電火從此而生。義和團亦如木石之電火。因擊鑽過力而起矣。不然何不見于其他之十餘省乎。如是則我中國之民氣。未嘗泯然息沒也。又未加黷。酸者沾唇。故如未蟄之虫。寂然一聲不發。使春雷一振。萬彙皆蘇之時。吾恐唧唧之聲。聾人耳目。義和團此舉。實爲中國民氣之代表。排外之先聲矣。彼耽耽逐逐。以一鼯睡而目盡我中國人。而狂思妄想。豈剖瓜分我中國者。觀於此能無廢然變計耶。此其有功于中國又一。

能勇于私鬪者。則公戰必勇。此歐美碩學家之通論也。今義和團之起。人不過直隸山東。恃不過滿洲政府。其思想極下。其戰鬪極私。尙能精神翊翊。氣象雄雄。置生死于度外。務以火盡洋人之居。滅盡洋人之跡。而後快。今雖敗師逐北。灘血橫屍。然其勇之一字。未嘗不聳全球人之耳。電全球人之目也。外人于此。則平日唱兵力瓜分和平瓜分之議。或塗紅圈綠線于支那地圖。謂

爲其監督者。二曰對於國民而爲其嚮導者是也。

所謂監督政府者何也。世非太平。人性固不能盡善。凡庶務之所以克舉。羣治所以日進。大率皆藉夫對待者旁觀者之監督。然後人人之義務乃稍完。監督之道不一。約而論之。則法律上之監督。宗教上之監督。名譽上之監督是也。法律監督者。以法律強制之力明示其人曰爾必當如此。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將隨之以刑罰。此監督權之最有力者也。宗教監督者。雖不能行刑罰於現在。而曰善不善報於身後。或曰善不善報於而後身。而使中人以下。咸有所警焉。報於身後之說中土宗教家言也。所謂積善之家有餘慶。積不善之家有餘殃。皆言因果之在生也。此兩義皆監督人類之大法門。今以非本論目的不詳論之。此亦監督權之次有力者也。名譽監督者。不能如前兩者之使人服從使人信仰使人畏憚。然隱然示人曰爾必當如此。爾必不可如彼。苟不爾者。則爾將不見容於社會。而於爾之樂利有所損。此其監督之實權。亦有不讓於彼兩途者。此種監督權誰操之。曰輿論操之。輿論無形。而發揮之代表之者。莫若報館。雖謂報館爲人道之總監督可也。政府者受公衆之委託。而辦理最高團體今世政學家謂國家爲人類最高之團體之事業者也。非授以全權。則事固不可得舉。然權力既如此重且大。苟復無所以限制之。則雖有聖智。其不免於濫用其權。情之常也。故數百年來政治學者之所討論。列國國民之所競爭。莫不汲汲焉以確立此監督權爲務。若立法司法兩權之獨立。政黨之對峙。皆其監督之最有效者也。猶慮其力

之薄弱也。於是必以輿論爲之後援。西人有恒言曰。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爲一切自由之保障。誠以此兩自由苟失墜。則行政之權限萬不能立。國民之權利萬不能完也。而報館者即據言論出版自由以履行監督政府之天職者也。故一國之業報館者。苟認定此天職而實踐之。則良政治必於是出焉。拿破崙常言『有一反對報館。則其勢力之可畏。視四千枝毛瑟鎗殆加甚焉』。誠哉報館者摧陷專制之戈矛。防衛國民之甲冑也。在泰西諸國。立法權司法權既已分立。政黨既已確定者。而其關係之重大猶且若是。而況於我國之百事未舉。惟恃報館爲獨一無二之政監者乎。故今日吾國政治之或進化。或墮落。其功罪不可不專屬諸報館。我同業諸君。其知此乎。其念此乎。當必有躍然於吾儕之地位如此其居要。吾儕之責任如此其重大者。其尙忍以文字爲兒戲也。抑吾中國前此之報館。固亦自知其與政府有關係焉矣。然其意曰。吾將爲政府之顧問焉。吾將爲政府之拾遺補闕焉。若此者。吾不敢謂非報館之一職。雖然。謂吾職而盡於是焉。非我等之所以自處也。何也。報館者非政府之臣屬。而與政府立於平等之地位者也。不甯惟是。政府受國民之委託。是國民之雇傭也。而報館則代表國民發公意以爲公言者也。故報館之視政府。當如父兄之視子弟。其不解事也。則教導之。其有過失也。則扑責之。而豈以主文誦諫畢乃事也。夫吾之爲此言。非謂必事事而與政府爲難也。教導與扑責。同時並行。而一皆以誠心出之。雖有頑童。終必有所感動。有所忌。

憚。此乃國家所以賴有報館。而吾儕所以盡國民義務於萬一也。抑所謂監督云者。宜務其大者遠者。勿務其小者近者。豺狼當道。安問狐狸。放飯不懲。乃辨齒決。苟非無識。其必有所規避取巧矣。某以爲我同業者。當糾政府之全局部。而不可挑得失於小吏一二人。當監政府之大方針。而不必撫獻替於小節一二事。苟不爾者。則其視獻媚權貴之某報。亦百步與五十步耳。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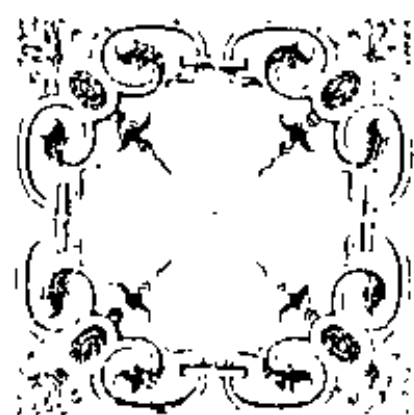
所謂嚮導國民者何也。西哲有言。『報館者現代之史記也。』故治此業者。不可不有史家之精神。史家之精神何。鑒既往。示將來。導國民以進化之途徑者也。故史家必有主觀客觀二界。作報者亦然。政府人民所演之近事。本國外國所發之現象。報之客觀也。比近事。察現象。而思所以推繹之發明之。以利國民。報之主觀也。有客觀而無主觀。不可謂之報。主觀之所懷抱。萬有不齊。而要之以嚮導國民爲目的者。則在史家謂之良史。在報界謂之良報。抑報館之所以嚮導國民也。與學校異。與著書亦異。學校者築智識之基礎。養具體之人物者也。報館者作世界之動力。養普通之人物者也。著書者規久遠明全義者也。報館者救一時明一義者也。故某以爲業報館者。既認定一目的。則宜以極端之議論出之。雖稍偏稍激焉。而不爲病。何也。吾偏激於此端。則同時必有人焉。偏激於彼端。以矯我者。又必有人焉。執兩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糾。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爲從容。

模稜之言。則舉國之腦筋皆靜。而羣治必以沈滯矣。夫人之安於所習而駭於所罕聞。性也。故必變其所駭者而使之習焉。然後智力乃可以漸進。某說部嘗言。有宿逆旅者。夜見一婦人。摘其頭置案上而梳掠之。則大驚。走至他所。見數人聚飲者。語其事迹其異。彼數人者。則曰。是何足怪。吾儕皆能焉。乃各摘其頭。悉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驚。此吾所謂變駭爲習之說也。不甯惟是。彼始焉駭甲也。吾則示之以倍可駭之乙。則能移其駭甲之心以駭乙。而甲反爲習矣。及其駭乙也。吾又示之以數倍可駭之丙。則又移其駭乙之心以駭丙。而乙又爲習矣。如是相引。以至無窮。所駭者進一級。則所習者亦進一級。馴至舉天下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無足以相駭。而人智之程度。乃達於極點。不觀夫病海者乎。初時渡數丈之澗。猶或暝眩焉。及與之下三峽。泛五湖。則此後視橫渡如平地矣。更與之航黃渤之海。駕太平大西之洋。則此後視內河亦如平地矣。國民之智識亦然。勿徵諸遠。請言近者。二十年前。聞西學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變法者起。則不駭西學而駭變法矣。十年以前。聞變法而駭者比比然也。王安石變法爲世詬病數百年來變法二字爲一極不笑之名詞。吾於十年前在京師猶習聞此言。今則消滅久矣。及言民權者起。則不駭變法而駭民權矣。一二年前。聞民權而駭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則不駭民權而駭革命矣。今日我國學界之思潮。大抵不駭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駭革命不駭民權者百而得一焉。若駭變法駭西學者。殆幾絕矣。然則諸君之所以嚮導國民者可知矣。諸君如欲導民以變法也。則不可不

駭之以民權。欲導民以民權也。則不可不駭之以革命。當革命論起。則並民權亦不暇駭。而變法無論矣。若更有可駭之論。倍蓰於革命者出焉。則將並革命亦不暇駭。而民權更無論矣。大抵所駭者。過兩級。然後所習者乃適得其宜。如欲其習甲則當先駭之以乙。欲駭之以丙。然後其者猶十之三。及駭之以丙。則彼將以十之七駭丙。以十之三駭乙。而甲已成爲習矣。某以爲報館之所以導國民者。不可不操此術。此雖近於鴛鴦萬物之言乎。然我佛說法。有實有權。衆生根器。既未成熟。苟不賴權法。則實法恐未能收其效也。故業報館者。而果有愛國民之心也。必不宜有所瞻徇顧忌。吾所欲實行者。在此。則其所昌言者。不可不在彼。吾昌言彼。而他日國民所實行者。不在彼。而在此焉。其究也不過令後之人笑我爲無識。譬我爲偏激而已。笑我。我何傷焉。而我之所期之目的。則既已達矣。故欲以身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性命。欲以言救國者。不可不犧牲其名譽。甘以一身爲萬矢的。曾不於悔。然後所志所事。乃庶有濟。雖然。又非徒恃客氣也。而必當出以熱誠。大抵報館之對政府。當如嚴父之督子弟。無所假借。其對國民。當如孝子之事兩親。不忘幾諫。委曲焉。遷就焉。而務所以喻親於道。此孝子之事也。吾儕當盡之天職。此其二。

以上所陳。我同業諸君。其謂然也。則願共勉之。其不謂然耶。則請更聽鴻論。有以教我。吾儕手無斧柯。所以報答國民者。惟恃此三寸之舌。七寸之管。雖然。既儼然自尸此重大之天職。而不疑。當此中國存亡絕續之交。天下萬世之功罪。吾儕與居一焉。夫安得不商榷。一所以自

効之道。以相勸勉也。由幼稚時代而助長之成立之。是在諸君矣。某再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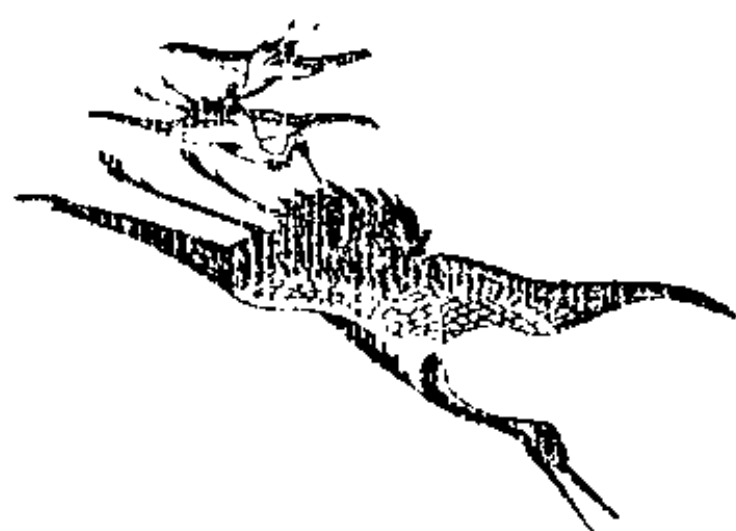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六終

清議報全編卷二十六

附錄二羣報聞華專論

百九十五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150） 清议报全编 （十）

作者 = 新民社辑

页数 = 386

S S 号 = 10484508

出版日期 =

前言
目录
正文